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清議報全編

新民主輯

第九卷至第十二卷
第三集：新書譯叢

（政治學案、埃及近世史、明治政黨小史、支那現勢
論、中國財政一斑、揚子江、中國地理文明論、支
那上古宗教考）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政治學案 第五

霍布士學案 Hobbes

霍布士，英人。生於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卒於一千六百七十九年。嘗事英王查理士第二。爲師傅。與當時名士倍根相友善。以哲學相應。利有名於時。英國哲學學風。皆趨重實質主義。功利主義。而兩人實爲之先導。霍布士之哲學。以爲凡物無所謂魂靈。其物體中所發一切現象。不過一種之運動。即吾人之苦樂。亦皆腦髓之一運動耳。腦筋之動。當於諸體則生樂。抵觸於諸體則生苦。由樂而生願欲。由苦而生厭惡。願欲者。運動之暢發也。厭惡者。運動之收縮也。然則所謂自由者。不外形體之自由。即我實行我之所願欲而已。而心魂之自由。實未嘗有也。霍氏以此主義爲根本。故其論道德也。敢爲驚世駭俗之言。而無所顧忌。其言曰。善者何。快樂而已。惡者何。痛苦而已。故凡可以得快樂者皆善也。凡可以得痛苦者皆惡也。然則利益者。萬善之長。而人人當以爲務者也。霍氏於是臚舉凡人之情狀。皆由利己一念變化而來。敬天神之心。畏懼之情。所發也。嗜文藝之心。將以炫己之長也。見人之粗鄙失儀。則笑之。以爲樂。蓋所以自夸。而以爲我迥出此人之上也。恤人之患難。不過示我之意氣也。故利己一念。實萬念之源也。霍氏因論人生之職分。以爲當因勢利導。各求其利益之最大者。以就樂而避苦。此天理自然之法律。亦道德之極致。

也。霍氏本此旨以論政術。謂人類所以設國家立法律者。皆由契約而起。而所謂契約。一以利益爲主。而所以保護此契約。使無敢或背者。則在以強大之威權監行之。此其大概也。霍氏之哲學理論極密。前後呼應。幾有盛水不漏之觀。其功利主義。開辨端斯賓塞等之先河。其民約新說。爲洛克盧梭之嚆矢。雖其持論有偏激。其方法有流弊。然不得不謂有功於政治學也。

霍布士曰。吾人之性。常爲就樂避苦之情所驅使。如機關之運轉。不能稍自懲窒者也。然則以此等人相聚而爲邦國。果能遽自變其性。不復爲利己之念所役乎。是必不能。其必仍就利避害。循所謂自然之常法。而不改初服。有斷然也。故昔者亞里士多德以爲人性本相愛。故其相聚而爲邦國。實天理之自然。霍布士反之。謂人人皆惟務利己。不知其他。故其相惡。實爲天性。其相聚而爲邦國也。亦不過爲圖利益而出於不得已。非以相愛而生者也。霍布士曰。人人本相仇視者也。各人皆求充己之願欲。而他人之患。曾無所撓於其心。人人如是。欲其毋相鬥焉。不可得也。故邦國未建。制度未設之前。人相吞噬如虎狼。然吞噬不已。勝捷必歸於強者。強者之勝。乃自然之勢。合於義理。而無容異議者也。由此論之。則謂強權爲天下諸種權之基本可也。

邦國未建之前。強者固侵凌弱者而爲其害矣。雖然。此害不得謂之不正也。何以故。當彼弱

者之蒙害也。果據何法律以相訴辯乎。惟有屈伏而已。不然。彼強者將曰我之侵害汝。我自從我之所欲也。汝何故不從汝之所欲乎。恐彼弱者必無詞以對也。然則衆互相爭。以強凌弱。是自然之勢。即天定之法律也。

雖然。人人相鬥。日日相鬪。其事有足令人寒心者。蓋相鬥之本意爲利益也。而有大害出焉。故一轉念間。必能知輯睦不爭。其爲衆人之利益。有更大者。是不待特別智識而後能知也。然則人人求利己。固屬天性。人人求輯睦不爭。亦天理之自然也。故輯睦不爭。是建國以後之第一要務也。但此所謂要務者。非謂道德之所必當然。不過爲求利益之一方便法門而已矣。

其始也。人各有欲取衆物而盡爲己有之權。及既求輯睦不爭。則不可不舉此權而拋棄之。此自然之順序。不可避之理也。雖然。既拋棄己之專有權。必當有以償之。不然則是反於自然之順序也。故我一旦拋棄我之專有權。衆人亦不可不拋棄其專有權以相當。於是於立國之前。各人相與約曰。我所獲者爾勿奪之於我。爾所獲者我亦勿奪之於爾。人人以權相易。而民約以成。

民約既成之後。則以人人堅守契約而莫敢違。爲第一要務矣。譬有人於此。欲輯睦相安。而首違衆人之契約。則所謂求體而棄用。而我之自矛盾也。此等事就尋常論之。謂之爲不正。

不義。而霍布士則謂爲反於事之順序。自失其目的而已。何也。當夫契約未定。或我未入此契約之前。無所謂不正不義。猶之未與人約事之前。決無踐約之責任也。或問曰。我既約一事之後。忽然回思。覺不踐吾言。乃爲我之利益。則我仍當踐之乎。霍布士則答曰。踐不踐。惟君。君如不以輯睦爲利也。請君復鬥。而吾儕亦起而與君相鬥。但利輯睦之人多。君恐不勝。然則尋常所謂正不正義不義者。在霍布士之意。不過利不利而已。不過自爲謀之臧否而已。而非有所謂道德者存。

雖然。若人人忽欲忽惡。念起念落。易破其約。則將使邦國復成爭鬥之故態。與未建國等。而於公衆之利益大不便。故不可不立一策以防之。此實至難之業也。而霍布士以爲直大易易。其策云何。則用威力以護持此約。使莫敢壞之。人畏罪戮。而約以永存。是故霍布士之政術。以體軀之力爲基。而即藉此力以擁衛法律者也。

按霍布士之議論。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蓋彼本以人類爲一種無生氣之偶像。常爲情欲所驅。而不能自制。世之所謂道德者。皆空幻而非實相。然則相爭鬥者。必爲自然之順序無疑。既無德義。則去利就害。亦自然之順序。其相約而求和平。亦自然之順序。如是則契約既成。必以威力護持之。亦自然之順序也。使人之本性。而果如霍布士之所言。則其說自固。盛水不漏。無有矛盾者。

霍氏所謂人各相競。專謀利己。而不顧他人之害。此即後來達爾文所謂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是動物之公共性。而人類亦所不免也。苟使人類而僅有此性。而絕無所謂道德之念。自由之性。則霍氏之政論。誠可謂完美無憾。惜夫霍氏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然其叙人類中所有實體之理。其功固自不淺。

且霍布士雖不謂人心有自由之性。然以契約爲政治之本。是已知因衆人所欲以立邦國之理。其見可謂極卓。自霍布士倡此說。後之學者襲而衍之。其識想愈高尚。其理論愈精密。以謂人人各以自主之權而行其自由德義。實爲立國之本。以視霍布士所謂出於私慾者。誠復平尙矣。雖然。民約之義。實祖述霍氏。霍氏亦政學界之功臣哉。

以上所述霍布士學說前後整齊之處也。今更舉其旨趣之前後矛盾者論之。

霍布士既謂邦國成立之後。所以護持此自然之法律者。當用威力。但此所謂威力者。誰用之乎。將由官吏之專制乎。抑由人民之合議乎。霍布士當時爲英王查理第二之師。大見尊寵。於是乎獻媚一人而生張君主專制政體。是實可謂一言之失。千古遺恨也。

霍布士之意。以爲若欲建設威力。使能統攝國人而無爭。則必使衆意上同於一意。然後可。如是則衆人各拋其意欲。而委任於一人之意欲。亦政約所不得已也。其相約之意。若曰。吾等各拋棄己權。以託君主某。故君主某亦要使吾等相安而享利益云爾。

此約一成。衆庶皆相牽聯而無分離固也。雖然。霍布士既使臣庶盡行束縛於君主。而君主則毫無所束縛。是君主於臣庶無一事不可要求。而臣庶之於君主。則無一事可要求。天下果有如是之條約乎。君主之權限如此其廣大。則行義可也。行不義亦可也。浸假而君主使人子弑其父。亦不可謂之非理。浸假而君主將國人之生命財產盡奪而歸於己子。亦爲所欲爲。故如霍布士之說。則君主實在世之造物主也。

或問曰。國民既拋棄其權而委之於君主之手。一旦欲恢復之。果能達其志乎。霍布士則曰。不能也。使衆人一旦得復其權。則君主之權終不專。而條約不能確定。利益不能永保也。故民約一立。雖歷千萬年。而不容變更者。是霍布士之意也。乃至我祖若父拋棄其權以奉於君主。及我生長之後。欲變壞父祖之約。而亦有所不可。嗟乎。我父雖好自爲之。而我則未嘗預其事也。然而強我必從我父之約。而罔敢或違。天下有是理乎。霍布士之說。于是乎窮。要之。霍布士政術之原。與止性惡之論相表裏。雖然。吾以爲即如霍氏之所說。人人惟利是圖。納無道德。而所以整齊之之政術。亦不必以君主專制爲務也。蓋苟人人各知自謀其利益。因以知謀全體之利益。則必以自由制度爲長。且自由制度又不惟人民全體之利而已。又政府主權者之大利也。何也。政府之權限。惟在保護國民之自由權。擁衛其所立之民約。而此外無所干預。則輿情自安。而禍亂亦可以不萌。此近世政學之士所以取霍氏民約之

義。功利之說。而屏棄其專制政體之論也。

更綜論之。霍布士之政論。可分爲二大段。而兩段截然不相聯屬。其第一段謂衆人皆欲出爭鬥之地。入和平之域。故相約而建設邦國也。其第二段謂衆人皆委棄其權。而一歸君主之掌握也。審如此言。衆人既舉一身以奉君主。君主以無限之權肆意使令之。所謂契約者。果安在乎。所謂公衆之利益者。果安在乎。第一段所持論。第二段躬自破壞之。以霍布士之才識。而致有此紕繆之言者。無他。媚其主而已。雖然。民約之義一出。而後之學士往往祖述其意。去瑕存瑾。發揮而光大之。以致開十九世紀之新世界新學理。霍布士之功。又可沒耶。謹案霍布士之學。頗與荀子相類。其所言哲學。即荀子性惡之旨也。其所謂政術。即荀子尊君之義也。荀子禮論篇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此其論由爭鬥之人羣。進爲和平之邦國。其形態級序。與霍氏之說。如出一轍。但霍氏之意。謂所以成國者。由人民之相約。而荀子謂所以成國者。由君主之竭力。此其相異之點也。就理論上觀之。則霍氏之說較高尚。就事實上驗之。則荀子之說較確真。而荀子言立國由君意。故雖言君權。而尙能自完其說。霍氏言立國由民意。而其歸宿乃在君權。此所謂操矛而自伐者也。

又案霍布士之言政術。與墨子尤爲相類。墨子尙同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正長。未有刑政之時。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如禽獸然。明夫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故里長率此里民。以上同於鄉長。鄉長率此鄉民。以上同於國君。國君率此國民。以上同於天子。天子率天下之民。以上同於天。』此其全論之條理次序。皆與霍氏若出一吻。其言未建國以前之情形也。同。其言民相約而立君也。同。其言立君之後。民各去其各人之意。欲以從一人之意。欲也。同。地之相。其數萬里。世之相。後數千年。而其思想若合符。豈不奇哉。雖然。霍氏有不逮墨氏者一焉。墨氏知以天統君之義。故尙同篇又云。『夫既尙同於天子。而未尙同乎天者。則天猶猶本云也。』然則墨子之意。固知君主之不可以無限制。而特未得其所以限制之之良法。故託天以治之。雖其術涉於空漠。若至君權有限之公理。則既得之矣。而霍氏乃主張民賊之僻論。謂君主盡吸收各人之權利。而無所制裁。是恐虎之不噬人。而傳之翼也。惜哉。

又案霍布士者。泰西哲學界政學界極有名之人也。生于十七世紀。而其持論乃僅與吾

戰國諸子相等。且其精密更有遜焉。亦可見吾中國思想發達之早矣。但近二百年來。泰西思想進步。如此其驟。則吾國雖在今日。依然二千年以上之唾餘也。則後世者之罪也。

斯賓挪莎學案

Baruch Spinoza

斯賓挪莎。本葡萄牙之猶太人。以一千六百三十二年生於荷蘭。初從猶太教牧師學經典及拉丁語希臘語。旁通佛蘭西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後更從事於物理學。佩法國大儒笛卡兒 Descartes 之說。漸疑猶太教。著書以非難之。猶爲教會所擯。或欲陰刺殺之。於是逃於他鄉。遁世不與俗通。既不願貨殖。不求聞達。遂以磨眼鏡爲業。有欲薦爲某大學教授者。不就也。沈思冥想。以送餘生。以一千六百七十七年罹肺病卒。年僅四十四。斯賓挪莎爲荷蘭哲學大家。其論以爲凡事物皆有不得不然之理。而天地萬物皆循此定軌而行。一毫不能自變。故其解自由二字。亦謂爲不可避之理而已。而非有所謂人之自由。意欲者存。其所著有政教論道德論等書。議論整嚴健勁。辟易一世。其論政學。因霍布士之說而補正之。亦頗有功云。

斯賓挪莎之政術。與其哲學之旨趣。緊相接而極整齊。以爲制度未立之始。人惟知有力。不知有義。然此亦自然之道。正合於理者也。但人也者。有良智者也。寢假而知人人孤立謀生。不如和協立國。其勢力更大。利益更廣。是即民約所由起也。

霍布士以爲約成之後。衆各棄其權以奉諸君。斯賓挪莎則不然。以爲凡契約云者。非有所利於己。則無自成。若利益既去。契約之力斯失。人人得而破之。若欲以有害無益之契約。束縛人而久持之。是終不可得之數也。

斯賓挪莎曰。邦國所恃以強立者。由衆民皆有自由權。故政府必以保護此權爲本旨。且即如霍布士之說。謂人人皆拋棄其諸權。而就中亦必有一權欲棄之而不能棄者。何也。即隨己意而有所思。有所欲之權是也。故凡百行爲。可受束縛。可受壓抑。惟此思欲自由之權。則無可束縛。壓抑之隙。亦無有能束縛之者。而由此一權。則生萬權。故斯氏政術所以異於霍氏者。斯氏謂邦國既立之後。猶當以防護天然之權爲務。霍氏則反是。

霍布士以爲政治之最可貴者。在能輯和衆民。而使不爭也。斯賓挪莎則曰。保平和之外。更有護自由之一事。同爲政治之大目的。若束縛衆民。鞭撻黎庶。以保平和。則平和爲天下最可厭惡之物矣。以余觀之。所謂真和平者。非徒無鬥爭之謂。乃衆心相和協。而無冤抑之謂也。

斯賓挪莎以爲君主政體者。真和平之大蠱也。彼霍氏謂舉一國政權歸于一人之手。其權益鞏固。是真謬想耳。蓋以一人之力。能當此大任。而無愧者。東西古今所未曾有也。於是君主不得不任若干人以自佐。其末也。則此若干人代之而爲政。故名爲君主政體。實則流爲

權貴政體。政體之最不良者也。

凡國王幼冲或老病之時。政權每旁落于他人。國家衰亂。即自此起。或又君主畏僭殺戮嚴酷。問諜伺察。上下相猜。不能自安。篡弑之禍。遂相續焉。然則君主之權愈大。其危殆愈甚耳。故斯賓挪莎斷言之曰。若以一國之權。專屬於一人之所欲。則其政府必不能鞏立。然則政體之最良者。惟有民主政治而已。

盧梭學案

Jean Jacques Rousseau

嗚呼。自古達識先覺。出其萬斛血淚。爲世界衆生開無前之利益。千百年後。讀其書。想其丰采。一世之人。爲之膜拜。贊歎。香花祝而神明視。而當其生也。舉國欲殺。顛連困苦。乃至謀一饘一粥而不可得。慘辱橫死。以終其身者。何可勝道。試一游瑞士之日內瓦府。與法國巴黎之武良街。見有巍然高聳雲表。神氣颯爽。衣飾襤褸之石像。非 *Jean Jacques Rousseau* 先生乎哉。其所著民約論 *“Contrat Social”*。迄於十九世紀之上半紀。重印殆數十次。他國之翻譯印行者。亦二十餘種。噫嘻。盛哉。以隻手爲政治學界。開一新天地。何其偉也。吾輩讀盧氏之書。請先述盧氏之傳。

盧梭者法國人。匠人某之子也。以一千七百十二年生於瑞士之日內瓦府家。貧窶。幼失母。天資穎敏。不屑家人生產作業。而好讀稗官野乘。久之自悟句讀。遂涉獵發朱惠。募理

英爾諸大家著作。及執弟子禮于鄉校師良邊西之門。得讀普魯達爾之書。慨然自奮曰。英雄豪傑。非異人任矣。自是刻苦砥礪。日夜孜孜。惟恐不足。嶄然有睥睨千古之概。成童時。其父以故去日內瓦府屬盧梭于傭書某。而盧梭意不自適。因從彫刻師某業焉。無何。又去某氏。漫游四方。千七百二十八年。入法國安西府。寄食瓦列寡婦某氏。氏憫其年少。氣銳。常爲飢驅。又欲變化其狷介之氣質。恩遇周摯。若家人父子然。遂勸其奉耶穌舊教。又命入意大利株林府教育院。既又出教育院爲音律師。出入侯門。僅免凍餒。後益困。常執僕隸之役。卑賤屈辱。不可終日。乃復投瓦列寡婦。婦善視之如初。及婦沒。赴里昂府。主大判事某家教授其子弟。千七百四十一年。著音律書於巴黎。爲伶人所沮。書不得行。千七百四十九年。窮乏益酷。恒終日不得一炊。遂矯正其所著書。務求合俗。出而售之。僅獲旦夕之餉焉。千七百五十二年。著一書。顏曰。Dictionary of Music。痛斥法國音律之弊。於是摺擊紛起。幾無容身之地。自後益肆力于政治之學。往往有所著述。而皆與老師宿儒不合。排之者衆。羣將媒孽之。以起冤獄。大懼。避至日內瓦府。又奉耶穌新教。欲爲瑞士共和國人民。瑞人阻之。不得意。而還巴黎。又著教育論及道德小說等書。言天道之真理。造化之妙用。以排斥耶穌教之豫言。奇蹟者。得謗益甚。巴黎議會命燬其書。且將拘而置諸重典。又奔瑞士。與其國人爭論不合。復還巴黎。會法政府命吏物色盧梭。搜捕甚亟。乃閉

庶不敢外出。時或微服而行云。于七百六十六年。應友人非迷氏之聘。赴英倫敦。與僚友議不合。又還法國。自變姓名。潛居諸州郡。而屢與人齟齬。不能久居於一處。于七百七十年五月。卒歸巴黎。自謂天下之人。皆仇視我也。快快不樂。遂發狂疾。仁刺達伯惜其有志不遂。爲與山宅數畝。隱居自養。于七百七十一年。著波蘭政體考。七十八年業成。此書鴻富奧。而於民約之旨。尤三致意焉。是年五月。暴卒。或云病斃。或云遭仇人之毒。官吏驗視。則自殺也。盧梭性銳達。少有大志。然好爲過激詭異之論。雖屢爲世人所挫折。而其志益堅。晚年憤世。人不已容。遂至發狂自戕。於戲。不其悲夫。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人念盧梭發明新學之功。改葬遺骸於巴黎招魂社。又刻石肖像于日內瓦府。後數年。巴黎人選大埋石。刻半身像于武長街。至今人稱爲盧梭街。縉紳大夫。過者必式禮焉。

民約之義。起於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姚伯蘭基氏。曾著一書。名曰征討暴君論。以爲邦國者。本由天與民與君主相共結契約而起者也。而君主往往背此契約。爲民災患。是政俗之亟宜匡正者也云云。此等議論。在當時實爲奇創。其後霍布士。洛克皆祖述此旨。漸次光大。及盧梭其說益精密。遂至半籠一世。別開天地。今欲詳解盧氏民約之旨。使無遺憾。必當明立國之事實。與立國之理義。兩者分別之。點然後不至誤解盧氏之說。以誤後人也。

就立國之實際而考之。有兩原因焉。一則因不得已而立者也。一則因人之自由而立者也。

所謂不得已者何。夫人不能孤立而營生也。因種種之需求。不得不通功易事相聚以各得所欲。此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學士輩多能論之。皆以爲人之性。本相聚而爲生者也。是故就事實實跡言之。苟謂人類之始。皆一一孤立。後乃相約而成邦國云云。其論固不完善。蓋當其未立契約以前。已有其不得已而相處者存也。是故盧梭民約之說。非指建邦之實跡而言。特以爲其理不可不如是云爾。而後世學者排擠之論。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輒謂徧考歷史。曾無一國以契約而成者。因以攻民約論之失當。抑何輕率之甚耶。

盧梭民約之真意。德國大儒康德 *Immanuel Kant*

康德學說
別詳之

解之最明。康氏曰。民約之義。

非立國之實事。而立國之理論也。此可謂一言居要者矣。雖然。徵之史籍。凡各國立國之始。亦往往有多少之自由主義行乎其間者。夫人智未開之時。因天時人事之患害。爲強有力者所脅迫。驅民衆而成部落。此所謂勢之不可避者。固無待言。然於其間自有自由之義存焉。人人於不識不知之間而自守之。此亦天理所必至也。故盧梭曰。凡人類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妻之相配。實由契于情好互相承認而成。是即契約之類也。既曰契約。則彼此之間。各有自由之義存矣。不獨此也。即父母之於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撫育之。固也。及其長也。猶相結而爲尊卑之交。是實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世人往往稱家族爲邦國之濫觴。夫以家族之親。其賴以久相

結而不解。尙必藉此契約。而況於邦國乎。

夫如是。衆家族既各各因契約而立矣。浸假而衆家族共相約爲一團體。而部落生焉。浸假衆部落又共相約爲一團體。而邦國成焉。但此所謂相約者。不過彼此心中默許。不知不識而行之。非明相告語。著之竹帛云爾。

不甯惟是。或有一邦之民。奮其暴威。戰勝他邦。降其民而有之。若欲此二邦之民。永合爲一。輯睦不爭。則必不可無所約。不然。則名爲二邦相合。實則陰相仇視而已。故知人類苟相聚而居。其間必自有契約之存。無可疑者。

又凡人生長於一政府之下。及既達下年。猶居是邦。而遵奉其法律。是即默認其國之民約而守之也。又自古文明之國。常有舉國投票。改革憲法。亦不外合衆民以改其民約而已。以上所論。是邦國因人之自由而立之一證也。雖然。盧梭所最致意者。不在於實事之跡。而在事理之所當然。今先揭其主義之最簡明。而爲人人所佩誦者如下。

盧梭曰。衆人相聚而謀曰。吾儕願成一團體。以衆力而擁護各人之性命財產。勿使蒙他族之侵害。相聚以後。人人皆屬從於他之衆人。而實毫不損其固有之自由權。與未相聚之前無以異。若此者。即邦國所由立之本旨也。而民約者。即所以達行此本旨之具也。盧氏此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凡兩人或數人欲共爲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權。則非

共立一約不能也。審如是。則一國中人人相交之際。無論欲爲何事。皆當由契約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際既不可不由契約。則邦國之設立。其必由契約。又豈待知者而決乎。

夫一人或數人之交際。一事或數事之契約。此契約之小焉者也。若邦國之民約。則契約之最大者。而國內人人小契約之所託命也。譬之民約如一大圓線。人人之私約。如無數小圓線。大圓線先定其位置。於是小圓線在其內。或占左位。或占右位。以成種種結構。而大圓之體遂完足而無憾。

民約所以生之原因既明。又當論民約所生之結果。盧梭以爲民約之目的。決非使各人盡入于奴隸之境。故民約既成之後。苟有一人敢統御衆人而役使之。則其民約非復真契約。不過獨夫之暴行耳。且即使人人甘心崇奉一人。而自供其役使。其所謂民約者。亦已不正。而前後互相矛盾。不可爲訓矣。要而論之。則民約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別。則無論由于君主之威力。由於臣民之好意。皆悖于事理者也。故前此霍布士及格魯西亞。皆以爲民約既成。衆人皆當捐棄己之權利。而託諸一人。或數人之手。盧梭則言凡棄己之自由權者。即棄其所以爲人之具也。旨哉言乎。

盧梭曰。保持己之自由權。是人生一大責任也。凡號稱爲人。則不可不盡此責任。蓋自由權之爲物。非僅如鎧冑之屬。藉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之而自脫之也。若脫自由權而棄之。則

是我棄我而不自有云爾。何也。自由者凡百權理之本也。凡百責任之原也。責任固不可棄。權理亦不可捐。而況其本原之自由權哉。

且自由權又道德之本也。人若無此權。則善惡皆非已出。是人而非人也。如霍氏等之說。殆反於道德之原矣。盧梭言曰。譬如甲乙同立一約。甲則有無限之權。乙則受無限之屈。如此者可謂之真約乎。如霍氏等說。則君主向於臣庶。無一不可命令。是君主無一責任也。凡契約云者。彼此各有應盡之責任云也。今爲一契約。而一有責任。一無責任。尙何約之可言。

案盧氏此論。可謂鐵案不移。夫使我與人立一約。而因此盡捐棄我之權利。是我并守約之權而亦喪之也。果爾。則此約旋成隨毀。當初一切所定條件。皆成泡幻。若是者。謂之真約得乎。

盧梭既論棄權之約之悖謬。又以爲吾若爲此等約。不徒自害。且害他人。何以故。邦國者。非獨以今代之人而成。而後來之人。陸續生長者。皆加入之也。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如是乃至無窮。則我之契約。並後代之人而阨陷之。其罪爲何如耶。

盧梭乃言曰。縱令人有捐棄本身自由權之權。斷無爲兒子豫約代捐彼自由權之權。何也。彼兒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權。而此權當躬自左右之。非爲人父者所能強奪也。是故兒子當嬰孩不能自存之時。爲父者雖可以代彼約束各事。以助其生長。增其福利。若夫代子立

約。舉其身命而與諸人。使不得復。所變更。此背天地之公道。越爲父之權限。文明之世。所不容也。

案吾中國舊俗。父母得鬻其子女爲人婢僕。又父母殺子。其罪減等。是皆不明公理。不尊重人權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則霍氏之說之謬誤。不辨自明。夫人既不能濫用己之自由權。以代後人捐棄其權。然則奉世襲之一君主若貴族以爲國者。其悖理更無待言。

問者曰。民約者不能捐棄其自由權以奉于一人。若數人既聞命矣。然則捐棄之以奉於衆人可乎。更申言之。則民約者非甲與乙所立之約。乃甲乙同對於衆人（即邦國）所立之約。然則各人舉其權而奉諸邦國。不亦可乎。是說也。即純類乎近世所謂「共有政體」。欲舉衆人而盡納諸公會之中者也。盧氏關於此答案。其言論頗不明瞭。且有瑕疵。請細論之。

盧梭曰。民約中有第一緊要之條款曰。各人盡舉其所有之諸權而納諸邦國是也。由此觀之。則其所謂民約者。宛然「共有政體」。蓋盧梭浸淫于古者柏拉圖之說。而以邦國爲全體。以各人爲肢節。而因祖述其義者也。夫邦國之與人民。其關係誠有如全體之於肢節者。蓋人在邦國相待而爲用。又有諸種之職。各分任之。猶人之一身。手足頭目肺腑。各司其職。以爲榮養。是說也。古昔民主國往往實行之。而斯巴達（希臘之）羅馬二國著尤其者也。彼

其重邦國而輕各人。惟實行此主義之故。

盧梭及十八世紀諸碩學。皆得力於古籍者也。故舊主義（即以國爲重者）與新主義（即以民爲重者）常摻雜于其間。盧氏嘗定國中各種之職務而設一喻。其言曰。主權者。元首也。法律及習俗。腦髓也。諸職官。意欲及感觸之器也。農工商賈。口及腸胃所以榮養全身者也。財政。血液也。出納之職。心臟也。國人身也。全體之支節也。是故苟傷害國家之一部。則其病苦之感。直及於頭腦。而忽徧於全身云云。此等之論。僅自財利上言之。可謂毫髮無遺憾。若夫自各人自由權言之。則稍有未安者。果如此說。則邦國獨有一身之全體。而各人不過其支節臟腑。是人民爲國家之附庸也。是惟邦國爲能有自由權。而各人之自由。不過如冥頑無覺之血液。僅隨生理循環之轉動也。夫盧氏之倡民約也。其初以人人意識之自由爲主。及其論民約之條項。反注重邦國而不復顧各人。殆非盧氏之真意。

盧梭亦知其說之前後不相容也。於是乃爲一種之遁詞。其言曰。各人雖皆自舉其身以與衆人。實則無一所與。何也。我舉吾身以與他人。他人亦舉其身以與我。如是而成一邦國。吾于此有所失。而於彼有所得。而又得賴衆力以自擁衛。何得失之可言云云。是言也。不過英雄欺人耳。夫既已舉各人而納于邦國中。則吞吐之而消融之矣。何緣復得其所已失耶。民約論全書中。此段最爲瑕疵矣。

雖然以盧梭之光明俊偉。豈屑爲自欺欺人者。故既終其說之後。復發一議以自正其誤曰。凡各人爲民約而獻納于國家者。亦有度量分界。不過爲維持邦國所必要之事件。而將已有之能力財產與自由權。割愛其中之幾分以供衆用云耳。由此言之。則盧梭所謂各人捐棄其權利者。非全部而一部也。然盧氏之精意。猶不止此。彼以爲民約之成也。各人實于其權利分毫無所捐棄。非獨無捐棄而已。各人因民約所得之利益。較之未立約以前更有增者。何也。以衆力而自擁衛。得以護持己之自由權而莫使或侵也。

讀至此。然後盧梭之本旨乃可知矣。蓋以爲民約之爲物。非以剝削各人之自由權爲目的。實以增長堅立各人之自由權爲目的者也。但盧氏深入于古昔希臘羅馬之民主政治。其各種舊主義。來往胸中。拂之不去。故雖以炯炯如炬之眼。爲近世眞民主主義開山之祖。而臨去秋波。未免有情。此亦不必爲大賢諱者也。

盧梭又以爲民約之爲物。不獨有益于人人之自由權而已。且爲平等主義之根本也。何以言之。天之生人也。有強弱之別。有智愚之差。一旦民約既成。法律之所視。更無強弱。更無智愚。惟視其正不正何如耳。故曰民約者。易事勢之不平。而爲道德之平等者也。事勢之不平。何。天然之智愚強弱是也。道德之平等者何。由法律條款所生之義理是也。人人既相約爲羣。以建設所謂政府者。則其最上之主權。當何屬乎。盧梭以爲民約未立以

前人人皆自有主權。而此權與自由權全爲一體。及約之既成。則主權不在於一人之手。而在此衆人之意。即所謂公意者是也。

盧梭以爲凡邦國皆藉衆人之自由權而建設者也。故其權惟當屬之衆人。而不能屬之一人若數人。質而言之。則主權者邦國之所有。邦國者衆人之所有。主權之形所發於外者。則衆人共同制定之法律是也。

盧梭又以爲所謂公意者。非徒指多數人之所欲而已。必全國人之所欲而後可。故其言曰。凡議事之時。相約以三占從二決可否。固屬不得不然之事。然爲此約之前。必須得全員之許諾而後可。是每決一事。皆不啻全員之同意也。不韙惟是所謂公意者。非徒指現時國人之所欲而已。又并後人之所欲而言之。何也。現時全國人之所欲。在於現時。洵可謂公矣。及其與後代全國人之所欲不相合時。則已不得謂之公意。是故今日以全國人之議而決定者。明日亦可以全國人之議而改之。不然。則豫以今日所欲而束縛他日之所欲。豈理也哉。由是觀之。則盧梭所謂公意。極活潑自由。自發起之。自改正之。自變革之。日征月邁。有進無已。夫乃謂之公意。且公意既如此。其廣博矣。則必惟屬於各人所自有。而不可屬於他人。故盧梭又言曰。國民之主權不可讓與者也。今有人於此。而曰某甲今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可也。若曰。某甲明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大不可。何則。意欲者。非可自束縛者也。故凡涉於

將來之事。皆不得豫定。反此者。是謂我侵我之自由權。

盧梭又曰。一邦之民。若相約擁立君主。而始終順其所欲。則此約即所以喪失其爲國民大資格。而不復能爲國也。蓋苟有君主。則主權立即消亡。盧氏據此真理。以攻擊世襲君主之制。及一切貴族特權之政治。如以千鈞之弩。潰糴矣。

盧梭又曰。主權者合於一而不可分者也。一國之制度。雖有立法行法之別。各司其職。然主權常常在於國民中。而無分離。雖分若干省部。設若干人員。皆不過受國民之付託。就職于一時耳。國民因其所欲。可以隨時變更法度。而不得有所制限。然則立法行法司法三權。所以分別部居。不許雜廁者。正所以保護三權所從出之主權。使常在全國人之掌握也。是故主權之用可分。而主權之體不可分。是民約論之旨趣也。

學者見盧梭之主張公意如此其甚也。以爲所謂公意者。必與確乎不易之道理爲一體矣。雖然。亦當細辨。盧梭之所貴乎公意者。指其體而言。非指其用而言。故其言曰。公意者。誠常正而以規圖公益爲主者也。雖然。其所議決。非必常完善者。何也。旨趣與決議。或往往背馳。民固常願望公益。而或常不能見真公益之所存故也。故盧梭又曰。衆之所欲。與公意自有別。公意者。必常以公益爲目的。若失衆之所欲。則以各人一時之私意聚合而成。或往往以私利爲目的者有之矣。

若是乎。凡一國所布之令。必以真出於公意者。然後可謂之法律。若夫發于一人或數人之意者。不能成法律。此理論之正當者也。雖然以今日之國家。其實際必不能常如是。故但以衆人所公認者。即名之曰法律。而公認之方法。則以國人會議。三占從二。以決之而已。盧梭乃言曰。法律者。以廣博之意欲。與廣博之目的。相合而成者也。苟以一人或數人所決定者。無論其人屬於何等人。而決不足以成法律。又雖經國民全員之議決。苟其事僅關於一人或數人之利害。而不及於衆者。亦決不足以成法律。

案此論可謂一針見血。簡而嚴。精而透矣。試一觀我中國之法律。何一非由一人或數人所決定者。何一非僅關係一人或數人之利害者。以此勘之。則謂吾中國數千年來未嘗有法律。非過言也。

盧梭又曰。法律者國民相聚而成邦之規條也。又曰。法律者全國民所必當遵守。以故全國民不可不議定之。又曰。國也者國民之會聚場也。法律也者會所之規約也。定會所之規約。凡與於此會聚之人。所公有之責任也。

又曰。若欲得意欲之公。不可先定某某事。以表衆人之同意。必衆人皆自發議而後可。又曰。若欲真得意欲之公。則各人必須由自己所見而發。不可仰承他人之風旨。苟有所受。斯亦不得爲公矣。

雖然盧梭之意。以爲公意體也。法律用也。公意無形也。法律有形也。公意不可見。而國人公認以爲公意之所存者。夫是之謂法律。惟然。故公意雖常良善。而法律必不能常良善。故盧梭又曰。凡事之善良而悉合於道理者。非吾人所能爲。皆天之所命也。使吾人若能一一聽命於天。不踰其矩。則無取乎有政府。無取乎有法律。惟其不能。則法律所以不得不起也。又曰。世固有事物自然之公理。精當不易之大義。然欲以行之於斯世。而不能人人盡從者。有從有不從。是義終不得行也。於是乎不得不由契約而定之。由法律而行之。然後權理乃生。責任乃出。而理義始得伸。故盧梭謂孟德斯鳩之所謂法律。不過事物自然之法律。而未足稱爲邦國之法律。謂其施行之方法未明也。是故盧梭之意。以爲法律者衆人相共議定。從於事物自然之理。以發表其現時之意欲云爾。要之法律者。自其旨趣言之。雖常公正。然其議而定之也。常不能盡然。故不可不常修改而變更正之。此一說實盧梭之識卓越千古者也。凡當議定法律之時。必求合於正理。固不待言。但有時錯謬而與理背馳。故無論何種法律。皆可隨時釐正變更。而此釐正之權。當常在於國民之手。故盧梭謂彼握權之人。一旦議定法律。而始終不許變易者。實政治之罪人也。又曰。凡法律無論若何重大。無有不可以國人之所欲而更之者。苟不爾。則主權不復在國

民之手。而政治之基壞矣。

盧梭又曰。凡法律之目的。在於爲公衆謀最大利益。而所謂公衆最大利益者。非他在自由與平等二者之中而已。何也。一國之中。有一人喪自由權之時。則其國減一人之力。此自由所以爲最大利益也。然無平等。則不能得自由。此平等所以爲最大利益也。

又曰。吾所謂平等者。非謂欲使一國之人。其勢力財產。皆全相均而無一差異也。若是者。蓋決不可行之事也。但使其有勢力者。不至涉于暴虐。以背法律之旨趣。越官職之權限。則於平等之義。斯足焉矣。至財產一事。但使富者不至藉金錢之力。以凌壓他人。貧窶者不至自鬻爲奴。則於平等之義。斯足焉矣。

又曰。欲使邦基永奠。則當令貧富之差。不至太相遠。苟富者太富。貧者太貧。則於國之治安。俱有大害。何也。富者藉財力以籠絡貧者。而潛奪其政權。貧者甘詭諛富者。而供其使役。質而言之。則富者以金錢收買貧者之自由權。而主人奴隸之勢。斯成矣。雖然。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其差異以漸次而日甚。此又自然之勢。無可如何者也。故必當藉法律之力。以防制此勢。節中而得其平。則平等自由。可以不墜於地。

盧梭以前諸學者。往往以國民之主權。與政府之主權。混淆爲一。及盧梭出。始別白之。以爲主權者。惟國民獨掌之。若政府則不過承國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員耳。其言曰。政

府者何也。即居於掌握主權者。即國民全體與服從主權者。即各人之中間。而贊助其交際。且施行法律。以防護公眾之自由權者也。更質言之。則國民者主人也。而官吏者其所備之工人而執其役者也。

夫政府之爲物。既不過受民之委託以施行其公意之一機關。則其所當循守之責任可知矣。故凡可以傷國民自由權之全部若一部之事。皆當避之。故無論何種政體。苟使國民不能自行其現時之意欲與將來之意欲者。皆謂之不正。何也。苟國民常不能掌握主權。則背于立國之大本也。盧梭乃斷言曰。凡政體之合於真理者。惟民主之制爲然耳。

是故盧梭以爲政體種類之差別。不過因施法權之分配如何而強爲之名耳。非謂立法權之分配。可以相異也。蓋立法權者。必常在全國人之手。而萬無可以分配之理。若不爾。則一人或數人握之。已反于民約之本義。而尙何政體之足云。所謂施法權之分配者。或以全國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或以一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或以若干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即世俗所謂君主政體少數政體民主政體之分也。若夫發表意欲。即立法權必屬於全國人之責任。無可移者。且彼之任施法權者。無論爲一人。爲若干人。皆不過一時偶受委託。苟有過舉。則國人皆得責罰之。能黜之。

至委託施法權之事。二者之中。當以爲何善乎。盧梭曰。全國人自行施法之權。苟非小國。必不能

實行之。且有種種弊端。比諸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其害或有更甚者。故分諸種之官職。而嚴畫其權限。最爲善矣。

盧梭於是取現時英國所循之政體。即所謂代議政體者。而評論之。以爲其分別施法之權。洵善也。雖然。其代議政尙不免與自由之真義稍有所戾。何則。代議政體者。以若干人員而代國人任主權者也。故國人得發表其意欲者。僅在投票選舉議員之一日而已。此一日以外。不過拱手以觀代人之所爲。故如此政體。國人雖非永遠捐棄其自由權。而不免一時捐棄之矣。故曰未得爲眞善美之政體也。

盧梭以爲國人票選若干人員而委之以議政之權。固無不可。惟必當明其責任。有負責者。則可隨時黜之。何也。彼若干人者。不過爲一時受託之人。非謂使其人代已握主權。而以己權全付之也。蓋權本不得讓與他人。故亦不得使人代我握之。主權常存於公衆意欲之中。而意欲者必非他人可以代表者也。

又言法律者。衆意之形於外者也。我有我之意。代人有代人之意。故立法權決不可使人代我。若夫施法權則可以代矣。何也。施法權者不過實行我所定之法律而已。

又言英國人自以爲我實有自由權。可謂愚謬。蓋彼等惟選舉議員之日有自由權耳。選舉事畢。便爲奴隸矣。

如盧梭之言。則議定法律之事。凡爲國民者不可不躬自任之。斯固善矣。然有一難事焉。在于大國之國民。果能一一躬握此權。而不託諸代人乎。盧梭曰。是固不能。是故欲行眞民主之政。非衆小邦相聯結不可。難者曰。衆小邦並立。則或有一大邦狡焉思啓。以侵犯之。其奈之何。盧梭曰。衆小邦相聯爲一。則其勢力外足以禦暴侮。內足以護國人之自由。故聯邦民主之制。復乎尙矣。

盧氏又以爲聯邦民主之制。其各邦相交之際。有最緊要者一事。惜哉。其所謂緊要之一事。未及論叙。而盧氏遂卒。使後人有葭蒼露白之感焉。但度其所謂聯邦民主之制。殆取法於瑞士。而更研究其利弊也。

盧氏以爲瑞士聯邦。誠太弱小。或不免爲鄰邦所侵轢。雖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爲數小邦。據聯邦之制。以實行民主之政。則其國勢之強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鑠今。而永爲後世萬國法者。盧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案盧氏此論。可謂精義入神。盛水不漏。今雖未有行之者。然將來必徧於大地。無可疑也。我中國數千年。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雖然。民間自治之風最盛焉。誠能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爲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則成就一盧梭心目中。所期望之國家。其路爲最近。而其事爲最易焉。果爾。則吾中

國之政體。行將爲萬國師矣。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固且快意。姑妄言之。願天下讀者勿妄聽之也。



清議報全編卷十

第三集乙

新書譯叢第六第七

埃及近世史 第六

日本柴四郎著
中國王瑟齋譯

叙

嗚呼。文明之古國。其又何可恃耶。埃及非地球所稱開國最早。數千年前。文物燦備者哉。其理學之奧。學問之精。藝術之巧。至今歐人猶沾丐其餘瀝。而文物燦備之國。反已若存若亡。其人種且愚蠢。陵夷降爲奴隸。嗚呼。文明之古國。其又何可恃耶。埃及國於形勢之地。握歐亞之喉咽。而又物產殷繁。商業通利。其爲列強所涎。啖殆不足怪。獨怪以謨罕麥德阿梨之英雄。中興其國。教育經濟措施。美備以彼其才。豈不足振國勢而庇孫子。乃傳及二世。忽焉蹶失。豈彼詒謀之不臧耶。抑亦國民膜視大局。冷於政治思想。故雖有英辟誼主。亦止能成爲一治一亂之世耶。夫以中興之國。乃至溘然崩敗。推求其故。實由借外債而任外人。以埃及及葛爾之邦。用外人至一千二百餘人。給外俸至三百八十餘萬金。一切內權。皆歸其手。夫以外人而治內政。不諳情勢。不習民俗。其措置已多關礙。况乃倒授太阿。主權盡失。卒以是。

清議報全編卷十

第二集乙新書譯叢埃及近世史第六

一

故。坐。召。外。人。之。干。預。反。覆。相。尋。遂。藩。其。邦。而。奴。其。族。嗚。呼。此。亦。可。爲。專。倚。外。人。之。炯。戒。而。知。國。權。之。不。可。假。人。也。若。其。內。治。衰。亂。財。政。紛。紊。官。俸。微。薄。吏。士。貪。庸。奔。競。鑽。營。寡。廉。鮮。恥。甚。乃。抑。國。民。禁。報。館。其。腐。敗。之。情。狀。何。釐。然。與。我。同。也。然。埃。及。彈。丸。猶。有。亞。刺。飛。之。英。豪。領。袖。國。民。提。倡。自。主。收。復。內。權。抵。抗。外。禦。雖。志。業。不。遂。而。其。激。昂。之。意。氣。猶。足。立。懦。夫。之。志。而。懾。列。強。之。心。我。國。政。變。以。來。將。三。年。矣。而。士。民。始。忍。初。未。聞。有。如。此。之。一。人。嗚。呼。埃。及。衰。矣。以。我。視。之。抑。又。不。逮。此。固。我。四。萬。萬。人。之。痛。心。奇。辱。而。埃。及。所。竊。笑。其。旁。者。也。余。痛。時。事。之。艱。危。悲。國。權。之。屈。辱。用。譯。是。書。以。助。戒。懼。古。人。有。言。殷。鑒。不。遠。又。曰。前。車。覆。後。車。鑿。我。國。雖。危。猶。可。及。止。願。我。國。民。同。此。戒。懼。無。違。埃。及。之。覆。轍。而。使。後。人。以。哀。埃。及。者。哀。我。邦。也。玉。悲。齋。主。人。自。叙。

第一章 總論

埃及者。扼亞細亞、亞非利加、歐羅巴三大陸咽喉之邦國也。觀其商業。可稱世界之重心。使其善於整頓。比之古代亞歷山港之繁盛。顧亦不難。察其形勢。可謂占世界之要害。若以一艘遮斷蘇彝士運河。西歐東亞兩不相通。船艦滄迂回數千里。而經好望角。東西鎖鑰。實握掌中。今雖衰廢。文學美術。蕩然無存。然歐美今日之文化。無不胚胎於此。今不必溯上古司馬女王及巴拉王之盛時。第於十九世紀中。外國以百年爲一世紀論其變遷。已足發人深省而有餘也。

埃及者。亞非利加北方之大國也。比枕地中海紅海。中有蘇彝士地峽。而與亞細亞之大陸相接。南接蘇丹。因其地勢。全國分爲三大區域。自地中海北緯二十九度二十分爲下埃及。自北緯二十七度三十八分爲中埃及。其北境在南緯二十四度之間。爲上埃及。其長二千英里。廣一千五百英里。其間沙漠千里。丘陵起伏。沿澤縱橫。絕無人跡。自開闢以來。草木叢生。中有猥惡蠻族。與毒蛇猛獸相雜而處者。

此國有二大都府。一爲海樓府。一爲亞歷山港。其它又有古流多藩。卡茲摩。全國形勢。恰如扇面。海樓則當其衝。自蘇丹至亞歷山港。有如蜿蜒之長蛇者。尼羅之長河是也。尼羅河之上流。其地最廣。珍草異木。繁茂兩岸。奇巖怪石。突出水中。大小瀑布。不知其數。鱷魚揚波。使人戰栗。於下流。水量減少。漸爲隘狹。距海七十五英里之處。分爲二流。注而入海。蓋其水量漸減之故。一爲無支流之合。一爲灌注於田畝。一爲蒸發於酷熱也。沿岸者所謂尼羅河之澤。爲世界第一膏腴田畝。其處處雖有灘險。然舟行無碍。可得上下於卡茲摩焉。氣候以近赤道故。炎熱最甚。上埃及人。終世不知雲霧。中央埃及人。雖時見雲氣。亦不知雨霧爲何物。唯地中海三角洲地方。僅因北風。時見細雨而已。

上地之廣。富歐洲俄國三分之二。然濱於尼羅河之人。計其所納租稅。不過比於比利時之小邦。地雖廣而人實稀也。但舉全國人口。分配於耕作適宜之地。一英里當六百人。雖歐洲

人口最稠密之邦國。猶不及此。蓋其人口有六百八十萬。合蘇丹之諸蠻族。則近一千六百萬。近世歐人之移居者約有十二萬餘。其內希臘人居多。

埃及人種之祖。雖言人人殊。其稱吉洲土種族。實開創而建國。此種族自亞細亞移來。驅逐土人而建國者。其建國之在何千年前。則不得其詳。然觀歐洲歷史家始祖平老奴希臘人二千二百四十年前。游於埃及所記之事實。可驚駭。其記事曰。綿飛斯府之創立以前。其時雖茫無稽考。然計綿奈王至世貞王之年代。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年也。其國之古。不可想見。戰。

其後此國之變遷甚多。或爲波斯所攻。或爲歷山大王之屬領。而臻盛大。或歸羅馬帝國之藩屬。而極繁盛。或爲亞刺伯人所征服。或屈從於土耳其。尋爲土耳其帝除流摩第一世所併吞。昔於土耳其侯伯之苛政。及遇拿破侖遠征。被其占據。後再隸於土耳其。版圖謨罕。麥德阿梨起。得致富強。然自威斯明流衰敗。以至今日。遂一蹶而不復振矣。至其宗教。亦數有變遷。古代者拜太陽。又拜種種之鬼神。降而入耶穌教。其後又爲回回教也。

又此國爲世界之古國。古物極多。如三角石塔。其數不下百餘。實爲世界之大觀。有歐洲學者計其勞力與時日。每日用百五十萬之役夫築之。湏費一千七百五十年間之歲月。其壯偉可想。此外寒水石大理石之宮室石柱。細彫密刻。不可勝數。則往時之隆盛。又可推而知。

就學術而論。其理學。實自上古而發達者也。往時因研究理學。及宗教。設一極大之學校。此世人之所共知。於綿飛斯府建設學校。使希臘之學者來遊。又如亞歷山港之圖書館。宏大批麗。罕見其比。皆開文化之源。而極無雙之盛大者也。今日國勢雖屬衰頹。伊盧亞座之大學。猶有三百十四人之教師。埃及、敘利亞、土耳其、波斯、印度、其他各國之來學者。一萬三千人。則往昔文運之盛大。亦足追想也。

考其文學。則古代人民製造文學。多屬象形。及世界推遷。文學亦變。自西教侵入。遂混用希臘文字。

其他算術、化學、氣象、測量、建築、天文、醫學、彫刻、美術之諸學。皆爲非常進步。其利器則非鐵而銅。而其至精至妙者。用鐵者所遠不逮也。

第二章 謨罕麥德阿梨

大之生英雄。豪傑豈偶然哉。或一掃太平之餘弊。或革新腐敗之民俗。或平定紛擾之亂世。故英雄不世出。或數千百歲。僅見一人。如美國之華盛頓。俄國之彼得。普之風烈。鐵騎法之拿破侖。雖其材德智術。不無少異。治亂興亡。各不相同。而其平定禍亂。成就大業。實千古一人而已。然雄才大略。足與前人相伯仲者。埃及中興雄主。謨罕麥德阿梨是也。阿梨者長於治術。又善用兵。豪邁英毅。明斷果決。故歐洲諸國之論阿梨者。皆稱道不置。法之摩魯提男曰。

阿梨者生未開之國。定如麻之爭亂。化強悍之梟俗。開文明之隆運。四十年間以獨力當內治外交之任。立於百難麴集之間。而經營國家。具有豪膽。當可負出乎拿破崙之上。又英國百科字典曰。乃今埃及自憲法政治。而至海陸軍。租稅法。海關。開墾。製造。諸學。悉謨罕麥德阿梨之計畫。雖其中非無不得其宜之處。然皆熱心於鞏固國家之基礎。增進人民之幸福者也。其改新革舊諸事業。不違枚舉。而其能變衰廢爲隆盛。其功績之偉。識見之大。志氣之高。才略智謀之兼備。亦可概見。近世英雄。豈易倫比哉。又澳之政治家王頊天伯者。最深知謨罕麥德阿梨者也。其言曰。阿梨者懷卓落曠世之奇材。其名之所以不見重於歐洲諸國者。實國勢使然。蓋以歐人之小器。度彼之大量。小器豈能知大量者哉。阿梨之大名。雖未顯於五洲。其高勳偉績。求之耶穌教國中。殆所稀覯。比之彼得大帝之於俄國。風烈鐵騎。大王之於普國。當未易較其優劣之如何也。故埃及人民頌其宏業。如北美合衆國民之尊稱華盛頓。歸國父之名。傳千歲之下。巍巍煥煥與三石塔之壯觀。留芳名於天地也。抑自專自大。不肯他求者。東方政治家之常態也。而阿梨豁達大度。務取歐洲文明。汲汲採用。古來東方之明君。曾所未親。雖阿梨之私行與政略。毀譽愛憎。各異其說。然其宵衣旰食。勵精圖治之事。實未聞一人之異議。真可謂不世出之英雄哉。

謨罕麥德阿梨者。一千七百六十九年。生於希臘亞流馬似海濱之一小市。市名加馬利。幼

喪父母。養於市長之家。稍長。勇武絕倫。從軍有功。市長知其材之可用。妻以女。生七男三女。長曰威武。刺飛夢。次日東山。次日威斯明流。次日濟度。謨罕麥德阿梨者。累遷而爲小隊長。然世平時靜。無以伸其材。販賣煙草。以助生計。悠悠而至三十三歲。至此時有法國革命之亂。是英雄建大業之好機會也。昔拿破崙以步騎席卷歐洲之大陸。因英名將賓流孫之艱。不能勝。遂出奇策。欲攻略埃及。以遮斷印度之通路。率兵征埃及。占據之。土耳其盡力抵拒。連戰連敗。卒不可支。徵兵於埃及。希臘之諸地。謨罕麥德阿梨亦應募。與兵士三百人。赴於埃及。無幾。舉爲一隊之將。與法之勁兵戰。習其兵術。又見其兵器之銳利。心決採用之。其後法兵退埃及。英人亦舉埃及之國政。還於土耳其。使大修內治。改易政策。上帝乘機。欲除慄悍桀驁。不可駕馭而勞苦之十豪。竊命海軍大將保仙會。土豪數十人。於亞武邱港之船中。置酒張宴。伺其酣。遽起擊之。土豪雖勇猛。事出不意。無可如何。唯殊死奮鬪。幸投海中。登於英艦。得免死者不過數人。英將見之大怒。嚴責土廷。以殘虐背約之罪。土廷不得已。還死傷者於英人。且謝其罪。事平而面勞苦土人與土耳其將士。軋轢尤甚。此正阿梨建大業之時。機已到也。自拿破崙遠征軍敗後。英國於埃及之權。猶感慨面勞苦人之暴橫益甚。竊命領事末宗。勵節夫訪。足以禦敵之人。即得謨罕麥德阿梨。時阿梨進爲少將。率亞流馬似之兵一千。駐於埃及。是時土廷命高須老爲埃及太守。面勞苦人抗不奉命。率一萬四千兵。

征之。却大敗。後數旬。阿梨部下之阿流馬似兵憤久不給糧。迫其士官促即給發。士官亦以此情形迫埃及太守。太守大怒。以爲兵士之迫劫。實士官所煽動。將爲叛逆。竊於宮殿懸巨砲射擊。強迫給俸之兵營兵士亦大怒。交戰數日。勝負不決。翌朝太守又增兵伐叛兵。不利而退。叛兵乘勢進奪外郊。亂擊宮殿。太守知其不可敵。翌日携妻子從旗下之親軍下川而遁走。

上廷更使他平侯任埃及太守。他平侯當政務僅二十三日。又蹈前太守之覆轍。不給糧於兵士。因被暗殺。於是埃及全爲無政府之國矣。土耳其亞流馬似土豪之三軍。對峙於城中。各相殘戮。焚燒街市。破壞宮殿。亞流馬似軍之主將謨罕麥德阿梨者。以爲如此紛擾。禍亂無所底止。遂欲收攬人心以圖大事。或離間土耳其兵與土豪。或於土豪之將士試其反間。使互相猜忌。或通好於土豪。或約民以輕租稅。以收人望。且以孤軍必不能與上軍及土豪相抗。先與土豪同盟相合。而攻上軍。南海樓府悉降其守兵。既聞高須老得土之援軍。勢漸振。力進攻擊。復破之。凱旋於海樓府。及希臘之役起。高須老將士軍欲報舊怨。屢凌辱埃及之將士。故釀成他日土埃之戰爭一大原因也。未幾土之亞利侯來攻。又擊破之。繼亞利侯中彈而斃。於是國內始稍得平靜。然而勞苦土豪之首領伊留平出求援於英國。及歸。恃英國之勢威。欲攬大權。與同族之於斯曼威流馬似爭。而勞苦人遂分裂爲二派。此所爲釀國

內之紛擾。速自滅之氣運者也。

禍亂既久。海樓府人民不能安堵。因父老相議。欲推謨罕麥德阿梨使攝國政。即使總理告於謨罕麥德阿梨曰。我人民苦土廷之苛政。背叛之形已成。然不能戴土耳其之太守。欲別選良主以托國政。阿梨曰。然則將欲誰戴乎。總理曰。伏察殿下之爲人。剛直公明。能撥亂反正。眞不易得之明主也。願從上天之意。則祖宗之法。即王位以救人民塗炭之苦。阿梨默然猶豫不肯從。衆再三請之。阿梨蹶起而答曰。汝等既以赤心置人之腹中。予豈可不與汝等共生死存亡哉。即出兵以禦敵。時土耳其新以苦留衆奴侯爲埃及太守。鎮定禍亂。苦留衆奴聞阿梨出兵。直絕其糧道。奪其輜重。築重圍而攻海樓府。土豪中有怨阿梨者。亦崛起於諸方。而攻海樓。阿梨內無精兵。外多強敵。惟人民戴己。如救世主。晝則劃計策而號令諸軍。夜則巡邏而備襲擊。不旬日而變攻守之形。襲苦留衆奴侯而圍之。苦留衆奴乃懸巨砲於高處。俯擊城中。甚劇。土豪亦自外面相應。砲擊城市。相持六晝夜。外則危亡逼迫。內則糧餉困乏。凡百困難。蝟集於阿梨之一身。况敵之援軍日益加增。而城兵則日益傷死。硝煙如霧。飛彈如雨。血戰七晝夜。殆有不可支之勢。忽有飛報云。土廷之大使來於歷山港。人皆舉手加額曰。必是停戰爭之詔命也。果土廷新封謨罕麥德爲埃及太守。復令苦留衆奴侯退歷山港。於是漸結和平之局。然苦留衆奴者怒奪其職。怏怏歸國。而苦流衆奴侯之遺恨。終世

不能解。亦爲後日土埃戰爭之一原因也。

謨罕麥德阿梨。雖受埃及太守之命。然市外猶有與苦留衆奴侯曾結同盟。威力強大之士豪。不肯用命。且金庫空虛。糧食缺乏。兵士之求賞者。嗷嗷而訴不平。然旣不能使土豪驟悛其心。又不能使市民擲生命捨財產出金穀以爲援助。此數事者。實比爭戰時更加一層困難也。蓋欲排除非常之困難。必以非常之膽略。行非常之決斷。此阿梨之不得已而用不取彼首則失我元之秘謀也。

阿梨以爲不一掃土豪之酋長。旣不能救今日之急。且不能防後日之禍。因用陰謀。使麾下之一將。告於土豪曰。僕等久憤謨罕麥德阿梨之專橫暴戾。幸某日是尼羅河決堤之祭日。埃及之租稅。古來以水量之溢涸而定其增減。水量達於二十尺以上者。即爲大豐之兆。故水溢則神爲一國最大之祭禮。是日海樓府知事率其僚屬親臨行禮。僕等率一隊之兵臨場行禮。足下等以伴觀盛儀而來。出其不意。掠奪市府。僕等相應蜂起。擒其太守。是非唾手而得功名者哉。土豪等不知陷其術中。皆相慶曰。天與不取。必受其殃。直許之。謨罕麥德阿梨聞之。笑曰。彼自送死。大事定矣。乃令於其前夜疏決堰堤。而土豪等不知之也。明早土豪等群集鼓噪。稱祝大祭。直入大街。市民歡迎之。土豪等揚揚得意。以爲謨罕麥德阿梨之首。旣落我手。無所遁逃。及入城門。見一隊之精兵。遮其前面。彈丸如雨。土豪等始覺陷其

奸謀。狼狽周章。奔於後門。後門先已鎖閉。伏兵又從左右發銃。要諸途中。前後受敵。路隘難逃。伏尸無數。得生還者不過數人。其巨魁曾從拿破崙遠征。留於此土。其中佛蘭西人及亞留馬似人居多。阿梨函其首級送之土京。土廷大賞之。故世或曰此舉爲土廷之所煽動云。是謨罕麥德阿梨勦敵之第一着手也。

爾後土豪之酋長等深怨之。雖欲復讎。然力不能舉。卒退內地以請和。然阿梨弗許。更遣兵討之。互有勝敗。後以英國之調停。息此戰爭。致朝貢於土廷。更自土廷命二十有餘之酋長歸謨罕麥德之統屬。然酋長不肯服從。又執干戈互相攻伐。邦內騷然。

土廷欲鎮定紛擾。送精兵三千及艦隊於歷山港。而使清流侯任埃及太守。易謨罕麥德阿梨爲佐路寺奈太守。阿梨雖不悅。然知不能公然抗土廷之命。先拜其命而後告之曰。臣爲戡定禍亂。大費軍資。負兵士之債纍纍。故兵士等強留使臣。不能去此土。又密托回教之高僧至土京上書上帝。述阿梨爲人望所歸。必使再任太守以治酋長。又內與亞流馬似之將士共爲生死之盟。更貢獻萬金於土京。表其誠意。說帝之左右。周旋盡至。卒如其願。得再任埃及太守。無幾土豪之首領等前後病沒。謨罕麥德阿梨漸得高枕於埃及矣。

初土豪遣使英國。乞其保護。英國聞之。欲藉助彼等爲名。以併吞埃及。然歐洲兵事多端。尙未暇遠征。及至此時。英將夫佐留率艦隊及陸兵五千人赴歷山港之海上。時一千八百七

年三月十七日也。歷山港人民素慕英國。不喜謨罕麥德阿梨。故見英兵之來。官吏皆開門迎之。英兵以不測。久而得歷山港。大喜。歡呼上陸。以待土豪之救援。而前所倚重之土豪。無一來會。英軍甚疑之。漸聞其首領多已死亡。大失所望。因徵集他之諸酋長。欲舉大事。會英人之在歷山港者。說須先略取魯清他市。英將從之。即以兵一隊。授與少將旺長扶。使赴魯清他市。埃及之軍。諜知之。伏兵以待。英兵進市中。見全市一無守備。曾無一人之抵抗。於是漫然無備。進及隘巷。伏兵突起於左右屋上。放銃以狙擊英兵。英兵大敗。喪少將以下五百人。埃及兵唱凱歌。貫首級於竿頭。梟之海樓府。以示英人之不足深恐。土豪聞之。氣大沮喪。

初謨罕麥德阿梨欲征服內地諸酋長之不屈者。屢遣將士討伐。不克。將親討之。忽聞英兵之來襲歷山港。大驚。且思英兵若與彼之酋長相合。埃及遂歸外人掌握。必無恢復之機。因遣說客說諸酋長曰。聞兄弟鬩牆。外禦其侮。今外敵大舉。陷歷山港。煽動諸子。欲以亡予。是所謂絕根及葉。諸子能知之否邪。今日我亡。明日災及諸子。洞若觀火者也。即令諸子僥倖得保富貴於英政之下。復有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奉教祖於天上哉。予甚欲諸子棄舊怨。結和睦。而禦外侮也。諸酋長皆以爲然。訂和解。怨。連合率兵而下尼羅河之兩岸。當此時英將夫佐留憤前敗之辱。欲慰死者之魂。指揮親兵。圍魯清池。攻擊十三晝夜。猶不能拔。

連合軍出其不意。自敵兵背後掩擊。大破之。殺傷生擒凡數百人。轉而圍伊留摩士之英軍。盡降之。更進而攻歷山港。殺傷英兵不知其數。英將大敗之後。知酋長之不足恃。難期成功。是年九月遂棄歷山而退。蓋使埃及之得延國祚。免蹈印度錫崙之覆轍者。實此一舉。然實皆謨罕麥德阿梨之力也。

至一千八百十一年。謨罕麥德欲使諸酋長堅守前約。因割以屬地。復使移住於海樓府。而諸酋長中有氣概者。嫉阿梨之來自外土。一旦際會風雲。君臨其國。又恨先輩之被其殺戮。時露不臣之言動。且同執封建之舊習。逆改進之新運。剛愎不奉命。動起陰謀。阿梨遂不得已而起一掃酋長之決心。此真不得不爲埃及國惜者也。

一千八百十一年。阿梨大整出師之準備。告曰。我欲將小子東山征亞刺比亞。以三月一日舉授與節刀之式。因在海樓府召面勞苦土豪之酋。盡列式場。首將世邊以下四百七十餘人。以舊怨既解之後。不復懷疑。戎衣燦爛。佩劍煌爍。揚揚而入宮門。阿梨厚饗之。使同赴式場。酋長正列。埃及兵護後。及下兩岸懸崖狹隘之阪。至大石門。門扉堅鎖不能通。怪而躊躇。忽二千之兵士出於巖上屋上。銃鉦齊發。彈下如雨。酋長等身在括囊之中。無可如何。或即時而斃。途上或格鬪而死。兵中或攀巖而下墜。或匿草而被搜。或與馬而俱仆。或騎傷而馬逸。狼狽倉皇。莫可名狀。所餘數十人。屈膝乞降。致之幕前。加以凌辱。悉斬戮之。凡入城中者。

屠戮殆盡。僅得一人躍馬於城壁之下。得免於死。其慘酷之狀。實可想見。是時并以剝絕面勞苦人之命。布於全國。

時有論此陰謀者甚多。或曰是非謨罕麥德阿梨之意。實受命於土廷者也。其贈首級於土京。上帝不有異詞。非其證哉。或曰是出於阿梨殘暴之性質者也。然起自布衣。際會亂世。將兵興國。其馭強項難制之策。不得不慘酷。古來英雄之事業。比比皆然。故此舉深不足怪也。豈得以教法道義律亂世之英雄哉。

於是謨罕麥德阿梨授其長子威武刺飛夢精兵。使逐土豪。威武刺飛夢直赴似比亞攻其本土。威武禮模城。土豪等糧盡潰圍。走於南方埃及軍斬獲甚衆。既土豪等逃至新頓戶羅。成一部。落無幾。其首領伊撫羅巴模八十餘歲死於此處。殘兵亦相繼而死亡。此後其徒更召集黑奴。再有所謀。阿梨又遣其子威斯明流征服之。徇似比亞及思奈流。其降者皆送於海樓府。殘兵百餘人。如田橫之士。不肯臣事阿梨。退於思奈流之近傍。隱匿內地。而勞苦土豪氣概。亦可愛哉。

試尋迦面勞苦土豪之由來。彼昔曾爲志留賀朱亞人戰奴。流入於埃及。此戰奴等最武勇。屢立戰功。且因埃及之氣候。適其健康。漸漸繁殖。其有才幹者二十四酋長也。歲歲事戰爭。漸擴土地。遂至舉埃及全土歸於二十四酋長之統轄。而二十四人者。協同而議國政。一如

議院宣戰交和之實權。皆歸其掌握。第十六世紀之中葉。土帝清利夢第一世之征服埃及時。而勞苦酋長之威力。盛大强悍。難於制馭。先許彼等自治全國之政。悉決於酋長會議。自土國令侯爵一人爲埃及太守。且訂酋長爲會議之議長之約。故實權依然歸其酋長之手。其後破拿破崙之占據。廢棄其制。英軍退去埃及。後忽復仍舊制。至阿梨盡屠諸酋長。始全泐滅。

謨罕麥德阿梨既剿滅土豪。此後無一人企非望者。更欲征略亞刺伯之和平米斯。一千八百一十二年。授其子東山以騎兵二千。步兵八千。使征之。東山徇諸城。深入敵地。據敵之清風嶺。激戰少時。埃及軍大敗。明年復授援軍。卒破亞刺伯之兵。陷滅華府。然亞刺伯兵猶猖獗異常。阿梨聞之。親自督師往征亞刺伯。時一千八百十三年也。時酷暑。敵氛甚惡。埃及軍勇氣大爲沮喪。阿梨出其兵略。利用主客攻守之法。仗歐洲之兵式。用歐洲之利器。大破亞刺伯之兵。而略其地。及一千八百十五年三月。聞拿破崙歸自孤島。再即帝位。歐洲又將擾亂。急授方略於東山。先歸埃及。以觀大勢。

無幾遠征軍之總督東山凱旋。而阿梨不滿其條約。且憤其有背約之形跡。於是再欲出師討平之。是彼雖欲征服亞刺伯全部。而擴其版圖。而抑亦欲使强悍難馭之亞留馬似軍洩其無聊不平之氣者也。

一千八百十六年之秋。命威武刺飛夢率大軍再征亞刺伯。威武刺飛夢且戰且進。將士雖死亡過半。然勇氣不少衰。屠城斬首。生擒和平米斯之首領王宗士。併其財寶僚屬送之土京。初約宥其死。土廷不肯宥之。處以死刑。此事爲阿梨父子歎惜不置云。一千八百十九年。威武刺飛夢平定亞刺伯全土。而凱旋於海樓府。

一千八百二十年。又使一軍戍埃及之南境。窺思奈流。前後諸役。將士死亡過半。因以思奈流所獲俘虜以補其缺。使第三子威斯明流將之。既平定似美亞。降思奈流。更出一軍戡定高流怒咩地方。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威斯明流治亞刺伯。其酋長憤其國之滅亡。出其不意以襲擊之。威斯明流主從數人憤鬪而死。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發土地改正之令。阿梨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說。遂沒收私有之土地。以爲官有。且雖爲官有。仍使舊主耕作。至秋穫之時。政府以時價購買之。農民因之大訴不平。又倣歐洲徵兵之制。發徵兵令。訓練兵法。悉用洋式。然兵士中不好者多。終釀軍人之變亂。牽起非常之騷擾。阿梨恐危其生命。每夜出宮中入城內。移轉無常。以避刺殺。而市中兵士喧擾不止。豪膽雄才之謨罕麥德阿梨。卒不能制馭。遂賄賂於反亂黨之首魁。以儻慰兵士之意。且因騷亂而受損害者。政府代償其值。事始得息。當時阿梨之施政。最招人民

之嫌忌者。在徵兵令。埃及自古不務遠略。凡內國之戰爭。外患之防禦。惟而勞苦人土耳其人及亞留馬似兵。當其任。農民祇從事耕作。然而勞苦人及亞留馬似人時有舉叛旗廢太守之積習。爲國家將來之計。不可不廢絕之。而別備新軍。乃布新令。普募國民爲兵。聘法人使之訓練。於是國人皆嫌惡嫉視。或有抉一目。斷一指。以免徵集者。阿梨大怒。選一限人編成一隊。名爲一眼隊。又編手足之畸形者作輜重隊。以懲戒之。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上埃及之阿摩奴唱亂。自稱能預言將來。且能以水符治病。下民羣起應之。嫌惡徵兵者。黨之。集衆三萬。勢甚猖獗。阿梨派兵討之。而卒不能敵。亞刺伯又叛。出大兵伐之。勝敗久不決。因遣新式之兵一擊定之。於是西式之兵。實見勝利。其後阿梨親臨操練。盡力擴張兵備。蓋埃及之釐革兵政。訓練步騎。至稱宇內之強兵者。法之陸軍大佐精美之力居多。故阿梨父子仰爲軍師。使參帷幄。尊爲曾連曼侯。又大擴張海軍。獎勵航海。講造船之術。遂至稱雄於地中海之東。

第三章 希臘之役

謨罕麥德阿梨者。麾下多勇將。參其帷幄者。皆智略非常之材。又新造巨艦。蟠泊於歷山港。且威武刺飛。夢天性英豪。勇武絕倫。夙抱大志。時不樂受他邦之掣肘。久欲乘風雲之會。提劍躍馬。崛起歐東。以雄視宇內。會希臘獨立。舉兵而叛。土耳其其勢日猖獗。土國合全軍討之。

不能勝。每戰失利。至猛將怒羅摩利戰沒。將士皆落膽喪氣。莫可如何。於是土廷計無可出。乞援於埃及。約委以征討希臘海陸軍之總督。更增與封土。然謨罕麥德阿梨辭之。使王子代赴其任。埃及將士素嘆脾肉之牛。王子亦憾技倆無處可試。即大喜而諾。土廷之請。整頓精兵得九萬人。時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秋也。先以艦隊衝希臘之橄欖野島。擒其島長降全島。復進略他之三島。翌年七月。更由亞刺伯選勇猛黑人。之陸兵二萬五千。軍艦五拾四隻。調往希臘。威武刺飛夢之用兵也。變幻萬端。使人莫測。其最擅勝者在危難迫於前。從容自若。不動聲色。徐按奇計。變敗爲勝。至其技倆之梗概。既於亞刺伯獅利亞之役。人所素知。而震驚者也。既土耳其埃及之兩軍。會於亞細亞海濱。將進殲希臘之海軍。時希臘海軍名將美阿利亞斯。嬰之海路。屢出其不意而擾之。卒奪其大船六隻。小船五十隻。兩軍遂轉舳折往區禮士島。再整軍備。以待明春。希臘艦隊得勝而驕。以爲埃及海軍無能爲力。守備稍怠。一千八百二十五年春。威武刺飛夢欲遂其宿望。率兵二千入茂禮亞島之西方要地。略須巴苦真利亞島。陷那霸利能城。先占要害之海港。希臘見埃及軍日振。國勢漸危。乃圖國一志。解政黨之紛爭。出勇將虎老吼士魯仁。須於獄。拜爲大將軍。以當埃及軍中堅之威武刺飛夢。虎將軍乃歸猛利亞。集父老揮淚告曰。今者國家之危。始如累卵。豈爲政黨償私怨。問細故之時哉。故余亦把積年之宿怨。黨派之私心。投之海波。擲棄身命。以爲國家。願足下等亦捐

除舊怨。出而合力以禦外敵。衆皆感激。而咸集將軍之麾下。請以死從。虎老吼土魯仁須遂率其衆以當埃及軍。威武刺飛夢橫行國之中央。進向佞房利亞。會英之艦隊來援。不能拔。方踟躕。虎老吼土魯仁須乘勢襲擊。威武刺飛夢出而交戰。大破之。自是希臘之軍知其兵精非可與敵。不敢交戰於平原。唯據要害以防埃軍之襲擊而已。

初土之大將烈斯冲怒侯將大軍圍美楚論疑。久不能拔。威武刺飛夢聞之。率海陸兵萬餘人急赴此地。時一千八百二十六年正月也。美楚論疑者希臘之所本據也。守兵不過五千。甲敵兵折。糧食亦乏。然舉城懷敵愾之心。誓與城俱存亡。控敵於城下。屢破之。又名將美阿利亞須及氣騶知利須者。破重圍而與城中相通。送以兵器糧食者前後三次。烈斯冲怒知其內外兵勢不可當。屢欲班師而回。然又恐退兵後土帝必賜其死。故先解其圍。屯於郊外。以俟援軍。威武刺飛夢慨其擁大軍曠日彌久。一無所爲。即勵勇叫曰。雖謂金城湯池。然戰兵不過五千。不出半月必拔之。直麾兵前進。城兵勇敢莫當。王子之軍死傷頗衆。會美阿利亞須又出外斬埃及軍之圍。贈城兵以二月之糧食。威武刺飛夢知其不能即拔。乃勸城兵曰。足下等據孤城以當大軍。真稱勇武。然吾合精銳無前之大軍圍之。可及數重。一舉則城之陷必在旦夕。何不早降。以全滿城之生命哉。城兵不爲所動。因進兵攻之。城兵善拒。卒不能拔。初土耳其之將士見埃及軍之所向無不奏功。常大嫉之。故不救其急。此役也。唯按兵

旁觀。且祝其不能拔是城云。是年四月。美阿利亞瀕再集疲困之艦隊。來擊土埃之軍。欲破其圍。以通糧道。後見埃及之軍築重圍。堅牢不可犯。不能遂其望而退。其後威武刺飛夢語。當時之狀曰。當時氣候寒冷。惡疫流行。我兵殆不堪戰。若使城兵猶有二十日之糧食。卒解圍引兵矣云。是時城中糧食乏盡。牛馬菜穀一無所餘。至食水藻。嚼木皮。重以家屋悉破。壁落瓦崩。暴露於寒風嚴霜之下。稜稜凜凜。雖不戰亦凍死餓倒。於是衆相議決。潰圍突出。壯兵三千人。丁年之婦人易男裝者。帶小鎗。擁老幼瘡痍五千餘人。乘天將曉。竊踰溝渠出城。忽有叫者曰。伏兵自四面起。城兵狼狽爭還城中。而先鋒不知之。乃破圍而奔蔡豪山。亞留馬似之兵。群起要擊。城兵力盡勢屈。被斬被獲者不知其數。得脫虎口而逃於佐老那者僅一千三百餘人。埃及軍乘其機。入城中。殲戮無算。然土耳其人因入城中。剽掠而死者甚多。蓋希臘人置火藥於其家。見敵入而爆烈之。以與敵俱焚死也。亦可見希臘人之遺風。壯烈剛猛。非他邦人之所能及也。

是役也。威武刺飛夢之兵雖死傷過半。而覆敵之大軍。勇氣百倍。以戰勝餘威。欲討平茂禮島。即率軍前往。島民扼險殊死防之。不容易拔。當此時。土耳其將軍烈斯冲怒班歸。往圍希臘都城亞丁須。全力攻之。雖城將虞羅瀕風夫妻善戰。勇士可烈士來援。英之名將哥區亂智留池。法之義士巴武美亦應援。卒不能抗土之大軍。六月上旬。城遂陷。中央希臘全歸土。

耳其之手。時威武刺飛夢乘勝襲威清部。略魔威部。與土耳其之艦隊相聯絡。擊希臘艦隊。根據地平奴羅。勦絕之。且欲由水路襲取能武利亞。計畫已定。將次進發。而卒不果。若當時決行此策。希臘危殆之勢。不可挽回必矣。

抑希臘之舉反旗也。雖動歐洲諸國志士仁人之愛憐。猶未大惹世人之論議。後見美楚論疑既陷。亞丁須勢亦岌岌可危。而國民更無屈色。愈欲奮戰。無不賞惜其義氣。如瑞士日耳曼。捐身而赴義者甚多。或有募義捐兵以贈希臘軍者。或有購還其俘虜者。或有濟以兵器者。巴利利王、路易清寧部之銀行主威那留士、法蘭西之詩家謝東武利、庵羅飛士等。最與有力。又法之王黨贊成希臘之義舉。及耶穌教徒出於排異教之熱心者。至有在議院數數論爭。謂法國士官在埃及軍中之非理者。時希臘人黨派分裂。久不相協和。以國亡在即。遂捨舊怨復相聯合。選譯員於各州相會而開國會。與英將哥區亂、智留池諸士謀定國是。而確立共和政體。是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至是英俄二國。因亦助希臘聯合矣。先是美阿利亞須赴英國。覓宰相堪忍苦。欲舉全國歸於英國保護之下。然英國依違未從。其言。時俄帝亞歷山大死。獐虎羅斯繼其位。獐虎羅斯爲人勇斷果敢。自爲太子時。輒慨其父之優柔無爲。扼腕而待時機之至。今見希臘之戰爭。實爲千載一時。以爲干涉此役。使希臘脫土國之版圖。將如多惱河。昨之羣小國。供我他日圖南之用。因與英國得結法國之同

盟。遂致書土廷勸其止此戰爭。使希臘獨立以結平和之局。土廷即答曰。我土耳其擴張屬地。猶英法俄三國之各自擴張屬地。有自由管轄之權。此間決不要他人之容喙者也。三國怒之。更同盟畫諾脅迫土國曰。若貴邦不從我等所言。將以干戈請命於貴國矣。雖三國依案公法。援不可有干涉他國內亂之例。然土廷斷然斥之。於是三國直檣艦隊出於希臘海。是正土埃之兩艦隊既已聯絡。將欲出平奴羅以勦絕希臘海軍之時也。

土耳其埃及既整戰備軍艦。將發。英俄之艦官來見威武刺飛夢。請暫休兵謀議和。威武刺飛夢久怨土將苦流衆怒及高須老忌己之功而掣其肘也。既失時機。怏怏不樂。又以英俄法之三國公然同盟。有乘我衰弊之狀。德及瑞士亦如助希臘之獨立。大勢漸非。遂與艦將約曰。是國家之大事。非余一人所能專斷也。暫令休戰。發急報於土京及埃都待其覆答。且須與土將謀議而後有成議。遂急赴土軍。無幾希臘滅朱那人背約。以英軍奪土耳其之船七艘。進而橫行海洋。土埃之將士聞之。大怒。燒滅朱那之民屋。更使軍艦二艘向敵之港灣進發。英艦來援希臘軍。既而俄法之艦隊亦皆馳集。與英軍相合。有襲土埃兩軍之狀。於是土埃責敵之背約。同盟軍責土埃之劫掠。互相爭辯。休戰之約全破。此是威武刺飛夢赴伯留吳洲調停和議四日後事也。

同盟軍拔錨南航而襲那霸利能。土埃之艦隊又整戰陣作馬蹄形以待之。土埃之艦八十

九艘。大砲二十四百三十門。運送船四十艘。同盟軍之戰艦二十七艘。大砲一千二百七十六門。以其數相比較。同盟軍固不能及土埃之半。然其精銳則遠過之。英之名將哥戶林頓爲同盟軍指揮。自乘指旗艦。與土之指旗艦相距數十尺投錨。令曰。敵軍不發砲。勿漫發砲。既而土之艦隊發砲挑戰。英軍死傷者極多。哥戶林頓依然不動。麾旗指揮。土之指旗艦將加必丹見之。即令砲擊。兩軍相見。三千之大砲轟於九天。山海鳴動。硝煙蔽空。如萬雷發於一時。自朝至暮。血戰六時。土軍大敗。死者五千人。戰艦大半粉碎。其全者僅三十餘艘。同盟軍亦死傷甚衆。一時以死體及破船覆於海面。可以步行。此稱爲那霸利能大戰。實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也。戰後土軍恐所餘戰艦必爲敵有。悉以火藥破碎而沈沒之。爆裂之音。終夜不絕於耳云。其慘狀亦可想矣。

威武刺飛夢在外聞此急。星夜馳回。以大敗之後。不能如何。因不得而講和。使其餘艦得無恙而歷航於歷山港者。全爲其力也。

初英法兩國。早知與土埃海軍血戰。必至兩傷。使俄國乘隙。甚爲非計。只欲揚兵威以劫土埃之軍而議和。然騎虎難下。遂至此也。故英之大宰相芝林頓目那霸利能之戰曰。是徒碎土埃之艦隊以啓俄國南侵之道。可云不幸之戰爭。毛奇評之曰。同盟軍徒自碎己之艦隊耳。此言亦非無故也。

同盟軍乘那霸利能之戰捷。益得其勢。法將明存率兵一萬四千上茂禮亞島。以攻土埃之軍。時威武刺飛夢在於茂禮亞島。怏怏不樂。見土耳其之將士概皆器宇狹隘。忌功嫉勳。知其不可與成大業。且料以懸軍萬里之孤兵。不可敵英法俄希之同盟軍。詳報其父阿梨。阿梨見之。大怒。土軍之無狀。急命撤軍班師。是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十月也。

第四章 土耳其之第一役

初苦流衆怒及高須老與謨罕麥德阿梨爭太守之職。不能勝而歸國。常深憤恨。久欲乘機報怨。及希臘之役興。密喜復讐之時已至。屢屢發辱威武刺飛夢。又傍觀美楚論疑之急而弗救。及歸。更讒于土帝。言埃及軍之無功。使土帝破加封駝馬須加斯之前約。僅割橄欖野之一島以與埃及。謨罕麥德阿梨父子深恨之。然苦流衆怒等猶以爲未足。更煽動英國。教唆聖土亞區留之太守阿武怠流。禁埃及物產之入口。復又加種種之妨害。至是阿梨不能忍。即迫土帝罪其權臣。土帝因竄謫苦流衆怒侯。以息阿梨之怒。未幾苦流衆怒侯遇赦歸國。又得土帝之寵。更讒謨罕麥德阿梨曰。彼與法人結有欲廢陛下自君臨王土曼帝國之證跡。陛下宜早爲謀。勿貽後悔。土帝信之。密遣近臣朱刺泥須於埃及。使暗殺阿梨。阿梨探知之。搜索旅館得土帝之密旨與短劍。乃大怒曰。予未嘗負土帝而土帝猜疑一至於此。姦臣何佞。而土帝何信讒之甚耶。嗚呼。大丈夫不能鬱鬱長爲他人臣僕。我今扼三大陸之咽。

喉。一旦強兵富國。雄視歐東。又有何難之事哉。且我既攬埃及之寔權。若得歐洲強國承認。援他邦之前例。成一獨立國。甚非難事也。自是有獨立自治之志。此時歐洲七月革命之亂起。諸邦互相闕於國內。不能干涉外事會。聖土阿苦流之太守再執拗頑陋。加凌辱於埃及。謨罕麥德阿梨乃激怒曰。嗚呼。我隱忍已極。今我欲討太守之無狀。豈須假他人之力哉。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遂舉兵。選步騎砲之精兵四萬。又率那霸利能。敗後所訓練擴張之兵艦隊巡洋艦數十艘。以授威武刺飛夢。使將之。將山師時。陣中惡疫頓發。士卒死者五千餘人。或人以為不祥。止之。謨罕麥德阿梨笑曰。英雄之起兵。利害決於方寸。得失定於胸中。豈以區區疾疫而渝其志哉。更整軍備。海陸並進。沿途震懼。莫敢觸其鋒者。既而略聖靈地。善流佐靈夢。進圍亞區留。太守阿武息流知不可免。急報於土京。請援軍。深溝高壘。以死堅守。埃及軍攻擊數月。猶不能拔。明年二月。遂鼓噪登城。城兵善防。終不得志。兵士素生長於熱地。遇敘利亞寒冷之風。苦不能堪。然其勇氣不少挫折。晝夜開炮攻擊。城堅不可拔。於是築重圍。絕其糧食。會土將阿禮房來援城兵。威武刺飛夢整陣待之。敵之援軍見其軍容嚴肅。不可犯。遂不戰而去。城兵望見氣。大沮喪。二月廿七日。威武刺飛夢乘機麾兵鼓勇。迫亞區留城。全軍乘機登城。奮戰激鬪。擒其太守亞武息流。送致歷山港。遂平略亞區留。是役也。埃及軍被殺傷者甚多。城中所餘僅四百餘人。亦可以知兩軍激戰之情形矣。

於是謨罕麥德阿梨請於土廷曰。臣自今以後。欲以敘利亞爲屬土。乞許之。土帝不允其請。以爲阿梨覬覦王位之逆賊。將欲廢予而自代者也。即褫奪其父子之官職。大發土軍以伐之。謨罕麥德阿梨不欲以兵戈相見。頻欲結平和之局。然土之權臣大爲阻撓。遂不果。於是決意使威武刺飛夢邀土軍而戰。威武刺飛夢指揮如火如荼之精兵。向于駝馬須加斯。土軍望而潰走。是年七月又進飛夢洲。土之先鋒三萬餘騎來擊。埃及軍不當其半。激戰半日。又擊敗之。即以破竹之勢追奔逐北。至古戰場之米蘭。土之大軍又來伐。血戰終日。復大破之。時七月廿九日也。埃軍更以艦隊追擊土耳其之艦隊。而向於土京。土帝大驚。使集全國之艦隊防禦土京。拜大宰相烈臭怒爲大將軍。委以海陸之軍事。又使英之陸軍大佐智須寧爲參謀。以決勝敗於一戰。威武刺飛夢聞之。鼓舞將士使其努力。將士踊躍。勇氣百倍。相語曰。除君側之姦。雪吾主公之恥辱者。在此一舉。土軍亦曰。先獲國賊威武刺飛夢。繼滅謨罕麥德阿梨。張我國威。在此一舉。旣而威武刺飛夢超東羅須之險。出中央亞細亞。再破土軍。進當烈臭怒之大軍。烈臭怒之兵六萬人。巨砲百六十門。其鋒最銳。威武刺飛夢之兵僅不滿二萬。知以正兵必不得利。十月二十九日平明。以詭計誘敵於亞那士仁亞之平原。乘大霧衝其中堅。激戰少時。生擒大將烈臭怒。覆土之全軍。又於威虎似無聚土之艦隊而殲之。是云古爾伊之犬戰。擒烈臭怒侯。後置之陣中。加以厚禮。抑歐洲之歷史家論謨罕麥德

阿梨父子者。多謂其有慘惡刻薄之性。是蓋因教之異而加以微辭者也。夫如阿武息流及烈臭怒二人。固謨罕麥德阿梨父子深怨宿恨不共戴天之仇讐也。然擒此二人。非特不加殺害。且待以厚禮。慘惡刻薄者固能如是哉。

及軍既破土耳其兵。悉徇中央亞細亞。勇氣愈加。其軍日進。將迫土京。而土軍敗北之餘。軍氣沮喪。無可用之將士。土京大震動。上帝急乞援於英國。英人比較利害得失。以損數千萬之軍費人命。所得必不償所失。因答曰。敝邦國事多端。無暇救援。時俄帝見土京爲人所握。大驚。且諜察英國之政略。即發大使以甘言說上帝曰。我國與貴國爲唇齒之勢。願以兵援貴國之急。上帝本以教法之舊故。不信俄國。然焦眉之急。他無可救之策。不用群臣之諫。又逆民情而諾其請。於是俄國急命黑海之艦隊疾入京之土港灣。以耀雄邦。別使精兵六千上陸而衛京城。更發大軍沿多惱河而來救。是自彼得大王及女帝峨嵯嶙第二世之所苦思深慮。求南下之遺謀。今始得斷行之時機也。嗚呼。是假糧於盜。與刃於仇。其愚果何如邪。時威武刺飛夢長驅直進。距土京僅六日程。駐劄土京。法國公使海軍中將老新居間講和。數日不成。於是埃及之先鋒將進陷土京。時俄帝之精兵一萬二千風馳而至。守土京之外郭。法之公使憤其干涉。欲去土京。威武刺飛夢見俄軍之來。不輕與挑戰。務以約縱連橫之術。使不刃而握全勝。當時英法二國因荷蘭比利時之分離。漸忽東洋之政略。忽見俄

國救土。而得其歡心。有掌握實權之恐。急相約集。鑿艦於土京。揚其兵威。以阻俄國之策略。駐劄土京之兩國公使。急說土廷曰。俄國者深仇之國也。抱虎狼之慾。而不知飽。其害深且大也。然埃及爲兄弟之國。其所望不過欲併敘利亞而爲太守。其害殊爲淺少。宜與埃及和而絕俄國。嗚呼。如英國者。昨日方謝絕土帝之急請。舌猶未乾。今日忽遣艦隊。抗土俄而庇埃及。數年後。又合土俄而苦埃及。破其獨立。何其言行政略。倏忽翻覆之甚哉。利同則合。利去則離。是歐洲外交之常也。德義之墜地。亦甚矣哉。土埃英俄法數國軍中使者。冠蓋相望。議論紛紛。卒使威武刺飛。夢制全勝。割舊有之埃及。敘利亞。橄欖樹野。善流佐靈夢。駝馬濱加斯。土利市利。阿禮房。及中央亞細亞東南阿馱那之地。而凱旋。俄國以英法之故。宿望甫就緒。忽歸蠶餅。其憤怨可知也。然彼豈有空手而歸者哉。失之前門。更得之後門者。俄國之術也。即陰說土帝曰。英法反覆無常。決不足賴。且近者與謨罕麥德阿梨通謀。盡爲賣土帝之奸策。爲貴邦計。莫若與我國同盟者也。且要土帝曰。敝邦以數萬之兵。救貴國之急。願得其報酬。土帝不得已。其六月遂結攻守相援之約。立八年間之期限。又依俄國之請求。立不使歐洲之戰艦通行乎陀留多。將流峽之秘密同盟。英法聞之。大悔無及。

和約既成。謨罕麥德阿梨稱臣納貢。事土如故。然通觀歐東之大勢。以土帝及臣僚等。徒被歐人迫脅。藩屬叛亂。人心乖離。舊法盡壞。新令未施。國勢岌岌。殆將不可挽回。因土奏土帝曰。臣所領埃及及敘利亞兩國。臣使兒子管轄之。自今以後。臣侍陛下左右。以身爲質。鞠躬盡瘁。以期贊襄偉業。恢復國運。伏惟陛下察臣愚忠。而垂許諾。土帝大喜。舉爲大宰相。內外國政。悉以任之。而歐洲諸邦。皆以爲不可使勿許之。蓋以謨罕麥德阿梨若任土廷大臣。必講富強之策。一新國勢。不復容列邦之干涉。雖俄犯北境。可不假英法諸國之援助。獨力支持。與列強爭衡。從來所失權利。一旦盡能恢復。亦未可知也。故列強政府皆以阿梨入乘土國。均爲不利於己。因施詭謀。離間兩國。使破其盟。於是阿梨悟土國大勢。又不可爲。決意以挽回東洋大局爲己任。且見土帝麻蒙怒之言行信向。非真熱心於回回教者。然教徒屬望於己。信從者日益增多。復以保護回教自任。旣而土帝見人心漸趨於阿梨。不禁驚愕。乃命將守滅華府靈地之馬哈麥墓。廢埃及兵而代以土兵。阿梨以其旣讓爲屬地。不應如此。力爭不聽。自是兩國又復交惡矣。

自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役。埃及屬地漸次擴張。自希臘海橄樹野經敘利亞沿阿刺伯之西岸。遠達於亞細亞海東灣。英屬之亞典。而屬內各地。恩威並行。賑卹戰餘之窮乏。回復秩序。大得人心。其後又征亞典之西岸。服夢須加土之教長。進畧馬達諸島。迫商業繁盛之馬

須刺。自蘇彝士以東波斯灣征畧及大半云。

且謨罕麥德阿梨者。富國之策。最所講求。興製造。課農桑。獎勵工商。重稅入口。一則厚其國庫之蓄。一則保護國內之工商。又徐擴銷路。如紅海兩岸販賣珈琲之權。盡歸埃及人之手。其餘勢漸被於波斯灣。航海運輸之業。遂至橫行於紅海希臘海及地中海之東方。

於是歐洲各國莫不忌之。而以英爲最甚。以爲埃及若更進一步。亞典必危。因隨而通過印度。生大障礙。至失東洋多年之勢力。後日阿梨以獨立之義。布告各國。巴迷流斯頓侯阻之。雖起於猜忌之念。而其最重者。以阿梨講究製造。壓倒外國之入口貨。又運其製造品物於東方市場。與英爲敵。商務之權。必被割奪。故見其關係重大。當其事業未大成就。出一詭策。以妨害其獨立。

時東印度公司置一煤棧。借亞典之地而不返。不顧埃及諸國之非難。遂公然占領其港。英國內閣者熱心助東印度公司。謀弱埃及。英人因以自由貿易之論欺土耳其。而新結通商條約。決定出入物品。減稅或無稅。且廢止政府專利之權。復告土廷曰。埃及及敘利亞亦在大王之版圖。即不可不使彼從此之條約也。土廷爲其煽動。令埃及直去海關稅。并廢政府專利之權。蓋英國之政策。欲用空名主權之士帝。以凌辱劫迫埃及者也。阿梨父子聞此不正之要求。猶豫躊躇。久尙未決。而英人直讒於土帝曰。埃及王至今而不奉帝命者。是不臣

之証也。反形已成。若今日不鎮平之。他日悔將無及。上帝聽其言。即奪阿梨官爵。目以反臣。巴節斯急率精兵數萬先赴敘利亞。潛襲埃及之屯兵。時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也。嗚呼。人謂善則善之。人謂不善則不善之。朝授王位。夕與逆名。何其反覆之易。而遇人之輕哉。守敘利亞者。威武刺飛夢也。長於兵略。又達治術。治敘利亞能得其人心。又其麾下之將士。皆久加訓練。曾經百戰。甘苦與共者也。土軍出不意而來襲。豈易達其志哉。不待交鋒。勝敗之數已決。抑土軍之所賴以爲力者。普之毛奇及英之士官而已。毛奇受聘於土廷。整理軍事。訓練將士。已及數年之久。此役亦在軍中而參謀。彼案地勢。察敵情。比較兩軍之將士。知敵軍之堅。牢不可犯。說諸將士曰。宜退據要害。待援軍之大來。方可出戰。土耳其之將士曰。未交鋒而退。勇士之所恥也。况久爲訓練之精兵哉。六月廿五日。直進於龍泐泐河岸之寧似部。忽會威武刺飛夢之邀擊。全軍潰散。捨國旗大砲輜重而奔。巴節斯侯率海軍而降。嗚呼。以他日能建立德國聯邦之偉業。威名震動五洲之毛奇。參其帷幄。而將屈強之士兵。而亦一敗至此者。是豈土軍之衰弱哉。抑亦內政不修。民氣不倡所致歟。威武刺飛夢之軍。勇氣百倍。乘勝向土京而進。其勢如疾風。沿途莫敢當其鋒。如不出旬日。必陷土京者。上帝聞之。語近臣曰。朕信讒言。疑其有非常之舉。事遂至此。今悔何及。然思彼決非禍朕者。故朕待彼入土京之日。欲任以大宰相。以國政悉托於彼。使成郅治。是蓋國家

最上之策也。然未幾又釀一層之危難於土國。是七月一日土帝麻蒙怒之頓死也。或曰。權臣等恐土帝之任阿梨。故相謀而毒殺於宮中。而紹其大統者。則僅十六歲之幼主。於是人心洶洶。國勢益危。重以帝崩後五日。更有一大警報達於土京。使寒上下之膽者。是海軍大將加必丹侯以全軍之艦隊降於埃及軍。土廷聞此報。狼狽不知所爲。唯知有講和之一策。於是遣使而請於阿梨。阿梨曰。予有功於土國。未嘗獲罪。何圖屢爲權臣所凌辱。讒姦所危陷。且無罪發兵。襲人不意。僕等父子雖愚。豈能臣事暴戾如此之土廷哉。是予之所以舉兵攻擊者也。故予非欲增加土地。唯欲得舊有之埃及敘利亞橄欖樹野亞刺伯而爲自主之獨立國。南面稱孤足矣。若不棄此議。可停軍而議和。更使駐劄土京之各國公使。以承認埃及獨立。要求於各國政府。於是告將士以土帝已崩之事。暫休戰行大弔祭。後又發砲而祝新帝之即位。不乘敵之喪而却以禮祭吊。阿梨之心亦可以白於天下矣。

英奧普之諸強。久忌埃及人之強悍。若善川兵。將有雄視歐東之勢。今見發獨立之議。驚愕異常。且疑俄國以助土國爲名。一救土國。一利用埃及。以大有所爲。三國遂急爲同盟。干涉東洋政畧。時法國占掠阿留稅利。殆有橫行地中海南岸之勢。更欲張權勢於歐東。故思暗中保護阿梨。以殺英在埃及之權力。使已自握地中海及東洋之鎖鑰。然不欲阿梨全據要害。惟欲阿梨永爲埃及王。使其人民知其得爲埃及王之故。全賴法國之聲援保護而已。又

英國既怨阿梨橫行東洋之通路。使東洋之屬地有危殆之勢。更見法國占據阿留稅利。有此護埃及之色。大生猜忌。且恐埃及勢力日增。必漸削土國之屬地。土既弱。他日必被俄蠶食。此生非常之大敵。故非獨不欲埃及獨立而已。更欲以本國之兵力。殺埃及權力。使屈服於上帝之下。其他奧之大宰相。滅廷日苦者。亦恐埃及一旦振興。抗土廷而獨立。必隨法國革命之餘波。倡自由立憲之說。大不利於己國。故不聽王伯之忠言。亦主張埃及永屈服於土廷之下。普者與英同其意見。俄國見諸強之如此干涉。知土國之不可併吞。且悟若埃及獨立。握土國之實權。無異築長城以阻他日之南下。遂亦起保全土國之念。於是英普與俄四大強國。派員於英京倫敦。結約訂盟。以干戈而保護土國。而禁埃及獨立。時千八百四十年七月十五日也。

於是四大強國。要阿梨曰。埃及雖永爲殿下子孫所保有可也。如欲獨立。決所不許。况欲占領土京哉。是蓋歐洲各國爲均勢而維平和之局。其勢不得不然者也。若殿下不納此言。猶構兵而與土戰。是害天下之平和安寧也。故我四國不得不干涉此戰爭。殿下若不於十日。以內收兵。請於旗鼓之下相見。阿梨以爲勝敗者命也。唯於國家之名譽上不可不戰。時法國之宰相智亞者。才學兼備之人也。察法國人心。鬱結於內。潰亂之機。殆不可避。欲借此機會。洩之外事。大告於衆曰。法國自古爲赴義之國也。歐之四大國。非獨脅埃及而已。又棄我

而恣結同盟。污我國之名譽。今我國瘡痍漸復。利於用武。救援埃及之獨立。即回復我國之名譽。正在此時。阿梨聞法之來援。大德之。即斥四國之脅迫。而不用其命。

埃及不從。同盟諸邦遂遣兵而討埃及。先分總軍爲二。一向敘利亞。一砲擊歷山港。埃及國勢甚急。日待法國援軍之至。法王路易非立夫者性怯弱。凌弱媚強之人也。今見智亞將敵諸強國而開戰。大恐。遂罷智亞之內閣。與四大國結盟。於是埃及不得法之援兵。大勢漸非。加以土國煽動敘利亞亞刺伯人。贈以糧食器械。自背後襲之。於是同盟軍使英之名將那伯流指揮同盟艦隊。助土軍激攻敘利亞海港。瀕陷。威武刺飛夢守聖土亞區流。殊死防禦之。然以孤軍難當五強國之兵。無幾城陷。實一千八百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自是大勢日傾。威武刺飛夢雖猶慣鬪防守。然卒不能如何。遂講和議。英奧俄普四國助土國使埃及爲永遠奉土國之盟。且立埃及之外。唯聖土亞區流爲威武刺飛夢之食地。割其他之敘利亞、亞刺伯、橄欖野。返之土國。常備兵限一萬八千。返前日土軍所降之艦隊。每年納一百五十萬之朝貢於土國。艦隊悉封鎖於歷山港。阿梨慨然歎曰。余以一埃及當英俄普奧土五大雄邦之強兵。勝敗固所逆料也。又誰怨乎。唯憾歐之諸邦爲利變節。逞其詐術。一至此極而已。然一勝一敗。豈足變我之大志哉。暫養精蓄銳。以待時機之來可耳。時其年七十二。明年六月一日。土帝布其勅令。其大要曰。

一上帝與侯及侯以舊所屬之地且許其世襲。

一侯位相繼。限正統之男子。且必須得土廷之承諾。

一正統之男子若絕。上帝得以它人紹其王位。

一埃及侯與土國宰相位望相同。又與他州之侯受同等之待遇。

一土國與各國所訂結之諸條約。可用之於埃及。故埃及不得別結特約。

一土政府所制定之凡百法律。悉可用之於埃及。

一徵收租稅及賦稅。可以土政府之名義。又不可不從土政府之法律。

一從古來之習慣。每年可取穀物菜蔬薦之於滅華冥治拿之靈地。

一於埃及得自鑄造貨幣。然金銀刻上帝之名。又須依土政府之造幣局所鑄造之形狀及價格。

一每年派及發兵四百人。以守衛土京。

一國旗海軍旗及勳章可與土國同。

一埃及侯雖得黜陟海陸軍之士官。然少將以上須得土廷許可。

一軍艦非得土廷許可。不得造築。

一關係於屬國之義務及一國之利害者。必須上告之於上帝。

阿梨以是月廿五日領此條約。則埃及者全爲土耳其之屬國也。於是阿梨又嘆曰。余與五大國戰。刀折矢盡。一戰而死。固甚榮譽。然余既老耄。死於今日。更難恢復國家之名譽。故不可不忍此恥辱。以爲子孫計。即因此世襲之餘地。望子孫之再興耳。於是告其子孫曰。未雨不可不綢繆。今日不堅立國家之基礎。他日必爲歐人所蹂躪。故自今以後。凡我子孫。須取歐之長。補我之短。養國民之氣。勿使流於文弱。然又勿傾於武事。不培植文物之發達也。既而阿梨年漸衰老。以國事托於威武刺飛夢。使專攝政。繼王子威武刺飛夢即位。僅二月。閱月而病沒。時年五十九。此年瘟疫盛行。海樓之一府死亡者二十萬云。翌年九月。阿梨亦沒於歷山港之離宮。時年八十。即葬於王所建立海樓府之寶石寺院。

阿梨體格短小。額廣頰骨高。一見而知其爲有智謀。眼光閃閃如電。而中帶慈厚之色。常直立無怠容。閑暇時有步室內樓階之習慣。身體常貫清潔。然食服最守質朴。對人開朗。不設城府。喜怒常不形於色。性最勤勉。愛憐妻子。未明而起。迄於晚年。不少怠倦。時時凌晨跨馬。巡視諸工場堤防。至四十五歲始入讀書之門。後愛讀歷史。最好亞歷山大與拿破崙之傳。雖信回回教。而不輕視他教。執一視保護之政略。奉西教者使用於左右。曾不少疎云。

麻魯提男曰。埃及王之領敘利亞。兩國之相利相益者。實非鮮少。其使埃及王立強盛之地。至赫濯其威名者。實二邦合併之勢居多。而列國政府徒案桌上之圖。執筆分畫線界。遂分

離二邦。何其夢夢大勢哉。蓋列國政府謂埃及獨立。以介於諸強國之間。必棄昔日之嫌疑。而與土耳其親結同盟。一朝列國與此兩國抗爭。唇齒之勢。互相救援。勢所必至。是正歐洲列國最不利者也。即如英國官報公然放論埃及王之擴張威勢。有害於英國在東方諸國及東印度之利益。大不以埃及獨立爲然。只知利己。不計損人。何所見之不廣哉。如列國政府奪埃及之敘利亞還之土帝。此所以大爲世人之譏議也。何則。敘利亞之人民。旣霑埃及王之化治。而漸進於文明。一旦反之故主。是何異使遷喬木而入幽谷哉。方今秩序壞亂。人民流離。埃及王父子所經營治績。蕩然無存。雖土國之政治家。今日過此土者。尙追慕王子之善政。無不歎賞當年之偉業。嗚呼。使蓋世之英雄。卒蹶大業。空跼踖於一掌之地。真可謂千載之遺恨。若當時歐人無此無道之干涉。東洋諸邦。文明大啓。豈能令歐人獨恣其貪婪哉。又曰。阿梨以英邁之姿。百難不屈。創立一國。於宇內之近世史。可謂莫與倫比之偉業。若諸強國徼此干涉。一燦爛文明國。必崛起於東方矣。

第六章 謨罕麥德阿梨之治績及威武刺飛夢

謨罕麥德阿梨嘗語人曰。如我國爲百難交集之邦國。文化之發達。不免遲緩。故予今日爲播植文明之種。收獲果實。當在子孫幾代之後。若貪一時之功。不計國力。欲一躍而至於文明。是徒襲其皮毛。必至人民困弊。國家衰弱。不旋踵而滅亡而已。夫疾奔者易顛蹶。急功

者易破壞。予於事業中失於急激者亦不少。是實予之一大過失也。當時以外患交迫。振國民之精神。幸得維持國家。自今宜定百年之大計。徐進國步。然亦不可使致退步。顧我埃及者。宇內最古之國。文物粲然。輝於四隣。世人之所深悉。今日歐洲之隆盛。殊不過易其地耳。苟能奮勵。豈難回復者哉。

阿梨知使社會之進化。無出教育之右。故教育國民。爲最熱心苦慮。可謂事業中之大眼目也。然其從事教育。實遭遇非常之困難。而始達其素志者也。阿梨倣效歐美教育。先於全國樞要之地。設立五十間公立小學。許其自由就學。而其父兄頑固不明。見與舊式教育相異。又習學往往混於歐風。禁使子弟入學。阿梨因支給衣食以獎勵之。然應者尙少。即更令生徒之在學中者。衣食費用不計外。別於每月支給若干金錢。然就學者仍寥寥無幾。於是不不得已。強迫良家之父兄。嚴責子弟入其學校。遂養成一萬一千人之生徒。更爲王族興學校。令貴族入學於此。其他醫學學校、外國語言學校、陸軍士官學校、海軍士官學校等。開設於各地。銳意督促其就學。屢親臨學校。加以獎勵保護。又派遣學生數百於歐洲。一千八百二十六年。於法京巴黎設留學生之寄宿學舍。自國中拔擢有志之少年使學於此。所得俊材甚多。阿梨之勞心於學事。蓋不欲學者徒習糟粕形式之學。專務出有用活潑之士。故培植人材。實自沙羅殿治世以來所未曾復覩者也。

與教育而同爲獎勵保護者。在植產興業。阿梨最注意於山林之學。迄晚年其所栽植樹木過三千萬本。又購桑苗一千萬本植於各處。蓋埃及包裹於沙漠之中。沿於尼羅河。澤地溝渠相通之外。非開拓地不生草木。故雖一草一木必須栽培。其他於百工技藝。孜孜講獎勵之策。保有古來之美風。凡可以發達其新思想者無所不到。又埃及之富源。在觀察水利之如何。課於富家。役其貧者。大興土木。縱橫而鑿運河。通其溝洫。人或譏其工事之出於壓制。不知阿梨務國家收永遠之利益。不得不爾者也。又於富家及有功之士數十人。分與廣大未開之地。許其永世無稅。迫脅而使開墾之。蓋謂政府雖不得租稅。而於國必有利益也。至今稱埃及之豪農者。多當時被壓制而與以土地者云。

其他阿梨之最苦心者。在整理紛亂之財政。即一千八百八年。改革全國地主之權。蓋阿梨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說。變更全國私有地之名義。盡爲官有地。

阿梨更盡力於擴張海外貿易。蓋以埃及人民久呻吟於土耳其壓制之下。更不知海外之事情。徒爭末利。計目前之事。被外商握闔國之商權。物價之高低。歸彼等之操縱。失利權。辱國體。莫此爲最。阿梨決意自政府掌握海外之商權。國內之產物。政府以公平價值購買。而後轉賣于外人。以其利潤補充國庫。是雖不免爲世所非議。然觀英國顯理八世。及伊利佐蔑斯女王之行事。及英屬印度政府之於鹽與鴉片。德法二國之專賣煙草。則又不可獨責。

阿梨也。且阿梨非有內援外助之可賴。單身孤立。急欲人民之開化。利源之普濬。實勢之所不免也。

歷山港之人民。常與外人交通。且與英人最親。曾賣降英國而抗阿梨。然阿梨絕不介意。且保護之。開通運河。浚濶舊道。再使尼羅河與歷山港得以通航。即如麻阿泥運河之工事。費役夫二十五萬人。及金貨一百五十萬弗。而其意全在挽回歷山港之衰頹者也。

阿梨勵精努力。遂年年收其治效。如出入口之增加。租稅銀之騰上。人民之生計。智識之程度。亦極上進。一千八百二十七年與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相比較。租稅騰貴。殆及二倍。又其始爲埃及太守時。埃及之地積。七百萬尺中。耕地者僅三分之一。得二百三十萬尺。及講求農事。至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得三百八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尺。治績洵出人意外哉。

阿梨猶以爲未足。更改正司法。然察人民久壓伏於專政之下。政治思想。未甚發達。議院未能遽開。遂招集國中。之有功者。及富於學識閱歷者。大開會議。名爲評議院。以諮詢衆議。又欲矯官吏之不正。以伸下民之冤枉。疾苦哀訴。請求聽其自由。復設信箱投書。躬親檢閱。蓋於改革邦家之事業。無非王之計畫者。聖人復起。當亦無所易其措手者也。

阿梨實智勇之將。英邁之政治家也。雄威嚴肅之國王。溫良慈惠之君主也。而其妃亦豁達而有淑德。誠不愧爲其匹。故阿梨遇之甚加敬愛。抑其功業。世人往往比之法帝拿破崙第

一世。然此等議論。誠不適當。蓋其出處進退志望皆相異也。其川兵既非徒欲逞吞噬之慾。且又生於未開化之國。外無國助。內無人交。以空拳入於平沙萬里之中。驅未開之民而昇王位。其境遇之困難。固非可與拿破崙同日而語者也。少時遑遑。至四十五歲始得入讀書之門。其勞碌奔走。亦可以窺其一斑矣。

威武刺飛夢者。謨罕麥德阿梨之第一子也。以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生。性寡慾。清廉。長於治術。又善於用兵。威名赫赫。天下想望其風采。常注心民事。獎勵殖產興業。阿梨之能奏大業者。半賴其力。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繼父即位。僅兩月而死。天若假以數年之壽。大成乃父之事業。使埃及之國光赫耀四海必矣。嗚呼惜哉。

第七章 亞馬斯

亞馬斯者。東山之第一子。而謨罕麥德阿梨之孫也。生於一千八百十三年。繼威武刺飛夢之後。而即埃及之王位。歐洲之歷史家。多評王爲暴虐無道之君。甚爲臣下所惡。被弒於宮中。云然。自治世之跡。推之。決有不然者。其爲人嚴厲刻薄。群臣無敢仰視。上下唯命是從。終王之年。四海靜謐。曾不動干戈。且嗜慾甚寡。不喜狗馬聲色。又不與外國交涉。抑遠征功名之心。故宮中之費用殊少。軍備之消耗亦稀。然用心於國用兵備。其所訓練之精兵。僅上八萬。武器彈藥。悉爲整頓。規律法令。一無間然。死於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亞馬斯悟政府掌握專賣權。不許人民運穀物出口。似非正理解先王之禁制。使得賣買自由。從來有一種農民。恰如俄屬之半奴隸。又除其苛政。使爲自由之民。其它弛中央集權。減政費以大休養。人民財政。最得其宜。其死時國庫至有數百萬金之餘裕。蓋亞馬斯待遇外人。冷淡寂寞。故來彼等之惡評者也。

一老人曰。阿梨者創業之英雄而撥亂反正之明主也。外征服敵國。內擴張綱紀。運非常之策畧。不可不用非常之手段。重其租稅。繁其徵調。因勢之所必然者也。蓋建大業者。須有三世之明主相續。一世創業。二世整業。三世守業。而後可萬年不動。阿梨既創業。承之整之。更不可無守之者。威武刺飛夢。固不世之英主。其才紹大業而整理。固自有餘。亞馬斯嚴正寡欲。承既整之後。守之而可以不失之者也。然紹創業之後。整理紛糾。非其所長。故爲埃及計。阿梨爲一世之業。威武刺飛夢爲二世之業。亞馬斯爲三世之業。眞可稱完備。然昊天不憫。奪威武刺飛夢之命。使亞馬斯當二世之事業。是真可謂一大憾事。然無其才而枉爲其事。正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亞馬斯受禪。自知無先王之雄圖遠畧。安於其分。外絕敵國之交涉。內輕人民之負擔。一主休息之主義。雖不足稱二世之事業。然亦未可厚非者也。唯減政費過於急激。悉以保守休養爲主。使先王發達之事業。歸於中絕。則不無可憾之處耳。

第八章 濟度

濟度者阿梨之第四子也。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紹亞馬斯之後而即位。性質全與亞馬斯相反。溫良而長於用世。樂交際。甚好愛遇外人。唯失於輕佻浮躁。喜怒無常。又無謀慮。不留心學事。如行政施令。皆出專裁獨斷。不用廷臣之議。又增募無用之兵員。或朝養五萬之兵。夕半減之。視國家。殆與兒童之玩物無異者也。

蓋歐人之評濟度者。皆謂其能將歐西文明輸入本國。然觀其一代事蹟。其視金錢如上芥。變法令如反手。其不堪言者甚多。曾有大學教師防學生染歐風之弊害。論國民之元氣以養而成。濟度聞之。馳馬入自講堂。執其教師。揮拳亂擊之。又於亞武殿宮中設一待賓館。費二十五萬弗之巨額。又當法人上書請求開鑿蘇彝士運河之時。不及閱其疏奏。不待講究其利害。直許可之。遂設非常不利益之條約。其輕舉亦可想見矣。

區利美亞之役。濟度送無數兵勇及巨額之軍費。以應援土耳其兵士。軍裝粲然。眩人耳目。然悉皆柔懦怯弱。不適於攻城野戰之用。遂爲外國所輕蔑。僅充輜重兵。及看護隊。然濟度不知。唯自以爲吾兵者。皆天下無雙之兵勇也。能心服於吾慕下。樂爲吾用者也。曾閱操於湖上。徒見兵士之服裝。甚爲灼爛。大喜贊賞不置。偶見士卒團集偶語。若有不平之色。且聞其有歸心如矢之語。濟度大異之。問其左右。對曰。兵士欲歸家。濟度不信。欲親試其然否。發

令曰。欲歸故鄉者。則許其自由。兵士大喜。直解散四方。濟度大驚。狼狽留之。乃僅無事。濟度後日得不蹈周末烽火之轍者。可謂厚幸矣。

和禮須之埃及史曰。濟度之願欲者。在優游於歐洲文明之驕奢中。享受自由之幸福。與高風之君主並稱。故歐洲之冒險家。及無賴辯佞之徒。知之常伺候其左右。語種種之事。勸種種之業。終設一事務局於歷山港。各爲殖業。工產之俠義隊。且曰爲埃及謀工業殖產之義氣。而出此云云。不知胚胎埃及政府之衰頹。挫國民之膏血。使沈淪於財政瓦解之悲境者。皆在是也。蓋濟度者。其時非不知外人之貪婪無厭。又非不憤之。但優柔不斷。且以爲遊戲快樂之伴侶。雖怒亦不能禁止。是皆由相親相近禍根至不可拔者也。

濟度大名之永不消滅者。蘇彝士河之大事業也。威斯明流承其後。至千八百六十九年。乃成功。蘇彝士河之開鑿。實世界之大事業。益於航海商業。誠不少。然有識人既謂此爲速埃及之衰敗。皆由於此。英之大宰相波明流須頓侯。抗運河之開鑿曰。若地中海與紅海通其水路。我英國者不可不急占領埃及。又法之奔庭宜曰。步武歐洲而日進文明之埃及者。必不能維持其獨立。故我國者可先爲保護國。又英之淮須者論近世埃及政治經濟外交史曰。此國者將來不屬於英。必臣於法。我英人者有治印度之權。焉可無占領埃及之權利哉。蓋埃及者英國與印度之關門也。皆由蘇彝士河之開鑿。喚起歐人之議論。其後日被其

禍。可預卜矣。

雖然濟度之在位時。猶有金銀之蓄積者。蓋財政未甚紛亂。闔國未甚陷於衰弊。故無傷繁盛之外觀。然其胚胎他日之慘狀者。皆出於濟度之手者也。死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一月。

第九章 威斯明流

威斯明流者。威武刺飛夢之第二子也。以一千八百三十年生於海樓府。一千八百六十年繼濟度之後而即位。天性伶俐。專受法國之教育。夙遊英法。眩惑歐洲之華美。心醉文明。然其學識皆傾注於皮相之文明。以是一世之事業。皆取法歐洲。然其苦心。其費用。卒一無適於用者。夫比之於亞馬斯。其間一太過一不及。雖有進取保守之大別。而亞馬斯者。唯緩國運之進步。而威斯明流。失位苦民。卒誤一國。而至不可收拾者也。若使威斯明流遵守祖先之遺言。國家之慘狀。必不致如此其甚。何則。蓋往昔征服埃及時。遺訓於子孫曰。咨爾主權者。治我埃及。須記憶兩大要事。第一勿聽財政家之甘言。增加賦稅。第二灌溉者。須費國帑三分之一。若此埃及。可永保富強。而威斯明流。悉與之相反。

威斯明流所爲之事業。其適於國家與否。利於人民與否。不遑問及。惟先視歐人之意如何。凡國家所必湏者。不合歐人之意。直廢止之。不利於人民。不合於一國進步之程度者。足悅歐人之心。直施行之。如鐵道、運河、燈臺、電信、橋梁等之大工事。皆其熱心所籌畫。後來人民

享其利益亦不鮮少。然此工事者亦自其貪慕功名之念所出。非真熟慮夫人民與國家之利害而爲之者也。其他學校之設立。裁判構成法。

裁判者即如中國之臬司衙門專理訟獄之舉不干
陟其他之政事者以下之裁判者不另譯蓋於中國

名號甚難覓一適亦無不皆然。
當者故仍其舊稱

威斯明流於一代中所成就諸工事如鐵道者延長一千一百英里。電信線者三千七百五十英里。燈臺者建築廿餘座。其他礮巨帑穿通歷山港之水道。盡以蒸氣力引水。建煤氣燈以照街市等。其最著者也。又威斯明流者一時以埃及耕地五分之一消費於私用。是非悉供驕奢之資。其大半之消費不外買歐人之歡心而已。

威斯明流登位以來。所計畫之事業。雖非無効益於國家者。然其關於土國者。皆因賄賂以遂其志。故賄賂之金額。實爲非帝鉅款。威斯明流一生事業。最有大功者。制定嫡男登位之相繼法。蓋無論貴賤尊卑。其經營事業。一爲自己之名利。一出於愛憐之情。若其子孫相繼。無一定之法。妨其經營之熱心。勢所不免。且侯家王家相繼之法。無一定。其害更不止。此時有運陰謀懷覬覦之人。反覆國家。時時有之一國之不幸。莫大於是。先阿梨欲定相繼法。而爲歐人所阻。不能達其志。至威斯明流制定之時。諸貴族及土耳其守舊派與土帝皆唱異議而阻止之。然威斯明流能運奇策以排斥之。遂建立國家長久之良圖。即威斯明流之始。朝土京時。其禮貌殊寡。乃先贈二十五萬弗於土廷之大臣。結其歡心。得埃及自調理。

財政之特許。是所爲免重大之負擔者也。從來財政者須得土廷之許可。每受其許可。所贈土之財務官。實要非常之金額。今得免之。其事業中可謂一大功績。威斯明流於是洞察土廷之內情。於下次之朝覲。奉四百五十萬弗於土帝。大蒙厚遇。且得相續法。及自主之救。實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又賄土廷得長子受產之令。回教之法。父死時分配其家產於數子。今廢之。唯長子得襲父之遺產。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又以賄賂得進爲藩王。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更得新詔。殆真成爲獨立之國。除鑄造貨幣之外。無紙幣發行之權得行政司

法兵事財政外國條約之權。爲得此諸權。每年納款土廷。寶費三百四十萬餘弗。

威斯明流又從事遠征。既得紅海之散奇夢末宗利亞典灣之稅羅米留米刺四口岸。更不滿足。伐亞米朱似亞占其一部。至進圍其王國之勢。又征服南方之蠻族。併略蘇丹。威斯明流乃誇張其拓地之大功。自以爲我者乃千古之明主。然其所新得之土地。不納地稅。不服兵役。於國家絕無利益。而因遠征之故。國債多增。國力既疲。蘇丹遂叛而獨立。其所擴張之屬土。轉瞬復失。并使俠勇之豪兒電。須端禮。空爲異域之鬼。及歐人之脅迫。日甚。威斯明流欲暫脫其苦厄。先舉剛直之亞刺飛於羣臣之中。欲使抑制歐人。而後詔以罪。放謫之於白河。

又歐人有欲獲利者。誘勸官吏使建築許多宮殿樓閣。然威斯明流雖欲極耳目之欲。要皆由款待歐人。以誇驕奢華美之念而出者也。蓋彼久居法國。慣住壯嚴美麗之屋宇。浸染奢侈之空氣。既歸故國。陋室難堪。且對歐人懷羞恥之念。心醉歐風。見本國之美術。不及歐人。不辨玉石。悉厭棄之。總摸擬歐風。即如朱武良離宮之噴水器。由德國鑄造。其運送之資費一萬弗。築造之費四萬弗。其餘他室內裝飾之金石。皆自意大利輸運而來。光彩奪目。又結交外人。欲得其歡心。以本國不可復得之遺寶珍器。漫然贈與。而典賣殆至於盡。即寄居之外人。亦爲之嘆惜。其迷惑實可謂至矣。

海樓府之書籍館。實威斯明流之所設立者也。藏書之多。唯倫敦巴黎都蘭之書籍館。足與其比。至其波斯書典之多。天下實不見其匹。是實不得不稱威斯明流之美舉也。然亦非出於獎勵學事之誠。實不過欲博其美名而已耳。

威斯明流親執細務。好與衆人應接。每日出御於亞武宮殿。坐於諸書亂堆中。側置書記官。使傳達往復之簡牘電信等。一一自爲經理。而又面會內閣員地方官等之人。覲授以勅令。外人之來要求與勸誘者。或游歷學士。或新聞主筆。皆與面謁談話。其對各人之議論不一。於書記官則語短而威嚴。內閣員則明亮而決斷。地方官則反覆而懇到。外國商工則精細緻密。貴賓則盡其謙敬。學士新聞主筆則倍切丁寧也。且其居止動靜。一擬歐風。凡始逢威

斯明流者。皆無不感服其叡悟賢明。故其名聲一時震動於歐洲。蓋凡百行爲。皆自邀名貪功而出。不辨忠邪。不詳利害。惟樂于譽已媚已者。故有真實之福利於國家之事業甚稀也。威斯明流。又大改革農業。廢舊時之小農。爲歐洲之大農法。從來土地散布各處。人民各從事灌溉。威斯明流妄信歐人之議論。從變無用爲有用之主義。先自王室所有之地。實施其大農法。遂將其制度施行全國。冀使盡一配附小農於官有地。縱橫鐵道於中間。使運絡倉庫牧馬所製造等。以一新其面目。其開拓未開之地雖甚多。而糜款甚大。因之弊害叢生。得失常不相償。即其始即王位之時。王室所有地。不過一萬五千尺。晚年至九十五萬尺之廣。而建築廣大砂糖木綿紡織等局於中央。以製造自己耕地所收穫之原料。然其建築製造局之費用。至一千五百萬弗。又其初不考查原質之良否。供給之多少。而漫爲興築。豫算之必須虧本。故停工者多。器械鏽蝕。家屋破損。而官吏之俸給。及時時修繕等費。亦費巨款。出入決不能相償。故威斯明流之大農法。大妨埃及之農業。使人民陷於困厄之一大原因也。

今日通於三角塔之道路。亦威斯明流之所築者也。數里之間。繁植樹木於兩側。坦然如砥。是非因有握要之事而改築。因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英國皇太子遊於埃及。驅馬車而遊覽三角塔下。豐饒田畝。爲所潰破。故興此大工者也。如其兩旁之大樹。土地沙磧。氣候炎蒸。培

養之困難。費用之鉅大。實他邦人之所不能想像者也。自今日觀之。真堪憫笑。其時凡外人乘尼羅河之輪船。其船長必慇懃款待。且請其留一憑據。稱其招待之優渥。故船長皆莫敢怠慢外人。怙怙畏敬之狀。莫可形容。若其船長無外人之謝書。或外人訴其應酬有缺。則常有將船長免其職而罰其俸者。以厚待外人而阿諛至此。其消滅國民獨立之精神。殆不爲少。亦可謂威斯明流之一大過也。

至其晚年。外債過於五億三千萬弗。財政紊亂。莫可名狀。因百方苦慮。彌縫一時。以圖恢復外人信用。乃或於蘇彝士河之開工。或極古今未侵有之盛舉。而費二千百萬弗。以銜國力之餘裕。或據憲法「帝王者神聖不可侵」之言。不顧時勢。歸責任於大臣。建立憲政治。欲買歐人之好評。或名改革司法。設立混合審判所。欲以得外人之信用。或爲國債賣自己之器物。以求內外人之愛憐。而至其極。行政、立法、司法。無不受各強國之干涉。陷人民於塗炭。主權既去。非獨受外人之輕侮而已。一國之人望。亦皆離散。至廢其王位。實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也。當時或謂英法德奧之勸導。或謂外國領事之脅迫。其原因雖不一。實自英法人退自內閣。凌辱德國領事爲近原因云。蓋當時德國振威東洋。赫赫可畏。曾于內閣會議償還外債之所。置德領事在傍聽席。議院中有議突然起立而辨論。示不可徒放任英法之語氣。隱然誇張己國之威力。英法人大爲驚愕。自是卑士麥爲東洋政略干涉埃及事件。欲窺時勢。

以挫英法之權力者也。則謂廢威斯明流之議。出自伯林之說。亦可信也。

第十章 蘇彝士河

蘇彝士河者。係法人勵節夫所開鑿。實十九世紀中世界之一大工事也。利五洲之商業。進世界之文明。誠爲異常。自運河疏通以來。歐亞來往之航路。殆縮少四千英里。節三十八九日之時候。利益之大。即此可見。此大功者。由勵節夫堅忍不拔之力。固不俟論。然亦未嘗不關於時勢爲之也。何則。其先雄才大略出於勵節夫之上者。圖謀之。創始之。卒無竟其志。至勵節夫始遂此大功者。非無原因。其原因非他。即時勢之一事而已。夫螺旋船之未出於世時。航狹隘淺低之海峽者。最爲航海者之所不利。且內海則有暗礁之險。紅海則有颶風之懼。至迂回好望角之線路。茫茫大海。絕無暗礁颶風之虞。如此則誰棄此安全而取其危險者哉。故當勵節夫經營此業時。恰有新出之螺旋船。行狹隘海路。極爲自在。故使勵節夫能垂名青史者。不可不謂由於螺旋船之新出也。重以文明之世界。最重時刻。百事皆使至于迅速。故勵節夫成此大功。名聲尤爲赫赫。然世界之大勢。實助運河之功業者也。

抑蘇彝士河之開鑿。實始于二千年前。然時通時塞。不能爲久遠之用。史曰。紀元前六百年。代寧區房不用羣臣之言。試爲開鑿。忽死亡十二萬工人。因大覺悟。乃託神告於羣臣曰。昨夜夢天神告余曰。爲運河得享其利者。只在蠻民而已。余故止之。遂廢其業。此蠻民蓋指平

寧斯亞人。當時彼等掌地中海紅海之航權者也。雖然。除此之外。必尚有竟其開鑿之功者。何以知之。曾自土中掘出一紀念碑。是波斯之怠雄阿斯大王時代者也。見其文。是記當時運河落成之事。又紀元前三十一年。安士尼阿區利模之戰能。歸於埃及。然水淺舟楫不能通云。則當時運河之尙存可知。至第十八世紀後。圖謀開鑿者甚多。然卒無竟其志者。即如拿破崙一世。亦注意於此。其遠征埃及。亦爲此主義。時川技師禮米流之策。大有所計畫。一以歐洲大亂。一以地中海與紅海高低。甚爲懸殊。水利最不適。誤其測量。遂輟其業。其後遂無經營之者。謨罕麥德阿梨之大志。曾不作此想。會有奏是議者。更斥之不顧。至濟度之時。始用勵節夫之言。而工事大起。

勵節夫者。法人也。少時入於埃及領事館。學習事務。入歷山港後。以惡疫大行。因檢疫而被押留於船中。終日無聊。流覽羣書。中有地中海與紅海必須連接之說。一讀豁然大悟。拍掌曰。英雄豪傑。富貴王公。皆不能成此大業。然予當以此事爲一生之任。誓必奏其功。以留芳名於不朽。自是專心此事。奔走東西。從事計畫。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以策畫稍備。說濟度曰。微臣欲爲殿下開一空前絕後之一大功業。使殿下之芳名。傳於千歲。使埃及之國光。輝於五洲。無他。惟開鑿蘇彝士河。使地中海紅海得相通航之一事而已。願殿下激勵志氣。遠大謀慮。勿惑於猜忌權謀之外人。管見斗筲之賊臣。使微臣得獻其至誠至忠之愚計。貫通

兩內海。連絡三大陸。萬國之舟楫。皆輻輳雲集于此。沙漠變爲沃壤。荒野化爲繁區。國富兵強。雄視宇內。可期而待。果如此。非獨貴國之利益。抑亦各國之幸福也。殿下功德與歲月增光。其益人利國之榮名。豈古來英雄豪傑。殺人掠地。以得聲名者所可比哉。濟度信其言。直許之。將此意通知英法二國政府。各派委員於海樓府。以會議此事。時英國最以爲不可。使委員抵抗之。其說曰。第一蘇彝士河之開鑿。於萬國有利益。雖未可知。然事業之成就時。埃及必歸於滅亡。第二運河之開鑿。於前許英國山歷山港至蘇彝士之鐵道。必生競爭。而致損失。第三成就此事業。法國人之威權。愈趨愈盛。必至併吞埃及。此事英國斷不能漠視。第四據技師之測量云。開鑿蘇彝士兩海有高低。到底水道不能通行。埃及人以是言。非出於本心。只利己之僻論。大爲非難。然濟度爲此物議紛紜。欲中止之。勵節夫乃陰賴法國之聲援。又說濟度曰。英國既許以鐵道敷設之權。得沾殿下之恩澤。而特不容法人之請者何也。是豈得謂之公平哉。顧此運河之開鑿。直接利益之外。於間接受受之利益。外國言事言理多分直接間接受如甲當面授物於乙。則爲直接授物於乙。而託其轉交於丙。則爲間接受。殊亦不少。即輸入新製之器械。使人習熟。他日修理尼羅河及諸運河溝渠。必有非常便益。殿下之所明察。非國家百年之大經濟哉。高談雄辨。遂折伏濟度。決意斷行。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各國委員畫押於海樓府。遂得萬國蘇彝士運河公司之公許焉。

次年勵節夫自委員中招管理官數人。千八百五十六年會於海樓府協議以開海港於紅海地中海。其時英國委員猶執己國技師之說曰。開鑿此河。比海面猶高廿五尺。不決尼羅河而注於此。海水不能疏通。然各國委員皆斥其說之謬。而主張比海面尙低數尋。開鑿甚爲容易。事既粗定。勵節夫遂招股於歐洲。然欲阻其事業。窺其成功者甚多。故股分無人應其招者。勵節夫舌爛唇焦。巧運計策。其費自歐洲股東集其一半。自埃及政府出其一半。至千八百五十八年。說濟度舉興築之典。更使舉國力從事於開鑿。又出不成功不廢止之誓旨。又與公司以許多之特權。即如公司受廣大土地之外。爲疏通飲料水得灌溉之便。而爲耕作。自埃及政府出人民數百供其工役等事是也。而工程最繁之日。役夫用至三萬人以上。是於勵節夫無後顧之憂。始從事於開鑿。

濟度極其奢侈。盡費先王所貯蓄之庫財。以資本缺乏。不得已募重利之金四千一百四十七萬。弗於英京倫敦。未幾濟度死。及威斯明流即位。威斯明流見許公司以非常特權。爲國家人民之大不利。欲破棄此條約。蓋濟度始許公司者。不過爲引飲料水使順爲自然之灌溉。至此時疏通運河。於縱橫灌溉其水。漸漸擴其領地。至無際限。又開鑿之地。苦熱最甚。勞力者不能堪其勞。死亡日多。慘狀實不忍見。英國及各國痛憐之多。主以器械代人力。故威斯明流向公司要求破棄讓與土地供給役夫之條約。此事實爲歐洲之一大問題。因託拿

破崙三世居間調停。由埃及政府償金二千萬弗。廢此二大特權。

運河公司以不得役夫於埃及。遂購新器械以用之。然無善用器械之技師。不得不募之於歐洲。是以其事漸漸中輟。然不久遂招聘技師頗多。千八百六十九年。乃達其志。注瀉紅海地中海之兩水。至大船得相航行。當兩水混合之時。水勢澎湃。高蹴於天。響震兩崖。實希代之絕觀云。

蘇彝士海峽全長八十八英里。以人工開鑿者六十六英里。其十四英里因湖水及沿澤。其八英里乃天然之低地。不要開鑿者也。

此運河銷費之金。總計一億萬元。其六千四百萬出自股東。三千八百萬出自埃及王之手。然以償去公司二千萬。及以賦役供工役讓與土地。合算之實不止億萬矣。

是年十一月十六日舉行開航式。時埃及政府招待歐美各國之王侯豪富。以古來未曾有之盛典款待之。其費過二千百萬金云。

運河公司之股票。其溢利甚大。據最初之報告。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溢利百七十四萬金。近年報告溢

利一千三百五十萬金云。

蘇彝士河之開鑿。其成事之難可見。然自今日視之。猶憾其淺狹。兩岸時虞崩壞。大船不敢速航。且時有攔沙之恐。一船攔沙。數船爲之留滯。若當日開鑿更廣且深。其便利決非今日

之比。以是今日別欲由敘利亞鑿通至於死海之運河。故英人之說曰。今改鑿蘇彝士運河。須非常鉅款。且蘇彝士之地。多屬沙漠。改鑿之後。不久又復其舊。不若別尋適宜之地而新開之。其費用五十萬金。便可敷用云。然英人之意。欲使其本國公司總其事。而掌握東西之實權。故以新開運河使蘇彝士運河歸於畫餅。後反對者多。此議故未能行。雖然。蘇彝士河之狹且淺。普歐洲人皆有遺憾。或改鑿之。或新開之。皆未可知也。

第十一章 裁判構成

從來埃及之法律。斟酌回教經典。與風俗習慣。更參之以學理而制定者也。當時制定之者。博士四人。有學識。有經驗。積幾多歲月。研究討議。足稱完全。用之於歐洲各國。亦無甚矛盾之處。然與世變遷。政府亦傾於荒替。立法行政。相爲混亂。賄賂大行。歐人干涉之。終成徒法空文。往昔埃及人民。以守法從律見稱於天下。判官以公正明斷而得美名者也。蓋從來埃及裁判法之構成。大別爲四。一曰王庭裁判。是設於王城中。凡事皆王及高等法官之所判決者也。二曰上等裁判所。是位於市府町村裁判所之上者。權力甚重。昔時自土耳其派出法官。年給俸三萬金。晚近自埃及王命法律博士當此任。三曰最高裁判所。是決上等裁判所難決之難題者也。此三大裁判之外。唯於市府町村有始審裁判所而已。至外交上。於埃及固有之裁判法外。別有種種之裁判法。

第一民刑事裁判法。此爲矯正外交之必用。與司法之弊風而設者。亦因埃及人改宗西教。二十餘萬之人民全本經典。有難裁判之事情而設者也。蓋全特別於埃及之裁判所。始審裁判所。由政府之任用。置歐洲判官一人。控訴裁判所。由政府之任用。置歐洲判官四名。不問宗教之異同。皆必須服此裁判者也。

第二領事裁判也。此制度係十六世紀土耳其帝威權盛大時。使宗教文物風俗人情全相異之人種。雜居內地。以爲從服於本國法律之下。則此政府雖下公平無私之裁判。彼政府全生不公平之感。勢所不免。且歐人嗜利。非東洋人之比。因此緣故。常起怨憤。又厭交涉紛雜。甚難着手。蓋土政府欲使各國人服從於本國裁判之下。而特爲制定。當時揚揚得意。毫無毀傷國權之感。且又非出自外人之要素者也。蓋強壓弱。現世界之所不免。往時土耳其政府之強盛時。代爲治外法權。治外法權者公使能治旅居外國之本國人使外人困苦嗟歎。今爲治外法權。至使內人歎息悲泣。主客之變換。關國勢之隆替。如此其著哉。

故埃及之領事裁判。東洋人常所聞見。時云有偏私之裁決。世人之所知也。其一經裁判。殆如定案。蓋欲翻案。必須赴於海外諸國。然費鉅途遠。無人往訴者也。大英國百科字典曰。埃及領事裁判。大有弊害。於外內人交涉裁判事。使內人之敗訴而十居其九。即此可見其一斑矣。

第三混合裁判所也。初威斯明流受教育於法京。聽法國法律家印美紐之講義。粗通法理。顧憂己國之法律。與歐洲之法理相背。且積習相沿。甚難改革。重慨蘇彝士運河開鑿以來。外人之交涉。及訴認事件日繁。而領事裁判之判決。已國之敗訴者十居其九。遂留心於司法之改革。屢屢謀廢止領事裁判所之事。然歐美人不欲從服埃及之法律。拒之。且謂埃及判官不明決。到底不能及歐美人之爲裁判。威斯明流不得已。急取於拿破崙五法典。以制定此混合裁判所。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始命乳婆笛侯。委以條約改正之委員長。使開各國委員會於巴黎。此舉爲解後來領事裁判牽束之政策。其志可嘉。然惜其貪成功之速。步步讓於外人。遂編纂難於實行之法律。重以背建國之大義。以外人任法官。開內治干涉之端。毀損國王無限之大權。且不能盡廢領事裁判所。增後來悲歎之結果。此會議者。法國政府先唱異議。惟英國表贊成之意。須端禮侯致一書於埃及政府曰。現行之裁判制度。內外所不利。今回改革之議。我政府之所贊成也。且領事裁判者。多損貴國之體面。妨行政上之公平。又無所利於我國子民。撤去之。又我政府之所望者也。於是各國悉倣英而表同意。惟法國與土耳其帝。以損其特權。拒而不認。又國內之人民。以徒模擬歐洲法律。背國俗。逆習慣。不堪繁雜。且教法必不兩立。故大相攻難。然乳婆留侯。政宗西教。心醉歐風。有輕薄己國之意。遂以威力而

強壓非議者。於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改定法律。以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決設立新裁判所。然
以上法兩政府猶未允故。是年不能舉開廳之式。如新開商店不能開張至翌年始能舉行。其總數有四
處。於海樓歷山末曾亞之三處。設始審裁判所。於歷山設控訴院。名爲新裁判所。又名混合
裁判所。蓋混合裁判者。以埃及人與歐人爲判官。其規則則自歐美諸大國推選。人員則聽
埃及王之任命。歐美人須多於埃及人。其權限則以埃及爲真成之獨立國。於其內部之審
斷。毫不得干涉掣肘。然與外人交涉事件。則無論埃及王及王族。皆須立於混合裁判所之
下。不得不聽其裁決等是也。後日此混合裁判所。裁決威斯明流舍國王雖神聖不可侵之
大義。遂流寓王於他國。蓋國權主權之不可不慎。其重有如此。又於裁判所所使用語言文
字。乃埃及語、法語、及伊太利語數種。

海樓始審裁判所之定員。總數十一人。本國人四名。外國人七名。歷山始審裁判所員二十
人。本國人六名。外人十四名。末曾亞始審裁判所七人。本國人三名。外人四名。歷山控訴院
十一人。本國人四名。外人七名。

各法廳之長官。每年自法官中所選舉者。悉歐人占其地位。

法官者。任以終全。與行政部外國分司法立相分離。及法庭亦許人傍觀。

又於混合裁判所。設檢事局。以王所任命之外人爲局長。

領事裁判之弊。固不待言。然混合裁判之弊。殆甚於此。加之往往開干涉內治之端。且以裁判權之大。埃及王亦服從於其中。使憲法中國王者。神聖不可犯之格言。爲之消滅。此裁判之不公平。比之領事裁判尤甚。尙不計也。宰相利亞圖嘗告英之名士曰。外人之以虛妄無憑之要求。因混合裁判所及諸強國之迫脅。使我國民還償者。殆過一億萬弗。此真令人發長歎者也。

混合裁判法之所以設立。先試辦五年。後乃始定奪之條約。歐人時以埃及法官之不明斷。一年延一年之期。殆成無期限之制也。蓋歐人之意。先既不欲廢此領事裁判所。且甚欲延混合裁判所之設立者也。

麻魯提男曰。混合裁判之判官。概皆不明法律者。其歐人亦非有名之法律家。然以埃及之判官。於歐洲法律。絕無知識。欲與歐人角立而辨論法理。無怪其失敗也。混合控訴院判事歐人嘗語曰。余同僚中之埃及判事。全不解裁判方法。此法律思想。不適於亞利伯人種。欲於埃及人中。求一適當之法官。不得不待之於次世紀也。又謂歐人之判官。亦非良判官。蓋博識有德之士。不欲遠適異國。各國內閣員所撰之人。皆以於本國失職。不能謀生活。故撰而來於此土者也。

又英人某。爲混合裁判傍聽之記事曰。於混合裁判所。見法國法官。手眼鏡。聳兩肩。執一定

之主見辨舌如劍。滔滔不竭。其赤髯碧眼。身長體胖之英人。驚詫法語。辨其所論。實不能行。德人又起立以本國之主義。反覆演說。互相結難。屹然不相下。惟坐其背後之埃及法官。默無言。稍含微笑。以聽英法人等之爭論時。發欠伸而已云云。

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擴張混合裁判之權力。埃及人與外人之刑事。亦於混合裁判所而判決。其事例皆據法國法典。於埃及判事之外。復置比利時十人。荷蘭二人。英國一人。法典之編纂。原出自法國。不問風俗國情習慣。惟摸擬法典。故如民法、商法、治罪法。一見似實適當於歐洲之法理。然於國民絕不適當。竟同鑿枘。使法律改正。陷於有名無實。當時英人知其不可。曾勸告埃及當路之人曰。學法國法典。不如學英國施行於印度之法典。酌量施行。猶得其便且利也。

第十二章 財政之紛亂

蘇彝士河者。於世界之商業。招非常之繁盛。於歐洲東洋之貿易。興莫大之利益。然使埃及沈淪於負債之淵。非獨無利益。而使之衰弱疲弊。至一蹶不振者。實無非因此蘇彝士河所致之也。

埃及握歐洲之管鑰。地勢最雄勝。且富於物產。歐洲強國所常爲注目而垂涎者也。終亞馬斯之世。以財政整理國庫。綽有餘裕。遂無隙可乘。至濟度之時。專務奢侈。國庫忽告空乏。而

時以運河之大工資本不足。不得不揭數千萬弗之外債。此正歐洲強國債多年熱望之時機也。其國家財政之大紛亂。實可謂根源於外債矣。

濟度死。威斯明流承其大業之後。欲籌巨萬之資金。是歐洲諸國全市停滯。資本憂無地投入之時也。自諸器械之日發生。工業之頓振起。物品之製造。日急日盛。而需用猶苦。故不能暢銷。資本金無所用之。空置庫中而已。是於歐洲之投機師以爲以此投彼。其利不少。乃以濟度威斯明流之心醉歐風爲奇貨。藉本國之強盛。欺埃及之微弱。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貸一千八百五十萬弗金於埃及王。又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貸二千八百五十二萬弗。二者利息甚高。除居間人及周旋雜費。其入於埃及政府實數者。第一次不過一千三百二十萬弗。第二次不過二千四百三十二萬弗而已。以此負債。因建國之體面。有公私混合負債之觀。

小貧之國。忽得巨額之資金。頓呈繁盛之狀。此理所應然者也。故於埃及亦俄見商工業之繁昌。即如出口貨。一時亦大爲增加。威斯明流狂喜。真信爲外債之効驗。更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自英法二都。募三千餘萬弗。六十八年。借入五千九百四十五萬弗。皆須非常之高利。除各費外。其實不過數千萬而已。

土耳其政府。見埃及之外債漸加。財政日困。大憂後日之事。傳嚴命令埃及之國稅。除正項

費用外。不許消費。此後非經土國政府之許可。禁募外債。時內者經營種種之大事業。要鉅大之資本。外者外國資本家及投機者。盡百方之術。惑威斯明流。又顧問官之歐人。以邪說誘威斯明流曰。資生之真理。凡因需用供給於所握要者。必集資金。若非握要者。決不集也。今歐洲之市場。資金充滿。欲用無處之時。而埃及得振興工業。資金必要之時也。故歐洲之資金之來於埃及。是從資生上需用供給之正理者也。且增加有限之國債。而能振興工業。商業。物產繁殖。國力發達。是決無足憂。故如歐洲各國。其富強文明。必於其國債之多少卜之也。蓋購物品必須出相當之價值。今日募國債者。是購發達國力原品之價也。且天下之事。最重時機。今日者。爲興工業商業之時機。若憂外債之爲累。任資金缺乏。不振興其有爲之工商業。歐洲市場之金市。忽變至不應埃及之募。是失千載一遇之好時機也。又曰。土國政府之命令。是禁埃及政府之起國債。非禁埃及王之私債。若抵當王室所有之土地而起國債。是一家之私債而已。土政府豈得干涉之哉。威斯明流大喜此說。以駐劄土國之英國大使。駐劄埃及之英國外交官之居間。一千八百七十年。於英國借入新國債三千五百七十一萬五千弗。是亦非常之高利。合計償先次負債之利。及今回之報酬費。開消一千零七十一萬五千弗。實入於埃及不過二千五百萬弗。

土國政府怒其不用命。又起新國債。痛責其政府。且送書於英國曰。埃及之新負債。皆上帝

之詔其抵當者。雖爲埃及王之所有。於間接則關於土耳其帝國之租稅。此實皆國法之負債。英國雖收納其書。然不答一語。

英法之貪婪資本家。及投機者。猶以爲未足。更欲私壟斷之利。乃會資金家。議借入之策。欲土帝收回嚮日之成命。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贈四百五十萬弗之賄賂於土帝。與二三大臣及宮人。可謂空前絕後之大賄賂。於是土帝受私人之蠱惑。與異議之大臣不協議。直以一封之勅。收回前諭。土國熱心之大臣聞之。直向英國大使書彼之勅令。未經主務大臣之認可。是不用者也云云。而大使斥之曰。余不任計他國利益之責。只以計英國利益爲己任者也。今得貴國皇帝陛下真正之勅書。實確不拔。必須奉行之者也。敢謝絕貴諭。

其後資本家及投機者。以賄賂之効。更借三億六千萬弗於埃及政府。其貸借之條約。誠出意外。實得不過二億二千七百五十萬弗。其餘如前例。皆要償先次負債之利。及出報酬費也。當時駐劄之英法外交官。及埃及高貴之官吏。不受此報酬之費者。非清廉高潔之人物。即痴人愚人也。其所募之外債。其利重於其本。占十分中之二成五六。低者亦於其本占十分中之一成二五者也。其中有四千五百萬弗。不以現銀交付者。只買跌價之股票。計其原價而交付。其專橫實可謂良心盡味者也。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埃及政府起內國債。雖用非常強迫之手段。僅不過得一千萬弗。又其

紙幣以非常低廉。始得發行。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之夏。財政陷於不可爲之困難。欲清外國債之利。則財貨之出。無途不
清。則債主之逼迫愈甚。支絀倉皇。莫可言狀。是於英國之外交官。迫威斯明流曰。時勢既已
至此。無可如何。爲今日之謀。惟聘長於財政之歐人。以爲顧問官。使依其意見而辦理。威斯
明流從其言。招聘英國有名理財家計侮。計侮來埃及後。從事於財政之經理。而紛亂更甚。
因外國債之外。更有無抵當之國債九千萬弗。曾約上期清償利息。遂以高利貸於他處。俾
踐其約。其他國內之租稅。悉供抵當于外國債。主計侮因大驚愕。當時報告於英國政府書
中曰。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之國債。雖以一億七千四百四十九萬弗。清十年間之利息。而利
上生利。負債非惟不減。却至倍於舊債。而其生財之道。使人民納上期之租稅。甚至勒捐亦
往往爲之。今無可如何時也。

當時國債之利息。每歲所出。須二千八百五十萬弗。而合算全國之租稅。及其他之收入。不
過四千二百五十萬弗。政府發租稅一時上納之新令。此法凡有先納六年之地稅。則可永
久半減。據其豫算得一億四千萬弗之新收入。雖然是實謀之最拙者。徒救目前之急。不慮
後日者也。故二千二百五十萬弗之收入。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減却一千三百萬弗。
埃及之困難至此。而計侮果有何民策以救之哉。使力勸英法減非常之高利。改不法之條

運其妙策。使埃及民新其開財運。尙可挽回。然計侮計不出此。唯不過向債主乞諾少時之寬限而已。却後來迫威斯明流建埃及財政管理局。使英法人監督其財政。英法之債主及外交官。亦以此事相迫。遂決意設埃及財政管理局。由英法二國撰全權委員。任其事務。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春。英之全權委員空遜。來于埃及。十一月英之骨新法之讓迫流。各爲其國之全權委員而來。然此時威斯明流於歐洲全權委員之事。尙未承諾者也。而英法之總領。至於王宮。告威斯明流曰。從殿下之尊命。召集三氏三氏者非英法之官吏。實欲盡力於埃及者也。自今財政上之困難。可與讓迫流空遜二人協議施行。骨新者曾爲內閣員。可備殿下之顧問。事無大小。悉可諮詢。大藏大臣。即戶部尙書征泥駒侯者。富豪而有勢力。不以此二事爲然。拒絕其請。互相持者十有五日。至十一月十日。征泥駒侯突然被縛。誣以與各州同盟。又與歐人密約謀反之罪。即日流之白河。此刑與死刑無異云。又據世人之所傳。當內閣之審判。絕不容征泥駒之辨駁云。夫征泥駒之陷於重刑者。實果有其罪。抑出於他人之奸策。今內外之人。皆所知悉。蓋征泥駒未就縛之前。英之總領事之報告書曰。英法之管理員。與埃及大藏大臣。大相齟齬。然大藏大臣者。不日必失敗。即此一報。亦可粗知矣。是月十八日。威斯明流遂從其議。任二人爲歐洲派遣埃及財政管督官。使管督歲入。檢察出納之利子。管理鐵路。掌歷山港之關稅。於是埃及一國。有兩大藏省之觀。

又英國政府出自誠意。以派遣適當之顧問官爲問。而英之總領事。及他之二人不利之。使埃及政府辭之。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一月。政府如約償一千百五十萬弗之公債利息。其得此實甚困難。實自民開納半年前之租稅而得之者也。

聞管理新增聘歐人數十人。其俸給十七萬五千弗。皆自埃及政府支出者也。

未幾債主起新要求。即自英埃銀行借入之八百萬弗內。促其二千五百英人股份。促三百二十萬弗之償還。七月十五日爲償公債利子一千零四十七萬四千八百七十五弗之期限。埃及國中之資財。既已涸竭。故威斯明流告于英法領事曰。今日爲償還利子。我政府於上納期。已使先納九月。又一年之租稅。今也無租稅之可徵。無財貨之可得。領事答曰。非不察貴國之內情。然不諾此要求。殿下必陷非常之大困厄。既又密謁威斯明流曰。若萬不得已。則有一策。舉股東之最有勢力者數人。給以高俸。僱入於埃及政府。使爲官吏。或可轉圜。威斯明流無他策。遂從此議。用無用之歐人數十人。於是請求暫止。政府亦稍得爲安堵。而忽又自他之股東發要求之議曰。埃及財政之困難者。固所深悉也。雖然。我輩債主萬無因負債人之困難。而延期焚券之理。期限既至。不可不取償者也。政府又運百方之計策。而償還之。此時使邦內之人民。破其產。失其職。而爲流浪之客者。不下數萬戶云。

財政之紛亂既極。威斯明流奮然告諸國之領事曰。今日歐人之在埃及者。殆過十萬人。然皆自埃及獲利取益。而未嘗納一錢之稅。甚至犯法而走私。自今欲課至當之稅。而嚴禁彼等之走私。其後兩月。威斯明流對英法總領事告必課外人稅。及嚴禁走私之意。欲藉英法二國之力以行之。英法政府依違不答。遷延時日。至翌年之十二月。英人覆之曰。我政府亦非敢斥貴國之望。然欲遂此志。須先將政治與財政。立一改革之誓約。且允諾凡事皆服從於混合裁判所判決云云。此書不過曖昧模糊。使不能測其意之所在而已。

以是議遂不行。財政益陷窮窘。而迫債愈迫。無可如何。因以實狀將各國債主訴於領事。債主等則曰。貴國困難之狀。固深知而痛憫者也。雖然。以吾輩之所見。整理財政。似尙未至。從來吾歐人之管督者。不過貴國之歲入。若更使管督歲入。調理必得其宜。而免此困難。今若此。真無可如何也。吾輩更協議而得適當之方法。一者是使干涉內政。握財政之全權。一者是使埃及王出其私有財產也。威斯明流今者知行政之不可用外人。決行拒絕。而歐人猶密查內政。屢以減不急之歲入爲請。在朝之歐人亦相助以拒政府。是所以激成他日之變者也。然此時猶未有舉動。至露舉動之形蹟。在十八個月之後。此時政府盡百方之術。以計歲入。終不能集。遂至埃及官吏之俸給。亦違其例。期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管理官之報告曰。尼羅河水涸。人民瀕於飢餓。地稅一無所入。政府不得已徵收十二歲以上之男子以二倍。

之人口稅。其人民之窮困。亦無足怪也。大藏大臣仰屋咨嗟。歲入四千七百七十一萬五千弗之中。以三千七百三十六萬五千萬弗爲外國債主之額。以五百萬弗供蘇彝士河課稅等之川。所餘五百三十五萬弗供埃及一年之政費。故埃及官吏之俸給。積至數月而不得支給。而所僱之歐人。依然如昔。若稍遲滯。則訴之於混合裁判所。即得擅支大藏省金庫之權。然擅支一事。英國總領事告於本國。以外務大臣之權力禁止之。時勢如此。內國人之飢餓難堪。有志之士。因而遍傳檄文曰。國步艱難。人民沈於苦厄。且負債又必須清償。吾人豈能坐以待斃哉。云云。埃及政府計無所出。乃請於管理官使延其償還利息之期。且曰。若不許國民不免餓死。今我大藏省金庫不留一錢。而管理局之金庫蓄積數千萬金。雖從我之請。亦無甚困難者也。而管理官斥之曰。貴國與吾人協力籌辦可也。至於其他。不敢與聞。會英國內閣傳嚴令於總領事。謂我國債主及被僱人之要求。須令埃及政府約之。於是總領事迫埃及政府謂此負債者必如期清繳。不得已亦要典國王之私產。以如其約。蓋金額六百萬弗也。威斯明流復告英總領事曰。余王此國。不可無保王位之資。又保護宗教。不可無費用。而六百萬弗之鉅金。到底不能辦也。然英法諸政府不聽之。且答之曰。貴國之內政。與我無關。然我政府謂須使我人民收其應得之利。故不得不出此者也。

然歐洲管理官以不能得埃及歲出之權。尙餘遺憾。遂託王子發箋以事。使來混合裁判所。蠱惑訊究。使陳述其政府歲出人之狀況。取其口供。是蓋供攻擊埃及政府之材料也。

時管理官由英法政府得干涉埃及歲出之命令。大增其力。據彼之材料。且詰且迫。威斯明流固執不從者。二月。然猶迫促不已。唯任以稽查歲出狀況之委員。委員稽查之後。謂埃及財政之紊亂。由於國王處置不得其宜。告訴於混合高等法院。法院素爲歐人所掌握。遂與歐人相聯結。不直國王。其裁判費用數十萬金。悉自埃及政府支出。是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事也。嗚呼。使當埃及強盛時。其肯服於無理之判決。而屈從於此等歐人之下哉。今也唯唯諾諾。惟命是從。如釜上肉。如囊中物。可勝慨哉。

因高等法院之判決。埃及之歲出入者。悉委任諸歐人。又以償債於債主。籍沒其宮殿之裝飾物。而威斯明流裝飾物。既典賣於親屬者。也。乃拒其籍沒。債主又爲僞證。大相爭論。故人民激昂盡奮。有以死禦防國王之舉動。

後委員召外務大臣兼司法大臣清流夫於委員庭。欲有所訊問。而侯斥之曰。有可商之事。當以書相商。一國大臣。豈可被召於外國委員之前。而受訊問者哉。固持不應。自是政府與委員大生葛藤。遂使侯辭其職之一大原因也。

既又爲償國債利息一千萬弗之期。然羅掘百方。終無所得。歐之管理員因強迫威斯明流

日爲一國之主權者。不可不負此責。宜出其私產以償此債。辯論數日。終以公私混合負債爲口實。遂使出王室所有之土地。典之於歐洲之豪富家。路斯中流土得四千二百五十萬金。充是年及明年之利息。此際委員長乞遜及武利苦寧。謂爲王籌畫以濟國家之急。而籠絡埃及政府。武利苦寧遂入爲工部大臣。乞遜遂爲大藏大臣。是實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也。而乞遜猶不辭管督英國負債委員之任。夫埃及之大工。不過尼羅河之堤防與鐵道之二事。故工部大藏二大臣實握一國之咽喉者也。今也英人爲大藏大臣。而司出納。法人爲工部大臣。而司造作。嗚呼。謂埃及之全權已盡落英法二國之手。誰不謂然哉。思毛計之埃及記事曰。二人者假本國政府總領事及債主之威。得無限之權力。而吸收埃及人之膏血。然彼猶假爲熱心救埃及之貧困。一入內閣。行政務之改革。即黜埃及人五百餘人。而以親戚朋友及歐人數百代之。其言曰。欲行革新之政。不可不以適我用者置於部下。而埃及人者老朽不堪任使。何其橫恣之甚哉。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之始。歐人之爲埃及官者七百四十四人。自裁判鐵道電信稅關等至於不甚握要之職。皆錄用歐人。是年之末。更增二百八人。俸金增三十萬弗。一千八百八十年。又增二百八十人。俸金加十一萬八千弗。其後使用歐人漸多。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多至一千三百二十五人。俸金支給百八十六萬五千弗。

英國總領事曾謁威斯明流請求公債之利息。威斯明流太息曰。汝責余以盡責任。雖然。責任二字。實非責余之語也。余今日於埃及之境遇。果何如哉。余既與私產及人權及內閣於汝等。尙得謂責任之在於余哉。初汝英國政府猶以好意待余及余之政府。而今全相反。惟欲窘厄余及余政府。何哉。

埃及自政府聘用歐人。困難漸甚。租稅不能募。公債不能募。彼等因畫一策曰。從來丈量土地。概甚疏簡。其未升科之地當不少。乃派歐人一隊於各地。以實測之。然實測云者。習慣於其地者尙以爲難。况不知土音地勢之歐人。而欲見其效哉。以收支之資不相償。加以人民之物議沸騰。乃暫緩之。再籌別策。欲先汰埃及人之官吏及埃及之兵。以得公債之利息。蓋減兵士者有二便。第一可減政費。第二減其將士使易壓制也。於是先半減士官二千五百人之俸金。以其所得償諸歐人。然猶不足。更出一策。課庸役。許以金償。又徵租稅於貴族。當時人苦重稅。且受實測土地之擾。國民遂奮怒。於是國內之議員集於海樓府。痛論埃及混合之內閣。有礙一國之獨立。且搖動立國之基云。

始歐人輕侮埃及人之無能爲力。今見國民黨之勢漸盛大。恐遂變殺王權之手段。借王權而鎮壓之。外交官迫威斯明流曰。國民黨與歐人作對者。即與內閣作對者也。與內閣作對。即與殿下作對者也。宜速下嚴令。使各歸故鄉。是殿下之責也。

後因國民之輿論解散埃及混合之內閣。外國內閣者連下議院之公論其大臣不得不辭職是云解散然威斯明流亦被外人廢其位而立通必苦。

通必苦者由歐人所擁立。自是歐人之專橫愈甚。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使通必苦建管理總事務所。蓋建此事務所者實歐人欲爲內閣員。然以全國輿論激烈不平遂罷此議。

是年十月又爲償利息之期。其困貧如昔。先以收地方租稅作抵。借入公債。因不能償。故歸於歐人之手甚多。歐人又欺農民之無學。而不通法律。被掠取者不可勝數。又假混合裁判之虛威。構造種種之事情。不納租稅於政府。農民無處可謀衣食。不得已發賣家畜以助生活者絡繹不絕。真有餓殍載道之狀。然政府迫於外人之誅求。施笞杖之酷刑。徵集租稅。其猶不納者下之於獄。

酷刑慘狀至此。而國費終不可得。於是除求減償金之外。并無他策。乃由歐人中選財政委員。使稽查債主之所減若干。收入於埃及人民若干。及地租之最高價。選英二人法二人德奧各一人以當其任。是一千八百八十年也。

委員等協議決行往年實測土地之議。蓋其意專欲廢租稅一時上納法。故欲自令實測土地。謂至狹之地亦比從來納稅面積較廣。以欺政府。使收回租稅一時上納法之令者也。以是民人更含恨於歐人矣。

是年四月。布告新償國債法。其法曰平均從來之高利年七朱。然當時增加利息。比原價更鉅。則七朱之利。實爲八朱。今計埃及之總負債。有五億三千萬弗。是償八朱之利。不可不於年年埃及之歲入。以四成半而充其數。又因此法而廢租稅。一時上納法。此人民爲國家之急貸高利之債。而納上期之租稅。於十四年間。可至一億二千萬弗。而一旦竟無着落。人民豈能默默哉。夫使管理官行適宜之策。非與公債證書。即昭信股票則須與以他之利益。使償其損失。乃不爲籌畫。漫然斷行。橫暴亦可謂甚矣。於是物議沸騰。民情洶湧。外國管理員更相協議。一年以七十五萬弗分五十年間攤還。人民猶以爲非理。訴之混合裁判。卒被排斥。嗚呼。政府所與之七十五萬弗。曾不足抵人民一年所損失之一朱。况其七十五萬弗者。亦由稅人民之土地而得之。更非得自政府。是即無異於自取而已。嗚呼。所爲如何。尙得謂爲人整理財政者哉。雖然。國步之所以陷於如此艱難者。全根原於外債。可不慎歟。

第十三章 租稅及農民

埃及以農建國。觀其古代之雕刻墳墓之圖畫。無非農事。以是迄於後世。不失其風。國內之人口六百萬。農民占其四百萬。工商及畜牧者甚少也。蓋埃及氣候最適業農。於一歲之中。栽培無絕時。禾穀之收穫。約三四度。地稅爲政府歲入之大宗。總計埃及歲入約二千一百餘萬弗。地租則占二千一百萬弗餘。

殆占其大半。而其土地區別三等。第一等之土地。一尺納金二十二志。此等土地有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尺。多爲下等農民之耕作。第二等有百三十二萬尺。此租稅每尺納金七志。第三等者。於第一種新開地六年無稅。以後納十六志。第二種三年無稅。以後納物產一成。此外桃椰木稅一樹約四志。鹽爲政府之專賣。不問男女老幼。一人納年稅二志。又有公權以參與國家政事者謂之公權同納五志。

所得稅者。自其所獲之利而賦之謂爲所得稅惟商人及工業人納之而已。因其所業而收之。多則二成。少則四分。又有入府稅。諸物產之入府者。多則九分。少則二分。

農業之第一握要者在灌溉。即次尼羅河之堤而灌溉其水。引此水者無待他之肥料。自然肥沃。農家於田園之中鑿一池。一以養魚。一以蓄水。而灌溉者也。且埃及人者自古務飼養魚類。即如米里阿須湖。全爲養魚而鑿。自此湖所產出之魚類足補國稅之一分云。

埃及農民古來屢苦外國之侵掠。又困於諸侯僧侶之壓制。苛征暴斂。殆若固然。然以威斯明流之時爲最。英人某曰。埃及農民之困難。比印度尤甚。印度人之苛稅者。於其收穫納二成。三成至五成之重稅。而埃及人者於半年。又命其先納一年之稅。不能納者籍沒其土地家屋。農民若眞貧苦。收稅吏必擬高利之債。使以將來之收穫作抵。貸金而納之。其收稅與強掠無異。故埃及農民之負債。殆至三千萬弗。即以六百萬人分配之。平均一人負五弗。一

家負二十五弗之債。

農民一般之食物甚粗。非中等以上之人家。不能食麵包。此外一日食野菜一次而已。其下不過掘草根之類而食之。又以山羊之乳爲飲料。然置之經久。使其乳帶酸味而始飲。殆習慣也。如魚肉之經於農民之齒牙者。一歲間可屈指數者也。

其所住之屋極矮小。屋之高度。概不過五六尺。四面圍以土壁。屋上塗泥土於麥管稗藎。若以藍縷破菰覆之。出入之處。其高只可適於四五歲兒童之往來。屋內之房數。無過二所。中置席三四張。羊皮一張。銅鍋土碗木皿數具而已。而一家數口。悉起臥於其中。其陋其穢。真出想像之外。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因瘟疫流行而死者三十萬人。是蓋因污穢不潔之所致者也。

農民之困苦如此。固氣候土地之使然。其人徒守習慣。無變本業而移於他業者。唯好家鄉。不知遠遊。以妻子團聚爲無上之娛樂。若一應募爲兵。便抱非常之悲嘆。一生不蹈村外數里之土者。殆比比皆然也。

埃及農民所賴以安心者。謂於生前積善不爲惡。至死後便享非常之幸福。若今日耽於逸欲。他日必墜落於憂苦之世界。信之絕不生疑者也。

謨罕麥德阿梨者。將欲振埃及之農國。而爲工商並立之國。然見人民無遠大之計。若爲放
任。放任者任萬國之商家往來貿易如廣東香港是也恐不足以敵外國。故專執保護保護者反乎政策。故凡百商物。皆自政
府以相值之價買之。人民而後轉賣之於外國。故如珈琲之賣買。自紅海及埃及近傍。皆爲
埃及所掌握。又如航海自希臘海至亞非利加海岸。皆歸埃及之所管轄。其繁盛實非他國
之所能企及者也。而其後被壓制於歐人。漸至衰微。又至亞馬斯執放任主義。愈爲衰弱。再
爲昔時之農國。

乎威斯明流之時。務使長進其工商業。此恰如謨罕麥德阿梨之獎勵種植棉花時。當時因
美國南北戰爭。其價騰貴非常。呈繁盛之觀。然未幾美國平定。不知棉價復舊。一時以利之
所在。趨之若狂。募外債而販棉花之數千萬金。虧折無算。又以租稅增加。棉花之出產益減。
商業亦大衰弊。

生絲亦一時極之盛大。後被壓於意法。又因蘇彝士河開通。東洋之生絲入口極多。不能與
之競爭。內則因賦稅之苛重。產業遂衰。今則亦留生絲之名而已。今欲知埃及之生絲商業
情形。閱英國之埃及輸入即入表。則了然也。其大半與英國貿易。英國以外。實爲鮮矣。

自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七十一年。每歲出二千五百萬弗之生絲。而一千八百七十二
年。減千三百五十萬弗。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減四百八十五萬弗。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減二十

四萬弗。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始至不上於五萬弗。

又歷山港者爲埃及商業之中心。尤極之繁盛。自蘇彝士河開鑿之後。東洋航行之汽船。皆碇泊於濟度港。今已衰廢。實復往時之觀。據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之報。英之東洋汽船公司。不許其投錨於歷山港。其他之諸國。亦漸漸停止云。如吾人所謂蘇彝士河者。益於世界。害於埃及。豈謬說哉。

又輸出於英國之物品。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前後。達於一億萬弗。而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減八千七百五十萬弗。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減五千二百五十萬弗。一千八百八十年。減四千五百萬弗。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減四千零四十萬弗。

輸入額亦準此。而增減亦因之。固勢之所不免也。然埃及國於財政上。猶有可恃者。在天然之氣候。氣候以四時暑熱。農產之物甚多。且如衣服。單衣之外。殆無所用。又農民最貧苦。而無購外國貨物之資力。故一切之入口物甚少。其出口之過於入口。殆二三倍也。而其餘剩之金貨。必輸入於埃及。故困於國際。使國家之命脉。危如風前之燭。夫以天然豐富之國土。使執保護之政策。講求長進。工商百物之道。其爲工商業之強國。操券可得。獨惜其政府慮不及此。至有今日之慘狀也。

埃及之在上古。工業之進步。殆世人之所知也。其美術之精妙。建造之閑雅。決不見其倫匹。

故古人自海樓府爲美術之中心。誠非虛說。如今日所存於英國博物館石刻獅子。及在於羅馬之石像。實古今之名手也。至其高大者。有三角塔。及俱麗鶯葩士羅之針石塔等。皆膾炙人口。其後被制於土國。凡精巧之物品。皆運送土京。又被土太守之壓制。強令其棄本國之風而習土國風。後一轉而心醉歐風。至此埃及之美術建造。極其衰頹。蓋從來之工業。因夫風土人情。故蒸蒸日上。而忽移以北方異氣候異風俗異人情之美術建造。其使用豈有得宜者哉。

數千年前之製作物。更無毀損腐蝕。蓋埃及無雨無霧。故無此患。故觀其麻布織物雕刻等。極其精巧微妙。實出意想之外。即如陶器有極便利者。觀今日通常之水瓶。置水瓶中於熱帶之國。能至保其清冷。構造奇巧。蓋數千年前所發明者也。又如玻璃亦爲其數千年前所發明者。觀今日自土中所掘出者可知。其他凡百日用器具。皆有雅致而且精工。決非他國之上古所能有者也。蓋原其傳統。歐洲今日之器具自羅馬出。羅馬自希臘出。希臘自埃及出。此皆學者之所認識也。

埃及人自上古即好音樂。故樂器亦多精工者。埃及古來工藝之長進如此。而破壞之者在外國風之輸入。然以威斯明流之時。人爲最。雖今之製作不及古代。固不俟言。其與歐洲文明國之精巧相隔亦甚遠。然仔細觀察。隱約之間。猶有埃及之遺風。嗚呼。衰廢之餘。尙能如

此。其繁盛時果何如哉。

第十五章 宗教

埃及人於古來矇昧之世。所信仰者爲何神。雖無由知。然自綿飛須建立後。其崇信光明無疑。蓋埃及者亦如其他之上古人。謂授物以生者爲最上之善神。則崇拜之。與物以死者爲惡魔。則恐怖之。然授萬物以生者光與熱之力居多。而光與熱之發暉。則莫過於太陽。故此思想。而崇敬尊信太陽。故古代之彫刻畫圖。或於日輪中有飛鷲。或使日輪生兩角者。足見當時之以太陽爲神通而尊崇之。夫人類之發生。自熱帶地方始。是故宗教之長進。埃及實先於其他諸國。固所瞭然也。

又上古之埃及人。以爲人死後之魂魄。赴於他世界。復受公平裁判者。其裁判之權衡。與現世之善惡。不差累黍者。且埃及以一國之生命。皆賴於尼羅河。故最尊敬尼羅河而爲種種之偶像。及天主教之入。人心一靡。因回教之起。人皆傾心之。遂成爲國教。晚近西教侵入。有增進勢力之勢。

埃及之僧侶。於世界上大有勢力。且極尊崇。當中古歐洲各國僧權盛大時。埃及全國之土地。四分之一。屬於寺院僧侶。僧侶之職在弘教法。掌教育。寺院之維持。及禮式葬祭等。其禮儀葬祭極嚴肅。至於進退舉動瑣細之事。悉有鄭重之法。僧侶之職務品位。分爲數級。其中

有教育部。天文部。紀元前二世紀於歷山港曾出一有名之天文家。名爲比巴流賀。及埃
及之靈地帝邊須府曾稱爲宇內學術技藝之淵藪。其遺風獨存於今日。僧侶中往往於天
文及其他之藝術。有極該博深邃者。

僧侶之行狀極有規則。身體主清淨。如衣服飲食日用之行爲。皆守莊嚴之法度。實可驚歎。
身體一日沐浴二度。夜亦然。有三日剃髮之習。髻與眉悉皆削去。衣服主麻。且忌觸獸皮獸
毛。如供神之牛羊。例先使人洗濯之。然娶妻不禁。但一夫不能娶衆多之婦女。其言曰。俗人
受制於情慾。僧侶不可不清淨云。

埃及人尊敬保存死屍之情。可稱世界第一。是因崇拜祖先遺靈因而務保存其死屍。蓋古
來木乃之術。即保存死屍之術。比醫術尤盛云。埃及人之死也。親戚朋友相會而議保存之法。其中雖

有貧富品位之別。然其方法之大概。第一自鼻拔取其腦。然以銳石劍割其左腹。去腹中之
污物。以枳椰酒洗其中。以珍香實之。縫其創口。以鹽漬其全身。七十日後復洗滌之。卷以麻
布。以物塗其上。因貧富而異。其金銀五色。其費中等須二三百弗餘云。其後使如生人立之
堂中。親戚朋友悲哀而祭。而後送之墓地。且其喪祭爲人民之所最重云。

近時心醉歐風。人情陷於輕佻浮薄。自西教之傳入。如都會之少年子弟。至失國教信仰之
心。不奉國教。亦不奉外教者甚多。其尤者阿媚歐人。至有唾罵國教者。故國教漸傾於衰滅

之運。蓋人心不定。國勢亦因之頹敗。夫一國民一民族。其所以能維持獨立者。於信愛其本。有之歷史國教風俗。而排斥其異夫已者之精神。甚有力者也。不然。心醉之極。必有所蔽。至善惡得失。亦爲混淆。此事固所不能免者也。

第十六章 風俗

埃及之風俗。與歐洲人相異者甚多。然其不裸體者。有如東洋諸國。以彼之炎熱之地。而能着衣服戴帽者。殆宗教之所使然者也。上中之人。平生着木綿及綿布。袖甚廣闊。其男子剃髮僅留頂上。婦人以長薄布覆面。下等婦人。有以黑粉塗其目。飾其顏之風。蓋塗目者。實因在炎熱之地。賴以保護其目云。又有染紅其手足。及刺繡於其身。且農民終歲暴露於酷日之下。以光線太烈。常半開其目。恰如將盲者然。盲人及眇一目者甚多。

埃及之婦女。天癸之至極早。因婚嫁亦隨之而早。概在十歲至十五六歲之間。未滿十歲而成婚。亦不以爲奇。十五六歲而爲母。殆一國之風習也。故十八九歲猶不嫁者。鄉人甚爲詫異。

埃及婦人容貌之美麗。古來之所稱。誠非妄論。鼻目之清秀玲瓏。容姿之肥瘦得宜。窈窕齊整。實非他邦之所能比。上等婦女出外時。覆白絹於面。使人僅能窺其顏色之嬋娟。恰有隔窓聽琴之思。

婦人不修文學。唯習裁縫。及其他家事而已。如跳舞者不見於上等婦人。唯下等者爲之。然近年以歐風之吹入。其遊戲跳會。漸有爲之者矣。

姻婚之法。皆用媒妁。非成婚之日。男女常不見面。而媒妁或親戚爲之執柯。然亦有以媒妁爲業者。既得兩家之承諾。男家須出多少之金。其金額雖依婦之美醜。家之貧富不同。然中等之家族。約費百五十拾弗左右。即夫之死後。非有大故不去。蓋其財產或以一半及三分之一與於婦人也。然以上者。就中等家族言之。下等人民不在此論也。

離婚者國教之所最嫌惡者也。雖其國教常謂婦人才識不及男女。然其夫婦之間。亦甚相親愛。無有壓抑魚肉其婦人者。淮須曰。埃及婦人比我歐洲婦人之品行。却爲方正。尤重德義。埃及人柔順溫良。歐人實鮮其比。雖極貧而無智無學者。亦不失埃及之風。且其人雖貪利。然於事業上必堅守信義。不得不謂其風俗之美。又呼基督教及同教人。或云兄弟。或云同胞。是雖不過名義上之稱呼。然其呼同鄉人及同國人爲兄弟姊妹者。決非獨名義上。實真出於親愛之心者也。其人甚好身體衣服之清潔。故駐劄之歐美人常好使用之。

唯埃及人者。於政治上之思想極冷淡。除官吏貴族貿易商銀行家之外。殆置世界之大勢於度外。故英人論之曰。使埃及人知自由之精理。而能自治。須待之數十年後。誠非妄言。農民夫婦之間。互相補助。無男勞婦逸。婦怨男驕之弊。農民決不飲酒。惟喫煙。無慘酷非道。

之行。好嬉戲。喜歡謠。體健適於耕作。然有頑固之習。常嫌棄舊而移新。然以近數世政府官吏之苛待。遂至有欺官吏之奸策。

農家之婦人。薄暮戴簪而歸。自運河。實有一種之奇觀。皆於其面垂綠羅。身纏濃綠之衣裳。邈迤而行。恰如觀古圖畫。蓋覆其面者。因教法與習慣。使男子不能見其顏貌。且婦人之容貌雖似柔弱。其實甚強健。最適其勤勞云。

埃及婦人概舉五六子。然下等之婦人所養育者不過二三人。其餘於產出之際。有稍薄弱及形體不具者。悉棄之不顧。蓋一以貧窮不能養育數子。一以爲資質之薄弱者。生長亦不能強健而永年。却不如於其初生時棄之。以免他日長成而死。其感傷尤爲慘痛。

埃及人如日本人中國人。甚有閑悠之風。男女同浴以爲快樂。好咖啡及煙草。在室內或圍棋或弄樂。有事訪人時。入室先叙寒暄。次雜話。飲咖啡。食餅餌。而後語其要緊之事。

第十七章 教育及禁止奴隸

威斯明流自受歐洲之教育。固知教育之握要。自即位之後。專注意教育國民。蓋昔謨罕麥德阿梨之留心教育。在欲得有爲才學之士。以爲官吏。而威斯明流非只欲供一端之需用。實欲使全國之人民咸被教化者也。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立定學制。施行全國。其後數年。學事漸盛。學校千三百一所。學生五萬。

三千人。又數年學校增至四千八百十七所。學生十四萬零九百七十七人。而陸軍學校及伊留亞座流之大學。不在此數。其設立於海樓府之學校。二百九十五所。生徒殆一萬餘人。此外如藝術學校、法律學校、醫學校、語學校、器械學校、化學學校及其他握要之專門學校。無一不備。

教育之宗旨。專教以自由。即如兒童之上學。父兄亦不能任意干涉。與謨罕麥德阿梨全異其旨。阿梨以人民未識學術之要。執強迫上學主義。威斯明流以人皆知教育之重。不復須政府之干涉。執自由主義。蓋亞刺伯人種。從來勤敏於學事。其堅深穎悟。非他人種之可比。唯埃及自歸土國之版圖數百年。呻吟於暴政之下。絕不暇從事於學事。全變其性質。自沐謨罕麥德之新政。漸復本來之面目。然威斯明流之世。不能得精勤教師。故收效甚少。當時之內閣嘗曰。學校之增設。學生之增加。非所敢望。所望者惟在良教師而已。教師之養成。實今日之大急務也。

當時之教育。令全國之小學校。分初等中等之二級。初等學校。止讀書習字二學。其他不許教授。高等學校。任學生之所欲。授以各種之學問。語學者亞刺伯語及土耳其之外。須兼習他國言語云。後以資金缺乏。教師不得其人。學事遂至廢弛。

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之外。有豫備校大學校。務省無用錯雜之學課。專授有益之科目。在小

學卒業更欲修學者。入豫備校。卒業於豫備校者入大學。使修專門之學科。其入大學修專門之學。不能自主。任大學之所命。優等者編入工藝科。或醫科。劣等者移之陸軍學校。當時之規例。凡由官給學費者。須照其受支給之年數。而服官之事。然其定優劣而命學科。最不公平。只有幸不幸而已。有一高等小學校校長告人曰。余之出豫備校而入大學也。於衆生中占第一。遂受入工藝科之選拔。工藝科卒業。亦占第一。文部大臣即禮部尚書稱余優等。命爲學校教師。今余任教師之職。十有二年。而每月所得之俸給。僅不過四十五弗。而與余同學。有學力淺劣。以不能入工科醫科而轉陸軍者。今此輩每月領二百弗之高俸。若使余當初知之。何苦爲奮勵而求優於他人哉。

大學生必須寄宿於校內。豫備生亦常眠食於校中。

威斯明流欲貴賤一體。同入一校。如初等小學。使貴族之子弟入其學。以示表率。又使其子入於初等小學校。與他之子弟相伍。受同一之教育。

教育上之最困難者。是無有能解亞刺伯語之歐洲教師之一事。故置通事而講解。其中精義。不能授受。每有隔靴搔痒之思。又其內地之教師。以不通教育之方法。祇拘文牽義。不能引伸其說。以發出新意。故進步極爲遲緩。然埃及人之敏學。記憶之強。解英法德國語之迅速。此歐洲教師之所驚歎不置者也。

官立學校之外。又爲寺院所設立者。亦復不少。而其最卓絕者。爲伊留亞座浦之大學也。是校者不受政府之保護。不賴教派之贊助。其功課之美備。規則之整齊。生徒之衆多。雖官立之大學。不能與比。

威斯明流非獨留心男子教育而已。女子教育亦甚爲注意。夫女子常占人口之半。使其有學問知識。則整理家事。訓育兒童。尤爲本源之計。實經營國家萬不可少之事者也。故威斯明流先欲建女學校。以破女子幽閉之陋習。使脫奴隸之厄。而漸進以高尚之教育。其初使下等種族之女子先入學。授以簡易之家事經濟。至稍有知識。然後合中等下等之女子。授以各學。威斯明流嘗曰。使女子教育。幸奏其功。脫爲男子翫物之陋習。夫婦相愛相敬。一夫多妻之弊。不禁而自絕。惜其不能奏効。又不能消除此弊習。徒託諸空言耳。

威斯明流于教育及其他改革之外。又禁遏買賣奴隸之制。買賣奴隸者。埃及古來之陋習。宗教許之。國民利益之。而彼獨能重天地之正道。保生人之幸福。不顧輿論。斷然禁遏。誠稱果決。然禁止奴隸之制。須與文明相伴。始能行此事。無論何國。無不感其困難。如北美合衆國。如英國領土。如俄國。皆爲棘手。况埃及者。文化之度。未及諸國。重以宗教許之。上下便之。其棘手倍於諸國必矣。故威斯明流雖內藉清流夫。乳婆留之助。外得英皇太子之力。無策不盡。無術不至。用意百端。周匝綿密。卒不能芟其根而達其志。雖然。非威斯明流之誤。實時

勢國情之不得已者也。故波明流須頓俟曰。不改奴隸之情態。賣買奴隸之禁制。終不可行。又和禮須曰。欲廢奴隸。不可不打破一夫多妻之弊習。欲打破此弊習。不可不從於女子之教育云。

蓋威斯明流時。學校非不多。然其教育之所以不長進之故。第一在不計國民之智識。其曖昧之俗。尙未脫。而忽授以精深之教育。徒以學校生徒之多。驚歐人之耳目。而欲得其稱譽。第二欲求急功。聘無數不通國語之教師。致不能授以適當之教育。第三不解生計之學。不計國民之貧富。使其父兄不能堪其費用。第四過於自由。子弟之上學者少。學事遂無進步。且其方向亦無一定。忽取英國。忽取法國。又忽取德國。忽取美國。轉變無常。學問年一變。課程月一轉。子弟既不知所適從。於師亦迷惑而不知所爲。隨而照例敷衍。積弊叢生。終始不能收一效者。職此故也。

第十八章 自治政

回教者。雖專制獨裁之宗門。然其宗旨甚含有共和之精神。觀其教祖馬哈默教其信徒之言。可知其因襲既久。教旨不無少歧。然以其精神如此。人民雖舉國事委之主治者。使政府之權力。至無量之強盛。而回教諸國。仍能行自治之政。如埃及者。其各地方自治。皆自民選法而成。是皆出回教之精神而發生者也。而世人或以東方專制政體。宗教使然。不能變立

憲政體。雖有君主而亦設議院者謂之立憲政體及地方自治政。皆未知其實者也。

威斯明流之時代。不顧風俗習慣。模倣法國。全爲郡縣之制度。州有知事。郡有郡長。市村有市長。村長及委員。以治理百事。村長者選廣有土地之豪農。經政府之許可者。非公選。又非指名於間接有重大之威權與責任。於直接無法律上之責任。又無定期之事務。唯徵兵租稅之徵募。及其他村落之有大事。每常干預。蓋尋常之細事。任之村落委員。一無關係。此職者。終身不改。非甚不正。及人民之所告發。概不褫其職。村落委員者。其人員因村落之大小而不同。由人民之公選。經郡長之許可。而任之者也。其或行專橫。或爲惡事。或自選舉人議院之制。有選舉人有被選舉人者。舉人者選舉代人。爲議員之人。也被選舉者。被人選舉而爲議員者也。請其廢職。則郡長免之。抑公選此委員者。以極簡捷之方法。限以時刻。使人民會於村落之近郊。於郡長之前。群集於選出人之身而圍之。而選拔其人。數之稠多者。此委員及村長與以名譽職。即虛銜而不受俸給。常在村民之間。和難解紛。使不必出訴於法庭。郡長者中央政府所任。使從知事之監督。若其有不正之行爲。人民得訴之。知事或內務省。若所訴果有確定之證據。政府則免其職。更放謫遠國。不許再還。此外在村落而有威權者。在收稅吏。以政府之命而派遣於村落者也。所止之處。不得過五年。此收稅吏多用西教人。以其解簿記計算也。

以己上之事實推之。實不得不謂爲完全無缺之地方政治。第一人民者得自由選舉之權。

第二得上疏建白之自由。第三防職權濫用之弊。矯官吏專橫之害。諸法悉備。比之歐美諸國地方政治。其懸隔不甚遠。然考究其內狀之如何。實有名無實。真不得不爲埃及嘆息者也。蓋根本既誤。枝葉遂非。皆於虛名上眩其外觀。並非適宜於實際上者也。和禮須曰。埃及人受法國之教育者。皆曰採中央集權。即憲政公選郡長村長委員。便可革從來之弊政云。是大不然。夫地方之事務。及人民之治術。皆因其本來之習慣。逐漸進步。方收其效。若徒震驚外國文明之新法。急激而全爲改革。其流弊殆有不可勝言者矣云云。

謨罕麥德阿梨之世。極保護農民。苟成一家族者。無不有私地及公地。然至威斯明流之時。不有寸土者。至數萬人。土地兼併之弊。故使貧富不均。和禮須曰。觀俄國之制度。其中有不納稅租。或負債不能償。而至賣地者。其生計耕作。不能沒收之法。以保護農民之獨立。而埃及近年爲負債租稅。自土地牛羊至耕作日用之器械。悉爲賣去。是摸擬歐洲之弊害也。於此可見其地方之實情矣。

第十九章 行政之內情

初謨罕麥德阿梨一統紛亂。專做法國之制。主中央集權。而折衷於諸國。立王室及內閣外務內務大藏軍務之諸省。又於全國十四州。分任知事。即知縣內務省監督之。知事之下。置副知事。使分州爲數部而治之。而知事者。歸世家之專有。自平民出者。不能任此職。而清泥區侯

之爲大藏大臣時。改世家知事之制。開豪農能就此職之路。漸革此弊。然有一利。必有一害。世家之知事者。雖殘酷傲慣。然猶有士風。知重廉恥。而自平民出者。雖無世家知事之暴戾。而往往卑鄙猥瑣。釀成假虛威而謀私利之弊習。

官吏之俸給。外人逾於常例。而本國人則極薄也。如地方官吏月俸不過自五六弗至十二三弗。而希望之者甚多。一員缺而數十人鑽營。其少年入學校受此小費。及若官給之服。便以傲傍人。尊崇官吏之風。亦可見矣。以一國之風氣如此。官吏漸加增。遂設立無數之冗員。和禮須曰。埃及人民者柔順而易治者也。無故而增無數之官吏。今至有二萬一千餘人。比之全國丁壯男子。當十分之二。豈不可驚詫者哉。

又凡興一事業。必增設新官。而至其事之成功。撤去之者極少。其官吏之逐歲增加。職此之故歟。諸省之事。本甚繁多。然實心實力以任事者蓋寡。除寫字計算之外。論議最不切要之雜務而已。且凡入官者。一得長官之歡心。永無免職。然逆長官之意。雖練達精明。終無高官之望。又其親戚及出其門下者。常不次超昇。時雖有一二氣概之士。然恐持清議。則不能保其位。遂亦赧顏而坐視。且他他睨睨。從外人之願。指意使絕。不爲愧。其積弊中更有甚者。蓋官吏或受賄賂。或私沒官金。被免其職者。本人生一世之恥辱。又世人之所不齒。而埃及於此事固不自以爲污辱。而世人亦所不深惡者也。失官之後。未幾而再入官者。不可勝數。其

德義之敗壞。亦可想見矣。

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政府定官吏之服制。使悉着用歐服。又奉職政府者。令戴一律之國帽。欲以革外國人與邦人區別之風習。然百事未興。頓易服色。徒以外面之裝飾而媚歐人。是固威斯明流之性質者也。和禮須曰。本有之家屋衣服者。風雅而適於土地氣候。欲襲歐風而并爲改易。豈不誤哉。

埃及之官吏。似羅馬時代之官吏。於在官時。唯欲攫得利益。盡百方之術。無所不至。故受眇少之俸給。以有限之歲月。遂至鉅富。此非剽掠國庫。即刻剝下民者也。

官吏之於事務。苟且偷安。汲汲於目前之小事。若有繁難之事。則瞠目相視。互相推諉。故官吏雖多。而事務之積滯。不可言狀。或人常評埃及政府曰。埃及政府者。所謂着金羽之鴉兒也。觀海樓府之上等人。其服色。其言語。全似歐洲之文明人。若洞觀其心事。及其行爲。則極似古來之東洋人。如彼之行政部內。雖有內閣司法大藏工務文部檢查院。其他之地方政治。裁判所。學校。警察等。無所不備。似又一無間然。及詳察其內情。則顛倒凌亂。不如無有。嗚呼。鴉兒之着金羽。非不輝煌眩目。然始終不免爲鴉兒。豈能以着金羽之故。而變爲孔雀哉。

第二十章 寄居之外國人

埃及之政府所僱聘之外國人實多。而其握大權當樞要者。亦復不少。當外人極盛時。大藏

大臣則爲英人。工部大臣則爲法人。陸軍參謀長則爲美人。廢奴隸局及工部省顧問官則爲意大利人。參議院書記官長則爲荷蘭人。國債委員則以英法德意諸人當其任。俸給之多。一年有至三萬五千弗者。其他稅關局長鐵道局長郵便局長及裁判官等合計之。則上一千三百二十五人。別以各國。如左表。

亞美利加人

八人

奧大利匈牙利人

百一人

比利時人

十二人

璉國人

一人

荷蘭人

九人

英吉利人

二百六十八人

法蘭西人

三百二十六人

德意志人

四十一人

希臘人

百十五人

意大利人

三百四十八人

諾威人

二人

羅馬人

三人

俄羅斯人

五人

西班牙人

十二人

瑞典人

一人

瑞士人

十四人

歐國巡查

五十九人

合計一千三百二十五人

此年俸百八十九萬五千二百八十弗

此時可謂極盛。而因之所生弊害。甚出意外。外人互相爭權。各欲保本國之權勢。求利本國。若置埃及於度外。若英人爲一局之長。則欲其局盡用英人。以振其權力。法人任一省。亦欲以法人盡充其省。不問事務之如何。與才能之適否。唯以登用本國人爲事而已。麻魯提男之埃及史曰。嘗聘一局長於法國。法之外務大臣。選一人當之。其人以不知事務。不勝任辭。外務大臣曰。足下勿猶豫。子往埃及。不須親執細務。唯保法國之威權足矣。如此奇談。豈獨法國爲然哉。又和禮須埃及史曰。僱外人之弊害。不獨法國。見我英人之在埃及者。實不堪慚愧。唯求顯榮之地位。以贈親戚朋友。其心於埃及殆無一人。且其在省局中。互相爭論。更

有可驚者。在於異邦國。異政治。異風俗。人情之微弱。政府中。各主張本國之宗旨。英人者重實際。法人者說理論。德人者駁英法以誇本國之長。時有一事。三者異其意見。辨論彌月。擾紛紛。曠日持久。卒無裁斷者。故萬事廢弛。百弊叢生。固無足怪者也。

第二十一章 埃及之西教人

埃及國中之奉西教者。大略有六十萬人。即占全人口十分之一。自歐美以外。西教之多。殆無如埃及者也。且其信徒之心志。鞏固異常。視死如歸。雖遇艱難。丁苦厄。終無挫折之志。西教人常以己爲世界第一等人。以爲在埃及他教人種之上。數等。故其輕蔑他教之狀。恰如古希臘人之目他邦人爲野蠻人。

教徒從教宗。不敢娶衆婦。然飲酒之事。西教人極多。其醉步街市。如狂如癡者。殆所常見也。此事者。比埃及人之不飲酒。可愧可厭。近來美國宣教師。亦熱心而革此陋習。

又信徒者。多能誦全經典。信向之厚。即此可見。蓋如此真熱心者。雖歐美人亦所罕見也。埃及國法。爲高利之貸借者。嚴禁重罰。獨於西教人弛此禁。故以貸高利爲禁者甚多。

近來從西教者。以外人蟠據政府。亦爲國家危。遂倡埃及國不可不以埃及人權之論。以振起獨立國民之氣。

第二十二章 海樓府

海樓府者。閱數千年盛衰榮枯之變遷。而爲埃及之都府者也。其人口四十餘萬。其餘寄居之外人。希臘則以萬數。意大利則七千餘。法人則四千餘。其他各邦人種。悉有寄寓。宗教則各種混合。衣服則有百鬼夜行之狀。此誠五大洲白黃黑各人種聚會之都府也。若世人欲徧閱各國人種。往於彼處。殆一覽無餘矣。海樓府者。可稱異樣之世界。誠絕無而僅有。自最上之衣服飲食居處。至最下之事物。由開明而至野蠻。無一不備。如讀世界進化之歷史。殆無以異其博物館。於古代之文物風流之韻事。聖賢遺愛懷舊之孤憤。文明之德義。開化之積弊。野蠻之狀態。回教佛教外道西教。悉皆形容盡致。真令人左顧右盼。應接不暇者。嗚呼。半世紀而後。再遊斯土。果有如何之感慨哉。

第二十三章 通必苦第一世

通必苦第一世者。威斯明流之第一子。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及威斯明流被廢。即埃及王位。其爲人溫良篤實。躬行方正。實行一夫一婦之制。以矯一夫多妻之惡習。又其嗜欲淡泊。不好奢華。惟無勇氣及決斷。不無遺憾耳。又能通英語。深知英國之風氣。及其制度。其足跡雖未踏歐土。然能洞知其事情。此外人所皆贊嘆者也。

通必苦之世。實自謨罕麥德阿黎以來。最困難時也。即跨危難前。危難間。危難後。之三界。其登位之時。實爲危難前。正國內紛擾。外人擅權之極。通必苦見雖繼大統。亦不過徒擁虛器。

甚欲辭位。然以父王所辛苦艱難制定之相繼法。歸於盡餅。且王統之滅絕。亦未可知。遂受其位。故以如此之勢而即位。故威權所失愈多。是以其世歐洲管理官之威權。突出王權之上。不得其許諾。不能募國債。不能增兵員。其他歲歲出入。至行政事務。無一不歸其掌握。准須埃及政治史曰。今日之埃及王。欲親秉國鈞。惟有廢之一字而已。讓罕麥德阿梨者。以開人民赴訴上書之門。爲政治上第一機關。常躬親而檢查。一以救人民之冤罪疾苦。一以矯官吏之奸佞橫暴。至通必苦之時。廢其制任之內閣。故人民皆知此王惟擁虛位。不足有爲。人心從此離散。通必苦之世。國步最爲艱難。其可記之事亦極多。然概詳記於別章。於此從畧。

第二十四章 國民黨之運動上

夫人每先入爲主。其所是者。誇大而頌揚之。其所非者。附會而貶斥之。如埃及革命黨之事。世人之論。殆不免有其弊。甲論者曰。亞刺飛者。野蠻軍中之一人。抱覬覦之志。欲廢謫埃及王。而圖自己之功名富貴。曾無報國之念頭者也。乙論者曰。亞刺飛者。真報國之義士也。只欲解困厄顛連之倒懸。恢復破壞頹敗之國光。創建自由自主之政治。並無貳心。其所論全相反。恰如兩軍之對壘。然今者時過事遷。革命之精神。亞刺飛之本志。亦大白於天下矣。國民黨之起。實在近世。蓋埃及人民者。最嫌爭鬪。有柔和性質。久被壓於專制之下。以爲土

耳其人。及志留加志亞人之治已。皆有天賦之才智。黽勉服從。向無他志者也。其後土志兩人之所行所爲。日漸專橫。加以歐人之干涉。至不堪命。遂至開國民運動之端緒。然自威斯明流之中世。其氣燄尙甚微薄。迄其末年。漸赴強盛。然亦僅國民黨中之上等者。結秘密之會。有所計畫。兵士尙未至激動也。自通必苦爲英法所擁立。政權殆落外人之手。中央政府之權勢。亦至薄弱。鐵擊石而火出。捲水而波起。遂使國民黨大爲運動。

國民黨者。非土人非志人。乃埃及人爲保護己國而起者也。其黨魁者。實爲亞刺飛侯。其黨之勃興。原因雖多。亦不外此四者。第一爲政治之偏頗。第二爲保國之精神。第三爲將士之不平。第四爲國教之恢復。當時國民黨未有可爲首領之人物。而當日亞刺飛者。任少佐之職。憤土黨志黨之專橫。不顧死而抵抗。主張立憲政體。有致身國家死而後己之志。蓋忠肝熱血。且篤信回教。此他日所以執牛耳而爲盟主者也。

亞刺飛者。其得一國之人望。雖由其有匡濟國家人民之志。未嘗不因其平日之言行。夫埃及王者。於軍人及人民之哀訴。悉付之內閣。曾不一顧。而內閣員絕不留意於此。然亞刺飛者。自軍人紛議以來。凡有哀訴。皆親自檢閱。推求事情。不問親疎。不論貴賤。皆善爲處置。以是人民皆傾心於亞刺飛。欲擁以除弊政。拯困厄。且亞刺飛自平民起家。絕無驕傲。故人民親之尤爲親切也。

亞刺飛侯者。生於下埃及。謝留瓊州之一村落。其家世業農。及長入伊留亞座之大學。學力大進。然未卒業而退。蓋以此大學者二十年乃卒業也。其容貌肥大而強壯。肩高。額廣。兩眼如炬。性雖剛直。而含有慈愛之氣。故初見。似甚威嚴。及與接談。和氣藹人。使人起愛慕之情。侯以未受歐洲之教育。解英法之語頗淺。故與外人談話。語言艱澁。如無學者。然其對國人議論風發。舉經典之格言。徵歷史之實例。雄辯高談。能使聽者感動。

濟度之時。土耳其志留加志亞兩人種。全爲官吏。及傾覆之際。亞刺飛者。自平民而選爲士官。不久濟度背回教之舊例。廢每年告朔之餼羊。亞刺飛以此爲背夫教法。極言直諫。無所顧忌。濟度大怒。杖之數百。直命停職。其後威斯明流再復其職。然亦忌其剛直熱心。故遲其升進。終使爲白河之戍兵。此白河者。遠荒寂寞之鄉。凡至此而能生還者。殊少。及後幸得免此遠流。

阿平斯仁亞之役。得掌輜重。戰後爲製造砂糖官局之監督。因與局長不合意見而去。時官中佐也。自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與平民出身之文武官。結爲秘密黨。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擠外人出內閣。最爲有力。升爲大佐。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覆利亞圖之內閣。推爲國民黨之首領。至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清流夫之內閣。授侯爵。任以將軍。

亞刺飛者。孝於父。厚於妻。慈於子。殆多情而嚴正人也。世人見其功業未成。而被生擒。謂其

暴虎馮河。不量其力。然非真知亞刺飛者也。觀人豈可徒以成敗論之哉。夫如華盛頓、拿破崙、普烈鐵騎、使其蹉蹶敗亡而終。則亦一暴虎馮河之士而已。故不可以敗亡而遽責亞刺飛者也。雖然、亞刺飛於謀議上用人不當。誠不能解其咎。此誠不得不爲惋惜者也。當時爲急激公憤之國民所推戴。皆急欲達其報國之素志。侍其帷幄。隨其左右者。皆熱心如火之志士。決不使亞刺飛爲和平沈着之運動。可推而知也。

國民黨中次於亞刺飛而最有力者。爲清流夫侯、魔毛妬佐微、亞理平味。雖然、此三人者。其行爲非獨終始不同。其本志亦有相異者。

清流夫侯者。本土國人也。寄居既久。習於其國土。全化於埃及。其容貌似西歐人。活潑而有才智。爲人忠實。篤守信義。能操法語。談吐純如法人。夙主張自由民權。熱心而創爲立憲政體。遂倡改革議。不行而去。當利亞圖之內閣爲國民黨而解散。因一國之輿望。而成一新內閣。

魔毛妬佐微者。自埃及之平民而出者也。其性全與亞刺飛異。常以平民血統爲恥辱。自云爲面勞苦之後裔。其眼斜視。其耳眇小。喜怒不形於色。一見有可恐之狀。尙陰險之方策。熟于政略。深通外交術。平素持論。絕無一定。或唱門閥主義。或主張平民主義。蓋魔毛妬佐微者。非死心於國民黨者。欲藉國民而爲援助者也。始得威斯明流之寵。後爲通必苦之侍臣。

浮沉於政海時。交乳婆留。或親利亞圖。或依賴清流夫。後至亞刺飛。掌握實權。遂結托亞刺飛。始得國資而游土京。爲土國大臣之書記。留七年而歸本國。爲小官數年間。更無所聞。及威斯明流與乳母之女爲婚。得爲王之傳令使。自是聲威漸加。既而其妻與宮人私通。爲其所知。斬殺姦夫。更害姦夫之母。與妻之侍婢。捕妻與義母。遣之白河。威斯明流聞之大怒。直免其官。逐之都外。數月之後。巧迎國王之意。再歸海樓。得司理奏章之職。後娶滿曾縷侯之妹。與王女結爲兄妹。權勢倍於昔日。因撤拊野之亂。以功而得高官。俄土戰爭之時。從王子發散爲隊兵隊之司令官。既歸。自請爲警視總官。清流夫內閣之成。入爲文部大臣。及清流夫之內閣解散。轉入利亞圖之內閣。任教部大臣。後又運陰謀而爲亞刺飛盡力。及事既起。去內閣。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清流夫再成新內閣。又出而爲軍務大臣。清流夫抗論而拒其入閣。後卒入之云。

於國民黨有間接之關係者。乳婆留侯及利亞圖也。乳婆留侯者。亞留米仁亞之產。改宗西教之人也。與清流夫利亞圖稱爲三政事家。最富於決斷者。有舉止閑雅之風。國民黨之長進也。乳婆留侯者。時助之時。矯之欲以除去政治之弊害。又盡力而改治外之法權。治外法權者。領事有治本國人民之權。所以施之於弱國者也。遂於領事裁判之外。設立混合裁判。蓋侯之初意。全在恢復本國之裁判權。且以國力微弱。不足制歐人。故急欲撤去領事裁判也。然無刻苦堅忍之力。此所以卒至無

成者也。

利亞圖侯者。猶太人。身小肉疲。薄弱之人也。寡言語。狀嚴肅。粗通法語。然以年長始學習。發音極不明亮。其學術雖不深邃。然普通之學。亦少通達。侯不好自由主義。及立憲政體。謂東洋有東洋之風。埃及有埃及之風。各國異其風俗習慣。若徒摸倣他國。所以釀成國家之紛擾云云。蓋利亞圖在職之日。國民黨甚長進。外人之干涉愈甚。國內之紛擾。不可名狀。如三佐官之被縛。九月九日之舉。皆與其列。

第二十五章 國民黨之運動中

乳婆留侯爲首相時。英人空遜占大藏大臣之位。法人武利苦寧領工部大臣之職。外人之入政府者日多。威權日重。俸給費其鉅款。而埃及人之被免職減俸者。不知其數。於是國民嫌忌外人之情愈增。國民黨之運動。愈有勢力。時或告空遜曰。大局將有不測。請留意。英之總領事。亦謂埃及人民。異常奮激。皆由嫉歐人之蟠據要津。將有舉動。然空遜迷於當局。不聽其言。一日外出。四百之埃及官吏。與數萬人相聚。要空遜於途上。齊於平地而捕之。幽閉之於大藏省中一小室。迫其辭職。會威斯明流特來勸諭。得全其生命。此一事者。雖似稍涉橫暴。然當時無敢訾其所爲。即外國人亦無甚異議。蓋以免二千五百人之埃及官。及減其半俸。亦皆自知其不法也。威斯明流者。告於英法之駐劄官曰。今日官吏人民之舉動。出於

公憤。且如上尼羅河。有謀獨立之勢。及今不行大改革。恐至不能維持其國家。乳婆留亦以此意勸歐人曰。今日我國人之奮激者。皆憤歐人從來之政府。使國王不能伸其權。大亂將至。余亦不得不辭職。後以騷擾稍息。英法二大臣及管督員等。橫恣不異於昔日。於是埃及全國之人民。反抗歐人之志。愈爲激昂。時英國之外務大臣者。發訓令於總領事曰。埃及王者。不得與內閣之議。又英法之二大臣。有不必聽內閣決議之權。此訓令者。卒奏其功。定爲法律。又使太子代王而爲內閣議長。然威斯明流初拒其請。英政府恐嚇之曰。殿下若不聽此言。此後埃及國內之騷亂。及其他之事變。皆埃及之所自取也。太子通必苦爲議長月餘。以不得參與議事。祇爲有名無實之議長。遂辭職。時勢迫於如此。稍有血氣。誰不奮慨哉。於是國民愈激湧。咸欲盡殲耶蘇教人而後已。然歐人猶以爲不至如此之甚。更迫政府募公債之利息。今人民之舉動將爆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自四月一日至四日。大會於海樓府中。或出除外國大臣之策。或論更迭內閣之方。騷擾擾擾。如內亂將發之狀。而其奔走經營者。非不逞無賴之徒。皆有名望。有財產。真憂國家者。遂以是月上封事。詰黜歐洲出身之大臣。創立憲之政體。其署名者。則上院議員六十人。文武高等官七十三人。豪商貴族四十一人。下院議員六十人。乞遜武利苦寧二人聞之。直入王宮脅迫曰。如殿下惑於不平之徒。設議院而使參與財政。實非一國之福利。威斯明流曰。是非本於二人之意。實出於全國一致。

之思想如何。蓋當時人民謂徒以言論不能破歐人內閣。必須武力之議論。殆徧於全國。四月七日威斯明流從人望解散內閣。命清流夫侯成新內閣。告英法總領事曰。我民人人非常奮激。必欲免在內閣之二歐人。且今日之封事。皆出自良民。非輕舉妄動之徒。故請解職。領事等猶未諾。請首相清流夫侯曰。二歐人者。決不可使其退出內閣。侯答曰。雖國王之權力不能悖一國人民之公憤。而留此二人于內閣。若留之必至釀國家之大亂。於是內閣之歐人遂辭職。清流夫侯直成新內閣。告於各國政府曰。新內閣者。自國民之輿望所成者也。自今以後。可無內患之虞。四月十日。諸將士誓曰。自今以後。吾人對外人當以死從事。各國之總領事等大怒。荷王及宰相曰。若不使此二人入內閣。埃及者是負英法之厚誼。後有不測。未可知也。威斯明流曰。以今日之大勢。此二人斷不能使人入內閣。若爲管理官而意見。余當可聽從。宰相曰。衆怒難犯。王雖主張內閣員咸以爲不可。亦無可如何也。歐人見其如此。乃出姦計。飛報於政府曰。埃及王威斯明流者。驕慢悖戾。無所不至。惑於群小之說。無故而黜我歐洲之二大臣。不顧其忠良。不思其勞績。二人以數年之心力。使其國帑充裕。乃盡供一人之奢侈。而反歸其咎於二人。且欲與歐人爲難。今不廢立。埃及必瓦解糜爛。人民固屬困難。寄居歐人之禍患。亦不可測也。歐洲各國之政府聞之。迫威斯明流退其位。然威斯明流謂一國主權之廢立。非外人之所可干涉。斥之。於是各國政府。威迫其讓位於太

子通必苦。英法總領事遂入王宮。促其讓位。而逐之出境。威斯明流因垂淚而流。厲於伊大利。那不流。是實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六月三十日也。

八月八日。通必苦即藩王之位。實爲外人所擁立。於是強迫而設立管理局。武利苦寧及英人米麟苦爲其局長。於是人民更爲不平。既而利亞圖成新內閣。殆暫爲安謐。然人民黨見內閣員終掣於外人之肘。凡事皆爲其所左右。國運必不能復振。遂使亞刺飛及二大佐以昨年倡議之事迫內閣。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大宰相利亞圖陸軍大臣於須曼利不器。欲遏其不軌之謀。欲先捕拿其黨魁亞刺飛、亞利平味、亞武泥流、阿留三大佐。交內閣議。閣員皆從其意。然以三人大得人心。且爲將士之所歸服。恐生爭鬪。遂設詭計。欲假王子新婚之事。召三人於近衛營。待入門。縛而送之軍法會議所。而聲其罪。時竈毛妬佐微在教部大臣之職。得與閣議。遂通其密計於三大佐。三大佐大驚。是夜集其同志。會而商議於尾奴曰。內閣旣爲如此之陰謀詭計。吾黨可以默默哉。公等可僞爲不知。明朝應其召。僕等窺時機率部下之軍隊奪還公等。更迫政府責內閣。豈非轉禍爲福之事哉。三人可之。翌日至近衛營及入門。果被捕縛。送之軍法會議所。諸將士如約而來。圍軍營。促其放還三人。陸軍大驚駭失措。破窓而逃。三人無恙。得出兵營。與四十之將士赴王宮。述人民貧困之狀。且鳴陸軍大臣之罪。

請其免黜。王無他策。悉從其請。於是免陸軍大臣。以甯毛妬佐微爲其後任。更下令開委員會。使新陸軍大臣爲委員長。而拔亞刺飛爲委員。其委員之所討論者。第一聯隊之佐官自其隊中之兵士公舉。而聽國王任命。第二增加常備兵。外國舉國皆兵第三士官之升進。須由試驗。決不得以士志人之故。不次而升擢等。蓋國民黨所要求於王者也。然門閥之將士。甚不以爲然。歐人亦不喜此議。大宰相利亞圖又有與外人同盟而撲滅國民黨之議。國民黨更爲奮激。大有不爲改革不已之勢。

一千八百十一年九月九日。亞刺飛與二千五百之將士。赴王宮奏曰。第一可解散內閣。蓋內閣者爲外人之所左右也。第二招集議員。蓋非採國民之輿論。不能濟此危急存亡之時也。第三增加常備兵一萬五千人。蓋增兵之事。所以維持國威。且所以抗外人者。獨恃此兵力也。翌日清流夫亦呈奏議於埃及王。其大要定國是、節政費、公政務、明立法之意。訂正裁判之事務。及獎勵工業教育。

國民黨之運動。如此激昂。人心洶洶。不可抑壓。遂解散利亞圖之內閣。舉清流夫再入內閣。於是埃及王命亞刺飛率兵退守歷山港。亞刺飛不肯曰。國家多難。我豈忍去海樓府而不顧哉。卒不往。

清流夫侯久爲民望所歸。蓋威斯明流之時。主張自由主義。其用心亦周到慎密。故國民喜

其爲人。國內有歸於鎮靜之勢。然侯執漸進主義。不好急激。百事施平和穩當之手段。然熱心憤激之國民黨。不以其政策爲然。遂使侯不能行其志。

蓋當時埃及人民。眼中惟憤歐人而已。雖明主在上。宰相極賢。不去外人之干涉。不殺外人之權。決不能鎮定人心者也。夫受歐洲之教育者。執國權主權之論。自由主義之議員。主開議院而抗外人。有土地被強迫而爲官所賣入。且以賦稅之增加。而惡外人官吏者。或被官。或被奪職。且以外人之俸日增。外人之官日衆。而怨外人商賈者。以利權握於外人。無以聊生。而怨外人憂國家者。以英國則略材富羅濱島。法國則侵掠突尼。將有蠶食之憂。宗教家以耶蘇教之蔓延。慨國教之衰微。其他直接間接。皆有視外人如讎。欲得甘心之勢。故事勢交迫。公憤之所由激也。

當是時埃及國內之報紙。皆痛論外國政府之干涉。訴歐人之跋扈。而各國之駐劄官。皆以其妖言惑衆。煽動人心。迫埃及政府禁其發行報紙之停派。漸至全國無一可閱之報紙。時伊麻爾伯在海樓府。日祝國民之得志。於邸內開茶會。議論此事。不出數日。忽被捕縛。於是亞刺飛憤其不法。直登司法大臣之門。告曰。逮捕無罪。眞暗無天日者也。若不速放免。雖以兵力。亦所必爭者也。因直放免。

國民黨於是愈有勢力。英法二國告埃及政府曰。英法者當內外危難之衝。現倡革命之亂。

而抗埃及政府。可同盟而平定之。然當時英法互相猜忌。同盟而動干戈。以干涉埃及內政。是終不能行之事。國民黨深觀大勢。絕不介意。蓋倡外國不能以兵力干涉之議。壯國民黨之氣爲宗。實海樓志士虞勵豪流。及武論怒之力。虞勵豪流者。執自由主義。欲行立憲政體。絕歐人干涉而恢復國運者也。武論怒者。深研回教。謂回教之恢復。氣運不遠。而其起處。必在埃及。故見今日國民黨之憤興。欲乘此氣運。而欲振興回教者也。

埃及議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創設。其中有爲埃及王所特命者。然議會之權。祇能討論。而不能決議。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春。國王欲限制議會之權。議會皆以爲不可。致解散當時之內閣。及清流夫侯成內閣。從亞刺飛之說。欲召集議員。先告各國領事曰。今之召集議員。及其決議。皆出於公論者也。而英法領事及監督官力阻之。蓋清流夫侯欲待公議法律時。而後召集。而彼等以爲如此。則增議會之權力。故欲先召集之。後清流夫侯之議卒不行。亞刺飛以召集議員之議。被阻於外人。而不能行。憤然去海樓府。時人民各處開運動會。約數萬人。麕集於亞刺飛之室。羣稱保全埃及。惟在此人。呼萬歲。並擁護而送之。停車場。國王及外人見此勢。無不愕然。

十一月選舉議員。國民黨占半大之數。故皆曰從來崇尙歐人之主義。我輩常爲抗議。今日當可如願矣。

通必苦者。歐人所擁立。即歐人所願使者也。因選舉議員之事。甚以爲憂。乃發令曰。凡議決事。須仍舊例。勿釀紛爭。管理官早知力不足以敵國民黨。乃勸王曰。決不可與議員以決議之權。惟使之發論可也。

召集議員之報之達於歐洲。法國首相巖鼈跏。十月告駐荊巴黎之土國大使曰。今回海樓議事。予所最憂也。此後政策。雖未知如何。想必受國民黨之意。而拒歐人者也。欲平定國亂。英法聯盟滅盡不法之徒。使國王不袒庇彼等。其後巖鼈跏語名士矩麗滿層曰。今法國正耀武揚威。立功萬里外之秋也。埃及民黨勃興。其機不可失矣。矩麗滿層正色曰。法國本重義輕利。鋤強扶弱之國也。今埃及爲東方弱國。其民黨欲排內外之壓力。恢復自由。設立憲之政。以務赴於文明之域者也。且其國民黨既爲埃及輿論所歸。少有倡異議者。而我計不及此。欲與英合。恃兵力以壓制之。豈非可恥之甚哉。余之心意。欲假援兵助彼國民黨者也。巖鼈跏笑曰。今吾輩但欲法國威名洋溢海外耳。豈暇他顧哉。况埃及國民黨勢微力薄。不足掛齒頰者耶。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英法政府要求埃及政府。其大意曰。第一埃及國不得復理洲越運河之事業。第二埃及之財政豫算。外國每年豫算明年之所入以定用度決不得變更。若增內政之支出。則外債之利息。必不能償者也。時英政府告於法政府曰。此後干涉埃及之政畧。兩國不可不合同而保護從來之權力。且埃及議會將欲變更財政。兩國不可不助埃及王者也。又

法相巖鼈跽告英大使曰。若埃及變更財政。則管理員積年之勞力。歸於水泡。他日之權力。亦必漸成。故今日者英法須保其威權。不可少爲假借也。英法二國之意氣如此。嚴酷橫暴。可想而知矣。

議員者。以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二月集於海樓。決增內國之政費。而各國駐在官不肯從。其議曰。埃及人爲埃及增減其政費。雖於吾輩無關。然每歲所入有限。若增政費。則於償還諸國之利息。將必減少。故關係萬國。已國議會斷不能決議者也。議會遂開協議。或增或減。商於駐在官。然駐在官者。固執已見。不爲少動。蓋往日埃及財政有與萬國協議之約。故執協議之二字。遂至能抗議會之權。嗚呼。往日之言。只一時之約。豈所論於憲法議會者哉。專橫亦可謂至極。乘國鈞者可不慎哉。

當時議會爲國民黨之所左右。國民黨亦祇從亞刺飛之意。其議會所主張之大要曰。議會者內閣當任其責。英法管督官干涉之權。除償公債土地之租稅外。不得參與。大宰相清流夫。以內患迭興。外憂洊至。國民黨則大有激烈爆發之勢。外國交涉。更雜沓紛擾。雖左右其間。亦恐無可如何。遂辭職。時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也。

第二十六章 國民黨之運動下

清流夫去相位。果何人襲其後任哉。國民之輿望。歸於魔毛妬佐微。然埃及王以爲出於自

命。則恐外人疑其黨於國民黨。故以新內閣之任。委之社會。議會辭之曰。唯王所命。而王固執不聽曰。余所信任者卿等。解散之。故定其後任。卿等之責也。

自清流夫辭職之後。後任終未有所定。亞刺飛遂使人勸魃毛妬佐微成新內閣。時埃及王不得已舉魃毛妬佐微使入新內閣。

魃毛妬佐微爲相。亞刺飛爲陸軍大臣。遂發布新憲法。國民黨亦漸平靜。

議會檢查海關稅時。英國管督員一年之俸。至一千五百。決議減其費。而英之外務大臣迫埃及政府。令其不移動。遂生一大葛藤。

當此時。政權歸國民黨中之掌握。而藩閥黨志留加志亞人。初以敵視國民黨。見今回之改革。甚爲危恐。故藩閥黨之黨魁於湏曼侯伊比計。欲暗殺亞刺飛。并廢立國王。國民黨偵知之。捕縛而送之軍法會議。審問得其實。下流之白河之令。埃及王被迫於宮人。欲輕其罪。諮問內閣。內閣不奉王命。於是王招英法領事。求其相助。領事曰。以王之特權。而辦此事。何難之有哉。王遂赦以輕罪。內閣員以王納外人之言。不經會議。大爲憤激。直入王宮詰其廢前言之失。

又亞刺飛因憲法之事。與王異議。使辭其職。無幾。藉國民黨之勢力。再爲陸軍大臣。至此時殆有攝政之勢。

因英法干涉志留加志亞人之事。國民黨又爲憤激。內閣與外人之交涉。大相齟齬。英法領事。告於本國政府。使以軍艦迫埃及政府。令解散其內閣。國民黨知力不能敵。二大強國。欲與埃及王相和。解散內閣。避外敵之銳。而待時機。後探知英法所派遣之軍艦。僅二十艘。且英法不相和。必無兵力干涉之恐。遂決意蟠據內閣。亞刺飛廢寢忘餐。經營軍備。以應國家之急。於是歐人之寄居者。去國甚多。

此時英國告於法國曰。今不得已以兵力干涉埃及。宜與貴國結爲同盟。而法國依違不應。蓋當時之形勢。俄然一變。德之卑士麥將。再有事於法之東方。重以主張示法國之威於北亞非利加。橫行地中海之巖。鼈跽退相位。溫利主義之普烈士。寧爲相。不好以兵力干涉他國。且以埃及遠征。須要精兵六萬。只有與英國合派艦隊。保護保河。嚴禁兵士上陸之議。此議亦被黜於議院。遂辭英國之同盟。於是英國約意大利同盟。意大利亦辭之。又與德奧諸邦。結攻守同盟。然以不經德相之許諾。又不敢與他國同盟。亦辭之。

法國既不欲以兵力干涉埃及。普烈士。遂與英國送使節於土耳其。其帝使土國政府。鎮定埃及內亂之騷擾。

埃及國民黨。其勢愈盛。內閣員之威權。亦漸煊赫。國內人民。殆如鼎沸。一似英國之來寇。迫於目前。遂以議會不必開。軍艦不足長。惟視亞刺飛爲生命之存亡。而國民黨之首領。聞歐

洲各國之不同盟。欲訴其事件於歐洲。開歐洲會議。以裁判埃及之事件。

當時土耳其政府。最爲躊躇。蓋上帝者。賴歐洲之聲援。以兵臨埃及。捕亞刺飛。除其黨與。握其實權。使爲馴服之屬邦。甚非難事。然亞刺飛爲恢復回教之首領。不問何國。不問何人種。凡爲回教信徒。悉爲歸心。若任亞刺飛之所爲。則國民黨之騷擾。殆無終極。且內外之交。決無了結之日。若強誅亞刺飛。回教信徒。皆目上帝以殺害忠臣爲皇天之罪人。滅華大僧廳。將罰上帝以從異教而滅正教之大罪。當時大僧廳按亞刺飛位之不保。亦未可知。故所以進退維谷者也。土廷遂決中立而觀變。是使後日英法之外交官。喫一大驚者此也。蓋土耳其遣三人之使節。而所命之三人。悉異其旨。當時使節長者爲泥留備侯。帝命之曰。可援助埃及王。而壓伏國民黨。命其次位之使節曰。務助國民黨之首領。而絕外人之交涉。且土國可舉兵來援。而增其勢力。又命其次位之使節。使監督兩使節之應對舉動。

初土國使節之至埃及也。政府驚愕。不知所措。皆以爲英法土之聯合。莫敢抗拒。唯欲全其身命。大宰相魔毛妬佐微潛逃。外務大臣平美夜遁。大藏大臣清泥區震慄如鼠。而其兀然不動者。惟亞刺飛之一人而已。然漸知土使之來意。人心漸定。內閣員亦咸保其位。國民黨暗知土國之聲援。大增勢力。惟日備英法之來攻。派人於國中。使遊說曰。若絕外人之干涉。則可輕減租稅。及免償商利之負債等。又回教信徒與之相和。激勵人民曰。我回教者。被無

道非理。西教人所蹂躪。今將滅絕。苟敬天崇神者。宜起而致死力。以久苦課稅之重。困於高利之債。及熱心宗教者聞之。豈有不喜而奮袂者哉。故蜂屯蟻集。國民黨之勢力日增。殆有銳不可當之勢。

六月十一日。禍機倏發於歷山港。亞刺比亞人與希臘人互爭鬪。遍市騷亂。歐人之被殺者六十餘人。後得埃及兵之彈壓。其事始熄。廿八日。上帝授亞刺飛以勳位。是暗煽其舉動者也。

七月四日。英法之軍艦到歷山港。初埃及王者。其宗旨無異國民黨。且髦毛姑佐微意見同。藉法國之保護。與王族去海樓府而往歷山港。於是英之總領事斃。法之總領事新機越智。謁埃及王曰。列國之意。欲恢復殿下之威權。而保持國內之安寧。故可速解散內閣。流竄亞刺飛。與其主謀者。國民黨聞之。憤恨益甚。上下恟恟。是月九日。英艦迫歷山港口。埃及軍嚴守海岸之砲臺。英將清茂流乃要求陸軍大臣亞刺飛曰。可速撤軍。交砲臺於英軍。若不然。則我兵明朝當以砲擊。亞刺飛斷然拒其要求。益嚴守備以待之。時英艦凡十三艘。其中八艘鐵甲艦也。法艦以本國政府之令。不得以兵力干涉。即此夜別英艦退於濟度港。遙觀動靜。

七月十一日。英艦發砲擊埃及軍之屯塞。相接終日。然砲臺皆舊式。不能當英艦銳利之砲。

彈多爲破壞。入夜休戰。此戰歐人之死亡者五十人。埃及之死傷四百人。翌朝英艦又進而砲擊埃及軍。僞樹白旗以示休戰。久無確信。英艦又復砲擊。埃及軍又樹白旗。英軍猶豫。埃及軍載軍械及死傷者退守加富。留意宇留之要害。此地距歷山港十四英里此役以亞刺飛之副將軍野高部坐麻掌糧運。埃及之兵勢得以不挫。埃及王聞戰之起大驚。投於英艦以避亂。時勢至此而通必苦。猶持兩端不能決。蓋國民黨者本國人也。非不欲本國人之勝利。然於亞刺飛猶不能無疑。且若助亞刺飛。恐不容於歐洲列國。則有失位之恐。然藉歐人而抗本國。又恐逆上帝之意。故未敢目亞刺飛以大逆。斥國民黨以國賊。故遲疑久而不能決。當時英國政府。虞刺怒須頓之內閣。皆主張干涉埃及。惟純正明理之武賴士。痛論英國之政略。反道德之原理。背文明之本旨。破萬國之公法。悖自由之主義。以其言不容於衆。遂辭內閣之職。

英國政府直授精兵二萬於名將宇流精。使征服埃及。宇流精既來埃及。即迫埃及王。謂受鎮撫埃及之命。將欲占領亞武邱港。突然進航於濟度港。急使兵士上陸。溯運河而略取伊須米利亞。此時宇流精受鎮撫之公命。殆如假王。而亞刺飛以蒙反賊之名。國民之向背全異其勢。勝敗之數。即此可決矣。

此後各處俱有戰爭。八月廿四日。英之先鋒經伊須米利亞而進。遇埃及兵大戰。時埃及兵

有三萬人。大砲十二門。其鋒甚銳。而英兵不滿二千。大砲亦僅二門而已。加以酷熱如炙。英兵不能堪苦戰。少時埃及兵又來援。其勢益爲猛烈。英幾不能支。將悉被鑿殺。會得援軍。日既暮。僅得免。

翌日用宇流精之策。急據麻佐年襲埃及軍。出其不意。拔其野營。獲大砲七門。與其他之糧食輜重。生擒亞刺飛股肱之將。磨毛如與平美。

二十七日加佐志庵之埃及軍。襲英軍。入夜。英軍得援兵。退埃及軍。當時英之全軍三萬一千四百餘人。埃及之總軍七萬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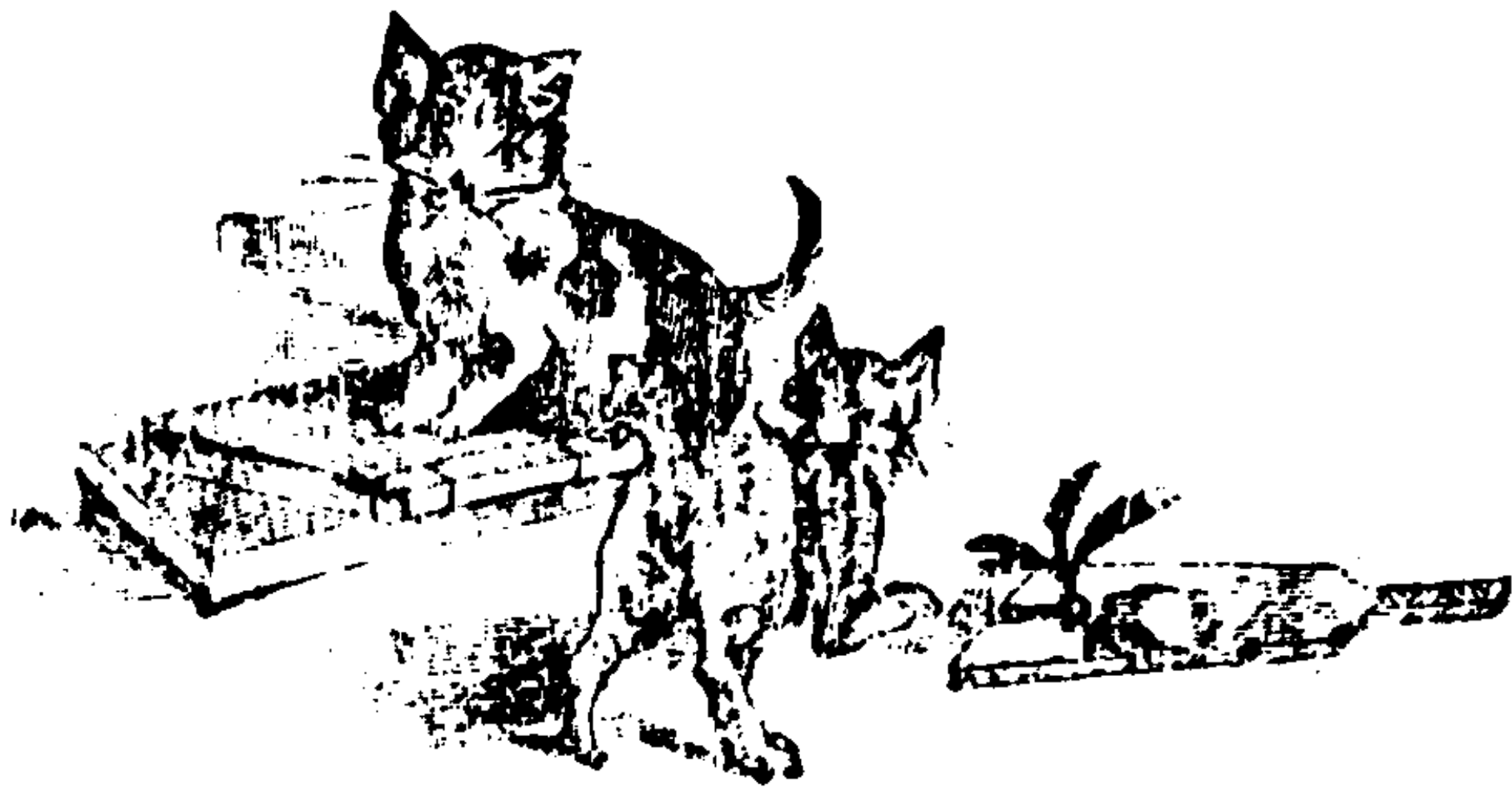
九月十三日。英軍夜率精兵一萬三千。大砲六十門。至黎明。至於距埃及本營僅一英里之處。布其戰線。見埃及軍之堡塞。高低相連。築造布置。皆極其妙。英將大驚。蓋埃及軍之堡塞。占沮洳之濕澤。頗得要害。且有精兵二萬。新募兵數千。騎兵二千。大砲七十門。英軍見其不容易拔。乘夜未全明。出其不意。而急擊埃及新募之兵。周章狼狽。棄塞散亂。全軍爲之震動。英軍乘勢連陷諸堡壘。亞刺飛猶不少動。泰然在中軍。指揮而拒英軍。埃及軍勇氣復加。拚死奮戰。兩軍對壘。聲震天地。忽進忽退。其狀恰如波濤之捲舒。及埃及之中軍不能支。而潰奔。亞刺飛亦逃歸海樓。英軍見之急躡其後。道積沙礫。深可沒脛。炎威酷烈。殆如鑠金。走者追者。其困苦實可想像。至十四日之夕。亞刺飛始達海樓府。然見大勢已去。全軍瓦解。同志

之士。或捕或逃。本國之作對者。亦假外國之聲援。襲其背後。知國家之事。無可如何。遂決意降於英軍之轅門。

於是忠於國家。黨於國民。及教法之憤慨者。見首領既降。皆棄戎器而逃匿。執耒耜而耕耘。以求免罪。地方官前爲國民黨廣募捐金。今後奔走於埃及王之威令。議院之抗埃及王者。今又請埃及王還御海樓府。以節忠節。各處人民。激昂之氣概。不平之公憤。全爲消滅。嗚呼。殘敗之餘。人心遂死。而爲外人之奴隸矣。

既而議亞刺飛之刑。英國政府主處死刑。然局外之人。皆憐亞刺飛之心事。欲助之。議論分數派。紛紛久不能決。埃及政府又恐其供狀將受連累之罪。欲私定其案。以殺之。而英人中多主張開公判。遂開公判庭。審問亞刺飛。辯護人者英人也。即狀師、外國審判、任人搜得證據。

有埃及王及土耳其帝之來往書簡。其中皆有憊息國民黨之意。此判決上所以甚爲棘手。而英國以其僞用降旗。及於歷山港大逞殺戮之二條。欲定其罪。而立論不當。卒不見用。後以謀叛論處死。及以國王之恩赦減死一等。處永遠流徙刑。與同志十二人。謫於英屬錫崙島。島中之待遇。甚爲優厚。殆同拿破崙之謫於伊留婆島云。



明治政黨小史 第七

東京日日新聞社纂
南海陳超翻譯

明治維新。因德川封建之制。抑國內羣雄之力。而能持保平利者。今一旦而廢之。以布郡縣政治。以行中央集權。而圖國權之統一。則此中或有偏倚。須幾經變遷。幾經動搖。或有追慕舊日而不悅于新政。或有藩侯新柄政柄。而不慊於有司。他如種種。雖各宗旨不同。而總無非反對于新政府。此情勢之必至也。是爲明治政黨之起源也。

夫明治政黨之起原。既已如此。則政黨宗旨。偏以抑有司之專制。張國民之權利。而因以設立議院。開參政之途。爲其第一目的矣。既已達第一目的。則有所謂責任內閣。政黨內閣者。于是據政黨之力。以組成內閣。此爲第二目的。曠覽政黨今日。即爲汲汲以求達此目的之時代也。吾人著明治政黨一小史。原其始終。考其本末。自政黨之發生以來。以至今日。別爲三期。亦足見明治政黨一斑矣。

第一期 自明治七年愛國公黨起至十四年詔開國會止

第一期之政黨。爲淺嘗洋學者所創造也。所有主張。即屬民權。所有希望。即屬民主。其黨之組織行爲。無秩序。無節制。集散離合。殆無常定。則其政黨不無尙幼穉矣。

愛國公黨

明治六年。征韓之說興。而朝廷諸公。議論不合。于是西鄉、板垣、副島、後藤、江藤等。各行辭職。

天下物情。因致騷動。而西鄉設私學校于鹿兒島。復時與各人互相謀議焉。因先是小室信夫、古澤滋二氏久駐倫敦。目覩英國議院政治。私欲行之本國。是時適及歸朝。乃說合板垣、後藤二公。及後副島、江藤與由利公正、岡本健三郎諸人。亦有同志。乃上書言設立民選議院。復行興愛國公黨。以提振之。是爲明治政黨之權輿也。其公黨之自宣宗旨曰。一天之生斯民也。必賦之以權理。權理者。乃天以遍賜國民者。固非人力可得而奪之也。又曰。吾人之視政府。即以之爲爲民而設者。吾黨之目的。無非爲保全斯民之權理。而使人民得以自主自由獨立也。一云云。觀其公黨所宣言。即爲專主民權而說。而自茲以至詔開國會。國中概行主此說矣。當是時也。公黨之說。遍行海內。板垣及前參議諸公。亦極一時人望。愛國公黨。本應極一時之盛。不謂其黨員有武市某等。要擊岩倉右大臣。又二月。江藤新平歸佐賀。與島義勇等。舉兵振動。大破和平之局。而愛國公黨。由此亦漸歸衰敗矣。

立志社

立志社之原始。乃板垣氏所設於土佐。板垣憤江藤武市等之破壞主義。乃歸高知。集鄉黨子弟。以結此社。其心志蓋欲行和平主義也。其自宣宗旨曰。夫集我國之人民。則有三千餘萬。而其盡行平等。無貴賤尊卑之別。盡享一定之權利。以保生命。保自主。勵職業。長福祚。以爲獨立不倚之人民。是其所宜也。夫權利者。威力不得而奪之。富貴不得而壓之。蓋天所以

賦與人民。而人民宜保固之也。又曰。吾人誠欲張人民之權利。則民會不可不立。惟立此民會。乃足以延長國民福祚也云云。而其所以名之爲立志社者。蓋以爲民會雖立。苟民志卑下。亦難見其效云。至于其主義。則與愛國公黨無異。時爲明治七年四月也。

明治八年一月。木戶、大久保、伊藤、井上、板垣諸公。大會于大阪。以開會議。當日聚各大政治家于一堂。而板垣則僅有關西之小室信夫、井上、高橋等四十餘員。可以見其黨內之幼稚。而至其前之四參議中。則江藤已被誅。副島已倡異說。後藤已往高島。大阪一會。爲之運動者。祇有板垣一人。所以致此也。

大阪會議。其始雖各生意見。及後亦頗屬和融。乃于三月。以木戶爲內閣顧問。板垣復爲參議。而立志社于是更爲振興。當時社員則有千餘人。于中設有洋學所。及法學所等。以求論自由民權之說。且以法國革命俄國社會黨史事。或編童謠。或著小說。將欲以蓄養國民自由思想也。當日。土佐最爲政黨熾盛之地。于此民權黨外。復有主封建之靜儉黨。主官權之中立社。與之互有軋轢也。

愛國社

土佐之立志社。其勢力雖頗盛。然不過爲一地方所結集。而各縣地方亦各有黨社。不祇爲土佐一地也。至于集一國而成之政黨。則斯時除愛國公黨已倒外。祇此一愛國社也。

愛國社者。其始原以愛國公黨之宗旨。起于東京。及明治十一年。板垣以明治八年大阪會議後。愛國公黨久廢。乃振興此會。以繼續之也。當明治十年。西南亂平。西鄉已死。天下不平者。皆屬集士佐。矚望板垣。以行破壞主義。如杉田定一、栗原亮一、竹內正志、頭山滿等。而立志社員林有造、片岡健吉等。時以謀叛被捕。板垣乃挺身振興此會。遍宣其宗旨于全國。以謂各地方人民宜互行會合。以公議國政之利害得失。代國會起立議會。此所以再興此會也。

明治十二年。立志社員島地正存氏。建謀速成國會。以翌年三月會議。使各會社裁斷。且以擴張各會社之勢力。于是以河野廣中、杉田定一、北川貞彥三人。得投票最高。因大會于大阪。以片岡健吉爲其議長。改愛國社爲國會。開設願望有志會焉。其同盟合議書如下。

第一條曰。爲開設國會。以會集于此。此後如國會開設。果見其功效。即雖幾經歲月。亦不得解此同盟也。

第四條曰。本會須要參究各國憲法案牘也。

當時出名者。自東京、大阪、山形、福島以下二府二十二縣。共集八萬七千人。而以河野廣中、片岡健吉二氏携書至京。上于太政官及元老院。以元老院拒絕。遂無由得以進達。而期成國會同盟會。于明治十三年一月。復會于東京愛國會支會。又更其名爲大日本國會期成

有志公會。以謀議續行運動開設國會也。其時會合者二府二十二縣。代理人有六十四名。而各地方出名者。足有十三萬餘人云。

開設國會詔諭

明治十三年國會期成同盟會續上書政府。當其時。法國學說。浸人國內。如西園寺公新自法歸。居然以華胄出爲社長。而東洋自由新聞亦設。其餘如中江篤介主盧騷之民約說。而提倡自由主義。加以有北海道開拓使官有物一事。遍國新聞。非難攻擊。于是人心憤動。識者大爲之慮焉。明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天皇有所感懼。乃廢北海道開拓使官有物一命。因亦詔開國會。其詔曰。朕嗣祖宗二千五百餘年之鴻緒。振興中古解紐之乾綱。總攬大政之統一。夙以建立憲政體。以爲後世子孫之繼業。於明治八年設元老院。十一年開府縣會。此無非爲漸次創基循序進步。爾有衆庶。亦諒朕心焉。顧立國之體。各有所宜。非常事業。不便輕舉。我祖我宗。照臨在上。振遺烈。弘洪謨。變通古今。斷必行之。責在朕躬。將于明治二十三年詔議員開國會。以成朕初志也。一云云。于是國會期成同盟會之志願乃償。而第一期政黨之目的。亦可謂大半已成全也。

第二期 自明治十四年詔開國會起至二十三年國會第一回開會止

第一期之政黨。其前半期與後半期互有不同。前半期之政黨。多因第一期之勢而成。其宗

旨目的。皆與第一期政黨無所異。蓋以第一期之政黨。于十四年雖有詔開設國會。已稍達其目的。然或有慮國會之遲于開設者。或有見其國會將設。而無萬力以持之者。此所以以其因於第一期政黨以成也。然前半期既因第一期之末勢。則終不能永立。所以于明治十七年各行解散。而後半期之政黨。因而興立焉。至其後半期政黨之目的。則以禦備政府攻擊為主。蓋以國會期近。不禦政府攻擊。政黨不能活動。如自由黨之起。此其一例也。

自由黨

明治十三年十一月。國會期成同盟會員之會於東京。斯時會員。既已有倡自由主義。樹立政黨。訂有規約數章者。所以加有國會期成有志公會之名也。翌年十月國會期成有志公會及自由黨會于東京。于是自由黨始大張勢力。遂為今日立憲政友會之基礎矣。其規約有三章如下。

第一章 吾黨主義。須以擴張自由。保全權利。增進幸福。以圖社會改良也。

第二章 吾黨須盡力以扶持立憲政體。

第三章 若有黨派類吾黨之目的者。宜協和之。以達吾黨之目的也。

其規約如此。至其幹部之組織。則設總理及副總理各一名。常議員若干名。幹事五名。俱屬黨員公選。任期則各行一年也。至其施行主義。則純取平和。而正副總理。則實行黨員改定

事件也。今列其初期所選黨員如左。

總理

板垣退助

副總理

中島信行

常議員

後藤象二郎

馬場辰猪

末廣重恭

竹內綱

幹事

林包明

山際七司

內藤魯一

大石正己

林正明

而自後末廣重恭、大石正己、田口印吉等所立之國友會其會員亦多有歸於自由黨者。且不久而大阪有立憲政黨起。其主義與自由黨無異。發起人則爲草間時福、古澤滋、河津祐之、永田一二、田口謙吉等。而聘自由黨之副總理中島信行爲其總理。極行與自由黨親密。無異自由黨之分派。後以明治十六年認之爲政社。而警察署不許。因遂中散也。

其餘各地方創立政黨而與自由黨聯絡者不一而足。如靜岡之岳南自由黨、高知之海南自由黨、愛知之愛知自由黨、東北七州之東北七州自由黨。此其著者也。

然自由黨之名雖如此其盛。而黨內有勢力者亦不無各存意見。如板垣總理則存意中央集權。馬場辰猪、大石正己等則存意地方分權。意見不一。互持而不能相下。而十五年十一月板垣總理與後藤氏將遊歐洲。以審察政況。而大石、馬場氏等以自由黨爲日尙淺。基礎未定。總理外遊。則于黨內不利。爭論不已。板垣不聽之。竟爾就途。十六年六月。板垣自歐洲歸。十七年十月下旬。遂大會于大阪太融寺而解散此黨。自由黨之設立。僅不過三年而已。

解散之原因。蓋以集會條例有所障礙。難以統一黨務。且黨內法例難行也。

立憲改進黨

明治十五年三月。大隈伯與河野敏謙、前島密、小野梓、牟田口元學、春木義彰、成島柳北諸氏及嚶鳴社員東洋議政會員等相圖以組成一黨。名之爲立憲改進黨。嚶鳴社者。乃當日爲東京府會副議長之沼間守一氏所主倡。而河津祐之、肥塚龍末、廣重恭、波多野傳三郎、田口卯吉、角田眞平、刈山名政等所聯成者也。以演說討論開會。各行發其意見。而表之嚶鳴雜誌。演說筆記。流布內外。島山三郎氏亦與其會。而爲東京橫濱每日新聞之主筆也。東洋議政會者。乃矢野文雄主倡。而自慶應義塾卒業業者。及報知新聞社員。及尾崎行雄、犬養毅、藤山茂吉、箕浦勝人等所聯成。以爲討議政治學術之會也。

改進黨之主義。雖與自由黨無異。皆持自由民權之說。主張以主權在民。然而力反自由黨之急進過激。此爲不同也。其宗旨書曰。

政治之改良進步者。乃我黨人之所冀望。而行破壞急激主義。則非我黨人所冀望也。蓋不遵其順序。而遽行破壞。以謀變革。是爲紊亂社會之秩序。而反妨碍政治之進步矣。所以惑夫陋見。而徒主守舊。及好爲急躁。而競務激昂。是皆非我黨所冀望也。

又定有約束第二章曰

第一章 本黨名之爲立憲改進黨

第二章 本黨宗旨如下

一 保皇室之尊榮。全人民之幸福。

二 主改良內治。以擴張國權。

三 省中央干涉之政略。建地方自治之基礎。

四 隨社會進步之度。以伸選舉權。

五 本黨對於外國。務減其政治上之交涉。而增其商業上之關係。

六 貨幣之制。專主硬貨主義。

改進黨以四月中旬而舉行開會。推大隈氏爲總理。而選小野梓、乍田口元學、春木義彰爲掌事。是實爲今之憲政本黨之前身也。

至明治十七年十二月。大隈總理及河野副總理。以不行廢黨員名冊之說。遂于表面上退除改進黨之名。雖然兩氏者其與改進黨之關係。則仍不絕也。

立憲帝政黨

自明治六七年間。于東京及各地。政黨派之起。不勝其數。雖然皆無非唱自由民權之說。而持破壞主義。以反對政府爲能事者也。于此中而有意見公平。獨立不撓。不被俗世之

風潮。而能審察國情。深明國體。知本國之與各國不同。而務以奉主權在君之說。唱欽定憲法之論。而尤善于民主的民權黨者。惟立憲帝政黨也。

立憲帝政黨者。乃日報社長福地源一郎。東洋新聞社長水田寅次郎。明治日報社長丸山作樂。三人所倡聯者。而以十五年三月。公其黨議于世也。謂之帝政黨者。蓋以本黨十憲法制定。而代表政府之意見。以草野輔弼朝廷。爲其目的也。後爲淺嘗之民權論風行海內。帝政黨不能立足。遂以十六年九月而解散焉。

大同團結

久去政治界而置身財政界之後藤伯者。于二十年之末。而又漸生野心于政治界。或時張宴。而演說其政治意義。或設俱樂部。糾集同志。而討論政治。彼其心蓋未嘗絕政治界也。而于二十一年七月。以至二十二年春間。遊說於東北東海各地。主唱棄小異而取大同之說。所謂大同團結者。即後藤伯所團結者也。伯原與自由黨關係不淺。聲名聞望久著。黨內且值當日自由黨適行解散。以故來集之者。多爲舊自由黨人士。其後組織漸就緒。其勢亦漸盛。方以爲大張黨權矣。不謂際二十三年三月。伯突然有人閣之事。黨內非難攻擊。轟轟而起。大義節操。深責不已。而伯竟不聽之。如此則大同團結。最始遭一折也。四月以大會決議。而開起草委員之會。于是關於組成此會人員。而有政社與非政社之別。大起爭持。各執已

見。如大井憲太郎。內藤魯一等。則主非政社說。關東諸國及愛知地方之委員贊和之。而關西及東北十五洲之委員。則多主政社說。互持不下。兩派各自運動。而政說派則組成大同俱樂部。非政社派則組成大同協和會也。

至于二十三年之末。大同協和會之大井憲太郎。訪問渡邊小太郎。板垣伯。二人於高知。以謀自由黨再行興復。蓋以大同俱樂部。非爲自由黨所再興也。于是板垣伯乃以愛國公黨之名。而新行組成一黨。其宗旨書有曰

如彼大同團結者。其所企圖非不廣大。而成立之際。既已分爲兩派。則小異已分裂如此。及後爭競。必致日益月盛。是黨內既已互相軋轢。則何能立于各黨之間。以謀聯合。其弊殆已不可救矣。夫舊盟諸同志。互相仇敵。一倡自由黨再興之論。一倡非自由黨再興之論。相持不下。不知夫立自由主義之一大團體者。即是天下之自由黨也。故冠以自由黨之名。此爲當然之事也。雖然。彼一則有自由黨再興之論。一則有非之之論。互不相和。夫從來孰有一黨名之下。而能一括兩派者。今而欲調和之。而使其並立。則不得不別擇一黨名矣。

非政社派之大同協和會會員等。遂以二十三年春。再興自由黨。其人物之著者。則爲天井憲太郎。中島又五郎。山田太造。小山久之助。天野牧立。持田若佐等也。

立憲自由黨

此爲板垣伯以愛國公黨主義而組成者。板垣伯之目的。欲紹後藤伯大同團結之後。而尋舊自由黨之舊盟。以會合各別派也。不幸而其說不行。乃不得已而以愛國公黨主義組成之。其結黨則會合夫青年自由黨。平民同盟會。橫濱住民俱樂部等之壯士。所有愛國自由大同各派。莫不次第進之。而愛國自由兩黨。皆大加贊成。獨大同俱樂部員。則非其會合主義甚力焉。于是三黨之交涉委員。屢行會同商議。而以五月五日開黨。是時不得謂之爲真能開黨。祇稱之爲聯合大會而已。蓋以開之而會合不成。則須更聯結也。然自茲以後。大同俱樂部。亦被困甚矣。漸至于二十三年七月。愛國公黨及自由黨先行解散。八月十七日。大同俱樂部。亦遂解散。于是八月二十五日。自舊愛國黨之片岡健吉、杉田定一、植木枝盛、栗原亮一諸氏外有六人。自由黨之大井憲太郎、新井章吾、內藤魯一、石板昌存諸氏外有六人。自舊大同俱樂部之河野廣中、大江卓、末廣重恭、鈴木昌司諸氏外有六人。自九州同志俱樂部之河島醇、松田正久、武富時敏、山田武市諸氏外有六人。其餘如郡馬公議會及京都公友會。各有一人。以爲委員。即以九月十五日開黨焉。其主義及綱領如左。

主義 自由

綱領

一 尊崇皇室。擴張民權。

一 內治則省干涉之政略。外交則期條約對等。

一 舉行代議政體之實。期政黨內閣成立。

立憲自由黨之創立。其不贊成而不入黨。則有舊三派之稻垣爾、井上角五郎、前田案山子、八木原繁祉、前田下學等。而別創一日曜會。結爲團體。於是改進黨解散與自由黨相合之說。遂不能行。而兩黨依然對立矣。然于第一議會而聯合兩黨以當政府者。則爲改進黨所策畫也。

第三期 自第一回帝國議會開會至今

于明治政黨之前二期。恰如出師之準備時代。至于本期。則爲戰鬪之時代也。各政黨之歷史。漸經歷年所。其離合集散。亦漸不輕行。雖或有時改其名而不變其形。然多爲從一時權宜之謀。而非永遠以行之者。即如自由進步兩黨之于憲政黨是也。於本期所稱爲新黨者。祇有一帝國會。今錄其歷史。假現在三黨之名。以尋其系統。示其去來變遷之大要。至于其議員之一時集合。不能盡舉之也。

立憲政友會

立憲政友會者。其源流發自立憲自由黨也。立憲自由黨于本期之歷史。三黨中最爲多變。

化之歷史者。當議會初開會時。于立憲自由黨聯結之前。其暗流既已盛湧。將連合民黨與改進黨同以豫算問題對敵政府也。

其于第一議會之自由黨議員。則有八十八名。院內團體以之爲最有權力者。議長選舉。則以本黨之中島信行氏爲第一候補者。至于見命詔諭。其盛可知矣。自由黨則與改進黨聯合以沮政府提出之歲出豫算九千四百餘萬元。須改爲八百萬元。作豫算查定案以報告議場。其查定案內所言改正官制甚多。于是違憲議論。沸騰天下。黨派流盛。其與溫利派所爭論極爲激烈。院外運動亦甚猖狂。兩黨力士縱橫朝野。威喝脅迫無所不至。終至政府以二十四年一月十三日執行保安條例。放逐力士五十四名于皇城三里（日里即中里十九里）以外焉。又以豫算問題既已經前各院定議。政府及溫利派乃行提出。而本黨（即自由及改進黨）之反對。則在于既經定議之後。其理甚逆。然以初行布告查定案時。風勢極盛。天下靡然。行將從之。而不謂有溫利派突行抗之議。遂不行。竟至于敗也。然其所以敗之之原因。則以干涉此豫算問題。雖屬自由及改進黨。至其始終頑固不變。則祇爲改進黨。而自由黨員中多有半途反悔者。故此會致敗。亦以有自由黨員林有造、大江卓等所贊成。而溫利派得以勝之也。而其終于結局。豫算亦減至六百五十餘萬元。而第一議會遂以無事焉。

雖然自由黨員中。雖有歸于調和。而其能有主見之大江卓。竹內綱。井上角五郎等。此時已脫黨籍。故以大勢觀之。依然聯合民黨。攻擊政府爲宗主也。二十四年之冬。第二議會開會。于豫算問題。朝野再行大相衝突。以政府之豫算。歲出額八千三百五十萬元。須改爲七百九十餘萬元。其民黨之查定案。則少有修正之議。遍行報告時。松方內閣。于查定案報告之夜。即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散衆議院。而于翌年春舉行臨時總選舉。自由黨于是復與改進黨聯結。而得黨民多數所選舉也。然兩黨當初聯合之時。未定互不相爭之約。故致黨內不和。如併舉改進黨代議會首領大隈伯。立憲自由黨總理板垣伯。以爲候補者。而政社居然反對。同黨自相爭競。紛紛不已。而以栃木縣下星亨氏與橫堀三子氏爲最激烈。其時東京實業相談會。熊本國權黨。高知之國民派。鹿兒島之獨立俱樂部。福岡玄洋社。佐賀之同成會。長崎之同志派。宮城之宮城政會。山形之羽陽正義會等諸團體。亦不受制于自改兩黨。欲自立于黨外。竭力以選舉兩黨以外人士。而政府亦好汲引中立之人。故此團體日漸擁盛。終至于團體之代議士。得占多數。而自由黨則比第一回議會所失無多。改進黨則大失黨員矣。據當日調查。謂自由黨員有八十六名。改進黨員有二十八名。其他未定者。有三十九名。而黨外人員。則有百五十七名。其謂未定者。乃立于兩黨之間也。于是民黨謂政府干涉選舉。擅侵民權。侵權之論。亦爲之一時沸騰。而於第三議會。民黨乃提出干涉選舉一

案。欲以上奏天皇。後以違之者。有百四十六人。和之者。有百四十三人。贊成者少。遂致不果。行。雖然。其民黨之反敵政府勢力。亦爲不弱也。于二十五年之冬。所開之第四議會。其豫算一案。亦不易于了結。當日內閣。則爲伊藤氏。首相則自開院以來。負傷休息。而井上內務大臣。爲臨時代理首相。井上欲以強硬手段。臨于議會。宣言謂關於軍艦製造費。必須爲政府所言。衆議院可不決之。而政府既經于憲法範圍內。求明無有違犯矣。民黨謂其妄出此言。欲以威脅議院。當須決裂。遂以二十六年二月七日解井上臨時代理首相之職。而以伊藤氏任之。即日奏之天皇。十日天皇詔下。痛戒朝野紛爭。須和衷協濟。內廷力省御費。于六年中。每歲有三十萬元。且令文武官僚。各納俸給十分之一。共以充爲製艦經費。當時陸奧伯之黨。屬多有和合自由黨者。而自由黨亦以接近陸奧伯。可通內閣。故亦親近之。于是自由黨遂反向日急激之主義。變爲溫和之主義。而與改進黨大生意見。黨情踈濶。即于議院。亦不選舉談判委員。其疎可知矣。兩黨既分。改進黨之黨勢自薄。此會議會。遂得以行溫和派所主意見。以歲出豫算。改爲四十八萬餘元。當時局面。因一變焉。自是之後。自由黨方應親接政府。而不謂至二十五年。黨員齋藤珪次氏所請願。大爲井上內相攻擊。所以自由黨之接近政府第一機會。全被消散。兩者之間。再如蓬萊弱水之隔矣。

其後二十七八年。值日清戰役。以爲舉國國民。當全任國事。故各政黨。皆無黨派之爭也。于

二十八年之冬。伊藤內閣經營戰爭善後。而自由黨當是時更與政府聯合。此回所以聯合政府。其居中斡旋最有力者。爲伊東男。而其運動之起原。則爲因河野廣中。松田正久。林有造。因岡崎邦輔氏所紹介。訪于伊東男。而伊東男與板垣伯相謀。自往說伊藤首相。此基因遂成也。當是時。陸奧伯憊自由黨前年之反覆。謂伊東男徒勞無功。而伊藤首相其始亦顧及此事。多有疑忌。後以伊東男爲人誠心實意。素信于人。又以長州派之在元老山縣侯。亦居中運動。遂得非上伯贊許焉。約既成。板垣伯自宣言所以與政府聯合之故。自由黨又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布宣言書。其書曰。

于世界上而得強國之名。則其關繫責任更重。外交變動。危不可測。區區自相競爭。以誤前途。是本黨所深憂也。是本黨所不許也。

自是以後。於議會除戰爭善後諸法案外。無甚別故。政黨亦無別事。以踰第八議會。而自由黨勢力之結果。則以板垣伯入爲內務大臣也。

二十九年之夏。松方伯素與大隈伯有所會談。而爲財政一問題。要松方伯入閣。八月十七日及二十七日。兩會議于首相邸。以議松方伯入閣之事。閣員皆無異辭。而松方伯則以非與大隈伯共。不愿入閣。而大隈伯入。板垣伯則辭而出。而伊藤首相亦自引不能統一內閣之責。解組歸田。至九月十八日。松方伯即繼其後而爲首相。與大隈伯以二十六日遂組成

內閣焉。其後大隈伯辭職。而于三十年之臘尾。松方內閣亦倒。伊藤內閣。又繼其後也。先是松方當內閣時。國事日棘。戰爭之善後未全。財政之基礎未固。而朝野之衝突。常見不止。心甚憂之。乃自進而爲自由改進兩黨之領袖。與伊東男等有伊板隈三派同盟之議。而一則令板隈兩伯入閣。使兩黨各有重鎮。一則亦不准黨員躐等而官。以維持行政之獨立。其心可謂苦。其策可謂良矣。然而大隈伯則以非有黨員若許人。則不能入閣。議遂不行。獨不容板垣伯詮選。而伊藤內閣。則以之爲政黨以外之政治家。因而組織其內閣。自由黨則稍有不服焉。當組織內閣之日。得農商務大臣伊東男等盡力調停。乃能漸溫舊好。而接續聯合也。當日板垣伯曾私致書于伊藤首相。言其有人閣之志。首相深諒其意。而自由黨不豫知之。皆以爲伯之入閣。爲不得已。然首相當承新內閣組織衆議院解散之後。臨時總選舉。又將臨近。若運動伯之入閣。諸多不便。且萬事皆任之。難勝其力。故頗生不願。而將以他辭慰之。及總選舉終後。自由黨迫于首相。以使板垣入閣。而伊東男亦與有力。然有反對之者。議多不合。伊東男遂於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辭職而歸。以完對彼自由黨之情誼。而政府與自由黨。一旦失此中保者。不久將再遇決裂之厄運矣。而提出之地價修正建議案。增租諸案。皆議不成。議會因于六月十日解散焉。當時伊藤首相。曾頻自搜羅國民協會。地價修正派實業團體等。結一新政黨。親行率之。後以山縣侯。井上伯。及伊東男勸止。故遂不果。

行。

形勢如斯。民黨各派。大行激裂。六月十三日自由黨與進步黨開評員議會。決議解散各黨。合結一新政黨。以十六日開創立憲政黨之同志懇親會于中村樓。大隈板垣兩伯臨之。而目爲演說。言解散自由進步兩黨而成一團體。爲從來未有之大政黨。何以名之。名之曰憲政黨。二十四日伊藤山縣大山西鄉黑田井上被詔開御前會議。留陸海兩相。而伊藤則辭內閣職也。其後繼命爲內閣者。則爲新黨首領之隈板兩伯。至三十日。即行就職。其舊進步黨。于大隈伯之外。有大石尾崎大東三氏。舊自由黨。于板垣伯之外。有松田林二氏。獨缺外務大臣一職。即暫以首相兼任之。然雖政黨新興。內閣新成。事皆匆卒。舊兩派之調和。未達極點。則關於外務大臣一職。須費調停也。而內閣以兩派勢力均勻問題。甚懊惱之。即如選舉。而各地方之兩派軋轢不絕。于八月二十二日。尾崎文部大臣。有所謂共和演說事起。至于九月十九日。尾崎辭職。而繼其後任者。又生辨議。乃大隈首相。即獨奏薦犬養毅。板垣伯憤之。謂其專斷。于二月二十九日。上奏彈劾之。而自由黨諸大臣。亦皆生齟齬。各行表奏辭職。于是乎憲政黨亦解散矣。兩黨遂復分立。自由派則早著先鞭。先正其黨名曰憲政黨。進步派因不得已而稱曰憲政本黨也。

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山縣侯奉詔組織內閣。既成。侯於大阪。與板垣伯及同黨首領相會。

重申聯合之議。伊東男等在座。亦極贊許。于三十日遂公然布告宣言聯合之書。而自由黨復與國民協會聯合。以助山縣內閣。十三及十四之兩期議會。皆無別議。其多年之舊案。如增稅及財政整頓諸案。反于此兩會成焉。越三十三年。山縣內相以昨年三月至四月所議之任用問題。與憲政黨意見有異。是時尙未了結。山縣乃辭職。而聯合遂亦消解焉。

憲政本黨

立憲改進黨、進步黨、憲政黨、憲政本黨。于本期之歷史。時雖或有離合隆污。然通而觀之。其變化不一。各有善有不善。頌之則可謂操守貞一。詆之亦可謂無能無策也。其立憲改進黨之臨于第一議會。連合民黨中堅。以號呼節減政費。休息民力。預算務格于低減。即如前所述云云。其自由派則有一部利合濫利派。其改進黨則固執前說焉。雖然。本黨之于初期議會。其代議士不過四十名內外。以故不能敵大成會自由派等之濫利主義。而于第二期。則能以強硬手段。居民黨合同之傘中。以低減預算額數。促衆議院解散。于二十五年之春。舉行臨時總選舉。本黨與自由黨聯合。以團結民黨。且得多數選舉。其後爲黨內不和。黨勢分薄。于此回總選舉。遂致失黨員十餘名焉。乃提出干涉選舉之議。欲以奏之皇上。而復爲贊成者。差有三票。乃更衰敗。及第四議會之終。聖詔煥發。局面一變。自由黨親接陸奧伯。以密邇伊藤內閣。改進黨謂其中變。大加攻擊。以力不足。難勝之焉。夫如是。則本黨與自由黨自

初期議會以來。行動多相聯合。而至此則漸相睽離矣。

二十七八年清日戰爭起。民黨各派皆舉國止息黨爭矣。先是改進黨連合民黨六派而自爲盟主。于第五第六兩議會以主條約履行論與政府爭議。條約履行論者。乃謂當時現行條約。以謂我國權利。爲列國所侵壓者多。政府宜履行條約。以伸張國權云云。二十八年冬。伊藤內閣與自由黨之聯約成。六派連合愈行固結。適以有遼東半島歸還及韓國王妃被害等事件。于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復有警電曰。朝鮮國主及世子潛幸俄國公使館。而受各國公使保護。于是各黨派提出質問政府之案。呼應而起。議會亦爲之停議。遂于三月一日。改進黨、革新、中國進步之三黨。大手俱樂部、財政革新會、諸黨派大會于東京芝愛宕館。黨員有三百五十餘名。會同而新組織一進步黨。其宗旨曰。

一 改革弊政。以期責任內閣之完成。

二 更新外交政治。以期擴張國權。

三 整理財政。以期民業之發達。

其會同各黨所屬之代議士。則爲舊改進黨。島田、尾崎、兩氏以下有四十一名。舊革新黨。楠本正隆、大東義徹、柴四郎等三十二人。舊中國進步黨。犬養毅、大竹貫一氏等五名。財政革新會。田口卯吉、山田忠兵衛等三人。其餘則爲大手俱樂部六人。無所屬者。有五人也。而犬養

氏等。于二十七年三月脫籍改進黨。而新聯一中國進步黨。其時犬養氏于宣告新黨組織之理由書中。痛斥當時民黨腐敗。而極言河野廣中及舊友尾崎、島田兩氏等之意氣消磨。于姑息偷安之弊也。

進步黨既成。而其爲改進黨勢力甚大。大隈伯等于二十九年之夏。與松方伯以財政問題。倒伊藤侯之內閣。松方伯繼爲首相。而松隈內閣組織遂成。進步黨即改爲政府黨。乃于第十議會。助內閣以決行第二軍備擴張焉。後以財政問題。松方與大隈意見各異。致有衝突。大隈乃行辭職。松方伯於解散第十一議會。亦自引退。當是時。朝野志士皆以黨爭日久。財政之基礎未定。心焉憂之。乃有因三派同盟。以一民聲。以增賦稅。以鞏固財政之說。大石、犬養氏等亦甚贊許之。其後以山縣內閣有增賦之舉。進步派與之反對。而大石、臨某氏反對增租同盟會之席。即演說極力贊成增租。人乃呼之爲狂愚。然政治家自信如氏之堅者。則罕有焉。

繼松方內閣。而以伊藤或大隈入閣之議未定。進步黨乃再爲政府反對黨。自由黨亦與內閣絕其聯合。于三十一年六月十日議會解散後。進步黨即聯自由黨。各解黨籍。而聯成一憲政黨。終得以成立憲政黨內閣也。立僅四月。爲兩派不利。內閣因以瓦解。憲政黨亦再行分別。而于十一月四日進步派自名爲立憲本黨。遂成一獨立政府。以至于今日焉。其後山

縣內閣及政友會內閣。常與自由派對立。以爲政界之敵。然以力微不足。難於制勝。現本黨尙居逆境之地也。而山縣內閣近失釐成增徵地租之黨員代議士二十餘名。是爲本黨最近之不幸矣。

帝國黨

明治二十三年。當議會始開之時。民黨各派。成爲合從。餘外無黨派者。有八九十人。自稱爲獨立議員。常言「輕人民之擔任。雖爲時務所急。而關國權之擴張。不能徒吝國費。」即以之爲其宗旨。因結一團體。名之爲大成會。此實帝國黨之濫觴也。大成會其始專主于不偏不黨。如山口、和歌山。爲熊本三縣議員。殊有關係于政府者。即拒不延納。其後乃合三縣議員。而改名爲協同俱樂部。主持之者。則爲芳野世經、津川真道、大東義徹、元田肇、安部井磐根、中村彌六、佐藤昌藏、牧朴真等諸氏也。

本派之議員。於第一第二兩議會。常爲溫和派之中心。而箝制合縱民黨之激動。甚爲有功。于第三議會以後。或分而爲獨立俱樂部矣。或爲中央交涉部矣。或爲議員俱樂部矣。種種變遷。各行不一。經此之後。于二十五年六月。溫和派議員復合。而成爲反對政社之一團體。名之謂國民協會。至于七月一日。即西鄉、品川兩樞密顧問。亦辭職入會。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乃一變而爲政社組織焉。即以西鄉侯爲其會首。品川子爲之副。所屬代議士約有四十

六七名。其宗旨曰「本黨以鞏固立憲君主政體之基礎。而整理內政。謀自治行政之完善」又曰「充實海陸軍備。保持國家平和」然于一十六年西鄉脫會首籍而復入閣。其後曾瀾荒助氏等諸有勢力者。亦陸續脫除黨籍。協會之勢甚弱。僅出進于自進兩黨之間。時有破其均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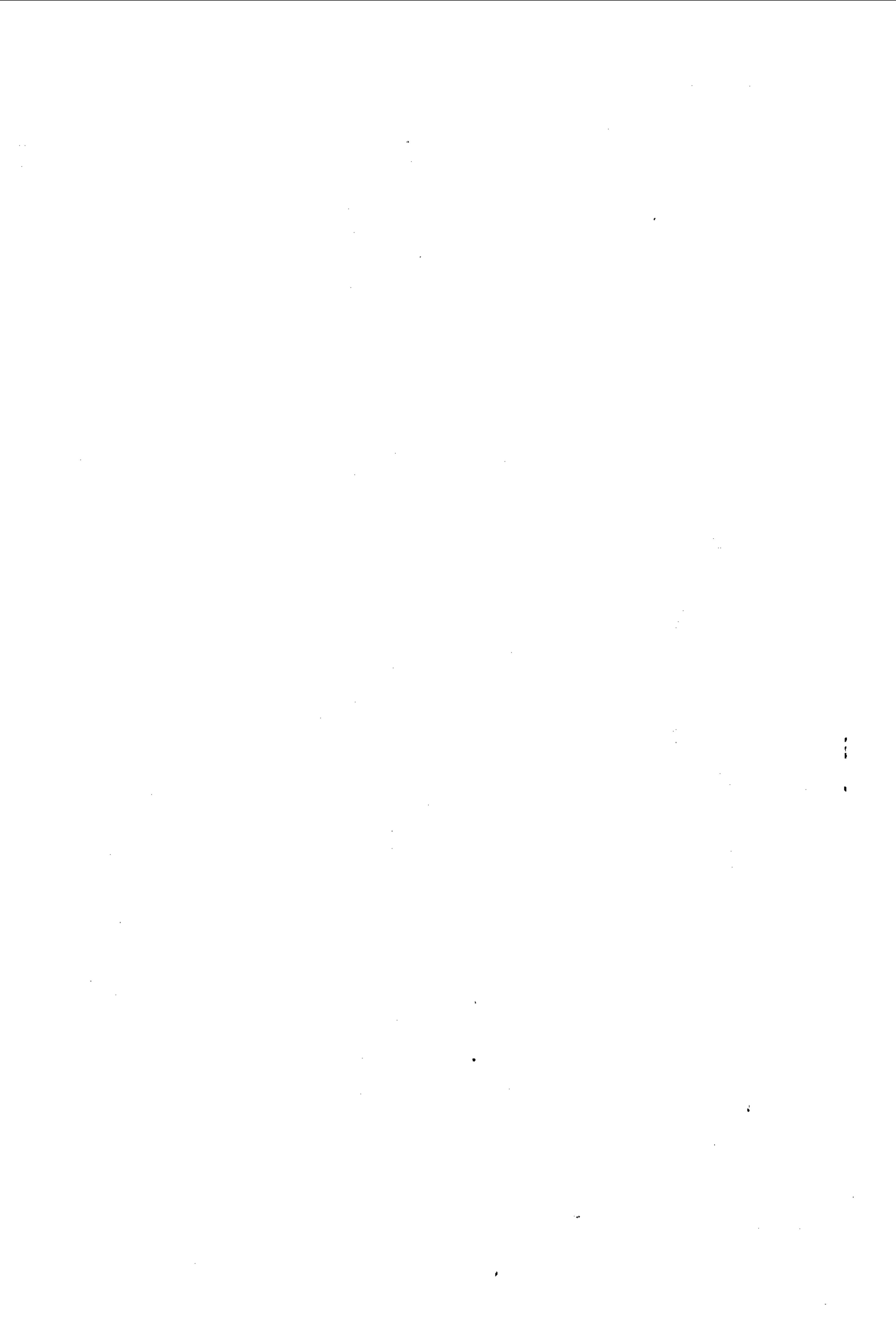
三十二年春。原田赳城、深尾龍三、板東勘五郎、川村淳、揚本義憲諸氏。欲組織一新政黨。國民協會見之。以爲本黨黨勢日非。恐難久立。因解散之。以與諸氏合爲一大政黨。即名曰帝國黨是也。來會主持之者。爲佐佐友房、元田肇、齋藤修一郎、荒川邦藏、早川龍介、原田赳城、川村淳、新井毫、今井磯一郎、藥袋義一諸氏。其宗旨曰「恪守欽定憲法之旨。以謀軍備充實。恢暢開國進取之國是」云云。先是憲政黨與山縣內閣聯合。國民協會亦約憲政黨共助內閣。而于第十三議會。協會之元田肇氏。與憲政黨聯合。因以有衆議院副議長。帝國黨之成。即以此時。結黨之日。更約以與現內閣同其主義方針也。

第參集新書譯叢

支那現勢論 中國地理文明論
中國財政一斑 支那上古宗教考
揚子江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卷十一

第三集丙

新書譯叢第八

支那現勢論 第八

匿名法國人著 支那調查會編

劫火仙譯

序

西人有言曰。經營非洲。不如經營支那。蓋支那氣候溫利。人烟稠密。富源盛大。經營之力少而獲益多耳。是以歐人齊嚮東向。各竭其全力以與數千年老朽之支那相角相逐。相搏相擊。其始也。見其土地之廣袤。人口之蕃衍。則驚之。其繼也。窺其國力之孱弱。則侮之。其終也。知其政府之腐朽。其人民精神之窳臭。而魚肉牛馬之念生焉。雖然。甲午以前之支那。列強固儼然以東方之一大帝國視之。戰役以後。則直視爲無主之非澳殖民地矣。於是強占其要害。強奪其主權。強指某地爲某國之勢力圈。強定意外之條約。強要求意外之利權。不四五年間。而茫茫百六十六方里之地。一僅支那本部及滿洲。遂儼然指定爲列強之領域。四百兆之人民。遂儼然劃爲某國某國之未來奴隸矣。如福建人民。多以日本爲將來之母國。見諸日本某報。推其原因。蓋不外以甲午一敗。而中國腐朽情形。澈底發現。故列強得以悍然肆其利牙銳爪。而無稍顧忌耳。中國近數載以來之國勢。直成一落千丈之態。然而其危亡不可救藥之情形。我國罕能道之。

亦罕能知之。即一二志士起而倡匡救之道。講自強之方。則有多數謬種。縱而排之。斥之。誅之。戮之。不遺餘力。舉世夢夢。罔能知自身之爲何形。自所立爲何地。步嗚呼。國不欲存。種欲求奴。大可哀也。近歲以來。列強經營支那之急。如火之熾。如潮之湧。故支那之內情。與夫各國之外交。稽查考察。不遺餘力。是以數萬里外之風雲狀態。皎然瞭然。如指諸掌。知吾國人所不知道。吾國人所不道。吾國人欲自識本國之真面目。反不得不於外籍求之。吁。抑足羞矣。近日本支那調查會所譯法人所著支那現勢論。該書係最近之作。而頗詳賅。其所論與英日各國所見。雖不無各異。然亦足以窺彼國之輿論也。譯以示我國民。我國民讀之。吾國之地位。與夫列強對我國之情形。庶可略窺其梗概矣。辛丑二月劫火。仙序於日本東京。

第一編

支那經濟上之地理

經濟者、經理一切財利也、與中國所謂經濟絕異、或譯爲理財、或譯爲富國、似不如譯爲經理、

第一章 支那各省之經濟

支那帝國之廣漠。除蒙古西藏不計外。即僅以支那本部與滿洲觀之。其面積之廣。亦幾及全歐洲之半。而人口亦大約相近。縱覽五洲。支那帝國實不可不謂絕等大國矣。今就財源上以觀支那。可割之爲三大部分。就列強所經營之地觀之。則可割爲六大區域。列表於左。

即

支那北部 滿洲
直隸

黃河流域

支那中部 揚子江流域
閩江流域

支那南部 西江流域

山嶽寡而曠野高原亦不多見。其地質自古期地層而成。河流少故航行之利乏。且時有洪水之害。冬沍寒而夏炎熱者。支那北部之特性也。然穀類則甚豐穰云。

至揚子江及西江流域則不然。內地青山磅礴。河道縱橫。急流奔湍之處雖衆。然遍地無舟楫不可達之地。氣候溫和。植物蕃茂。米棉茶桑。尤其出口產物之大宗也。

支那鑛產之富。全國皆然而石炭之多尤爲出人意外。執地質細圖覽之。而後知各種鑛脈之彌蔓大地也。今世界之石炭產出額。每歲幾達六萬萬噸。使地球各國之蘊藏既空。則此六萬萬噸之鉅產。不於支那求之而誰屬耶。

(註)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石炭產出額。英國占二萬萬五百萬噸。美國占一萬萬八千一百萬噸。德意志占一萬萬二千萬噸。法蘭西占三千萬噸。比利時占二千一百萬

噸云。以上合許五萬萬五千七百萬噸。本文云六萬萬噸者。其他各國皆算入之也。支那南部。金屬豐饒之區也。而銅鐵鉛錫爲其大宗。此外則貴金屬亦富。

占據斯天府之寶國者。則黃色人種是也。斯人種其面坦。其鼻低。其顴骨凸起。目細而顴額上仰。自其性質上言之。則多才智。具消費力。能勤儉耐勞苦。不畏死。上古之世。已啓文明之基。其民族殊於帝國（支那）東部結成一羣固團體。善營農工商各業。其嗜好習慣。與泰西相違。而其家族之制度甚堅。團體之結合甚固。故能隆然保有莫大之勢也。且其民雖尊獨裁君主之權。然觀其實。亦頗具民主之體。徵之前古。可以知之爾。

此民族卑今尊古。賤新貴舊。如國內需用品。皆取諸內國。自開關以至十九世紀中葉。孤立東方。靡然獨大。雖然。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桃源仙夢。遂不許終古獨貪。歐洲人民。一躍而擊破其藩籬。蔚然闖入。從此歐洲勢力。如海如潮。向帝國大陸進發矣。前所表列六大區域。即列強勢力所蟠踞之地段也。今復揭之如左。

滿洲 俄國勢力圈中

直隸 愛新覺羅氏之湯沐邑

黃河流域 德國勢力所及

長江流域 英國勢力圈中

西江流域 法國勢力圈中

閩江流域 日本勢力圈中

以上六大區域。余輩試先稽考其經理（原爲經濟僅指財利財帛上言）之道。次及其富源暨各種貿易而概論之。

第二節

滿洲

面積九十四萬二千平方啓羅邁當、人口七百五十萬、每方啓羅邁當住八人、

滿洲牧場散布。森林蒼鬱。可以獵獸。可以漁魚。而葡萄園亦極盛。近來土農多植西洋物類。遊其地者。可坐憶歐西之勝景焉。奉天人口二十萬。其附近石炭及鐵類之鑛脈。遼東位滿洲之南。人烟稠密。爲直隸灣樞要之地。將來必爲世界最注目之處。如大連灣。阿臺司。俄人新命之牛莊。即營口等重地。皆該半島中之要害也。

滿洲隣近西伯利亞。自易受俄人之侵蝕。而今則漸成俄人領地之勢。使西伯利亞鐵道至

北京及京城。朝鮮都名之支線既成。將來之東亞局面。必尤不可問矣。

第三節

直隸

面積三十萬平方啓羅邁當、人口二千萬、每方啓羅邁當住七十五人、

白河爲商業上最切要之水路。北京與天津皆在其流域。其灌溉所及之地。膏腴可耕。且不見荒蕪之土。北京附近山邱。石炭產出之數頗多。

北京蒙古及貝加爾湖之間。現漸成交通最繁之大道。

天津之住民。幾及百萬。該鎮為支那北部商業之中心點。貿易之額超五千萬弗。甲午戰爭之際。於北京之俄人勢力。已見偉大。使滿洲鐵道及蘆漢鐵道。一旦竣工。俄復以旅大二港為海權根據地。則直隸之貿易。不至全歸俄人之手。不可得也。

第四節 黃河流域 面積百萬平方啓羅邁 常人口七千五百萬

是流域分省為六。即

省名	面積	人口	每平方啓羅邁當人口
甘肅	三二五、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
陝西	二〇〇、九〇〇	八、五〇〇、〇〇〇	四三
山西	二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四
河南	一七〇、〇〇〇	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
山東	一五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二

黃河以其河身屢變。故航行頗難。其流域時堆積黃土。至六百邁當。千邁當為啓羅邁當、一邁當約中國尺三尺。蓋農民每取以為肥田之料。然本河所經過各省。皆富於石炭。而鑛脈多在河之兩岸。故所採出鑛產。直可藉該河及運河移運。出每運鑛之路。不可不謂便矣。至鑛物之富。即河南一省之煤田觀之。亦且有五萬三千平方啓羅邁當。英國產炭之數。雖冠地球。吾恐其尚不足以比

擬之也。

黃河一流之三角洲。其土地饒沃非常。農產亦饒裕。唯河身常遷移不定。故時有洪水汎濫。中原之害。甚不幸之點也。惟他日築鐵道以聯貫河南山西間。鑛脈等處。則將來該省必成工業最盛之地矣。

山東省隔渤海。以與遼東相峙。省位夾於長江黃河之間。支那全國中最樞要之地也。北西界三角洲。黃河下流。西南接大運河。南屏連山。土地廣袤。人口稠密。石炭金鐵等鑛產。亦甲於他地云。

博山爲該地石炭之中心。濰縣（人口二十五萬）則煙、絹、炭、鐵、硝石等之聚匯區也。此二縣與膠州間之鐵道。德人已擬刻日興工築造云。又平度發見金鑛。

山東東部臨海。良港甚多。登州府、威海衛、芝罘等港。皆足爲軍事根據地。至支那第一良港之膠州灣。則現已歸德人之手。占據該地。外足以握黃海之海權。內足以制山東之死命。平時足以爲擴張商工業之根據地。德人占之。其志豈在小哉。

第五節 揚子江流域
面積占支那本部八分之三。人口一十八千萬。
劃省爲八。今揭其面積及其人口於左。

省名 面積

人口

每方啓羅邁當人口

平方啓羅邁當

八

四川

五六六、〇〇〇

四六、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人

貴州

一七五、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〇〇

四四

湖南

二二六、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七

湖北

一八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六二

安徽

一四二、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八

江西

一八〇、〇〇〇

二四、六〇〇、〇〇〇

一三七

江蘇

一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二〇

浙江

九五、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二五

揚子江蜿蜒五千啓羅邁當。其水量次於南美之亞馬叢河及非洲之公果河。世界大河之數。此爲其一。江之廣約三十啓羅邁當。下節邁當二字以下做此輪舟可達漢口。小輪可溯航重慶。自是以上。則非支邦小舶則不能上航矣。

長江流域。若是其廣遠。故衆流之來歸者。不可枚舉。是以交通最便。其間或遇急流難行之地。則可棄水登陸。以人力轉運商品。至平流處則復移之於船。雖然支那舟子。最能冒險。雖奔流急浪。亦所不懼云。

會流於長江諸川之中。以漢水爲最大。輪舟可溯航一千啓羅邁以上。其次則爲湘水可溯航

至湘潭。揚子江流域。沃野數千里。產物蕃殖。貿易之盛。可揣而知。據其地之商權者。則英人是也。

四川之殷富。甲於支那全國。惜其地峰巒重疊。有離羣省以孤立之概。加之距海遼遠。交通極難。即欲由安南雲南赴四川。非越三千邁當以上之峻嶺。則別無他道可通。羊腸九曲之地。必永無通鐵道之一日。且河道一入該省境內。即不免有犇流速浪之患。故有無交通之便少。雖然。該省天然之富力。實足令人驚嘆。如果實之類。最易豐熟。桃李梨柑等樹。遍地纍纍相望。至絹產一項。尤爲特色。里昂之支那調查委員麥德拉氏。曾足抵該省。獲於里昂所未及見之絹類三十種云。法之里昂以織物精。緞鳴於歐洲之地也。其他物產甚多。

蜀省礦產亦多。與西藏隣接之地。發見金銀銅礦脈。現以道路不通。故未興工採掘。至煤鐵等礦。則遍地皆然。據李希鶴風所見。石炭地域。約二十五萬方啓羅。而於揚子江流域中之最良者則四川也。

重慶府臨揚子江。人口三十餘萬。爲蜀省商務總匯之區。輸出入之總額。達五千萬法。即佛郎約中國長之三角九分。長流井(譯音)爲產鹽及石油之地。嘉定蠟樹頗多。省之首府成都。有人口四十萬。居民殷富。絲絹銷行之地也。松藩廳爲歐洲羅紗發賣之一商市。

要之四川爲商業上關係最重之地。據里昂支那調查委員之報告。其居民富於才智。而厚

於交友之道云。

湖北省人口三千萬。其省城曰武昌。武昌之對岸爲漢口。住該地之民達百五十萬以上。實長江商業之樞紐也。美之西家郭位於合衆國中央、商業最盛之地也、支那之漢口。遙遙相似。如德人克虜伯公司之製鐵局。俄人之茶業公司。武昌之二大紡績局。皆最繁盛之壯舉。使蘆漢鐵道及英人滬漢鐵道一成。將來商業之進步。可逆觀也。

湖南石炭亦多。據李氏之調查。每年可掘五十萬噸。該省情形。外人尙未確知之。其人民之冥頑。排外心之熱極。甲於支那帝國各省。

上海踞吳淞口之上游。乃外國貿易之中心。而內地通商之門戶也。外國輪船之往來該地者。不下數萬。現英人商館八十所。德人商館三十九所。而法人商館則不過數生絲店及數酒館。與數巨紡績局而已。自本港輸入之羊毛。每歲約一千二百萬法。此地昔僅荒涼僻縣。今則成世界萬國之快樂公地。而人口合計四十萬云。

第六節

閩江流域

面積十二萬方啓羅、人口二千五百萬、每方啓羅住百七十人、

福州商務。爲閩省全域之冠。而茶業尤盛。人口六十萬以上。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之貿易額。輸入千五百五十萬法。輸出四千五百萬法云。

此地昔曾被水師提督辜魯伯所攻破。後再建於法國技師之手。現著名之馬尾船政局。即

屬此府。

廈門一港。頗壯觀覽。人口十萬。貿易額一萬萬法。

第七節 西江流域面積八十四萬方
啓羅人口五千萬

西江流域。位支那之最南部。其省爲三。即

省名	面積	人口	每平方啓羅人口
雲南	三八〇、〇〇〇 <small>平方啓羅</small>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small>人</small>	三二 <small>人</small>
廣西	二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六
廣東	二六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三

西江者。支那南部之第一大川也。源發於雲南。經兩粵而朝宗支那南海。該地曾遭慘憎之內亂。即於雲南有回回教徒之暴動。一千八百五十年。有長髮軍之騷亂。近歲有梧州匪徒之蜂起。教士白多禮不幸罹其鋒。該地方一帶人民。雲南省以外。大皆怠惰成風。即智力亦劣於各處。每以堪耕植之原野。棄而委之於荒蕪。即此亦足知其地人民放蕩之概略也。又自各省徙來者頗衆。故種族甚混淆雜遝。又廣西及廣東之邊地。昔曾屬於安南。而今則非清朝官吏之權力所能及。且法人自領安南以後。以行政嚴密之故。安南賤民。多移往該地。身爲海賊。支那之黑旗兵多投之。吾人屢爲所窘。

雖然此一帶地方亦漸次發達。與東京（即安南）邊境交易之利不渺。其間河流縱橫。故交通之便。得以不絕云。

雲南土地膏腴。多產鴉片、茶、甘藍等物。而鑛產尤豐富。銅鐵錫鉛莫不有之。且產金與各種寶石。但彼地人民之性質。頗不適於商業。每歲商務總額。不過二千餘萬佛郎（即法）該省物產多見於北海港、梧州、緬甸、廣東、海防等處。惜其道路缺乏不全。他日開交通之便。則採鑛可以自由。將來之冶金場。必見林立該省也。

廣西一省。較雲南稍劣。然亦富於鑛產。且植桑之業盛。梧州爲轉輸中心地。臨西河北岸。西江可由輪舟航行五百啓羅。自是而上。則非小舶不能上駛。南寧人口五萬。位於西江與潯江會流之下游。由潯江可溯百色。廣西東京接壤之地爲龍州。蓋諒山之門戶也。

潯江利於我殖民地不渺。蓋此江發源雲南。與開港之北海大有關係。故與紅河遙爲航路之競爭。使諒山百色間之鐵道成。則潯江之商務。必可操縱於東京矣。

廣東人煙稠密。一面臨海。而支那南部之商業吞吐口也。

西江水道。遙越數省。而達南方工業中心點之廣州府。廣州人口百五十萬。其大半倚船舶爲生活。織物亦多。頗出靈妙之機器。由北江可以與中央支那相聯絡。故湘粵之通商甚繁。葡領之澳門。曾壟斷支那貿易之利之處也。而今則衰頹無復昔日之觀。

香港爲支那南部商務之樞紐地。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貿易額達一萬萬五千萬兩（六萬萬佛郎）近時英人尙整頓不遺餘力。現已設一造軍器廠。建石炭庫及製鐵場於九龍半島。雖然自上海繁昌以來。而香港遂不能高枕矣。北海爲雲南商務上之重地。海南島富於鑛產。多出支那內地所無異材大木。如香港之建築。皆仰給該地焉。

第二章 於支那經理上之統計

第二節 外國貿易年額

年次	輸入額 <small>千兩</small>	輸出額 <small>千兩</small>	合計 <small>千兩</small>	收稅額 <small>千兩</small>
一八七五	六八、〇〇〇	六八、〇〇〇	一三六、〇〇〇	(不明)
一八八〇	七九、〇〇〇	七八、〇〇〇	一五七、〇〇〇	一一、二五〇
一八八五	八八、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	一五三、〇〇〇	一四、五〇〇
一八九〇	一二七、〇〇〇	八七、〇〇〇	二一四、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一八九四	一六二、〇〇〇	一二八、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
一八九五	一七二、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	三一五、〇〇〇	一二、四〇〇
一八九六	二〇二、五九〇	一三一、〇八一	三三三、六七一	一二、五七九

一八九七 二〇二、八二八 一六三、五〇一 三六六、三二九 一三六、七四二
 以上所揭。尙不會沿海貿易。且外國貿易額。亦未十分精確。蓋通商口間未通商口往來之
 支那船舶。均在外人所執掌之海關課稅而外耳。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收稅額。達二千二百七十四萬二千兩。茲復剖晰之而揭表於左。

輸入稅

七、五七五、二二九兩

輸出稅

八、四二七、〇一一兩

沿海貿易稅

一、五二二、〇三六

噸稅

五七九、三六〇

鴉片釐金稅

三、九四七、六〇七

第二節

千八百九十五、六、七、年之重要商品

品名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九六

九七

鴉片

三〇、〇〇〇千兩

二九、〇〇〇千兩

二八、〇〇〇千兩

棉布

……

七九、〇〇〇

七八、〇〇〇

羅紗

三、一〇〇

五、三六三

四、八三八

諸織物

……

三七六

四〇三

米	一五、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砂糖	七、〇〇〇	...	一〇、〇〇〇
煤油	六、五〇〇	九、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煤炭	三、三〇〇	三、五〇〇	三、七〇〇
機器	二、三〇〇	二、〇〇〇	二、七〇〇
鐵	二、五〇〇	三、六〇〇	二、五〇〇

輸出額

商 品	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六年	一八九七年
生絲及 絹物	三八、〇〇〇 <small>千兩</small>	四二、〇〇〇 <small>千兩</small>	五五、〇〇〇 <small>千兩</small>
棉 花	...	五、〇〇〇	七、〇〇〇
茶	三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
砂 糖	一、〇〇〇	一、五〇〇	一、七〇〇

第三節 輸出入額國別表

表中以百萬兩為單位

國 名	一八七六年	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七年
英吉利	輸入 二〇〇 輸出 三五	輸入 三四	輸入 四〇 輸出 一三

香港	二七	一四	八八	五四	九〇	六〇
東印度	一六〇	一八	一七	二七
德意志	一〇	七、五	...	九
日本	三	一、七	一七	一五	二二	一七
法蘭西	〇、八	三四、二	一一	三七
美利堅	〇、七	二	五	一五	一一	一八
俄羅斯	...	四	二	一一	三	一六

第四節 出入船舶表以千噸為單位

國籍	艘數	噸數	艘數	噸數	艘數	噸數
英國	九、〇四二	六、五〇〇	一九、五七九	二〇、五二五	三二、四四〇	二二、九〇〇
德國	一、三七六	五〇〇	二、六八四	二、〇九〇	一、八五八	一、六五八
米國	一、四四六	五五六
日本	一〇六	一一五	一〇八	一二三
法國	一六七	一六三	四六四	四二二

諾威	……	……	……
丁抹	……	……	……
中國	……	……	一八、八八九七、八二〇

第五節 各國商館表

國籍	商館數	外人居留數
英國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七年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七年
德國	一三二六 三七四	一、六二六 四、九二九
法國	四五 一〇四	三六二 九五〇
日本	一〇 二九	二九八 六九八
美國	一 四四	三六 一、一〇六
俄國	四五 三二	五三六 一、五六四
葡國	一七 一二	七八 一二六
意國	…… 八	…… 九七五
比國	…… 五	…… 一二〇
比國	…… 四	…… 六八

第六節 通商口表

地名	人口 <small>以百人為單位</small>	輸入額 <small>以百兩為單位</small>	輸出額 <small>以百兩為單位</small>
牛莊	六〇〇	……	……
大連灣	……	……	……
天津	九、五〇〇	六六、五一〇	八七、七六〇
威海衛	……	……	……
膠州	……	……	……
芝罘	三五〇	……	……
上海	四、〇〇〇	……	……
蘇州	五、〇〇〇	……	……
鎮江	一、四〇〇	一二九六、五六〇	五五〇、二八〇
蕪湖	……	……	……
杭州	七、〇〇〇	……	五四、八五〇
九江	七八〇	……	……
漢口	八、〇〇〇	……	……

沙市	七三〇	……	……
宜昌	三四〇	……	……
重慶	三五〇〇	……	……
寧波	二、五五〇	……	……
溫州	八〇〇	……	……
三沙澳	……	……	……
福州	六、五〇〇	四二、九三〇	四九、一八〇
廈門	一、〇〇〇	一二三、九三〇	二二三、三〇〇
汕頭	三二〇	八六、五〇〇	二四、八一〇
香港	……	九一三、五七〇	五四〇、五三〇
澳門	……	……	……
廣東	二〇、〇〇〇	一二一、五八〇	一七四、七四〇
北海	二〇〇	三七、四五〇	一五、一五〇
龍州	二二〇	……	……
蒙自	二二〇	……	……

瓊州	四〇〇	……	……
九龍	……	二二一	一二六
拱北	……	四	一二二

第七節 中國財政表

據千八百九十年之統計。帝國歲入七千二百萬兩約法之四百兆二千八百萬佛郎。察其來源。即左表所揭者是也。

地租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兩
釐金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海關稅 <small>執掌於外國人之手者</small>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內地關稅 <small>執掌於中國人之手者</small>	三、〇〇〇、〇〇〇	
鹽稅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郵稅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茶稅及質舖稅等	三、五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七三、〇〇〇、〇〇〇	

第八節 中國經理財務之現狀

光國債。中國歲入額。雖達四百兆佛郎以上。然以其人口之衆多。土地之廣大觀之。則其歲入額之寡少。實堪驚訝也。中國國債。一千八百九五年以來。賠償日本和款八百兆佛郎。帝國之海陸軍再造費。約二百兆佛郎。綜計之。則不下千兆佛郎云。其外債之鉅者。即如左表所揭。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自俄國借入額四百兆佛郎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自英國借入額四百兆佛郎

此外尚有各種國債二百兆佛郎。合爲千兆佛郎。每歲還償金及利息金須七千六百萬兆佛郎。據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報告。海關稅達八千四百萬佛郎。故擔保債務而外。尚有盈餘。雖然。僅觀此則不足以斷帝國之財政也。蓋帝國租稅除海關稅而外。得入國庫者絕微。大半先自各省支銷之。然後將其遺餘進呈戶部。此清廷將來所以萬不能不募集新債也。募集新債。則外國必要索海關以外之擔保事。至於斯。中國之獨立。不其危乎。

二貿易額。據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調查。帝國之外國貿易額。達三百兆六千六百三十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三兩。內輸入額占二百兆零百八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五兩。輸出額則僅占一百兆六千三百五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八兩。較之千八百九十六年。則增額至三千二百六十五萬八千五百六十兩云。

輸入額近歲增加雖甚微。然輸出額則頓增一千二百萬兩。其鉅品則茶絲二者而已。惜絲稍劣。恐難凌駕日本之所製也。

據統計表而觀支那帝國之貿易額。則英國殖民地居其半。其額幾達八百兆佛郎。次則日本。次則法國。各占一百兆五千萬佛郎。次爲美國。占一百兆二千萬佛郎。次爲德國。占一百兆佛郎。次爲俄國。占八千萬佛郎。（據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調查）至運輸之利。英國掩有四分之二。其船占二萬隻。支那本國占四分之一。其他各國占四分之一。此中之最占多數者。即德國船也。蓋握輪船三千隻云。

要之帝國貿易額。逐歲增加不已。將來交通機關益備。轉運逐日容易。其貿易之繁盛爲如何耶。吾人將拭目俟之矣。

第二編 支那與列強之關係

第一章 馬關條約成後之歐洲

支那帝國。自古孤立東方。國勢神秘。杳不可得而知。強土廣袤。人口繁衍。自大其號曰中華。而列國亦妄信其國力之雄偉。以爲圖之未易。未幾而甲午之役起。支那腐敗老朽不堪之實形。遂轟爆裂於天下而不可掩飾矣。

此役未開以前。該帝國與列強之間。未嘗無構釁之日。歐洲軍隊。或闖入北京。燒圓明園。或

陸克東京。海制支那海。一時封鎖台灣。占據舟山。支那之被窘於歐人。蓋非一次矣。雖然。黃色巨人。當斯等劇創。彼不過以微末癬疥視之也。顧當是之時。歐人已早窺破支那爲無能爲之病夫。於是英國曾發明一對支那策曰。策謂即利益。蓋言對支那之策。利益以外。別無所籌畫也。英遂由一千八百六十年之戰役。要素通商碼頭五所。於是香港上海。遂爲英人之利藪。考英國商業勢力之增大於東亞。蓋自此秋始也。而英人之目的。在壟斷利權。利用赫德以握支那海關稅之重權。於台灣阻抑法國之經營。蔑視歐洲公同之利益。其對支那政府之言曰。支那之第一支那即我英國。其勿捨吾英而他是賴也。觀是足以知英於東方跋扈之情矣。

至法國則野心甚微。即昔日雖與支那曾開釁屢月。然其目的在東京之平和問題。且當時之法國全權大臣。以誤解東京之地位。故汲汲於其地之兵備云。顧當日法國投軍資數萬萬佛郎。以開此戰端。因法人思平和之念切。故不欲深入。且望罷手。加之其時有英國之調停。於是將台灣及澎湖列島奉還支那。而戰勝之法國。遂易戰敗之清國之地位而自退矣。俄國當時唯孜孜經營西伯利亞。其舉動尙未至聳動歐人之耳目。但俄國政府久欲樹威於西伯利亞東部。因海參威一港。每歲必結冰數月。其必以爲歉缺無疑。然俄人用意周密。志望宏大。以割取支那領土之宜急。於是先求支那之讓與而後進取之。蓋欲避日本之注

意與英人之猜忌也。自法俄締結同盟以後。於是歐洲之外交家皆注目之。然其爪牙。尙未十分現露。於東方也。

當是時。德國於極東尙無領土。唯從事於擴張阿非利加之殖民地。而於日本貿易之利。則逐年擴大。雖然。其經營支那。則尙未至凌駕各國耳。

獨野心勃勃之日本。夙知俄人東侵之志。陰備之不稍息。抑日本維新自強。業已三十年。始倣法蘭西。繼倣德意志。整頓海陸軍備。保護已國商業。孜孜汲汲。整作不遺餘力。以彼貿易進步之速。遂至招英人之疾視云。日本尙猶以爲未足。亟欲稱雄本島而外。乃遠觀俄人之經營黑龍江地方。徐徐鞏固。近視支那之積弱之可欺。不禁雄心勃勃。不可遏抑。於是思一搏而奪朝鮮遼東半島。立脚大陸之上。以求伸張國力。戰鬪之準備。晝夜無間。時適朝鮮暴徒蜂起。而開釁之口。實遂至。而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之天津條約。實即兩帝國反目之導火線也。清國陸則敗於牙山。海亦連戰皆北。平和之協商。遂不可挽回矣。日本以訓練之兵。率訓習之艦。堂堂以進入戰線。而支那則將不知兵。士卒渙漫無紀。海軍則極不整理。宜其未經一戰。而朝鮮滿洲南部皆相繼淪陷。黃海一戰。而北洋艦隊之或沈或逃也。北支那之巨軍港（旅順、威海衛）皆爲日軍所占。於是北窮之鎖鑰遂開。而占據牛莊之野津大將。尙欲長驅直入。以制北京城下之盟矣。

當是之時。雖以德國史德律所造之鐵甲艦。德人馮勒建所督造之克虜伯砲塔。亦不能止破竹之。日本軍矣。北京之陷落。且夕不可測。其政府之狼狽倉皇不可名狀。於日本參謀部之手段。頓皎皎天下。轟傳一時。同時老朽自慢自負之支那之積弱情形。亦遂至於萬手所不可掩云。同時地球上驟創出絕大問題。即分割支那是也。醉於戰捷之日本。將自德國所傳來之理論。一一實行不稍息。乃藉戰勝之威。向支那要求償金二十萬佛郎。並欲占據台灣澎湖列島遼東半島等重地。承認朝鮮之獨立。且就日清兩國間之貿易海關稅。別結一特別條約云。

據以上所述情形。直隸灣及北清一帶地面。不但任人之制御。且舉帝國全域之富源。亦任他人吸之探之。然滿洲朝廷。因恐革命之暴發於國內。故唯忍淚吞聲。俯首低眉。以聽受外人之指揮叱咤而已。

自是以後。日本之大慾野心。逐漸見知於歐洲各國。歐洲列國驚怖之念頓起。蓋見此意外戰勝之結束。猜忌嫉妬之情。油然而勃發。當是時。列強異喙同鳴。齊稱頌日本海陸軍之完備。勇武。及一朝見日本獲利之多。慶賀之情。轉成悔恨之念。列強皆被支那之強大虛觀所欺。今日本忽一旦擊破之。致獲絕大之利。其猜忌嫉妬。爲何如耶。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之末。當中日戰爭未終之際。英法兩國之野心驟發。欲獲戰勝餘澤。故

速與東京政府開交涉。且二國尤思乘此機會以擴張極東之領土。英則渴望揚子江口之舟山列島。法則注目接壤越南之雲南。於是二國協商。將不期而成於巴黎焉。使當日苟利用此機會。則暹羅及湄公河上流之問題。兩國政府間必皆收適意之利息矣。

日本早窺破英法國之陰謀。知戰勝後之利益非己國所能獨吞。二國亦必各有所要求。故不若助之而安然獲占據遼東之利。如當日英法二國任日本割據遼東。斥俄國於朝鮮使朝鮮爲日本之保護國。則日本之與二國互相携提也必矣。日本之計畫。豈可以拙劣目之哉。蓋日本欲握極東之新權。決非獨力所能及。故極望結納握海權之二強國而利用之。此日本外交手段之優處也。

然當日日本軍將長驅直逼北京之一刹那。歐洲之感情。俄然一變。遂開干涉於北京。迫總理衙門使之自悟其固陋拘泥之非。終至清國遂遣老翁李鴻章至日本而開談判云。談判既開。及日本提出要求諸鉅款。蕩然立戰鬥線外之一絕無關係國。突山而揚聲曰。一吾即意氣恢張之日本軍之大敵。東京政府不可割取支那之疆域於寸尺間也。一其國唯何。即世所謂強秦之俄是也。俄人當日既干涉日本之欺壓支那。復諷示以使之放棄朝鮮。外藉口扶助鄰邦之義。而利用在北京之外交勢力。且以攻守同盟之法國。及野心之德意志爲其後援。英則自守局外之例。當是之時。日本遂不得不俯首聽命三國之下矣。拿立山從而

論之日俄人此舉。實足抑日本自大心。而與支那以保全國體之平和也。於是馬關條約之改正者。即左數款是也。

一承認朝鮮獨立國

一支那割臺灣及澎湖列島於日本。

一賠軍事費八萬萬佛郎。

一支那賠款未交一日。則日本以兵力占領威海衛一日。

又當時因此役之結果。世界列強各國。所共享有之利益。即如左。

一江蘇之蘇州。浙江之杭州。湖北之沙市。四川之重慶。以上四地。皆開爲新通商埠頭。

一從來僅許英人通商之各地。各國皆得經商自由。

一各國商人。於各通商口。皆有建設製造局之權。且各種機器。既納關稅。則可有任意

輸入。而關稅之船塢倉庫。皆有使用之權。又自外人製造局所出之商品。不得課內地運輸稅。

以上諸條。乃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末所定。即所謂馬關條約是也。於是老大垂死之支那。其生命遂得支持下去。其獨立亦得苟且保全。而列強於極東之利益。亦稍覺滿足云。顧當時日本之情形。陽仍感謝列強而聽命三國之勸告。蓋不得不謂爲日人之智處也。俄人不

用一彈隻艦而坐收若是之成功者。蓋不得不謂爲俄人外交手段之高妙處也。然使俄至此者。未始非二國同盟鞏固之力矣。

彼黃色少年帝國之驟興。此歐洲列強之所深憂。况復妄逞侵畧之舉。俄人從而迎頭以痛擊之。其有功於歐洲全面。固不待言。而其一國之私益。較歐洲全面所得之公益尤鉅也。私益惟何。即遼東半島是也。蓋俄人之遼東半島。儼然視爲囊中之物。奪之自日本之手。而還於羸弱不振之滿清。抑豈無深意存於其間耶。日本既退遼東之後。俄人乃一面銳意經營己國之利益。一面則求排除支那之疑團。而博滿清政府之信賴焉。

清日戰役既終。宇內之平和可復。極東大問題。殆有決定之觀。於是日本乘此時機而銳意戰後之經營。英德亦乘支那之新敗。而擴張種種商權。俄與法則思創開支那南北部交通之大道。至支那自國。則一面漸圖補苴其一蹶不振之勢。且德歐人之救彼於危亡垂斃之中。故將遍國富源。任各國之攫取矣。而戰役所由起之朝鮮。亦得浴小康之惠云。當是時。歐洲各國。殆有破夢迷離。恍然如有所沐之態焉。

無何東亞之風雲頓幻。日本則憤恨俄人掠去口中之芻豢。英則悔恨前此對清日戰役策之失計。德則懷占第一等海軍國之野心。俄則欲延長西伯利亞鐵道而橫壘斷滿洲之權。利。且思收不冰港爲海軍之根據地。至支那之情形。則如垂死病。夫既無療瘥瘡痍之力。復

絕恢復國權之志。弊政叢生。國力墜地。一切政事。皆委之廢弛腐臭之中。而不自振。於是列強之野心。遂不得不勃然怒發矣。是時能任支那之大事者唯一人。即常抱欺詐權變之李鴻章是也。拿立山曾評其人曰。外不能建國防。內不能協和羣僚。惟相率而趨於泯滅之人也。其抑何故而至於斯耶。蓋不外自彼祖代傳來之自大自尊之迷夢。尙深而已。吾人自是試將德皇所發明之偽平利干涉主義之發生。及列強於支那之外交與經理上之形勢而一一論之。

第三章 俄人在中國及朝鮮地方勢力最始之增進

第一節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中國始募公債及創設中俄銀行

中日戰爭。其與歐洲以絕大之功者。即使總理衙門與各國互相親密而已。吾於李鴻章之遊歷俄法德英。足以徵之。蓋中國戰敗之後。急欲交還賠款。恢復海陸軍備。敷設鐵道及建立其他種種公務。然以資本缺乏。不得不求貸歐洲。故排外計畫及其他惡念。皆漸次銷磨。即僅以籌辦償金一件。亦足變中國人從來排外之熱也。

中國賠款第一次交還之項。爲五萬萬佛郎。該債主即俄國。於是中俄道勝銀行。遂創立於斯時焉。然關中國之財政計畫。當時英俄之競爭。雖劇而俄之所以獲勝者。則藉法國外交家爲其後援耳。聞俄人當時貸於中國之款。亦爲法人之資本云。

由是俄國因擔保債務而得中國關稅之監督權。因恢復遼東之惠。欲於北京擴大俄政府之勢力。或曰。當日俄人實與清政府密約。占領旅順威海衛山海關等處。以爲貸款之擔保。云。此亦莫須有之事也。

於是巴黎伯林。始知前三國干涉之功勞。皆壟斷於俄人之手。而外交家亦以前此之出死力以抗日扶清之不解其何謂矣。

且清廷酬報俄廷之念。猶不止此。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之末。更締結一密約。其利益之洪大。尤足招世人之驚眩。該條約惟何。即喀西尼條約是也。

第二節 喀西尼條約

喀西尼條約。定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之末。蓋經李鴻章喀西尼諸人之手而成。吾人今譯其要款於左。

一俄人有修築延長西伯利亞鐵道之滿洲線特權。並將來奉天山海關間。修築鐵道之時。俄人有先各國而選擇之權。

一俄國修築鐵道之地。及採掘礦產之處。俄人可屯駐步騎兵卒以資保衛。

一俄國艦隊因欲覓一冬期碇泊所。清政府須租借膠州於俄。而以十五年爲限。但使用之期。僅限極東紛亂不能不動海軍之時。

一清政府欲復振旅順大連軍備。俄國可出保護援助之力。因而俄國可捍衛列強軍艦之入港。且清政府不得割讓二港於他國。

一將俄國有事於極東之際。清國須任俄人以旅順大連灣爲海陸軍集之地。以上諸款。久不聞於世。及北清日報登錄之後。始暴露於天下。至俄人所獲之利益。實殷厚不可名狀。即西伯利亞鐵道成。則俄人平時足以吸收極東商務。戰時足以席捲滿洲。且旅順之將來。亦不難逆料。而不結冰之膠州灣。則已約定租人俄人之手。由是觀之。喀西尼條約。非實爲俄清防守同盟之特約乎。

第三節 朝鮮之獨立

不幸之朝鮮王國。亦爲馬關條約爭點之一。終至公然承認其獨立。而列強亦默許之。然國內情形。依然不變。始有棄彼疆土。以任列強奪取之觀。中日戰役之後。滔天大禍。急起王宮。混亂紛擾。全然無政府之概。亦足徵此國絕無振作之志也。迴觀京城。則支那之勢力全銷。俄人之勢力頓大矣。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日俄協商於莫斯科府。日政府之代表即山縣有朋。俄則公爵盧巴魯甫是也。該協商之意。在以朝鮮置之日俄共治之下。如朝鮮欲募集外債。日俄可承擔之。日本管轄朝鮮之已設電線。俄則可架設俄境與京城相聯絡之電線云。

約而言之。則該協商在平均日俄兩國外交上之勢力。觀當時日本外務大臣演說。一則無論如何地步。二國必皆率由國際法規條。一云云。雖然。畢竟不能杜絕將來分割及吞併朝鮮之舉也。

元山港及拉薩勒浦港。俄人所亟欲兼併之地也。又控仁川之京城。將來其爲西伯利亞鐵道之最終驛乎。亦未可知也。

要之對朝鮮之日俄共治協商。乃俄國因已國要求過度。一懼招歐洲列國之不平。一畏傷日本之感情。故爲斯慰彼媚此之策。雖然考其實在情形。日本之一切舉動。亦因該協商而大受限制云。

苦夫將來此二國角逐最劇之秋。即西伯利亞鐵道竣工之日無容疑。當是之時。俄國之勢力。其優於日本也必矣。蓋俄人得以直出遼東朝鮮耳。加之陸可由西伯利亞內地調出大兵。海可自太平岸之鎮守府運送軍機。且支那北部之商業。必聚匯於該道。滿洲朝鮮之富源。亦必任強俄之吸取矣。

嗚呼。若是壯圖。唯山之謙讓。徐徐不迫。漸成牢不可拔之根基。至其下手處。則在朝鮮。當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末。京城大亂。韓王遁入俄國使館。即此足知俄人勢力之日長一日矣。

第四節 日本對俄國之情形

俄國既徐徐張大其勢力。戰勝清國之日本對之抑執若何之狀態乎。是吾人宜考究之方面也。

俄欲占旅順擴張保護權於朝鮮。日增加其海軍力。斯即與野心勃勃之日本相衝突之點也。日本之經營朝鮮幾二十年之久。其國一切利權大半歸於日本之手。今俄國蔑視日本之利益。欲進握清韓二國之種種權利。日本之憤怨不平。固不待言。久而久之。或至有不能不興動兵戈之日。此日本之所以自千八百九十六年以來。臥薪嘗膽。孜孜亟亟而努力於擴張海陸軍備也。

朝鮮變起。當日本陸軍總數實如左

現役	七〇、〇〇〇人
豫備	八〇、〇〇〇
後備	一〇〇、〇〇〇

戰役擴張軍備之結果即如左。

現役	一三〇、〇〇〇
豫備	一八五、〇〇〇
後備	二〇〇、〇〇〇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海軍艦數僅二百四十九隻。其中之有力者即如左。

三十四

鐵甲艦

三隻

海防艦

三隻

巡洋艦

十一隻

砲艦

十五隻

同年議決擴張海軍費五萬萬佛郎。欲新造軍艦百艘。就中之有力者即如左。

巨鐵甲艦

四隻

巨巡洋艦

十隻

其後更追加擴張費一萬萬一千七百萬佛郎。至一千九百五年則日本之艦隊可達二千餘萬噸。較歐洲列強在東艦隊之總數。日本亦占優勢云。

第五節 英日同盟

當是時。有欲爲日本後援之一國焉。其國唯何。即擁有最大海軍力之英吉利是也。英吉利自馬關條約結後。常注目極東事變不少懈。蓋欲乘紛紜擾亂之際。起而有所爲耳。

久俯視印度境上之俄國。於波斯及阿富汗依然維持平和。忽一面伸猿臂於東方。而爲中華之親友。干預財政。握北支那之重權。尙欲於從來英船往來方面獲一商工業之市場焉。

俄之跋扈於亞細亞也。既如此。英人見之。得無猜忌耶。加之比利時合股公司。俄法爲其後援。因而獲贖漢鐵道之敷設權。此爲英人豫期可歸己手之物。一旦見奪於他人。激昂之氣益盛。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英國新聞。遂高聲急呼曰。沮抑俄人已得之利益。撲滅比利時合股公司之勢力。在於今日。時乎時乎。不可多得云云。即此足以知英國輿論之一斑也。

雖然。彼敏捷之英國外交家。豈坐視無爲而止乎。彼以失敗於馬關條約之故。乃靜觀俄人之舉動。該有可乘之隙。而與之反目云。此英國公使等陰中之計畫也。而總稅務司赫德則對總理衙門及各王公大臣。施種種之手段焉。

英國政府。久窺知四川雲南之富。故汲汲於開通中國緬甸間商務之道。偶因湄公河上流有英法之葛藤。遂設定一中立地。該事始造結局。且英國直稱道前支那讓土地於法人之善。蓋欲支那讓雲南緬甸間之地於英也。據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九日之條約。英國迫支那承諾英人開通二地之商務路。且開放三通商口。以爲英人之貿易場。既而英國外務省務求滅殺得於支那南部之利益。用以爲法國干涉馬關條約之報酬矣。

次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英國更自支那得雲南緬甸間之敷設鐵道權云。當此之時。駐劄東京之英國全權公使。對日本巧爲說辭。言締結馬關條約之際。唯英無左

祖支那之意。至同盟三國。則強奪戰勝之利益。務使日本仇俄某國之念。深結英之念。切此英當時外交之手段也。

吾人須知使年少氣銳之日本軍。激怒而加戈於俄人頭上。合日英海軍以握東海之霸權。以致列強莫敢與之爭鋒。此英人百年無上之策畫也。

使列國互相反目。而已則擇有利於己之國而暗結之。藉同盟之力以挑唆大難。至活劇愈鬧時而已則退爲局外之國。以漸參預其局。至分收利益之時。則眼明手快。早覩定最優之利。惠而措諸囊底。其殘獲賸矣。則以之與同盟之國。其他應受利益之諸國。幸則少分與之。不幸則置之不聞不問之中。吁。此英國從來對世界常用之手段也。

最法與英國之交涉也。法之流血如彼。英僅擲彼黃金。如昔里米之役。支那之役。埃及之役。大半藉法人之力。然至結局。則英國壟斷所有之利益云。

日本雖富於先見。然亦傾聽英國外交之策謀。顧當時之日本。內困於俄人之脅迫。外欲結一廣握海權之英國。以爲決斷朝鮮問題之後援。當是時也。英以爲有機可乘。遽欲乘俄皇之準備未周。而肆彼冒險手段。於是俄國地位。驟瀕危殆。數年辛苦經營之地。殆有一擊瓦解之觀。俄而德意志皇維廉以疾雷不遑掩耳之勢。與支那新開戰釁。全歐驚愕無已。而外交局面。遂劃然一變云。

第三章 德意志之干涉膠州事件

德意志干涉之原因。惟何。不過目擊列強勢力之驟增。不堪垂涎而已。且以本國工業。非常發達。故不得不求一商務場爲銷售本國商品之用。此干涉之所由起也。自是之先。德皇維廉。夙欲使己國爲世界之一等海軍國。故乘機以占領一地爲極東海軍之根據地也。況阿非利加及巴西殖民地。人口日趨於繁殖。彼工商業之膨脹。不於支那求銷售場。尙欲何之耶。

日清戰役以來。支那之腐壞情形。遽暴露於天下。四百餘州。遂成世界各國之商工競爭公地。德人之工商業。逐日進步。其商船之航行支那者。往來如織。且廣東上海兩地。皆立有種種製造局。故熱望於支那沿海得一良港。以爲保護商權及擴張殖民地之根據地。蓋引領待時機之至也。已非一日矣。

加之當時迫德皇之遠征。尙有一大原因。即所謂德國擴張海軍之七年計畫是也。其擴張費則十萬佛郎。其艦數則表列之左。

一等鐵甲艦

一七隻

鐵甲海防艦

八隻

一等巡洋艦

九隻

二等巡洋艦

二六隻

豫備艦隊之數則如左

鐵甲巡洋艦

二隻

大巡洋艦

三隻

小巡洋艦

四隻

德皇抱斯莫大野心。欲籌出如斯鉅款。不得不先求議院之贊成。欲求議院贊成。必明諭擴張海軍之理由。而當日德皇對議院之藉口者。則唯於海外紛糾。以激動其國會而已。故德國干涉之舉。遂決。時機恰。譬於極東之俄國。囊括洪偉之利。英人疾視狼顧。欲得敗之以甘心。俄人抵抗之。不遺餘力。然尙有不克自衛之觀。於是德皇窺其有機可乘。遂不顧利害得失。而決計以兵力向支那作虎狼之行矣。

第二節 膠州之占領及顯理親王之東行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朔日。屬於法國天主教會之二德僧。斃於山東之兗州府。駝府耶克甫日報大書之曰。此巡撫李秉衡轉任四川以前所煽動之舉也。德國政府。當時與保護天主教之法國。交涉最繁。至十一月十七日。赫然起開釁之端。在東

艦隊五隻。直受占領膠州灣之命。同時泊苦力德島之一警備艦。亦向東進航。次格飛翁號及駝鷄郎號。亦受續發之令。而以皇弟顯理親王任東洋艦隊司令長官。蓋欲其親赴北京而要求重大之賠償也。

十一月三十日。德皇維廉第二世。親臨議院。述開釁之理由。及將來之計畫。次十二月十六日。於期爾軍港。張顯理親王東行之祖餞。德皇親臨宴而餞之。曰：「凡我同胞。無尊卑貴賤。苟被異邦欺侮。吾弟其奮鐵拳擊之。以懲凶暴。以光國威。其勿負朕言。」顯理親王答之曰：「余謹以陛下之命。宣示海外。余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而已。」（皆僅譯其大意）

及德皇兄弟別語之傳於歐洲也。歐洲各國。莫不驚詫聳怪。且繼以笑罵。不獨各國爲然。即德意志本國。亦莫不嘻笑怒罵之云。自德皇語氣上觀之。殆有深意存乎其間。蓋帝之意。在我帝國商業。有生活於德人國旗下之權利。且不論何國。其讓與他國之權利。吾德人亦得而要求之是也。

十一月十五日。海軍提督劑德理氏。遂出占領膠州之舉。越至千八百九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而衛戍兵繼至焉。清廷無力爭抗。遂召還山東巡撫而舉膠州灣及其附近地以與德國云。

次風傳德皇欲借膠州灣九十九年（或云五十年）吁。德皇大膽定脚根於亞洲大陸。抑何

故耶。蓋不外平時則保護其商業。將來當分割支那之際。不欲輸他人一著而已。當時意大利新聞曾論德人之陰謀曰。一德不欲以極東全局歸俄英法三國之手。彼嘗自謂已國勢力足與三國相等。吾必可剖分分割支那之利。吾人推其私意。蓋彼自以爲德於極東雖無領地。似不足與英俄法爭衡。然果具有實在勢力。亦無往而不可隨列強攫取一切之利也。斯言可謂洞見德人之肺腑矣。

第三節

北京條約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六日

德意志政府所獲之利權。確定於北京條約。其條約之巨款。即租膠州灣九十九年。其境界陸抵河流。南北遼附近之丘陵。灣中諸島。亦入借地之內。且可任意建築砲臺房屋。如該灣尙不適用之際。則可更別借其他沿海港灣云。

此外則李秉衡黜職。其他官吏六人轉任。及賠款三千兩。建三處之天主堂焉。

割讓土地之條約既成而後。無何而他畔繼出。德復乘機要求修築鐵道權。其一即起點膠州而達泰山南部。其一即起點膠州而達泰山北部之濟南府二線是也。築造之資。其屬於德國合股公司之手固無論矣。且沿線附近地段。左右二十啓羅邁當。皆爲鐵道所有。可任意採掘礦產。至將來當支那欲延長該線之際。資本器械。皆可謀之德人。此皆當日條約中所載有者也。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北京條約。德人所獲之利惠。誠有不可思議者焉。膠灣之名。夙爲列國所通知。當中日戰爭之際。列國軍艦。屢下碇該所。而俄國軍艦。泊此尤久。據喀西尼條約。支那實已讓俄人之租借。當德人占領膠州之時。適俄人別有所圖。不欲與德國力爭。故任其要素而去云。此港實爲北支那沿海停泊之要區。港內廣闊。足容最大軍艦。港口面南。故結冰稀。即苟結冰。亦不過近北之一小部分而已。

抑膠州位山東之南岸。昔稱繁盛之區。其西北富於石炭及鐵質等礦。且每發見黃金寶石。北隣商工業總匯地之濰縣。且近來德人已與支那政府相商。欲建築商館。此港一旦爲貿易港。則距膠州不遠之登州府。必至蕭條無顏色矣。即芝罘天津二地之貿易。亦必大爲減色。此英人所以憂憤無已耳。

山東人口三千萬。每方啓羅邁當住民二百十二人。人口之多。殊甲於各地。畢竟氣候之溫和。田野之豐饒。礦產之富贍所致也。山東全省鐵道。已落德人之手。由是德人勢力。不但足以橫行山東。即河南亦在彼囊括中也。山東河南二省。據黃河下游。有大運河以橫貫之。故二省爲支那南北交通咽喉。德人植彼勢力於該地。將來情形。豈吾人所可逆觀哉。當北京條約未結之先。德外部大臣皮盧曾公言曰。一德國商務欲盛於支那。必不可不占取根據地。如英之香港。法之東京。俄之西伯利亞是。不然。則德人之商工業之生產力。皆不能爲用。

唯空肥他人之田園而已矣。故於支那大陸占領一港灣。爲今最急之務也。」
德國占領膠事。列強均無異言。故條約不數日即成。而德人之大願於是乎遂矣。

第四章 德人占領膠州之結局

第一節 德國出師時之英吉利

英國舉動。頗出奇觀。當風傳德提督入膠灣之報。英國新聞。大爲動搖。泰晤士曰。「德人之突進。乃速支那之瓜分。列強有防遏之義務也。」史丹達曰。「要索開港。雖屬清德二國之權內。然其條約有礙各國特惠與否。列強有糾問之權也。」其他各新聞亦痛論之。要之皆不欲其政府之坐觀成敗而已。

顯理親王之就赴支那之途也。英國新聞極口嘲笑漫罵。及其突然訪女皇於坡芝毛也。乃鉗口結舌。齊收其譏鋒矣。越至一月八日。忽接租借膠灣之報。新聞甚不介意。殆有靜觀對岸火災之概。蓋有種種原因存乎其間。吾人推其原因。乃一則英人滿於第二次貸國債於清廷之成功。一則準備遠征溘瀟河上流。而得德人之默然中立。故英所以默許德人之占領膠州也。即知前者於坡芝毛之會商。係交換埃及與膠州二地之利益而已。

第二節 俄羅斯占領旅順

千八百九十八年
十二月十八日

德與英互相提携。以買英人之歡心。雖然。其不招他國之猜忌也亦稀矣。

山東虐殺宣教師。德國出師而爲懲膺之舉。聖彼得堡初不疑之。徵當時俄人輿論。極贊賞德國之占領膠州灣。且言列強亦可倣之云云。諾威史機會論之曰。中日戰爭既畢。支那孱弱無力之情形。從茲暴露於天下矣。

又曰。德視支那爲無主之國。今俄英法各國尤而效之可也。處置支那之道有二。一保全之。一瓜分之而已。要之皆可以德爲法也。

吾人揣德人未占膠州以前。其先與俄人竊商於伯林也必矣。雖然。俄豈僅默許之而已哉。蓋別有所圖耳。觀顯理親王出發期爾（港名）之際。俄忽命艦隊進航旅順。足以知之也。然俄之對支那。不似德人之凶暴。仍執保護支那爲名。故當膠州占領之後。俄亦曾致勸告於伯林政府。余不聽而止。於是乃下令命西伯利亞艦隊占領旅順軍港。海軍提督羅格摩遂闖入該港云。此實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二月之八日事也。

旅順地足制渤海之海權。爲支那北部天然險要之區。俄人之占領該地。其意蓋在德人出師脅迫北京之際而迎頭一擊之也。

吾人論極東俄德之勢力。其強弱不同。固不僅以此旅膠二港之優劣視之。即俄人西伯利亞兵隊之下滿洲。僅在指顧之間。而德軍欲肉薄北京。則非遙越地球之半不可。故德皇之威力。畢竟不足制服孔門四萬萬八股弟子也。

附註 千八百九十七年末。在支那海之俄國海軍力實如左。

西伯利亞艦隊

二等巡洋艦

一隻

遠洋砲艦

四隻

小巡洋艦

二隻

水雷艦

一一隻

太平洋艦隊

一等巡洋艦

五隻

二等巡洋艦

一隻

遠洋砲艦

二隻

補充艦隊

一等巡洋艦

二隻

二等巡洋艦

一隻

千八百九十八年初。在支那海面之俄國海軍力其增加實如左。
極東海軍全力

一等巡洋艦	七隻
二等巡洋艦	三隻
遠洋砲艦	六隻
小巡洋艦	二隻
水雷艦	不詳

更據泰晤士所查。同年之初。俄國於西伯利亞東部之陸軍力實如左。

西伯利亞東部駐劄隊

騎兵	三八中隊
步兵	三七大隊
砲兵	一七大隊

海參崴守備隊及愛璋屯駐隊

步兵	五大隊
砲工兵	七中隊
工兵及海軍工手	不詳

轉察西伯利亞橫貫鐵道。其幹線則自西爾加起經黑龍江上之哈巴弩夫。而建海參

歲。其滿洲支線則自西爾加之史德埠天起經愛揮下吉林而出遼東半島。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初該鐵道修築至幹史喀。同年中項擬修築至衣爾喀。因同年欲先竣工事之較大者。故急從事於貝加爾及史德埠天間之工程焉。然他一面則自海參崴起工而聯絡哈巴弩夫云。

滿洲橫貫鐵道未竣以前吉林一省。尙可藉水道以交通一切。然每歲僅足通航五月。（自五月十五至十月十五）黑龍江可溯航至與西爾加河合流處。西爾加河至史德埠天。松花江至吉林。嫩江至齊齊哈爾及墨爾根。皆得以船舶上溯云。

黑龍江上下。汽船及常船甚多。松花江上下。近有汽船十五隻。大船四十隻。皆往來搬運滿洲鐵道材料者。

黑龍江岸之埔拉郭、天史喀、至齊齊哈爾、吉林、奉天各處間。其道皆平坦通郵便。海參崴、吉林間亦有路可通。

第三節 英國計畫之波動

自顯理親王訪問坡芝毛史以來。英國雖一時表同情於德國。然難保其不變更也。自膠州占後。英國抑鬱不悅之念。橫生紛起。以爲德人雖默許吾人之經營埃及。然不如彼之立定脚跟於極東大陸。於是怨嗟之聲。驟起倫敦。乃迴首向北米合衆而叙兄弟互相提携之義。

爲日。吾二國不可不維持於北京一切之勢力也。

此時張伯倫氏曾大膽演說。言外交上困難之日甚一日。吾人徵英國新聞之語氣。足見其不悅彼得保政府。又英欲築緬滇鐵道以吸取雲南之富源。頗猜疑法國對之之意。向復焦慮俄德之日相親密。故一時權相協商以聯絡之也。當時德國某新聞曾論之曰。

與英人鑿商戰而大陸列強之結一大同盟爲最不可缺之件。且此同盟不打破英人之勢力與彼之自慢心。不可中輟也。

由是觀之。英德協商之價值。亦可推知之矣。

又此際於東京一法人爲支那匪徒所生擒。駐北京法國公使。乃向總理衙門要素賠償。如八月內不決。則將以劇烈手段用之支那云。英國當時目俄法同盟於極東跋扈情形。極口謾罵。終乃公言曰。俄法二國收黑龍江及東京附近爲屬地則可。使於此二地而外。猶擴張其勢力。開拓其版圖。吾英斷不許之云云。思英人之夙樹商業自由旗於支那也。已久。維持而保護之。固其應有之事。然目爲一己之私有。見他人之染指。則欲抗之拒之。嘻。英抑其何神力足拒各國之不來乎。

其言未終。彼遂自要求大連灣、南京、膠州灣。開爲自由通商口。吁。是非愚弄全歐也耶。故千八百九十五年俄德法三國之協商。實足防遏貪婪無厭之英國之慾而已。

第四節 英清條約

雖然以外交出人意見。足以驚擾歐洲平和之英吉利。斯時復與總理締結至大條約云。今錄其鉅款於左。

- 一自本年六月以後。支那內地所有河川。英船及各國船舶。皆得航駛自由。
- 一揚子江流域地方。永爲中立地。不得貸與他國。及任他國之占領。
- 一支那貿易額。惟英國所占獨多。海關稅務司之職。英國臣民有襲任之之權。
- 一賠與日本軍事費之半額。即四萬萬佛郎之支那公債。皆於香港之英國銀行或德國銀行貸出之。

吾人試將該條約而一一註之。

以上條約。其原因不外由德人之占領膠州而起。當時英國之所以不要求土地者。以占領土地之非急務耳。况英現占有香港。一切舉動。皆得自由。且英人原爲商務上國民。唯以利益。尙至不圖將實益而空誇無實利之戰功。此非其欲也。締結以上條約。不過爲鞏固商務。暫斷利權。上起見而已。

總稅務司之職。於支那殆當戶部大臣之位。使常入英之手。則日德兩競敵。亦不能於商業競爭場占必勝之地。况法蘭西耶。

揚子江流域爲支那全國最富之區。今舉而爲中立地。即開放爲歐洲列國之商務場之謂也。雖然。英國已先占最優地步。其假歐洲之名而開放之者。實欲一掃而蕩蕩之而已。唯此條約之成。適足觸起俄德日之注意。而與法國之利益大相悖逆。英國山是而內則陰握支那政府之國權。外則獨吞全國之商利。將來分割支那之日。其所獲之利惠。亦必冠絕各國也。

英國行其掠奪政策。尙復靦然呼號曰。法國貪婪無厭。海南島行將被法人所奪矣。吁。英人之狡猾。其真不可測哉。

第五節

中俄條約

自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於支那大陸與英人相對峙者。即俄國是也。俄人觀英人之跋扈。乃亦於北京驟開談判。俄一面注目旅順。一面注目朝鮮。然朝鮮則迷於日本之陰謀。聽日人之嗾使。故排斥財政監督官與軍事顧問之聲甚高云。

俄國當時要求旅順大連二灣。以九十九年爲奉還期限。同時即通牒於駐俄英公使。伯爵孟拉微甫自言曰。使俄得租借土地權。則大連灣或他港。皆可開放爲通商碼頭云云。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三十日。聖彼得堡政府所公布之官報即如左。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由北京條約。清廷貸旅大二灣及其附近

陸地海面於俄以二十五年爲奉還之期。而其地主權。依然爲清國所保有。俄人決不侵害之。至滿限之日。兩國可更協議延長其期。又俄國可任意修築城壘。屯駐兵隊。且可由西伯利亞橫貫鐵道。直修築一支線以達該二港云。

次俄國復通牒於各國。公言大連灣開爲各國通商碼頭焉。

第六節 英俄開戰之風聞

及俄開大連灣爲貿易港之通牒既發。英國新聞。忽又震動。皆大聲疾呼曰。一我英於極東一切經營辛苦之局。外強中侵。害之舉動。決不可漠然袖手坐觀。苟逼我福利。侮辱我體面。

吾人豈可靜然默受之耶。

以上係羅維符新聞所揭

英國新聞。尙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以俄人之占領旅順。即不啻全奪滿洲。俄之爲此舉也。不但足以由此囊括支那北部。亦足以掩有支那全帝國也。尙有說者曰。俄人此舉。其意何所在乎。是驅逐英國之商業耳。及其終也。英吉利全國新聞。遂萬口齊聲。而逼政府出決斷之手段云。決斷之手段唯何。則戰爭而已矣。

使英俄之戰爭開。根據旅順之艦隊。與英國之東洋艦隊相衝突。則海上之制勝。其歸於英國。無論矣。雖然。漸至上陸。以進略西伯利亞東部。吾不知英將何以抗戰。增加不窮之俄軍也。加之二國兵費既開。印度之防守。英人其能鞏固無慮乎。未敢信也。吾恐十萬之俄兵。不無

壓境俯擊之虞矣。

英國艦隊雖強而有力。然其戰也。僅足制勝於海國民而已。即擊沈其海軍。掠奪其殖民地。零落其商業是也。如俄則純然一大陸之強邦。地跨歐亞。如大象之踞圓球。絕無零星殖民地。其國商業未可比諸英國。而海軍強弱之差。亦相隔懸殊。至以兩國之陸軍相較。則英於印度僅七萬歐兵。而俄之哥薩克兵。則愈出不窮也。英將何以戰耶。英人日日言戰。抑豈真能戰耶。

然今英人之虛妄自大。歐人既無爲所欺者。奧國一新聞曾有論英人一節。其言頗中肯要。今錄之於左。

數世紀以來。英國之視世界諸大陸。若占領地。若起業場。漸至習以爲常。歐洲列強起而倣彼所爲。與之相競於各大陸。彼始則驚愕。繼則憤怒。近歲以來。法之努力擴張非洲。及支那印度（即安南）俄德之欲有圖於支那。屢觸起英人之激怒。然英人終無計以阻之。吁。彼咆哮宇內之英獅。其將由此而日趨淪下也歟。

英國之恫喝。究不能一刻遏俄國東侵計畫之進行。蓋俄人之欲伸翼於滿洲。其由來已非一日。今俄之膽敢出略地之舉者。實因窺破英人之不足畏也。

第七節 日本之國情

當日俄反目之時。英國極力溫日英間之邦交。思懇二國同盟之進行焉。蓋自俄國占領旅順而後。英國覺其危害頗鉅。而日本危懼忌刻之念尤過之。俄清之新約。日本豈能袖手默視之耶。

茲揭利齊爾氏所論之一章於左。

德人之占膠州也。日本新聞唯罵其粗疎野蠻。侵犯公法。至俄人之占領旅順也。則激憤風烈。怒氣欲燃。吾人推其原因。殆不外昔日俄法德之迫日還遼。其舌端未乾。而俄忽自進而強奪之。此日本對外急激派之所迫政府。而出干涉占領旅順之舉也。

使當日木苟出干涉之舉。則俄國之折挫不可測乎。抑俄國之疆域廣大無垠。陸軍之數極衆。其最終之勝利。或歸於俄手。抑未可知也。然以吾人觀之。其始也。日本殆揮必勝之勢。蓋旅順艦隊非日本之敵。而陸師運送之速。日本亦便於俄人也。

幸日本主戰之論。不至動御門（日本謂皇帝爲御門。猶俄人之謂皇帝爲薩爾）之政府。次新聞之輿論。亦爲說曰。與俄德挑戰。不如步其後塵。而擴張己國勢力之爲愈也。日本之人心。由是而大定矣。恰其時清國賠款三分之一。尙未畢繳。故威海衛日本尙以兵力駐之。日人曾倡議曰。「至威海衛撤兵之期。日兵依舊據之。假占領一變爲真占領。此策之最得者也。」

急風暴雨。恰達欲止之境。世界將再展歐太平之日。乃英國蕩然擲彼假面。蹂躪日本之輿論。蔑視日本之利益。強出占領威海衛之舉。英日同盟之夢。遂割然瓦裂矣。

第八節 英國之占領威海衛

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四日

支那既割旅順於俄。繼則割威海衛於英。皆以二十五年爲期。威海衛爲直隸灣頭第二重鎮。此地嘗爲日兵所占據。今忽爲英所劫而去。吾人揣日人之心。不無如此江山坐付人之感矣。

威海衛爲英素所奢望之地。故一朝歸之。人無異之者焉。

英人此舉之目的。其根原起自欲於對峙旅順港之地。而建一軍港。而得與俄爭衡是也。蓋威海衛位山東之東北。間乎膠州旅順之中。距芝罘亦不甚遠。與朝鮮之仁川港。同其緯度。其可爲海軍根據地。固不待言矣。但港口太廣。非以強大之海軍力。不足以守之。使固築其砲壘。厚集其兵力。則可保與對岸之俄領平均其勢力。直隸一灣。可無俄人暫斷海權之憂也。

然威海衛之防衛。必須陸軍一萬五千乃至一萬八千。今英能派遣若是之多數乎。即使欲派遣多兵。其將自何地以調出之乎。又該地堡壘之建築費。須五千萬法。英其能支出之否。是皆非極可注目之處。吾人姑置之勿論可也。

要之威海衛之劣於旅膠一港。固不待言。即自商務利害上觀之。亦遠居二港之下。蓋德意志之經營膠州。尤注意修築鐵道。鐵道成則一切商務必流通無滯。他日山東之商務。其聚匯於該地也必矣。而旅順及大連灣。亦係西伯利亞鐵道之終點。威海衛之商業。將來之寂寥蕭條。固有洞若觀火者矣。

是故英國之據威海衛。欲與俄人角逐於海上乎。則不但須空擲絕大之資本。且畢竟難以抗席捲滿洲之偉大勢力也。況德國之占領膠灣。原期由斯以進觀山東全省。今見英人之染指。其慊焉不悅。固意中之事耳。

加之於朝鮮地方。日英二國之能利衷與否。固無容議及。唯日本之心悅誠服。以退威海衛與英與否。固在疑問之中也。利齊爾氏又論之曰「英之占領威海衛也。曾照會日本政府。其政府之返牒。雖無硬命不從之辭。然其時英倫之外務省。固極注目東京政府之舉動也。徵當時日本之內情。國民之輿論。極其沸騰。蓋受擊於友情最深之國也。」第一之國友。瞬息化爲仇敵。同盟之希望。遂至背馳乖離云。

英國以支那中部防衛者。自任其對各強之策。吾人爲彼計之。寧棄威海衛。以專注力揚子江口。此策之較得者也。

要之英人乘機以占領威海衛。實非欺侮支那。抑亦睥睨一世而蔑視天下之輿論矣。

第九節

日俄條約

自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當英人之占領威海衛也。同時忽有處分朝鮮之問題出。日本其時提出要求以脅迫俄人。俄人如置之不理。則將有變生莫測之虞。然聖彼得堡政府。遂出巧妙之方策以避之。而與日本妥協該問題云。

朝鮮日變驟起。日本遂乘之以爲啓釁之口實。其事變之源。蓋因中日戰役以後。朝鮮政府聘俄員爲顧問官。及陸軍士官。其權力之大。足與朝鮮大藏大臣相埒。時遇不適意於皇帝李熙。因而向俄廷求其召還之。韓廷之所以敢出此者。殆因日英二國陰援之力也。

俄廷接此急報。即時召還其士官及顧問官等。於極東英國之諸新聞。皆欣躍稱慶。然俄人之召還其外臣也。非其外交策之舛錯。乃不如是則不可耳。俄人之意。蓋在欲使日本默認俄人在遼東之舉動而已。

次四月十三日及二十五日。而日俄間之協商遂成。今特譯之於左。

一兩國政府確認朝鮮之獨立。同保持朝鮮之主權。決不可干預其內政。

一將來兩國有何舉動。非經二國協商。則不得任意行之。

一日本於朝鮮之商業。俄國決不至妨害其發達。

自斯約定後。而朝鮮遂得苟且保全云。薛客爾笑之曰。一國被保護於二強國之間者。自古

甚多。然及其終也。必無不歸最強者。今日爲中立國家。翌日即破滅國家矣。要之四月二十五日之協定一案。可謂俄人在欲使日本之外交策奏凱歌。而固彼此之交誼而已。薩爾（即俄皇）之從兄機立爾親王。乃乘此機率某艦進航日本。聞大享東京政府之厚遇云。

第十節

英國占領九龍

千八百九十八年六月九日

俄迄六月而事變忽出。其事變唯何。即要素九龍是也。昔與日本爭重要之地。今與法人挑意外之戰。英人壘斷支那之心。抑何酷耶。英要素九龍。因法人與清廷定南三省不割讓條約。故英人出此舉而挑戰。英以香港爲東洋之金城鐵壁。此世人所皆知。然其對峙者爲九龍。九龍之北。峰巒蜿蜒。殆有俯壓香港之勢。英人不得九龍。則香港不免無危殆之憂也。

六月九日。英清間結定一條件。以香港四近皆割於英國。即位於香港南之拉麻（譯音）西之鸞駝（譯音）諸小島。北之九龍半島。及其隣近之四十餘小島。皆一併斷送於此條約之中。於是英於足以停泊衆大艦隊之西海峽外。復新獲大鵬灣及深圳灣等處焉。割讓期限。以九十九年爲率。

英人之得九龍。其目的在於九龍沿海及狼垵修築堡塞。及建貯炭船塢與製造局而已。使以上計畫。能奏其功。則香港島上之域多利亞府。不但爲海軍之一大金城湯池。亦工業製造

之一大中心點矣。將來粵東之銅鐵石炭。皆供英人製造之物也。九龍廣東間之鐵道。其將不日成之乎。

蓋支那曾誓於法國前曰。「南部諸省。非經法國允諾。則不敢割讓其土地。」今能踐其言否。雖然。英人之占九龍。暫謂爲法政府之宏度大量。爲固邦交起見。而數月之後。英人儼然於上海敵視法人。兩國爲之懸隔。不亦甚耶。當法國向清廷要求擴張滬上租界之時。英國首相公然唱道之曰。「是蔑視於揚子江流域之英清條約也。」以微小不足道之土壤而爭抗之。廣漠之九龍。則任其割取之。其相隔不懸殊乎。

第十一節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支那

自馬關定約以後。而支那之風雲。遂愈出愈奇。既已如上所述。吾人欲評論法國之舉動。試先放察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中支那所拋失之小利權。而一一列之於下。

其一即讓與日本之利益也。東京政府迫清廷要求經理上之利益。其後則福建一省。不許割讓於他強之條約出焉。

福建省位於台灣對岸。僅隔一葦水。呼號可相應。故福建一旦爲他強所有。則日本之殖民。地。不免無脅迫之虞也。

雖然。是尙未足鑿日本之心也。得不割讓福建之空約。不如得一實地之爲愈。此日本所以

深望得廈門一港。以爲侵進內地之根據也。

日本國民之智慧與否。固無容計及之。唯近數年來。新有一種奇妙滑稽之觀念。即日出帝國。對中華帝國有保全之天職之夢想是也。試問日本欲擔當發達黃種文明之大事業。則歐洲列強之侵入支那。若是其迫。如此。則日本之宏大計畫。其能達彼目的於將來否。此吾人所決難遙測也。

次英國合股公司。及英意合股公司。得南京附近之鐵道敷設權。並獲山西省之採礦權。比利時則因俄法爲其後援。而得蘆漢鐵道之敷設權焉。此西歷千八百九十八年六月十五日事也。

列強之奪取強。判固若是其凶悍矣。然此老大帝國。終無力以防遏歐人之貪婪。惟坐以待斃。目擊江河日下而已。

第十二節 美利堅之併有菲律賓

北美合衆國之欲雄飛東方。固瞭然昭然之事。近歲以來。其於支那之貿易額。非常增加。與之爭衡各國。不無瞠目驚愕之慨。試以表揭之於後。

千八百七十六年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千八百九十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千八百九十五年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千八百九十六年

九二、〇〇〇、〇〇〇

千八百九十七年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執上表觀之。美國商務亦足徵其進步之速也。

千八百九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美國與西班牙所締之巴約黎條。法國外務豫算委員某。曾論之曰。「巴黎條約之成。局面之變遷有二。一爲經營殖民地之一最古國之滅亡。一爲歐洲外之一強國之崛起也。推其原因。蓋不外人口之衆多。農工商之發達。艦隊之擴充。遂至以素不現於外交界之國。忽奮起一躍而列入世界列強之數也。」

美國棄保守主義。而取進攻主義。違孟魯遺訓而入世界角逐場。始行之於古巴及波德利葛。繼則遙攝太平洋而併有非律賓矣。

美之對非律賓。抑執如何之方針乎。固吾人所嘗討究者也。華盛頓某元老議員曾立論曰。「非律賓人如得自治自立。則美國又何壓制爲。雖然。彼蓋僅身軀壯大之小兒而已。吾人對而干預之。不亦宜乎。」

併有條約。極其簡畧。曰。他日島人能成立國民政府。能行自治之制。則美國聽其自立云云。雖然。此荒遠難期之事。果何日能實行之耶。

列翁、桑梯伯里氏、評極東局面曰、亞細亞基局。殆全然變改矣。

對菲律賓問題。而招莫大之注意者日本是也。合衆排除列強而獨吞併非島。日本之臺灣。距該羣島。近在數武之外。此不得不注目之也。是以巴黎條約未結以前。日本新聞。曾表其希望曰、合衆國惟單占取呂宋。其他列島。皆可依任西班牙領有之。且無使其他強國染指其地云云。

次巴黎條約既成。日本政府。亦祝合衆國之併有非島。欲永保日美二國之友誼。雖然、東京一有力之新聞。就日本之地位而發言曰、「菲律賓一旦爲美人所併有。則臺灣近海之貿易。必爲美所奪去。使西班牙依舊保有其古殖民地。則決不至生以上之虞也。」

菲律賓羣島中南部之波拉灣及史魯諸島之海賊。英國常以兵力掃蕩之。故其勢力似及於該方面云。彼常主張道德上之權利曰、「保護埃及者。即導野蠻於文明之國民是。今以待非洲人之法待菲律賓島民。其前途之光燦。固可逆觀也。」蓋英國因曩者占領斐頁島。即欲兼及波拉灣及史魯。其蓄野心之日。固已久矣。且菲律賓羣島。爲香港澳洲間航路之要衝。今適該地更換政府之際。故欲乘機以豫防將來之危殆障害耳。

然英與波史間之關係。美人絕不以爲輕重。於是英人遂大言曰、「新登外交舞臺之美國。固未嘗藐視大英國之利益也。」

沙士勃雷侯之微笑。張伯倫之叫號。其果能惑麥堅尼與否。今姑勿論。唯茲一言。英國之新聞。雖熱心主張英美日三國同盟。吾恐美國未必能顧日本之利益。與夫英國之有野心於非律賓也。

德意志於非律賓羣島。雖占有偉大之貿易。雖未至染指其間。然其中心必不免怏怏無聊矣。

(註)西美之戰。德國初欲干涉之。終不得頭緒而止。然常巴黎條約未結以前。德國曾向西班牙政府要求加盧利那及馬利耶那(統轄於非律賓羣島政府之下者)迨巴黎條約定後。始割之於德國。蓋經美政府之默諾無疑。因是德人獲領有該二地云。(加盧利那面積千四五十萬。啓羅邁當人口四萬一千。馬利耶那面積六百二十六萬。方啓羅邁當人口千七百人)德人於非島問題之沈默無聲者。以先獲有南太平洋中之一策源地。謂據以策畫軍事與商務也。著者當時僅揣摩德人之情形。以致偶忘該部事耳。今合衆醉於最近之戰捷。揮其富力而建設強大之海軍。其整頓之日。即入擴大殖民地之競爭場之日也。

但此際英國於極東欲隨美國之舉動爲轉移乎。則二國可齊轡並進而取門戶開放之策。至非律賓能隨之以開放門戶否。固難逆料之也。美國近來盛採用保護貿易策。其將行之

於新領地也。固不待言矣。

美國商品之輸入額。日異月殊。將來列國之輸入。必致大爲減色。英德日其將奈之何哉。合衆國之於極東。作戰上既據有第一等根據地。自今以往。其蠶蠶不可遏之勢力。漸次增加。鞏固其海軍。使得操縱自由。將來操支那之商權者。吾恐不在英日德法。而在美矣。吁。北美合衆國銳意整頓。欲振翻東翔。以與各國馳騁於老大帝國之中。歐洲國民。不亦危耶。

第五章 法蘭西之舉動

第一節 中俄公債及安南國境之紛議

歐洲列強之對支那。爭先占領其國土。攫取其財源。俄國則心目中僅知支那爲俄國將來之新領土。徐徐施其陰謀而收政事上及商業上之權利。英國則常出利己爲我之干涉。故時時不免衝突。然支那富源之大半。已入英人之囊袋中矣。德國則努力宣揚德皇之威靈。欲爲一大海軍國及大殖民國焉。願是時之法國。雖無赫赫光輝。然其一切經營。亦已發達不鮮矣。

馬關條約結後。使俄國應貸於支那之國債者。法國之力也。即中俄之創設。皆莫不藉法國之外交與財力而成者也。

當時西樂德氏於下議院演說曰。我國於北京之外交。不可默然無爲。一宜獲經理上發達之擔保。一宜收東京（安南）平和之保證。此機會決不可失之也。

如氏所言。此際法國外務大臣談判之第一目的。即在改訂支那東京間之國境。抑該事雖已費時日不少。遭逢種種困難。然幸其結局尙歸勝利。即延長其國境至二千一百三十七啓羅邁當是也。

加之於兩國境上之四府。皆爲法國貿易開爲通商埠頭。且新設六領事館。同時境上之稅則。亦被改正。經過法國殖民地之支那商品。一律免其課稅。境上之礦山採掘權。亦入法人之手。最後電線敷設權。境上道路修築權。皆至歸法人之經營焉。

於是飛扶里公司之技師等。由千八百八十五年條約所得之鐵道敷設權。欲得而幹其工事。此線路聯絡東京之諒山廣西之龍州二處。北京朝廷尙允其延長至百色云。法國近數年所得之利權。亦屬不薄矣。

（增註）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於支那之英領事館。爲數二十一。法領事館僅八所。其不相埒。亦已甚矣。法國領事所在地。即上海總領事館。廣東龍州。蒙自。天津領事館。福州。漢口北海副領事館是也。

如法國欲爭商權於支那。則必不可漫然無爲。即法國政府。亦曾見及之矣。是以隨增

領事館五所焉。

其一即重慶領事館是也。重慶爲支那南部商工業之中心。而四川省內之重要都會也。通西藏蒙古緬甸之門戶也。通海之道。一經楊子江而出上海。一經百色而出廣東。一經老開及雲南而出東京云。

又重慶爲加持力教會之中心。現教徒之數達五十萬人。蓋由天津條約而歸法人保護權之下者也。

其二雲南境上之思茅領事館。可謂爲湄公河上流與紅河間之監視哨焉。次副領事館設置之所。即紅河上游之和曲、東順、山東之芝罘、及臺灣是也。支那沿海及內地所有之領事館。綜而計之。即如左。

江蘇省

上海

總領事館

直隸省

天津

領事館

山東省

芝罘

副領事館

四川省

重慶

領事館

湖北省

漢口

副領事館

福建省

福州

副領事館

廣東省	廣州	領事館
全右	北海	副領事館
雲南省	蒙自	領事館
全右	思茅	領事館
全右	和曲	副領事館
	東順(譯音)	副領事館
	臺灣	副領事館

就上表觀之。足以推察法國注意之所在。

無何而強盜問題出。即黑旗兵。法之對支那政府頗執嚴厲之色。總理衙門雖如何搪塞。亦不置之意中。唯援俄人對北京政府之例而嚴迫之焉。即一村落被劫。一電綫被斷。亦直派兵越境以占領其形勝地。迨至強盜為報復之舉。則剿之愈嚴。於是煽動強盜之支那官吏。知匪行之災於本國甚深。不但喪其領土。且至併己之首級。又將不保。此其所以轉而助法軍殄滅匪類也。

法國乃乘此機。使支那官吏練鄉團以維持之。舉一切責任皆委之於其身。由是而勘定強盜問題。遂至奏莫大之功焉。

第二節 於支那保護天主教之情形

東京北部地方之宣教師。既由支那官吏之手救之於擾亂之中。同時亞樂德氏復苦心經營。是以得擴大法國貿易勢力於接壤諸省焉。

吾國（指法國）天主教會。能於內地獲占有土地權。及握有其他不動產。此千八百六十五年修約所確定者也。該約名爲巴倫米。殆爲世人所通知。雖然該約久已歸諸空文。迨齊拉爾重訂於北京之後。而教會之勢力復振通都大邑之間。幾莫不廣設有法語學校及慈惠院矣。

亞樂德深知對腐敗而殘刻之北京朝廷。非可以尋常手段達其目的。故當要求鉅款之際。每以兵威相嚇而取急激手段焉。

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六月。教案起於重慶。當時我政府（指法廷）即派巡洋艦阿爾熱及伊史雷二號。溯航揚子江以抵南京。清廷果畏恐無已。乃賠款二百八十萬佛郎及更迭四川總督云。

其後法欲實行巴倫米條約。交涉頗覺困難。法國乃特遣砲艦流丹號復上駛揚子江。使法國之國旗。翻於鄱陽洞庭二湖之間。而清廷遂震懼而奉行之焉。

第三節 里昂之調查支那會

支邦內地之深入進取。非政府所能十分盡力。唯政府以兵力畏迫而得彼利權。其擴充而實行之。固在實業者（工商業家）之竭力經營耳。調查支那會。發設於里昂之商業會議所。利祿。盧北。撥德。馬耳塞。亂路。各地之商業會議所相倡利之。而該會之組織遂成。繼而調查之業。亦致奏其功。

調查之目的。惟何。即欲洞悉極東商業界中情形而已。該會特派調查委員。第一跋涉東京。安南交趾。溯湄公河流域而至亂普拉磅。其分派員則分途赴柬埔寨。暹羅。緬甸。巡視與英競爭之方面。而思整頓之方。第一遍探雲南廣西廣東。以察其農工商業之內況。轉而入貴州四川。沿揚子江而出上海終焉。

本會之調查報告。其重要處在商業。固無論已。然有益於國家之策畫亦不少。即指示國家經營之法。及擴張商業之方。計發英人之陰謀。（如由緬甸以深入雲南。由香港以經營西江流域。由上海以控制揚子江流域是。）次主張法領支那印度鐵道之不可缺。及陳其敷設方針。終乃討究支那全局經理上之發達云。

第四節 湄公上游水路之測量

法領老撾地方。土壤膏腴。利源廣大。然與雲南西貢之交通不便。故未極其繁盛。欲整頓而

使之發達。則不可不先謀交通交趾海岸及南部支那也。

職是之故。法國政府。所以有測量水路之命。千八百九十六年。海軍大尉西門、乘砲艦拉古南起號溯湄公河。至亂普拉磅、及禽公。抵丹河而止。

次海軍少尉馬熱蘭亦從事於茲。曾巡遊至重、拉普。然其目的則在錢峯云。（錢峯英人謂之劍峯。）

此水路之測量。其効頗鉅。即由斯舉而決當時湄公江上流之問題也。抑英人之窺覷蒙心也已非一日。如該地入其手。則老撾商業。必致墜落無遺。我砲艦現於湄河上流。因而得防遏英人野心之策。蓋云幸矣。吾人甚言之。則法之於西普松巴門邦內。使不占有湄公上游。法欲擴大勢力於支那之計畫。必永爲緬甸鐵道所制矣。

第五節

中法條約

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五日

及踏入支那南部。

據千八百九十七年之中緬條約。英國已發見進入支那之新路而思築造之。且爲英國商務而開三處碼頭。由是以舊東京未來之商務焉。抑瓦利注池江。係一大長河。距海千五百。啓羅邁當之蠻窠。尙可以多噸之汽船溯航之。故無須別築鐵道。更自緬甸首都曼達埠至崑崙渡之鐵道。其二事業已完竣。至將來築一鐵道以橫暹羅而啓發其天然之利。此亦必不可無之舉。非獨人受其利。即其已國亦獲不少也。

次英復於千八百九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自清政府獲崑崙渡順綽（在雲南）間之鐵道敷設權。但其峰巒重疊。工事極非易云。

（加註）英領緬甸與雲南間之鐵道。其線有二。一爲直貫雲南省內思茅之線。一爲經崑崙渡而由雲南府之線。本文所謂曼達埠與崑崙渡間鐵道。蓋即後線是也。

英國之經營如彼其急。故清緬貿易。逐年繁盛。自千八百九十年至九十三年之貿易額。約五百萬佛郎。九三年至九六年之貿易額。則越八百萬佛郎。東京之商務。豈緬甸之敵哉。當德國占領膠州之時。競爭忽起於列強之間。亞樂德氏直利用此機以擴充緬甸之商務。幸致其目的焉。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我外務大臣。所要求於北清政府之諸款。即如左。迨四月五日始得清廷之讓與云。

一 隣接東京之雲南、廣西、廣東三省及海南島。不得割讓於他國。

（原註）英國藉口貴州不鄰接東京。如法國欲擴張其勢力於該地。則將大反對之。二 廣州灣貸於法國。其權限年期。一如德人之貸膠州。

三 自老開至雲南府之鐵道敷設權。讓於法人。其權限一一如俄人之滿洲鐵道。且雲南之採礦權。亦須畀之法人。

四支那郵政局之總郵務司。須常以法人任之。

以上條約。吾人所得之利益若何。試爲縷論之。

三省一島不割讓一款。爲確保於西江流域之法國權力之據。鐵道敷設權讓與一款。爲法人擴張商務之基。租賃廣灣。而法國之根據乃固。此條約既定。一足以防遏英人。自緬甸方面之突入。一足以滅殺英人壟斷利權之勢。是實將來東京足以有爲之基礎也。

廣州灣雖不如膠州之廣。然較之法國之北爾或普塔史。殆不見有劣色。灣內水頗深。東口及南口相距最近。防禦亦易。實一最良下錨處也。唯港口暗礁星羅。不免稍有歉然之感。灣之北部。有一川注之。廣東物產。可由斯運出。抑法國之欲於東京對岸獲一良港。其所希望已非一日。今始擇而取之。蓋亦幸事。行將以之爲海軍攻守之根據地。艦隊需用之貯炭所矣。

所不幸者。水道之延長。亘十五啓羅邁當。濃霧亘布之日。居年之半。加之暗礁棋布之區。廣幾四十啓羅邁當。故通航甚危。且亦有不能駛行之時云。

且此港距東西之大航路過遠。故無寄港之價。因而將來該港貿易之盛衰如何。尙在疑問之中。自吾人觀之。非盡占領廣東沿海羣島。不足以滿吾人之初志也。

如法人之於廣州灣。任其無用而不稍加整頓。則鉅大軍艦不能出入自由。即現在極東艦

隊。如鳳班號已不能進口。阿爾熱號使冒險以進。則不免有坐礁之危。今欲使成一良好之投錨地。非費數百萬佛郎以經營之。不足以云改良也。

轉觀海南一島之情形爲如何耶。該島問題。法國輿論。曾爲論及之。島之地位。當南支那海之衝。殆有我支那印度一步哨之觀焉。

海南島情形。支那人亦不能十分了然。談其事者。多類小說。謂其地氣候甚惡。爲海賊巢窟。往其地者。必難全身而歸云。然其實必不然。歐人探險其地者。以法人辜路齊史爲嚆矢。辜氏千八百九十六年航該島。自三月至四月。巡行其間。未嘗遇一海賊。繪有一地圖而歸。據云其氣候較東京尤佳。

端緒旣開。繼起者遂漸衆。未幾東京一製造家。入島北之瓊州府。建一蛋白製造場。會有嫉之者。煽動于衆曰。夷狄來奪我業。我輩將無噍類矣。府中賤民。遂群起而襲製造場。掠奪之後。繼以縱火。辛苦經營。頓成焦土。此實千八百九十六年九月事也。

因此小釁之起。俄而所謂海南島之問題開。當是之時。使德國或其他列強處斯地。則必不問支那之政府意向。而出非常手段以自行其懲罰矣。而法則不然。當騷亂之後。即派一副領事至瓊州。以任判理該事。且欲永置一副領事於該府焉。旣而亞細亞問題。再燃于極東。我國輿論。愈至激昂。辜路齊史氏乃復乘此機。以主張經營該島之議。法國政府終至贊其

議。

千八百九十七年五月。排耶號巡遊島南之儒林港（譯音）阿爾熱號測量廣州灣。德加特號及休普利是號。以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相駢遊弋於瓊州附近之海口。於是支那官吏。周章狼狽。電報直飛至廣州府。由府復達香港。英清人之焦灼。亦可想見矣。法人樹國旗於海南島之報之達於英國也。英國新聞。怨嗟之聲。彌滿國內。莫不謂法人之恣直無忌焉。

未幾我政府直行文各國。告以非係占領。雖然。該事之益于法國已不小矣。即將來與英德日各國爭雄支那大陸。以上所經驗之地。當不致讓其先足也。

第六節 清廷允法人之要求

法國政府。當前約締結之後。未幾而一波復生。法乃乘之以要求他項焉。即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我宣教師數名被害廣西省內是也。

於是法國強迫清廷。遂開談判於北京。至六月七日。清廷始允法人之要求。而讓多少之利權於法人焉。其結局即兇徒處刑。官吏受罰。賠款十萬佛郎。再建其教堂。及獲北海南寧間之鐵道敷設權是也。

法國爲此要求之後。英亦藉口以奪據九龍半島。九龍之面積。及五百方啓羅邁當以上。英

以嫉忌之心而出虎狼之行。較之吾法人之舉動。其相懸不亦甚乎。抑北海南甯間之鐵道。重要固重要矣。然係諒山鐵道之勁敵也。故南甯北海間一線。使歸他國之手。則該地方之貿易。必可從法人手中奪去之矣。法國之所以急急要求之者。其意即在防他國之捷足先得爾。

反之英國因獲九龍。而維多利亞（香港）之形勢。爲之一變。商務市場。遽變爲極東第一之軍事根據地焉。吁。英人之得如許利益。抑由吾法人流血之結果也。

第七節 上海南京及暹羅事件

欲於極東報「發學臺」之讐。其殆英人之夙志乎。試觀於上海一眇小之布政問題。遂挑成外交波瀾。即此足以知之也。

法國領事欲擴充租界於上海。其要求地偶與英人略有關係。而英公使遂抗爭於北京曰。「天英國民之財產。不得受他國之管轄與其裁判者也。況以法人之貿易觀之。尙無庸增廣租界乎。」是以法國之要求。未獲北京朝廷之許可焉。

此純然一極小問題。英國新聞。反張皇而鼓煽之。泰晤士揚言曰。「法人於上海之寄生蟲計畧。乃蔑視英清曩者所結之特約。而侵犯支那人之權利也。」

其時適俄亦要求增廣租界於漢口。英之斯丹達報乃逞其臆測曰。「俄法行爲。若出一轍。

是對英而結反抗同盟之證也。」

顧俄法之舉動。殆出於一致。英人見之。或有劈頭一棒之感。雖然。此英人之謬想耳。勿斯日報論之曰。「上海諸國人之對支那。皆取狼狽爲奸之策。雖然。以瑣瑣法國之要求。毫無礙於英人之利益。彼英人何事欲傷各國之親睦乎。蓋英欲藉此問題以窘法國。兼欲以困俄人耳。雖然。是徒使列強之感情互相乖離。致支那得以收漁夫之利耳。何以言之。蓋今日之支那。非利用此機。則不足保守其固有之權利也。」

繼而他釁忽至。即支那南部。因廣西匪亂。以致震恐不寧。其時匪勢頗猖獗。鄰接東京諸省。以及長江上下。莫不有滋蔓之虞。法國辛苦經營之東京。亦大受其影響焉。

於是法國自求派兵鎮壓該匪。而英美二國代表者。抗爭於兩江總督。使其拒絕之。時英人以軍艦八隻。游弋金陵上下。如有機可乘。則將從事匪衆之征討焉。吁。是必「發學臺」問題之報復。無容疑也。抑亦一種新埃及問題之發現也。

吾人尙可憶記者。該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國宣教師遇害於拱北。法國因保護宗教而開強硬談判。向支那政府追求保護教士之保證。而英國之外交。復竭力妨礙之。法國公使之一片勤勞。遂歸水泡矣。

迄其後。尤不能默過之處。即英國對法暹間紛議之陰謀是也。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十二月。

法國特派委員莫耶氏於亂普拉班州。澗道者沿湄公河二十五啓羅適當之中立地也。氏於該地遇暹羅軍隊。該地自一八九三年條約定爲中立地。而軍隊不得漫入之處也。然此暹羅軍隊悍然攔入法國遣派員駐所。且不持有法國之免許公文。甚至搜索家宅。以是莫耶氏持前約命其退兵。暹羅軍隊不但不聽之。並向莫氏等施發銃火。於是遽退其地而至亂州之一郡板格埭焉。此報達盤谷之後。法國領事遂親臨其地而查看之。

以上所述。皆泰晤士所載。不得不謂爲確事。然英人不但此也。即法人所發之機密電報。被留抑於中途。機密書翰。屢被開拆。而英國委員。尙一面自印度調兵以組織暹羅之軍隊云。以上所述。莫非重大之件。由是觀之。英法二國之角鬪。蓋以「發學臺」事件。「馬達加斯加」事件。「倫怒扶」事件。英以爲未足滿其欲。故倫敦新聞極力鼓吹挑戰於法之言耳。今於極東之法國地位。不可以兒戲觀之。蘇丹之覆轍。可爲戒也。以兵力與苦心經營所得之利益。豈可不珍視之哉。吾人深望我外務大臣堅定不爲人所奪。據俄國爲後援。以保有吾人之權利焉。

第八節 於極東法國之評論

中日戰爭。實爲驚破歐人迷夢之鼓。列強之侵入支那。日亟一日。然所獲益鉅。而心願益奢。終古無遂其大欲之時焉。

東京國境之勘定。西江上游之經營。雲南之踏入。是皆法國外交計畫所收之成效也。次法國以俄維斯比利時二國之後援。致獲鐵道敷設權於支那內地。我政府之舉措如彼。誰復有間言耶。

嚴正不偏之計畧。必副多數之輿論。雖何人亦首肯之。雖然。斯即法國之弱點也。弱點所在。其所爲事業能鞏固與否。固在疑問之中矣。

蓋法國所經營之事業。較列強過於寡慾。如山馬關條約之干涉。不過以扶清抑日之誠而助俄一臂耳。雖然。俄則由茲以大擴張其勢力圈矣。

法國輿論。多以僅於東京國境問題上所獲微利爲不足。當時曾有倡論者曰。法國收澎湖島之一區之媽宮下錨處。以爲酬謝之物。亦不爲過云云。使當法果要求之也。則支那必諾之。而日本必不能抗爭之。是實我法國可乘之良機也。況該地曾爲吾提督辜魯伯昔日所占領之區乎。

輿論又主張要求瀕於福建之閩江。使不可得。則轉而要求德國所垂涎之三沙灣。亦無不可。三沙灣者位江口之北。

英國不干涉馬關條約。惟藉口均勢而博鉅利。德則乘列強之稍怠。而割取若斯之廣土。執法國以較其他各國。其相去亦已甚矣。於東京國境。鑑支那之侵害。出征服之良策。着瓜分

之先報。此非我法人之所宜從事耶。

輿論之囂囂。不憚此而已。廣州灣進口之難。距東西大航路遼遠過甚。且以逼近海防之故。轉致礙其發達。欲據此灣以占有支那海上重權。迥非可望之事。支那南部三省。以條約而入法國勢力圈中。是固當然之勢。然猶不足酬昔日吾國之鞠躬盡力也。當英人割取九龍之時。我國何不出干涉之舉。因是吾人曩於此省內所獲之鐵道敷設權。恐亦無甚効也。俄藉德競集其力於支那北部。當血肉狼藉。羣犬爭噬之際。法國乃株守故道。其慾望惟以南部是限。此輿論斥我國外交之不振者即是也。

非據直隸省。則權力不得振于北京。使能窺透此中機宜。則法國何事無注意支那中北部之志耶。曰。是不然。東京境界問題。最足以窘總理衙門。且不列顛之妖氛。漫天蔽野。由揚子江。緬甸。暹羅等處。駸駸而來。將欲鎖吾人于交趾之內。是非吾人之大害耶。

雖然。距天津五千餘里之廣川灣。其能與旅順威海衛膠州灣保勢力之均衡乎。不待智者足以判之。使法國於直隸灣或東部沿海。占有一郵船碇泊所。則我北京航路。斯不致有控制之虞矣。

且夫雲南廣西兩省。爲支那中最貧乏之地。而人口尠少。人情亦澆薄。雲南雖富於礦產。然運輸不方便。况其地貿易與採礦業。尙非法人所得而專有之耶。

英國之緬清鐵道。實法國之安南支那間鐵道。物。法國所得之利權。抑亦危矣。

竊思法國進入支那以來。既五十年於茲矣。如八里橋、福州、東京、臺灣等處。曾爲吾軍所破。支那帝國。屢以屈服策殺我軍之偉勳。而其中未必絕無利益爲吾人所攫取也。然我國常迷於龐大帝國之幻影。世界人事之變遷。大勢之轉移。殆有傍徨於五里霧中之觀。故每以已入口中之芻豢。漫捨之以任他人之拾取。吁。可慨已。

是非得失之判決。爲歷史家之任。吾輩何足當之。唯望政府二六時中。嘗不忘擴張法國貿易之道而已。然亦無庸起貪暴無忌之野心。而倣英人之舉動也。惟冀吾法國外交。藉國力之強盛。以收適當之利權。既得之。則必力守之。勿敢怠。以勇敢與忍耐而得之權利。當以實力維持之。振作國民之心志。而使之鞏固不潰。使國民於外交上不無所戒心。而常養其信任倚賴之誠。吾人所望之切如此。

第三編 於支那通商口之經營

第一章 支那對各國之讓與

第一節 條約之概略

近半世紀以來。列強之踏人支那。爭先恐後。而支那拋棄其權利之處。不堪屈指云。吾人試縷述之於左。

第一俄羅斯

- 一 中日戰爭償金之半額。約四萬萬佛郎。此爲第一次賠出之款。以國債票貸之於俄。
- 二 貸旅順口大連灣二重港。以二十五年爲期。且許以建築堡壘。
- 三 自西伯利亞橫貫鐵道。歧分一線出伯都納。經吉林及甯古塔而達海參崴之敷設權。及由該線歧分一線自吉林達旅順大連灣之鐵道敷設權。
- 四 俄國可駐兵滿洲。以爲衛護鐵道之用。

第二英吉利

- 一 開放支那內地河川。以爲通商互市之區。
- 二 與支那通商各國中。其貿易額之最鉅者莫若英。故支那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氏之襲位者。必自英國臣民擢出之。
- 三 不論情勢如何變遷。揚子江流域地方。寸土片壤。不得任他國之割取。
- 四 旅順口在俄國手中一日。則英人占領威海衛一日。
- 五 中國戰爭之賠償金。其第二次應交還之四萬萬佛郎。須向英國上海銀行以國債票借貸之。（并德國之東亞銀行）

六 改訂支那緬甸國境。并延長緬甸鐵道於雲南省內

七香港及九龍之附近羣島。并大鵬灣深圳灣等處。合貸之於英。以九十九年爲期。
八南京上海杭州寧波間之鐵道。及南京漢口間之鐵道。皆由英國敷設之。

第三德意志

- 一膠州灣並其附近各地。貸於德國九十九年。且有修築砲台之權。
- 二山東省內之鐵道敷設權。
- 三山東省內之採礦權。如他國人有企爲此業者。則德人有無上之發言權。（言有可
否之權也。）

第四法蘭西

- 一改定東京國境。
- 二進入支那南部之三大鐵道敷設權。即老開雲南開線。諒山龍州開線。南寧百色間
線。及北海南寧開線是也。惟老開雲南開線之兩傍。法人有採掘礦產之權。及保衛
鐵道權。

- 三雲南兩廣三省及海南。寸土片壤。不得割與他國。
- 四貸廣州灣九十九年。與德人之占膠州同其條約。
- 五支那郵政局總郵務司須任法人。

第五日本

一福建省不得讓與他國。

第二節 鐵道及礦山之讓與

支那之讓鐵道權於列國。即公其富源於天下也。於是歐洲之資本家與技師。奔走不暇。或研究線路。或豫計費額。靡不從事於茲。以圖收其餘利焉。

支那前稅務司花勿爾所調查之支那鐵道表。吾人試錄之以供世人之一覽焉。

(一)直隸省。自千八百九十七年。英人金達氏受李鴻章之囑。始築天津大沽及開平間之鐵道。

(二)滿洲(俄國所經營)由千八百九十六年喀西尼條約。及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條約。得滿洲鐵道敷設權。而西伯利亞之支線以成。其線路即如左。

自史特埒天史喀越西爾加。復經伯都納以達吉林。此其一。

自海參崴經寧古塔出吉林而與上線相接。(此爲滿洲橫貫鐵道之幹線)復自吉林分一線南走。經奉天而達旅大二港。

牛莊一線。稍西偏。在聯絡之外。是欲匯集滿洲物產於大連灣也。

支那鐵道。發北京而出山海關。欲聯接牛莊奉天。喀西尼條約曾示其可向俄國銀行

貸資本以築之。其後該敷設權復落於英國上海香港銀行之手。雖然俄尙執喀西尼條約以爭議之焉。

俄國藉喀西尼條約與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之條約以攬收東三省之鐵道權利。一面進山海關。一面延長至朝鮮北邊之義州。蓋欲囊括北京與漢城之軍事與計畫上之地步。兼欲以擴張其商業耳。

即英國公使爲一番抗爭。而俄悍然不顧。千八百九十八年八月。俄國公使所提出貸國債於支那以築牛莊鐵道之約。其時總理衙門公然承諾之。於是各新聞齊唱憤激之聲。雖然英國外務省亦惟吞聲飲恨而已。

然英國銀行復於是年十月十一日。貸債二百五十萬佛郎於支那。以爲支那修築新民牛莊間鐵道之資。其息則五分云。

迄其後俄復於滿洲得採掘礦山之權。并鐵道附近之屯兵權。

(三三)朝鮮。(法美日三國所經營)義州京城間之鐵道敷設權。爲法國一公司所得。釜山木浦間之鐵道敷設權。殆將墮入日人之手。而美則得仁川京城間之鐵道焉。

案法人所得之京義鐵道敷設權。既已消滅。仁京間線亦已自美人移於日人之手。現已竣工。而日本所得之鐵道。尙不僮木浦釜山間。且京城釜山間線亦已歸日本。

之手是甲午戰役之結果也。

(四)支那中部(俄法比所經營)蘆漢鐵道支那人早欲設之以免各強挾制之虞。然無敢建議者。迨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始與比利時結約。由其修築。雖然其資本則由俄清銀行供給之。然該銀行之資本非屬於俄清。實屬俄法。此世人所皆知也。故本線敷設費一萬萬千二百萬佛郎。乃法比二國之資本家。按修築之長短而應之者也。其於巴黎所招之股。則法國政府擔保之。而該線之管理及役員。法比居三分之二。清人三分之一。建築材料。則由法比二國之採擇而用之。至當紛議互起之際。則法比二國公使可於北京談判之焉。要而論之。蘆漢鐵道實清廷讓於法比之物。其資本三分之二出自法國。餘則出自比利時而已。所謂俄清銀行者。不過當經理財項之任耳。而該線竣工之期。則在千九百〇三年焉。

(五)楊子江流域(英國所經營)

英公使辜樂德氏。雖竭力以阻撓比利時之貸債於支那。然竟獲奏其功。故轉向清廷。要索他部。即金陵上海間線。及杭州甯波間線是也。

支那人復藉英人之資本。欲築天津鎮江間之鐵道。德人恐其害己也。起而抗爭之。於是乃棄山東省內敷設權。惟從事於山東以西之線路焉。而今法公使以爲有碍於蘆

漢鐵道。故亦向總理衙門提出其抗議云。

最後英復得金陵漢口之鐵道敷設權。是實最近之變局也。

北部鐵道公司。尙於北京之西郊得有採礦權。且欲架一線以聯絡蘆溝橋焉。

(六) 山西省(法國所經營)

山西省北部之礦產。由中俄銀行採掘之。因而不可不自中央鐵道分一支線至太原府。於是舉北京保定府正定太原府間線。皆入讓與法國公司之手。是以法國技師伊扶培氏。隨即巡視之。至于千八百九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法國公司始派委員以定敷設案焉。任董事者則多利華氏是也。

(七) 陝西及河南省(英意二國所經營)

山西河南陝西三省礦產。夙爲英意所承開。故須自太原續分一線至陝西西安府。又山西澤州府之開礦權。亦入英意公司之手。行將築一鐵道以與黃河線相聯絡云。

(八) 山東省(德意志所經營)

山東省之礦產。其爲德人之囊中物。固無待言矣。德人欲由膠州運出礦物。故自膠州灣廣築鐵道於山東內地。而其線有二。一北走濟南以接黃河。一南下沂州以接運河。吾人推其將來。恐不至直抵天津不止也。

人謂英國不欲樹勢於山東。以侵德人之勢力範圍。故威海衛芝罘濟南間。均無鐵道。以聯貫之云。雖然。在芝罘之一英商。自千八百九十三年以來。亦曾謀築芝威間線也。
(九)支那南部(法國所經營)

兩廣暨雲南。爲英法二國所經營之區。此世人所夙知。其間三大鐵道。幸未遇清廷之異議。以致唾手得之。其一爲紅河大幹線。即海防河內老開雲南府間之線。其二爲河內諒山南寧龍州間之線。該線西走百色。東將修梧州南寧間之支線。此飛吳公扶司之所計畫者也。其三爲北海南寧間之線。使該線而落他國之手也。則爲河內南寧線之勁敵。法之所以亟欲得之者。一以懼他國之攫取。一欲使廣西物產不東下香港。而欲其歸北海爾。

然百色南寧海防間一線成。則北海南寧線無庸敷設之。蓋前線成。則該地方貨產。必不由西江輸出。而趨鐵道矣。以西江上游。暗礁星羅。航之者多有戒心耳。舍險趨夷。世人抑何樂而不爲之哉。

法國之意。尙欲延長雲南線至四川之叙州府。但雲南高原下揚子江大壑。傾斜非常。雲南府附近。高達拔海平均千二百乃至千四百邁當。揚子江畔。則極其低下。雲南府之極北。拔海不過四百邁當。更欲進四川省。則其間較雲南逾高。有達拔海二千五百

適當者。故迄叙州之豁壑。鐵道斷難橫貫其間也。現法國調查支那會之委員。既言之矣。曰。自雲南之昭通府至四川叙州府間。初登拔海三千適當之高原。次下三百五十適當之豁壑。傾斜如彼。豈鐵軌所能通哉。

且法欲決爲此舉。強侵入英國勢力範圍之內。則二國之衝突必起。此吾人所宜深省者也。

又法國最後所欲經營之處。即老開思茅間線是。此線成。則普洱之茶。可以自東京輸出之矣。

(十)緬甸國境。(英國所經營)

英所得之緬甸雲南線。近已嘖嘖人口。該線起自緬京曼達埒。延長崑崙間線而入雲南境上。進貫大理府以直抵者是也。但其間山嶽磅礴。川流縱橫。故須多設橋梁與地。隧。然而難矣。

第三節 列強對中國策之情形

支那對列強之變屈情形。既已如上所述。吾人試從是更將列國對支那策之情形。略述其梗概焉。

一俄羅斯 俄人既席捲西伯利亞。而收之掌中。更思南下支那而囊括其北部。搜括滿洲

之財源。占據滿洲之要地。自旅順入其手中以後。於是直隸灣之海權。直由彼握之矣。自茲以往。環爾北京。遂不得不聽其橫衝直闖矣。

二英吉利 英人於極東之近情。動則輸於俄國。然自他面觀之。英握有支那海關鍵之新加坡。自暹羅奪取形勝之緬甸。於南支那海據有香港。可藉以控制法國。於揚子江上下則企廣築鐵道而握支那中部之重權。而其輪船亦旁午於西江長江上下游。以及沿海中華之海關。彼實爲其主人。中華之財政。彼實占其要部。將來支那全國之財權。必永攬於此國人手之中矣。加之扼威海衛而往來北京之路。無不測之虞。是即對膠州灣及旅順口之監視哨也。

三德意志 歐洲列國之踏入支那。其最後者爲德意志。其勢駸駸日上。將來必能廣占巨大之殖民地。然竊推其現在之勢力。已不劣於法國。山東河南山西之地。恐不免在其脅下矣。實可謂蹣跚支那中央之英國之一勁敵也。

且德之領有膠州灣也。自陸言之。則接近直隸。北京在指顧之間。自海上言之。則當支那海日本海之心腹。自南入京之關鍵。已直爲其握持矣。

四法蘭西 法國之企望。在穩立脚跟於南部支那。蓋法國苟於東京善得經理經理財之務也之方。能察其實効。則南部支那之實權。可全入法人之手也。雖然。法國雖屢戰捷於支那。而法

國國民。不善平和侵略之道。不獲步列強之後塵。是以目覩列強之競爭於支那北部。鼎沸波湧。繼晷以夜。或據其要害。以圖固其海陸軍之根據地。或壟斷其財權。以謀干涉之基。我法人對之。得無不勝垂涎之感耶。

五日本 日本所爭在朝鮮。日本亦自信俄人之縱其握朝鮮重權。雖然是大可疑也。今俄人於滿洲之勢力。愈至鞏固。則朝鮮欲脫俄人之壓迫也。豈可得哉。

日本者亦一戰捷支那之新強也。然昔日之日本。歐人常以二三齡之乳臭小兒視之。自甲午一役以後。境遇爲之全變。日英美三國同盟問題。遂新出於世界大地焉。雖然。日本對英有威海衛之紀念。對美有非律賓之隙。將來三國之前途。不可逆觀耶。要之彼現握有極強之海陸軍備。此後必有雄飛之一日矣。然不幸國內政界之競爭忒劇。多牽制之弊。是以日本之對支那策。外人無得而洞悉之云。

然日本之國情。近來亦漸趨改良。山縣元帥。決意增稅以擴大戰後之軍備。此計畫成。則一朝有事。於海陸皆足以取進攻之勢矣。十年之內。擬提出二百兆一千萬佛郎爲擴張陸軍費。以五百兆五千萬佛郎爲擴張海軍費焉。觀其國千八百九十九年之歲計豫算表。出入合計千一百兆八千萬佛郎。內收入之數爲五百兆三千萬佛郎。支出之數爲五百兆五千萬佛郎。所入不敷所出。不亦甚乎。

第二章 列強於經理上之營謀

第一節 勢力範圍及門戶開放二策

歐洲各海軍國。競相占領支那大陸商工業之重權。此近世紀新出之新歷史也。支那歷史。漸入古來未曾有之別天地之中。此支那通國人士所驚愕不遑者爾。傳蘭郭尼之支那最近條約論中曾有曰。歐洲之外交。即現施之於支那之勢力範圍策是也。勢力範圍策者何。是諱言西方饕餮欲飽嚼東方一富豪翁之芻豢。而以稍不刺目之字眼代之而已。

於勢力範圍策外別生一門戶開放主義。是即英國所主張者也。蓋列強之於支那。德國既新立定其脚跟。俄法所占之地步。已屹然不可搖動。此英國所以新唱此主義耳。其宗旨所在。亦不過欲剝列強自支那所已得之利權。而轉得之以肥一己耳。曰自由貿易。曰自由競爭。皆英人擴大商業上之最便之道。英人以爲吾策一行。則於支那可橫行直闖。無所碍手矣。乃更以英人任支那之總稅務司。且向總理衙門要求其續任英人。而彼內閣尙公然表白於天下曰。吾英於海外貿易問題。常居不偏不倚公正無私之地位云。

自門戶開放策所生之第一結果。即英國壟斷支那全國鐵道敷設權之心盛也。若是則刺激於列強必甚。刺激之尤烈者。首爲俄國。次爲德意志。次爲法國。法國乃明告英人曰。一法

於已範圍內所獲之鐵道敷設權。必不致讓與英也。一不幸彼得羅與伯林政府。或過於無知覺。或懼傷友誼。遂致甘受倫敦新聞之脅迫。與夫張伯倫之恫嚇終焉。其獨挺身當其毒弩者。惟法國而已。英國遂致復向總理衙門要求開放西江及貸租九龍云。

沙士勃雷侯向支那公言曰。苟有加害貴國者。英國當竭力以助貴國云云。吁。不大可笑哉。雖蠢陋如支那今日之政府。其即何至以英爲其保護耶。惟英連合日美而主張門戶開放之策成。則妖雲毒霧。必頓蔽震旦之中原矣。當是之時。所謂勢力圈一物。將如何變幻也耶。

第二節 列強於勢力圈內之經營

一俄羅斯 俄人現竭力於滿洲之經營。而其伸翅於直隸之日。恐亦不遠矣。抑滿洲地方。田原膏腴。宜於種植。葡萄及牧場。遍地皆是。且森林蒼鬱。河川縱橫。最適動物之生存。住民多從事養蠶及植人參。奉天附近。礦層最高。滿洲鐵道。其不致於蕭條也必矣。况西伯利亞橫貫鐵道成。東西往來之旅客。以及重大之商品。皆將經滿洲鐵道乎。

雖然。自歐羅巴與支那間關係上觀之。西伯利亞鐵道。尙未足握貿易上之關鍵也。蓋支那帝國之貿易。除支那人自經營以外。其大部分在英日德諸國之掌中。俄國工業。迥出列國之下。故輸出品甚寡。西伯利亞大鐵道。現僅足驚眩人之耳目。至廣輸入商品於支那而與列國商戰之日。則尙遠而屬于未來也。

然則自支那輸出品之爲如何乎。其重大品爲生絲與茶。亦未足滿載西伯利亞之大鐵道。至重量商品。則不由海路輸運之便。若是則西伯利亞鐵道。畢竟不能爲支那商品輸運之孔道矣。

更自時刻之遲速上觀之。如自倫敦或巴黎赴上海之途。由西伯利亞鐵道則須二十日或至二十三日。然法國馬耳塞港航上海之郵船。以十三里（海里）之速力。則三十二日或至三十五日可達。且其速力可應極東貿易之發達而增加之。然則蘇彝士運河。必不能爲西伯利亞鐵道所抑挫矣。由是觀之。俄人之爲此壯舉也。非爲商業也。蓋欲別有所圖耳。

二德意志 德國工業上之設備。不久可蔽山東全城。其國商業家。現已植定其脚跟於膠州。他日必至以此富饒之地。爲德意志商工業之尾閘也。且彼銳意擴大。其已得之鐵道敷設權。異日定可推及於黃河兩岸。棲息七千五百萬人口之黃河流域。爲支那帝國中最豐饒之農產地。且地底之礦層。亦廣大無垠。吁。德國於極東殖民策。其奏効之速。固吾人所逆料者矣。

三英吉利 以二萬火輪。橫行海面。遍地港灣。無不翻彼國旗。英國之於支那。即數載後亦不至失爲一經營家矣。彼早已要求支那政府。結揚子江流域不割讓之約。利用其縱橫江湖中之勢力。可以任意輸入商品。使將長江再加以浚鑿工事。則巨輪亦可進航重慶。或可

溯至距上海二千啓羅邁當之叙州焉。加之異日甯波杭州上海南京漢口間之鐵道成。則支那內地膏腴各省之商業。必盡入英人之手而不稍漏矣。

英國所盤據之揚子江流域。其人口一百兆八千萬。面積占支那本部八分之三。產石炭、石油、鐵、食鹽。上游產生絲。下游產茶、米、砂糖、煙葉。一言蔽之。支那重大之輸出品。皆自該勢力圈中產出者也。英國乘歐洲列強外交之乖離。而強迫積弱之總理衙門以要之。吁誠得計矣。

上海之英國商館八十。德與日本商館合計則僅足與之匹。美法俄三國之數。殆居其下。英國貿易之繁盛。亦可見矣。

四法蘭西 法國之勢力範圍。則僅南部支那最貧最小之三省。其人口約在四千五百萬五千萬之間。四川貴州二省。實可謂自法國勢力範圍內逸出之物。雖然。雲南爲支那中鑛脈最富之省。使法國經營之法得宜。則可以該地爲一大鑛造場。而東京可藉鐵道以聯貫之。貿易之興。不待言矣。且從來自香港輸出之西江上流貨品。亦必歸法人之廣西鐵道也。若是則法國於支那南部之商務。日趨銷沈。而法國植民地可逐漸繁昌矣。故東京鐵道敷設之所以宜急耳。顧海防一港。決不足以奪香港之魄。然亦係海上之一要區。必不可不據之以經營一切也。西貢昔時頗繁華。股閩。近則因香港新嘉坡而減色。吾人必求其所以恢

復之。但顧及踏入支那內部一語。吾人須先鞏固於東京之地位。然後可擴張法國之航業與商業。此法國所不可須臾忘之者也。吾國民當奮力振作。以助政府之外交。否則吾國之殖民地。徒使本國爲其勞。英德美坐收其利益而已。我商品爲他國商船所運。我鐵道爲他國生產所用而已。

第三節 於支那商工業之進步

廣袤無限之支那帝國。迄於今日。儼然爲歐洲大陸工業上意外之一大富源。今日在極東商業之形勢。其發達頗不負締結條約之期望。千八百八十九年。英國外務侍郎曾言於下議院曰。『支那諸口岸。使皆開放無遺。則吾人商業之騰然而上。必無物可比擬之者矣。』觀左所列之支那貿易表。可以推近年來貿易之盛衰焉。

一八九四年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一八九五年	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一八九六年	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一八九七年	三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今復將各國之貿易情形。析而揭表於左。

英吉利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法蘭西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衆國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德意志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俄斯羅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由是觀之。總額十四萬萬六千四百萬佛郎中。英占二萬萬五千萬佛郎。加以香港及東印度之貿易。則英國於支那之商業。幾達八萬萬佛郎云。

(原註)千八百九十八年間。法清貿易。增至二萬萬二千八百五十萬佛郎。但不幸輸入多而輸出少。輸出額僅占總額四十分一。即三百五十萬佛郎之絲絹是也。支那貿易商品。多由各外國船隻輸運。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入港之船數及噸數。特以表揭之於左。

英吉利

二〇、〇〇〇

隻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噸

德意志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合衆國

……

……

日本

五五〇

五六〇、〇〇〇

挪威	五九五	四二九、〇〇〇
丁抹	五〇〇	三二五、〇〇〇
法蘭西	二六六	三五〇、〇〇〇
俄羅斯	……	……

(原註)千八百九十七年。法國船數四百六十四。噸數四十萬。
 次各國商館之數。據千八百九十七年之統計即如左。

英吉利	三七四	四、九二九
德意志	一〇四	九五〇
日本	四四	一、一〇六
合衆國	三三	一、五六四
法蘭西	二九	六九八
俄羅斯	一二	一一六

(原註)日本商館千八百八十年僅有一所。至千八百九十五年。則增至三十四所。越
 二年。復增至四十四所。日本商務之進步可知。

由上表及以前所揭諸表參而觀之。吾人可爲下一斷語曰。自甲午一役以來。支那貿易之

進步實可驚訝。雖然支那富源之廣。較其人口之多。尤足眩於列國之日簾焉。

英吉利 諸國之競爭。英國頗不及日本與德國進步之速。然支那貿易額。英國尙居其大半。推其所以能駕各國而上之者。蓋商船之多於他國耳。然他國欲奢其已握之利。固非在一朝一夕所得矣。

德意志 德國於極東商船之進步甚速。漸爲英人所忌。考德於支那之貿易額。自千八百八十五年至千八百九十五年間。自二千二百萬佛郎。升至五千九萬佛郎。其進步之速。亦可想見。又不出三年。則竟至一萬萬佛郎。推其發達之故。則北德意志路德公司爲其主動力而已。該公司創立於千八百五十七年。當時頗無驚人之概。今則成世界中一有數之公司焉。

又德人之出外洋者。還本國者殆無之。在支那印度日本間之從事商業者。無慮六七百之多。而德國支那間之定期航路有七線。其與上海相貿易之港。就其額之多寡。歷數之。則首爲倫敦。次爲紐約。次爲漢堡。次爲里華布。其次香港。其次喀提府。其次魔魏爾。馬耳塞則又其次也。

德國之辜魯宋及克虜伯兩製造公司。各派有專人駐上海天津等處。埒微製造公司。則專製小槍以供支那陸軍之用。又德國亞細亞銀行。本店置於上海。分店在天津。此現時最信

用之德國商行者也。其他尙設立多少學校。蓋一欲播布德意志國語。一欲爲擴張德國利益之用耳。加之德國政府。覺支那及日本語之爲急務。銳意建東洋語學校。思養成學生。以從事東方之商務。且於日本及支那之告白文。皆欲用其本地文字記之。德人之用心。亦可窺知矣。

法蘭西 德國之舉動。法國之師也。法國見德國稍出經營之力。即獲如許利益。能無垂涎也耶。

法國於支那之貿易。實微弱不振。其經營不但無進步。且有退步之感。支那貿易總額一億兆五千萬佛郎中。自法國輸出之數。不過五百萬佛郎。至航海業。尤微弱不振。至千八百九十七年。出入船舶之數。雖略有起色。然自東京輸出品。其運送之利。皆爲英德二國船所操。迄今日而差強人意者。克爾坐、飛符李耳、及巴特紐三大公司之事業。并我國銀行於支那中央及南部之事業。以及印度支那總督滯脈氏之計畫是也。使諸事業皆獲奏功。則法國之商業。可坐以待其臻臻日上矣。

俄羅斯 俄人之商業。逐日進步。千八百九十四年之貿易額。已四千四百萬佛郎。至千八百九十七年。增至八百萬佛郎。然其增加者。大皆輸出品也。

觀以上之統計。支那貿易情形。及各國經營之情形。亦可察見其一斑矣。支那者天富之國。

也。所可惜者。乏開其富源之資本而已。

故欲圖支那經理上之發達。在先投外國之資本。今各國皆利用此策以壟斷支那之利權矣。以法國資本之富。當不出他國下。俄清銀行。實則法俄銀行。蘆漢鐵道。名爲比利時之公司所承築。實則法國公司之資本居其半焉。英與俄見我確有成效。乃銳意倣之。吁。我國經營計畫。當亦足與之匹敵。而絕不足畏者也。

資本之擔保。以支那之歲入充之足矣。現支那國債。以其海關稅爲擔保。據千八百九十七年之海關稅額。有八千四百佛郎。若是則國債之擔保。有餘無不足矣。

然支那政府之財源。非僅關稅一項。即內地釐金稅。其額殆與關稅相埒。鹽稅亦然。支那歲入總額。雖不得其詳。然大概不下四萬萬佛郎。使管理得宜。則增加無疑也。

吾人欲觀支那之財政。其最堪注意者。英人是也。支那之總稅務司。其權與戶部大臣埒。久襲其位者。則英人赫德是。赫德當香港上海聯合銀行。德國亞細亞銀行之貸債於清廷也。直以內地釐金爲擔保。因而改正其釐金抽稅法云。今支那之諸重大稅務。皆握於英人之手中。北京政府之性命。不啻自其手中操之也。法國欲投資本於支那。豈可不鄭重視之乎。藉資本之勢力以經營工業。藉工業以廣握支那遍國之利權。此列強所固守之策也。抑支那氣候溫和。工業原料。遍地皆備。其人口衆多。故易暢銷。且此人種勤勉節儉。能任事故可

得良工。問其工資。不過歐洲工銀七分之一。由是觀之。工業推行之易。爲如何耶。爾來漢口上海寧波各處。機織業盛起。又上海之製造生絲業亦漸興。互相競爭。而半其利者。英日德三國是也。

支那內地之路途。今尙存古習。故行之維艱。使遍鐵道。則人與物。皆獲來往自由之便。晉江之茶。可自老撾經滇蜀而出北京。劍閣重疊之蜀人。亦將相見於粵東矣。其利誠溥哉。雖然。征服支那市場。固非一朝一夕所可能也。支那人之性情。深忌外人之踏入。雖然。懷敵意之劇者。多係八股文士。而官吏輩則存畏懼心。故不吾抗。然國內排外國體甚衆。其暴心暴力。亦甚可恐。

第三章 法國之踏入南部支那

第一節 里昂支那調查會

自里昂六商會議所創設支那調查會以來。其有益於法國擴大商業問題不鮮。其情形前章已述之矣。當時創立該會之目的。厥有五項。試條述之於左。

- 一 調查法領支那印度經理上之價值。
- 二 調查雲南四川兩廣諸省貿易情形。及將來擴張商務之法。

三調查欲使西江商務移之東京。其道何由。

四調查英國藉潞江及瓦利淡池以經營支那。試問其勢力之進步若何。

五調查欲握支那全國利權。當用何法。及其將來經理上革新之結果。

吾人於我國商業及政策上觀之。將來之利益。必克遂吾人之欲。然法人之所乏者。不在智識。而在勇氣。以剛健之航海者。武勇之軍人。社會。決死生所取來之土地。今任其不振。殊可哀矣。吾人當共發愛國之精神。各出其力。以助我國家焉。

第二節 法領支那之現狀

支那調查會委員長普爾葉曰。於殖民地輸入之發達。即促本國輸出之發達也。欲使殖民地輸入之發達。在博外人之信用。及擴充己國之貿易而已。

然則吾人之對我殖民地。指印度支那。將用何術乎。試一一研究之。
一人口 法國極東殖民地之人口

交趾支那及柬埔寨

自四、〇〇〇、〇〇〇人
至五、〇〇〇、〇〇〇

安南 東京

自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至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貿易 貿易平均額

交趾支那		安南東京	
輸	入	輸	入
出	入	出	入
.....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交趾安南柬埔寨之貿易。其所超出安南東京之上者。以安南東京近年始就平利。或將來有所變動。亦未可知。自粒河之三角洲地方。人口過多。故輸出之物少。今後必不可不開拓其荒蕪地。及廣設交通機關也。

自農業上觀之。則我法國之殖民地。將來有非常之希望焉。

三米 交趾支那。其耕地二百萬畝之中。種稻者不過七十萬。自西貢輸出之數。每歲五十六萬噸。其價五千七百萬。乃至五千八百萬。千八百九十三年。則達七十萬噸之多云。

東京人口雖多。而開墾地轉少。土壤膏腴之紅河三角洲。委之於不耕不種者甚廣。故米之產額。僅及交趾支那十分之一。領有東京十二年。而農業甚不振者。灌溉之利不講。此亦一原因也。

案精米場學爐七所。西貢七所。而握之於中國人之手者五。握於德人之手者二。自其資本上言之。德遙優於中國人云。

四其他農產物 法領內農產物。自獎勵種布以來。其成績頗有可觀。東京之珈琲煙草砂糖。交趾支那之胡椒。安南之珈琲茶甘蔗護漠。皆農產中重要之品也。自芝耶輸出之砂糖。每歲八千噸。其價百十萬四千佛郎。又安南之芝耶。東京之太原。皆宜於植茶。品質之佳。殆與支那之普通茶相競爭云。

五生絲 東京之三角洲。對廣東府之一大養蠶地也。十年以來。生絲之輸出額。達九十萬啓羅邁當。不幸課稅太重。每百啓羅取百佛郎。故輸出額驟減。自廣東府輸出之額。從百十萬佛郎。減至十六萬佛郎。其輸入法國之額。雖不受如上影響。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其額亦減去二萬佛郎。使東京生絲品質優美。則歲可壓二萬五千担（價約三千五百萬佛郎）之支那絲之輸入矣。現英德瑞士繭亦漸輸入。

案生絲製造。盛於河內南定及萬崙等處。然此業皆爲支那人所掌握。

六棉 印度支那將來有望之物產者棉也。柬埔寨棉產極豐。自設織棉所而後。棉產增至四倍。獨可惜者。人口稀少。不能盡其地利耳。

七法國棉布 以法國之保護備至。故輸入之額。逐年增進。今列表于左。

年次

自法輸入數

佛郎

自他國輸入數

佛郎

東京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

八三〇、〇〇〇

一、五五五、五九〇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二、二二七、〇〇〇

九〇四、九〇六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

三、一〇八、〇〇〇

九、八六二、七三〇

交趾支那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七、四二七、〇〇〇

一、二二〇、三三一、八七二

吾國此後當獎勵製布。印度支那人工極廉。石炭富厚。建紡績場以製其本地之棉。其利豈淺鮮哉。

千八百九十五年以來。河內有一萬千錘之一紡績場。又普龍邊附近。支那人設有織綿風車場一。

八材木 印度支那之森林極多。而以老樹為最。比年以來。隣國之支那。常賴取之。遂愈見材木之貴重。廣東府實惟一大主顧也。然政府須立濫伐之禁。輕其輸出稅。然後可。今課十中取四之稅。抑已過矣。

案鞭機有材木公司一所。河內海防有火柴公司各所。皆中國人所設。

九礦物 東京之採炭業頗鉅。據英法之統計表觀之。現星架坡上海間每歲消炭三百萬噸。其中百八十萬噸。則出自日本云。

日本石炭。脂氣多而煙亦厚。東京石炭則與之相反。脂氣少而無煙。因品質甚劣。惟火力則強烈異常云。

今採炭公司有二。一爲東京採炭公司。設之於巴黎及江海。其資本金六百萬佛郎。一爲克波公司。其資本金亦六百萬佛郎。惟炭質劣于江海。今舉二公司之採掘額表于下。

地名	千八百九十五年	千八百九十六年	千八百九十七年
克波	三、五〇〇噸	三五、〇〇〇噸	六〇、〇〇〇噸
紅海	七〇、〇〇〇噸	九〇、〇〇〇噸	一三五、〇〇〇噸

以上石炭。殆皆自香港輸出。千八百九十六年輸至廣東之額。達四萬一千噸。(七十五萬佛郎)輸至上海者約六萬噸云。

老撾富於礦物。銅、鐵、朱、安、的、謨、尼、金、及各種之寶石。莫不具有。惟交通不便。湄公河航路。亦未大通。甚不幸也。

十牧畜 牧畜一業。將來必有可望。法國屢試驗之。其成效頗可觀云。

第三節 東京隣省之現狀

東京隣省情形。第一章已詳述之。然該地與法國關係最鉅。有利源可以染指。此余所以不憚煩而重述之也。

東京人口稀少。而富源之廣。亦不及支那北部。然貿易之原料頗多。將來可必期其發達也。
一雲南 雲南之貿易額。幾上一千七百萬佛郎。內七百萬佛郎。屬英國之緬甸貿易。一千
萬佛郎。屬法國之東京貿易。其他如鴉片之秘密商。及貴州四川之行商貿易。合而計之。尚
不止千七百萬佛郎已也。

雲南鑛產之富。名于天下。而法國有採掘之特權。但該省缺點。在交通困難。以致商業不振。
他日可銳意整頓之。

又該省拔海二千邁當之高。故氣候最宜於歐人。住民亦不獐惡。

二廣西省 廣西爲伏莽之淵藪。變亂常生。隣三省中所僅見者也。但富於鑛山。盛于養蠶。
昔利用西薛二江。導百貨而下香港。將來須用而移之于東京海防也。

三廣東省 廣東人口稠密而富。土地膏肥。爲南方商務重地。廣州府及香港爲商業之樞
紐。法國商務。頗因之而減色。然法國幸有北海之修路權。廣州灣之占領權。廣東省之不割
讓權。將來貿易。大可藉之擴充矣。

四海南島 該島嘗爲日英德諸國所覬覦。今幸入法國之勢力圈內。而東京之衛星也。法
國常駐一領事于其地。其產物係金屬、材木、砂糖、獸皮、麻草、家禽、鷄卵等。唯豚一產。每歲向

香港輸出五萬頭。欲鞏固支那印度之屏障。該島不可不永遠占領之也。

百六

第四節 支那南部之路途

現入滇之途有四。

一法領紅河水路。此自東京達滇最近之道。須二十二日。

二清領西江水路。越廣州府百色廣南而達。須六十日。（英國貿易之孔道）

三清領之陸路。經北海南寧而達。須五十二日。

四英領緬甸之陸路。越曼曼埒及蠻莫而達。蠻莫間已有鐵道。由蠻莫至滇。須二十七
八日。

若夫不計運費之昂貴。而取最捷之徑。其途有三。

一法人之通路。自蒙化至雲南府。十日或十一日。

二清人之通路。自百色至滇。須二十二日。

三英人之通路。自蠻莫至滇。須二十八日。

運費則每日一噸須十一佛郎六十仙。將來東京路之有望。（即紅河水路）可預知矣。
自蒙自之貿易統計表觀之。紅河路貿易之逐漸增長。亦足徵之。

通過蒙自貿易全額表

一千八百九十年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海關兩
一、一〇四、〇〇〇
二、八四二、〇〇〇
二、四七六、〇〇〇

案右換法貨則得一千萬佛郎。

北海路即蒙自路之勁敵。今就最近五年間二路平均貿易額計之則如左。

北海路
蒙自路

啓羅
四、七六四、〇〇〇
二、四一九、〇〇〇

蒙自路貿易。其所以不如北海路者。是由率仙江之不能四時通航。而法國亦不加以疎通之力耳。況法國課稅忒重。商人為之裹足不前乎。今北海鐵道既已入法人之手。諒山南寧鐵道亦已起工。唯此差足強人意也。

案河內諒山間鐵道已屢敷設。上所謂起工者其延長線也。此線成則一切貨物可自南寧直出海防。

緬甸運輸雖極困難。然貿易之進步依然。近年之貿易額。達五百萬乃至八百萬佛郎。要之東京路為最近。經濟上事業。將來之隆盛。可翹足以望。使他日鐵道工竣。則英人通路與法

人通路。不至傾于衰頹而歸于斯滅也。豈可得哉。

第五節 支那之法國貿易情形

支那貿易總額。法國不過居其十分之一。以近數年之事徵之。千八百九十六年。降為十五分之一。翌九十七年。復昇其舊位。明年乃達七分之一。所可悲者。法國貿易額。達二萬萬佛郎。而自支那輸入法國者。占去一萬萬九千五百萬佛郎。法之輸入支那者。不過五百萬佛郎而已。

法國商館之在支那者。僅九十二行。其中受法國保護之瑞士商館有之。反觀列強之商館數。則列表於下。

英	吉	利	三百七十四行
德	意	志	百〇四行
日	本		四十四行
美	利	堅	三十二行

尤可悲者。法國九十二行之中。除上海之生絲商館外。餘皆旅館酒肆而已。

自交趾輸入支那之品。米居其大宗。歲約五十萬噸。其經由法人之手者。不過其一部分。又自支那輸出之茶。每歲一萬萬噸。輸入法國者。僅五十萬噸。

法國北部之毛織類。頗爲支那人所珍重。然輸入之人。非法商而英商焉。法國織物輸出。司。吾人深望其分設于上海也。

又法國棉布之獲售價於支那。此世人所皆知。然棉布棉絲之輸入全額。達一萬萬九千一百萬佛郎。吾人對之。不可不故爲一番計畫也。以印度支那職工賃銀之廉。廣設紡績而並注力於製布一業。則亦不難應支那全國之需用也。

又法國貿易五萬佛郎。其中二百萬佛郎屬絹織物。近來爲吾人之勁敵者則日本。日本絹織。其質甚劣。然商店則逐年增加。甚可懼也。

更自工業點觀之。支那所乏者在機器。此非法國鑄造業之銷場耶。況我鑄造場困難之聲。非由於定造者之乏少耶。

轉而觀法國於極東之航業。其不振已極。除貳姆貳姆公司之定期郵船。出入香港上海神戶橫濱而外。其他商船之翻旗於香港者甚稀。於輪船輻輳之香港猶然。況他地乎。如千八百九十四年中。雖上海日本等處。周年亦不見一法國船影。然其運法貨而達極東者誰乎。曰英與德而已。

案德國謝布松公司。設于香港。常往來法國殖民地而運輸貨產。

第六節 經營法領及支那南部策

增進法領殖民地之生產力。將用何策。經營法國勢力圈內諸省。執何法方能擴充實力。此吾人旦夕所欲研究者也。

拉勒山著過去未來之印度支那一書。謂該殖民地問題有四大款。今錄之于下。

一人口稀少及無人之地。多移安南人以實之。建設鐵道。改善河道。以收交通之利。

二法領隣接支那。法國須銳意伸暢勢力於該鄰省。且速竣鐵道。以備軍事之用。平時可藉以收以有易無之利。

三欲保持地方之安寧。必強海陸軍之勢力。欲強海陸軍之勢力。必先建立海陸軍之根據地。

四欲獎勵商業。必先定稅關制及商業制。

交通機關之宜也。善也。自吾人觀之。整頓我殖民地交通機關。實爲目下最切事業。試觀彼一千萬之人民。非窘困於紅河之三角洲地方乎。該處土地沃饒。收穫之期。每歲一次。然以人口稠密。並以鉅大之米糧。亦不見其年有盈餘。此東京人所以不可不設法移之於他地也。我殖民地除紅河流以外。皆係宿年戰爭之地。盜賊橫行。不可以治。以故其地久置於不問。然今已暫就靜謐。使廣設交通機關。以便人民之遷徙自由。則古昔荒原。可頃刻化爲經濟之區矣。近十年來。當局奈何不一計及於茲耶。

東京之有率仙江。猶緬甸之有瓦利注池江。皆可藉之以入雲南也。雖然。瓦江可任意航行。而率仙江則大不然。大船尙不得航行。至老開。况進溯上流乎。

安南總督滯麥爾氏之計畫。則不但欲遍設鐵道於殖民地。且思延長紅河鐵道至老開。由老開復延其線至雲南云。雖然。此線姑置不論。吾輩所欲言者。飛扶里公司之工操也。該公司欲急設佛郎東、諒山、龍州、南寧間鐵道。大約可延長至百色。塚山氏曾謂該鐵道爲侵略支那之路。而吾人則謂爲擴張商業之道也。

一海軍根據地之宜創設也。法國陸軍信足以捍衛東京。至海軍力則孱弱不振。絕不足與英日二國海軍並駕齊驅。而俄人海軍亦出法國之上。甚可憂也。且法國海軍於支那海之根據地。僅廣州灣一港。然該港當有事之秋。其果足用歟。

廣州灣之缺點。前章已指摘之。然欲強以之爲海軍根據地。則須別擇他地以爲其左右援。西江方面之三牆島、海南島之球林港（譯音）皆須早據之。以爲已有也。所可慮者。使北支那海一朝有事。則我軍艦可投錨之地。唯旅順、大連灣二地。然該地之距東京遙遙在三千啓羅以外。是豈能緩急相應耶。

極東列強之海軍力。據千八百九十八年之調查。列其表於下。

艦名	進水年次	噸數	速力	艦員
----	------	----	----	----

甲鐵戰艦

維多利亞斯 一八九五 光緒二十一年

一四、五〇〇 噸 一七、五 海里 七五〇 人

仙梯力翁 一八九二

一〇、五〇〇 一八、〇 六五〇

巴爾夫拉 一八九二

一〇、五〇〇 一八、〇 六五〇

一等巡洋艦

英冥達里特 一八八七

五、六〇〇 一九、五 五〇〇

那西薩斯 一八八六

五、六〇〇 一九、五 五〇〇

安大威特 一八八六

五、六〇〇 一八、七 五〇〇

波甫爾 一八九五

一四、〇〇〇 二二、〇 九〇〇

普勒黑姆 一八九〇

九、〇〇〇 二二、〇 六〇〇

古拉甫東 一八九二

七、三五〇 二〇、〇 五九〇

二等巡洋艦

黑爾眉翁 一八九三

四、三五〇 一九、五 三二〇

波那辯梯亞 一八九二

四、三五〇 一九、五 三二〇

伊飛前亞 一八九一

三、六〇〇 二〇、〇 二七五

三等巡洋艦

亞拉克里機 一八八五 一、七七〇 一七、〇 一七〇

亞爾薩 一八八五 一、七〇〇 一七、〇 九四

外報知艦四隻。破壞艇二隻。運送艦一隻。特別船四隻。

香港豫備艦

維皇 一八六三 二、七五〇 八、五 一五〇

外通知艦三隻。破壞艇二隻。水雷艇六隻。以香港為根據地。他日或以威海衛為北方海軍根據地。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表

甲鐵戰鬥艦

西挫域里啓 一八九四 九、〇〇〇 一六、〇 五六〇

那瓦林 一八九一 九、五〇〇 一六、〇 六三〇

甲鐵巡洋艦

羅西亞 一八九六 一二、二〇〇 一九、〇 七三五

露里克 一八九二 一一、〇〇〇 一八、〇 六五〇

巴米亞特、亞坐	一八八八	六、六〇〇	一七、〇	五六五
烏拉齊、莫落馬	一八八三	六、〇〇〇	一七、〇	五六五
亞德寧拉、郭羅	一八八七	五、八〇〇	一七、〇	四五〇
德密里、動斯可	一八八三	五、八〇〇	一七、〇	五五〇

外遠洋砲艦六隻。三等巡洋艦四隻。水雷報知艦二隻。以海參崴及旅順口為根據地。

德意志太平洋艦隊表

一等甲鐵巡洋艦

開濟爾	一八七四	八、〇〇〇	一四、〇	……(存疑)
駝機耶	一八七四	八、〇〇〇	一四、〇	……

二等及三等巡洋艦

開濟林、阿古達	一八九二	六、〇〇〇	二一、五	……
黑爾達	一八九七	六、〇〇〇	一八、五	……
伊勒業	一八八七	四、五〇〇	一八、〇	……
普林梯、維黑姆	一八八七	四、五〇〇	一八、〇	……

格飛翁 一八九三 四、〇〇〇 二〇、五 ……

外四等巡洋艦一隻、遠洋砲艦一隻、 ……

法蘭西極東艦隊表

華邦 一八八三 六、一五〇 一四、〇 ……

德家爾 一八九五 四、〇〇〇 二二、〇 ……

巴斯家爾 一八九四 四、〇〇〇 二〇、〇 ……

強巴 一八八九 四、一六〇 一九、〇 ……

家拉皇 一八七六 二、〇〇〇 一〇、〇 ……

修爾普里士 一八九五 六二七 一三、五 ……

安南東京警備艦

巴依耶爾 一八八〇 六、〇〇〇 一四、五 ……

克爾響 一八九七 一、二〇〇 一五、〇 ……

丈岡 …… …… ……

亞華郎修 一八八四 …… …… ……

外無裝甲載砲小艦七隻

交趾支那小艦隊

斯梯克斯 一八九一

一、八〇〇

一三、〇

……

外裝甲砲艦六隻

德利阿訪 一八七七

四、七〇〇

一三、〇

……

外報知艦、砲艦、非戰備小砲艦、共七隻

日本艦隊表

光緒二十四年調查

一等甲鐵戰鬥艦

八島

一八九六

二二、五〇〇

一八、〇

六〇〇

富士

一八九六

二二、五〇〇

一八、〇

六〇〇

二等甲鐵戰鬥艦

扶桑

一八七七

三、七五〇

一三、〇

四〇〇

鎮遠

一八八一

七、三〇〇

一四、五

四〇〇

甲鐵巡洋艦

淺間

一八九八

一〇、〇〇〇

二一、〇

……

二等巡洋艦(裝甲)

……

合八隻。

自一八八五
至一八八九

四、〇〇〇

平均自一六〇
至二二、五

四〇〇

三等巡洋艦

合五隻

……

三、〇〇〇

一九、〇

一五〇

外三等甲鐵海防艦三隻。二等海防艦七隻。遠洋砲艦二隻。二等砲艦十五隻。報知艦四隻。水雷艇二十八隻。

製造未成之艦

一等甲鐵艦四隻。各一萬五千噸。擬一九〇〇年竣工。此外尤有甲鐵巡洋艦五隻。二等巡洋艦二隻。三等巡洋艦三隻。報知艦三隻。平均三十海里之逐水雷艇九隻。平均二十五海里之一等水雷艇十九隻。以橫須賀、佐世保、吳三處為根據地。

美國亞細亞艦隊表

甲鐵戰鬥艦

阿塔貢

一八九三

一三、〇〇〇

一五、〇

四七六

甲鐵海防艦

莫那德樂特

一八八三

四、〇〇〇

一一、〇

一八〇

孟德塔

一八八三

四、〇〇〇

一一、〇

一八〇

裝甲巡洋艦

阿林皮	一八九二	六、〇〇〇	一三二、〇	四五〇
巴梯馬	一八八八	四、六〇〇	一二〇、〇	三八五
查列斯頓	一八八四	四、〇〇〇	一八、〇	四〇〇
波史頓	一八八四	三、〇〇〇	一五、五	二八〇
遠洋砲艦				
合四隻	……	……	……	……

太平洋艦隊

飛拉豆飛	一八八九	四、三五〇	二〇、〇	三八〇
波得東	……	一、七〇〇	一七、五	二〇〇
約克達文	……	……	……	……

三宜利用安南之農工以整頓農工業也。支那調查會會長布爾業氏曾有言曰。印度支那之農工業不及時經營之。則將見外國貿易之勢力不傾勃興於支那。即暹羅及婆負島之商權亦將為其所壟斷也。顧我殖民地位。居熱帶之下。宜於種植。富於石炭。使萎靡而放棄之。負地利多矣。

布氏之言。實政府之藥石哉。凡國內物產豐饒。鑛產彌滿。使非以政府之力整頓而經營之。亦不過鏡花水月而已。

農工上最不可缺之性質有二。一曰勤勞。一曰順從。二者兼備。農工務之道。盡在茲矣。幸東京人民。頗富於此二種性質。將來一切經營。不其易易耶。

東京之三角洲。人口之稠密。世界所罕匹。行人往來道上。不絕如縷。自阡陌以至都邑村落。土人踵背相望。當季夏之際。稻田之間。農夫麕集。其狀不異遊蜂編隊。東西各國。生活之激烈。未有若是之盛者也。但安南人生產力不如支那人。說者遂謂安南人爲經濟（財務）上劣等種族。殊亦失當矣。自吾人觀之。安南人甚長於工業。其技藝毫不劣于歐洲之職工。如河內火柴製造公司。及三角洲生絲製造所。西貢及河內之造船所等。其職工莫非安南人也。而尤長於土木工程。如府蘭東、諒山間之鐵道。皆其所築設者也。

東京之家族生活。最爲發達。一家一族。共力合作。以充本族本家之用。至於浩大工程。則不待歐人之使役。必不能也。然安南人出其本國。則不思勞動。故導出國外。唯有使其不時歸里之一法而已。溯法國昔日征服安南之時。大徵收國內壯丁出境。其後大皆死亡不返。此殆安南人所記憶不忘者也。

法國征服安南以後。工資頓昂。然以歐西較之。不過區區堪笑之小額而已。現苦力之工資。

每日在二角四分乃至三角之間。傭一小使。每月僅八元或十元。而其食費。則不過七八分而已。

人數如此其多。工事如此其勤。工費如斯其廉。吾人之經營計畫。未有不如意者也。又吾國人之智識。實高土人一等。其主權必爲吾人所握。

但深足畏懼者。支那人是也。支那有壟斷極東商業之才力。歐人所創之局面。未幾即爲所奪去。以爲彼一己之私業。此英人所深注意而豫防之者也。如前之所述。法國殖民地七大精米所。入於支那人之手中者五。普樂邊棉花精製所。原係法人所創。而今之主權者。則拖長尾之支那人也。支那人之經商力。不可驚嘆也耶。

雖然。西方之商人。東方之主顧。此二者之間。買賣之媒介者。決不可少。故支那人者。東西貿易之媒介也。實財務上之機關也。而農工業上之主權者。則必常使法人或歐人爲之也。此外如歐人。如美人。如日本人。雖有所爭競。然不如支那之可危也。

法國於支那之中北二部。既不克占領一根據地。則不得不反求諸印度支那。使經營該地得手。則進可挾莫大之富力。以列強同馳驅於支那大陸也。法國對極東之工業上。其最足注意之點有二。試條論之。

一須洞察主顧之所好尚。而後按其所好尚之物而投之。

一須與主顧開密接之關係。使我商品得以暢銷其地。

德國早見及此。夙研究支那人之性質。悟支那人迷頑不靈。乃以廉價之粗惡品投之。故其商情之進步最速。

要而論之。英國藉印度爲根據地。以牟支那大陸之利。吾人不可不藉印度支那爲根據地。以圖進取也。

四關稅之宜改革也。印度支那宜改革之端。不一而足。如種種土木工程。及禁止濫伐林木。修濬紅河湄公河等。莫非皆重大之件。而改革關稅尤急務中之急務也。

現行關稅之制。仍率由舊章。屢行保護貿易策。此實拾繩自縛。當此爭競角逐之秋。不改絃以更張之。未有能制勝者也。

印度支那之鐵道。議院屢次議之。亦世人所深注目者也。迨印度支那總督滯麥氏將敷築案質諸政府。於是有一大問題囂議於世。即一曰敷設之法。二曰募集資本之法是也。敷設之法。論者多謂宜築一大幹線。以橫貫印度支那而直入支那南部。其意在聯絡西貢與西江。而自是分而爲三支線。一線自西貢達湄公河下部。一線自順化府達湄公河中部。一線自海防通雲南。要而言之。在連貫與支那相連貫以利東京與交趾而已。從是計畫。則線路

之延長。且三千五百啓羅乃至四千啓羅。其資本須四萬萬佛郎乃至五萬萬佛郎云。然此等遠大計畫。討論之後。終成罷論。

其後復有提出別法者。從其所籌畫則資本較輕而易行。今撮其大旨於後。

▲第一條 先募集公債二萬萬佛郎。為鐵道敷設費。其利息百佛郎。每歲三佛郎半。以七十五年償清。而法政府為其擔保。

▲第二條 豫定線路。

東京

延長距離

敷設費

一海防、河內、老開線

四〇〇啓羅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二河內、南定、丹花支線

四〇〇啓羅

三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安南中部

三土廊、順化、光多利線

一九〇啓羅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安南及南部交趾

四西貢光花線

四〇〇啓羅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廊坪高原支線

一五〇啓羅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五密多、文龍、幹多線

一〇〇啓羅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佛耶

▲第三條 老開雲南線。爲某公司所承辦。敷設費三百萬佛耶。其利息法國政府與以七十五年之擔保。

以上所籌豎之款。亦有非議之者。謂其尙失於恢宏。不如先築最有利益可圖之線。且改修河道以補鐵道之不足。其可緩之線。則俟之他日云云。

海防、河內、老開線成。則雲南與東京之貿易。必逐日繁盛。吾人謂爲踏入支那中央之導火口可也。

河內支線。以橫斷人口稠密之地之故。將來收利。必有可觀。

土庫、順化、幹多利一線。所經之處。土地豐饒。入口亦頗形稠密。且遍地皆習于植茶。

據千八百九十五年之新章。安南東京之物產中。課稅十分之四者三十七種。餘皆課稅百分之五。自支那輸出品之經過我港者。課通關稅十分之二。而支那貨品之輸入緬甸者。課稅反僅百分之五。迴顧自安南東京輸入支那之貨。課稅亦不過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八云。課重稅以肥本國。爲計固佳。然欲廣振財源。首課稅忒苛。則商賈裹足不前。影響所及。失利尤鉅。殖民地必漸次蕭索不振矣。不觀乎雲南之毛織貿易乎。毛織貿易。曩全歸法人之手。今則輸入易其途。大半自緬甸之蠻窳焉。此英人之所以優於法也。

法國之苛稅若是其重。輸入輸出。適因以零落蕭條。即本國之貿易。亦不得不受其影響。不改弦而更張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五宜整頓銀行以惠商務也。便交通。輕釐稅。皆擴張商務之道。固無論矣。然不亟設銀行以圖兌換之易。則亦不能望商務驟致繁盛之域也。法國于極東之銀行一業。較之英德二國。其不振殊甚。故欲與之言商戰。敗亦宜矣。此後不可不亟求所以整頓之策。

六領事制度之宜改革也。法國欲擴張商務。改革領事之制度。亦一要著也。法國領事之駐于某地也。其隣近各地。無巡視之之典。故地方情形。不克周知。而英國則不然。其駐重慶府之領事。十二年來。每歲約以六閱月旅行內地。其於緬甸之境。亦然。至法國派遣之領事。適與英相反。如駐蒙自之領事。無旅行至雲南府者。問其兩地之距離。則不過八日間行程而已。

七宜圖統治之鞏固也。欲統治印度支那。必須有堅定不拔之精神。而後有成效可觀。然自千八百八十三年。占領其地以來。迄今十三年間。總督之更迭者。達二十二名之多。以是殖民政策。搖動不定。前後所行。矛盾之處不少。國民之心志。因而熒惑不一。此即統治不鞏固之徵也。法國苟欲銳意經營印度支那。則更迭總督之舉。必不可輕視之也。使總督能永保其位。則一切政事。可漸次刷新。一切弊政。可漸次除汰矣。

八宜創立殖民學校也。凡國家欲擴大國勢。必先養國家元氣。元氣者青年是也。培植青年者教育是也。今法國之教育。柔弱不剛。是驅青年皆爲畏縮戀家之婦女而已。欲破除此風。政府須亟創設殖民學校。以啓誘青年經理謂經理也之思想。養成大經營家之精神。法國將來之運命。必皆于此輩是賴矣。吁。法國所充溢者官吏與兵卒。所欠缺者爲大經營家。官吏與兵卒。唯知逞貪慾而擅威力。吾於是深望大經營家之接踵而起焉。

第七節 印度支那之鐵道公債

西貢、花光、一線。所經之地皆殷富。法人所建之工廠甚多。

廊坪高原。氣候溫利。最適養生。故曾有建議設衛生局者。欲築鐵道於該地。必須穿過多少森林。自商業上觀之。殊無所利益。其敷設之能實行與否。固在疑問之中矣。

密多、文龍、幹多、一線。其所經之地。皆有水利可藉。將來之敷設與否。殊未可測。可重注意者。支那印度之財政。漸次入優裕之境是也。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以前。東京之豫算。屢告缺乏。然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則餘帑二百四十五萬七千佛郎。次年則餘三百餘萬佛郎云。歲入之不足。實惟防禦黑旗時代而已。由是觀之。印度支那公債。絕無危險之可虞矣。

老開雲南間線。國家已允爲擔保。此深足慶幸之舉也。查該線敷設費約七千萬佛郎。其開業之初。利益雖不多。然雲南礦產一絕大利源。必由該線以引出之也。承平則可以攫取支那中原無窮之利。亂則可藉爲侵略大陸之具。其關係于法國。豈淺鮮哉。近歲以來。英人之經營緬甸。暹羅人之經營湄公河上流。皆銳意不怠。我法人坐視之而不奮發也耶。曼臺埤崑崙之線。既已竣工。英國尙欲延長至大理府。然其間山川交錯。障礙極多。工程浩大。須日必久。想英人堅欲支那聯貫。必不惜重貲也。若夫崑崙之線。既達大理府及雲南府。而法國鐵道。反落其後。則支那南部之貿易。必悉爲所橫奪矣。可不懼耶。

又暹羅人近亦思修一鐵道以聯貫支那。起落點則盤谷與雲南省之思茅是也。

要之雲南鐵道之敷設權。既早已得自支那政府。故今日之急務。在作速開工而已。而雲南昔爲閉塞之區。他國人之首入其地者。法國人也。抑雲南法國鐵道線。最短而最夷。且線路所過之處。土地豐饒。人口亦密。礦山多而易于採掘。況氣候溫利。適於歐人也哉。經營之易。較之他國。自不可同日而語矣。

試觀英之經營緬甸鐵道。若是其急。法人之急。驅銳進。此其時矣。使逸此機。則富饒之殖民地。與二十年來之經營。雖不欲皆一朝委地。不可得也。

第八節 法英殖民策之比較

觀法國殖民地之廣袤。吾法人洵足意氣飛揚。至閱其征服之結果。則不能不橫生無聊之感。抑法之所以遜劣於英德者。以經理（即理財）上失其道耳。試觀英國之殖民地。德國新收之領地。發達之機。活潑潑地。能勿反射自愧也耶。

無富於智識之經營家。無鉅大之商館。復無商船以握貿易上之重權。如斯而能收殖民地之益者。未之有也。法國之欲領有殖民地也。非欲圖擴張商務。惟窮民黷武而已。用兵之目的。惟在保護教士。或在復虐殺國民之仇而已。拉埤山曾痛論之曰。

法國于極東之經營。每紛紜于戰事。至商工業及航海業。則寂焉無所長。法人之赴土廊、西貢、海防、河內者。大皆軍人社會。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此間六年。軍事費約達五萬萬佛郎。然於本國商工業及殖民地新舊地人民之利益。則絕未聞計及之云。

英國之殖民策。則全然反是。英國每先由私人之經營。而後牽及國家。蓋其國爲人口膨脹。財力充盈。故不得不出本國而投足天涯也。此等人民。既出其鄉。乃遍索良區。以爲插足之地。由是本國之商業。逐日擴大。富源愈多。根基稍固。於是英國政府。藉釁出軍以略其地。此英國殖民地之所以旁魄於世界大地也。

是故英國之「擴大殖民問題」。無不從經理上解決之也。

由是觀之。英國之殖民策。直以人與財爲犧牲。然用之罔不克奏其効。拉塔山曰：「英國之殖民策。自外視之。絕無驚人之舉。復無高尚之奇術。而按其實。則確鑿不致有失。推其原因。在英人之輿論。當不出籌畫利益之範圍也。」

凡事之合乎道義與否。此非英人所注意。惟知以不撓之目的。經營一己之利益而已。苟利之所在。則不問禮義。不顧人權。一舉而壟斷之。此英國之經理與國政。所以獨優於世界各邦也。然其上一致。國民團體頗固結。英人之能奏功一切者。職是故耳。觀英國殖民歷史。其所執手段。前後殆如出一轍。將來之情形。不可豫推之乎。

觀英國於極東之貿易。其根據不可不謂固矣。占星嘉坡。以握麻刺甲海峽之商權。領香港。以握西江之商權。各地莫不設貯煤所。以便商舶往來。揚子江口之舟山列島。英外務省屢欲要求之。將來早晚必爲所占無疑。近威海衛亦入彼手中。北支那與東三省之英國商權。必從此臻臻日上矣。

英國一面銳意整頓星嘉坡及香港二商務場。一面外交上對支那政府情形。雷厲風行。叱咤恫嚇。靡所不至。支那政府。遂如小鬼之覩天神。不復有抗命之聲矣。

英國之意。在據香港之域。多利以控制支那海南部。威海衛以控制支那海北部。南北海權。均爲所握。殊可畏也。

顧法國常蒙英國之侮蔑。近時之外交談判。殊受無限委屈。此等劇創。法人決不可一日忘之也。彼被仁義之名。行譎詐之事。欲強收非分之利益。以爲己有。法國不能不極力反對之。使彼矜勝自張。則適足長吾人之敵愾心也。

吾國之植民策。當在倒行逆施之間。即屢辦不宜辦之事。即知其爲無益之舉。以欲要譽而投鉅貲。此等事。往往見之。而冒險勇敢之氣。亦較英國爲餒云。

法國豪放之經營家。雖往往見之。然爲數不多。況復植民地政府。不以力匡濟之耶。然視他國之經營植民地。勇猛精進。無或已時。法國豈可不趨效之哉。

法國之植民策。苟得其宜。則植民地官吏。必大膽以任事。而敢於計畫一切也。蓋恃有冒險進取之氣耳。法國著名之冒險者曰。欲從事商業。在法國植民地。不如在英國植民地之爲優也。視斯言。足以驗法英二國之信用。爲如何矣。吾人豈可不對症下藥。以滌除夙昔沈毒也耶。

法國何故不做德人之舉動。以對支那乎。德國艦隊。未樹國旗於膠州灣之先。德國商業家。早已回集於該所。青州經濟南之鐵道線。已踏着殆盡。山東經理上之經營。不出數年。必悉爲德人壟斷無遺矣。

以德人之事。反照法國所經營之地。何其減色若是。東京之富。卓絕環瀛。然法人經營十五

年。尙無所得。而經營亞熱里之日。亦既四十年。其商工業。亦絕無可觀。吁法人誠不能爭勝於爭競之場矣。

靜觀英德之植民策。其最長處在連貫本國與植民地。連貫之法。即多置商船是也。商船之多少。爲貿易之關鍵。豈可不重乎哉。

茲將八百七十年西正月一號之列強商船表。詳揭于下。

國名	帆船	噸數	汽船	噸數
英吉利	一二、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〇	八、五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〇
英領	一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德國	二、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法國	一四、三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美國	一六、三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〇	六、六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
俄羅斯	三、九〇〇	……	九五〇	……
意大利	六、二〇〇	五五〇、〇〇〇	三五〇	二五〇、〇〇〇

列國輸出入價額表

國名	輸入	輸出
----	----	----

英吉利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八、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德意志	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法蘭西	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美國	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列國輸出入價額表

國名	輸入	輸出	
俄羅斯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一、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意大利	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列國主要品貿易價額表

英吉利	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德意志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美利堅	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法蘭西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和蘭	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俄羅斯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佛郎

比利時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意大利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由上表觀之。法國貿易之減色。豈無故哉。千八百九十九年。商據務豫算委員謝爾氏之報告。謂法國商船。不但與英德常船競爭於海外。即本國諸港。亦爲外國船所壟斷云。

欲證明前說。頗有繁冗之嫌。姑擱之。據「外交及植民問題」(雜誌名)之所報。法國商品四分之三。其輸出海外各埠。皆由他國運送之商船。此中所耗之運費。實可驚之巨額也。

謝里氏曰「商船之墜落不振。實法國之不幸。蓋商船者。國民經理上之命脈也。商船之墜落寡色。即國家衰頹之象也。」

謝氏復於法國海軍尙有所論。其意謂海軍之強弱。關係商船之盛衰。欲整頓商船。不可不注意海軍云云。

經營殖民地。萬不可不藉力于海軍與商船。不觀夫和蘭乎。其他最狹。其人口最少。而能廣有殖民地。及推廣其商業者。豈外海軍與商船哉。

關經理上之所希望之處。尙猶有最重且鉅者。即法國人口之逐日增多是也。

近世以來。法國人口之繁殖力。迥居他國之下。試觀彼對岸之英人。戶籍人口。逐年增多。國有餘民。故不得不外溢。於是剩餘之民。如西伯利亞之茫風。如錢塘江之怒潮。越國超海。

以湧入他邦。或亞美利加。或亞非利加。或支那海。星羅雲布。以汪洋于世界。加以政府之保護。於是世界各國經理上主權。遂盡爲其所握矣。

法國人生殖所以減少之故。約有多端。其因國民道德上而起之外。尙有二大原因。一曰人民過于謀安逸。一曰政府行政停滯而不敏捷。職此之由。是人口無增多之望也。

案上所謂道德。蓋指精神腐壞不振而言。所謂行政停滯不敏捷者。即殖民策之乖舛。故移住之風不盛也。

法國殖民地亞爾熱（在非洲之極北）每歲入國庫之金額。不過千七百萬佛郎。然貿易額則達五百萬佛郎。其中四萬萬佛郎。則與母國之貿易額也。雖然。使國家對之而課以重稅。則商業必不至有若斯之盛況矣。

故自殖民地徵收重稅以肥本國者。此極陳腐之見也。此等陳腐之見。爲蕭條殖民地之源。決不可不打斷之。試問西班牙之涸渴亞美加領地而逼其叛也。非由其自肥之心過甚歟。凡有殖民地之國。決不可因欲求母國之驟富。致課殖民地納稅以重稅。而使之萎縮不振也。母國之所專望於殖民地者。唯求其爲本國之尾閭是矣。

近法國之唱反對殖民論者。殆已絕迹。法國殖民事業。亦已蠶定。此後惟免于殖民地之收穫而已。馬理蘇曰。我海外之領土。今自征服。一切眉目畧具。今日自征服時代而出。經營時

代。今後惟待飛躍之機而已。曰軍隊。曰商業家。此經營殖民地之前衛也。前衛既進。資本乃徐以隨其後。至開前代未曾有之大計畫。使各地勃興暴起。則待有力之大資本家焉。然經營海外領土。何種人物。方能勝其任乎。則惟青年而已。此等青年。政府宜加意保護之。使其立足其地。以青年之智識。以青年之志氣。而從事於經營廣漠之領土。未有不功成倍蓰者矣。

願我法人之年長輩。現已洞悉殖民地之價值。其子弟之從事于此。必無所憂慮于將來。法國不于此時獎勵青年。使遠出以推廣殖民偉業。則法國危急之失權禍。無可救藥矣。蓋國民之繁榮光大。基于人口之多。與經理下勢力之大。及國民智識上之修養。與歷史上之習慣耳。案歐洲列國人口之生殖。惟法國為最劣。今為表於下以明之。

法蘭西

.....

比利時

五四、〇〇〇人

和蘭

六五、〇〇〇人

意大利

三三、〇〇〇人

奧大利

四二〇、〇〇〇人

英吉利

四三五、〇〇〇人

德意志

六六、〇〇〇〇人

俄羅斯

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第九節 擴張海軍

凡國家欲擴大其殖民策。必須有擴大之資格。曰人民之勇健。曰富贍之商工業。曰辦事之精神。盛大之商船。曰政事家堅忍機敏。皆資格中所不可缺者也。其尤不可缺者。曰強大之海軍團。

比年以來。英國領土致絕大之發達。德國忽成一殖民邦國者。無他。擴張海軍之力而已。故欲達吾人之所志。必先擴充海軍力。海軍之力。可以招世界各國之畏崇。可以鞏固邦交。可以興商務。可以助外交官。可以援商船。可以防國旗之退却。其力之大。莫敢與京。曰同盟政策。曰外交之操縱。皆不如其力之鉅且速也。

茲就英法德三國海軍力。試研究而比較之。

當千八百八十二年。英國海軍。其數與法國畧同。自該年以後。英國海軍本部。驟然建築。大加整頓海軍。思以一國而握二大海軍國之海軍力。爾後海軍預算。逐歲加多。如千八百八十五六年。額爲二百兆五千八百萬佛郎。至于千八百九十一年。則增至三百兆六千四萬佛郎云。

爾後英國殖民計畫愈趨盛大。乃南則分割亞非利加。東則踏入支那。然而利益日大。則危險隨之。於是擴張海軍之念益急。不出六年。其海軍頓三倍于昔。如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度之豫算額。則竟達六百兆佛郎矣。

英國之意。不僅欲充其海軍力。使足與法國與他強國聯合之海軍力相抗也。且欲握有足與衆強聯合之海軍力相匹敵矣。人方聘貽于本年度六百兆佛郎之豫算。然迨及次年。則轉增至六百六兆千五百萬佛郎矣。

英人擴充海軍之精神。不可驚嘆也耶。即其於製造軍艦所。亦莫不以全副精神注之。如造船廠之監督。且任二十年。即此一端。已足徵其用心之周到也。

其造艦之法。常倣前例。且隨意採他人之造法。不怠于改善之舉。而取裁於法國者尤多。雖然。捨一定之英國式而倣他國式等者絕少。蓋英國之意。在艦隊一致。當海戰之際。得以進退無轉轄之虞。英國海軍之所以強大。即在此也。

英國海軍豫算六百兆佛郎。其中二百兆佛郎。即建造新艦費也。海軍本部。於造艦事業。銳意設備。不遺餘力。現國內足以造甲鐵戰艦之船廠有十三所。等而下之之船廠有廿八所。而法國之造船廠。則相去懸殊。大者僅一所。次者僅六所而已。英國之造一大艦。平均須二年。法國亦不如其速。但近新造甲鐵戰艦中之一。約須十八月。亦僅見者耳。又英國造

船工資亦廉于法。每百約少二十五分云。

要之英國之軍艦。概係新造。噸數亦均多於列國。速力亦較法國爲優。世界各國。皆散布之。各地莫不有其根據地。而印度及極東之海路。其根據尤鞏固。如齊布拉打、馬耳打、亞歷山、大利亞、亞丁、孟買、科倫布、新嘉坡、香港。皆其堅固不拔下錨所也。以上諸港。皆設有貯煤庫。而齊布拉打、馬耳打、科倫布、香港、四港。尙可以修繕最大船艦云。

英既握有此強大軍艦。在平時則編爲數大艦隊。而派遣于世界諸海面。而該艦隊之隻數。噸數、速力等。亦皆凌駕他國所派艦隊之上。故遇一方有事。英國可集合數方之艦隊。以臨之。故外交上事件。皆聽其武斷。俯首下心。莫敢與之爭衝焉。嗚呼。當世界大通之日。無海軍。而能與外強角逐者。未有之也。

列強在極東之艦隊。英國有最新式而速力較大之甲鐵戰鬥艦三隻。甲鐵及裝甲巡洋艦十一隻。俄國則有甲鐵戰鬥艦二隻。甲鐵巡洋艦七隻。德意志亦有巡洋艦七隻。而法國則僅有甲鐵戰鬥艦二隻。二等巡洋艦二隻而已。況戰鬥艦中之一。尙係木鐵合製者乎。排里氏就法國分遣遠洋艦隊有所論曰。

法國之分遣軍艦于遠洋也。多用巡洋艦。其勢力孱弱。殊不副我國艦隊之品位。而使法國禦侮復仇之敵愾心。萎挫於有形無形之中。殊可嘆也。此等軍艦。在往昔則可招

野蠻人與未開國之畏敬。砲彈一發。或可促其降服。迨至今日。尙復何所用哉。蓋世界之情勢大變。海軍之力。不但求其足以敵東方諸國民之海軍。亦不可不求其足以與歐洲列國爭衡海面也。

法國審查海軍工事會計委員會。其呈於海軍大臣之報告。茲錄之于左

自千八百七十年至千八百八十七年。其間海軍工事所費之金額。總計五百兆佛郎。即每年約二十八萬佛郎。此於軍港之製造新艦費。及自其他造船廠購入新艦費也。續自千八百八十七年至千八百九十八年。其間支出海軍費六百兆佛郎。即每年平均六千萬是也。較之前期。其增多額。殊不爲少矣。

法國海軍預算額。久不足二百兆佛郎。迨去年乃達三百兆佛郎。行將達三百兆佛郎矣。此法德戰爭以降。海軍之情形也。

不幸法國缺海軍政策。其宗旨不一。即謂爲絕無宗旨亦可。

抑國家之組織海軍。不可不與外交策相爲表裏。以奏潛運默移之功。然所謂艦隊者。非可速成于咄嗟之間。必繼多少時日。與夫刻苦勵精。終始不息。然後有奏功之一日也。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

英法二國於埃及尼羅河上流人幾開兵端英之決心擴張海軍始于此耳

以來。法國苟欲制勝英國。則必亟亟建

造其戰之軍艦矣。自知本國船廠不能如彼可以一時而造多艦。則必別籌良策。以求制勝

之方矣。苟當日能造速力最大之甲鐵巡洋艦。戰時突山突沒。或見有機可乘。則襲擊之。有備則早逸去。則英法之海軍。必不致有今之懸殊也。

不幸法國目的不一。殆若昏迷。軍艦造築。廢置改變。不一而足。雖有軍艦。然參差不整。遠不足以維持國威。近亦難以控禦沿海。殊可慨矣。

且我法國艦隊。其缺點尤在無根據地。於支那則拋棄臺灣及澎湖列島。僅據有一不堪用之廣州灣。於地中海內之避匿所及休息所。亦寥寥無多。一旦有事。動有束手之虞。吾人不得不深望政府速求堅良之根據地焉。

法國不但不注意英國海軍之進步。即他國之創設海軍。亦置若罔聞。法德戰爭之後。三十年來。若德若意若美。其海軍之發達。殆有一日千里之勢。而今尙孜孜不稍怠。海軍後起國。不尤可畏歟。

德國之海軍豫算。昨年度一百兆六千萬佛郎。近數年追加豫算支出之額。達二百兆佛郎。自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至一千九百十三年間。所謂海軍擴張六年計畫。俾其製造費。已達五百兆佛郎云。

德國之六年計畫。即如下表所揭。

年次	製造費額	甲鐵艦	大巡洋艦	巡洋艦	砲艦	水雷艇
----	------	-----	------	-----	----	-----

(佛郎)

一八九八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隻	一隻	二隻	二隻	一隻
一八九九	六九、〇〇〇、〇〇〇	二隻	：	二隻	一隻	一隻
一九〇〇	八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隻	一隻	二隻	：	一隻
一九〇一	八一、〇〇〇、〇〇〇	：	一隻	二隻	：	一隻
一九〇二	七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隻	一隻	三隻	：	一隻
一九〇三	七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隻	一隻	三隻	：	一隻
合計	四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八隻	五隻	一四隻	三隻	六隻

以上之海軍費。係經德意志議會所協贊者也。此外于千九百十三年後。尙擬新支出造艦費八千三百萬佛郎。合而計之。則五百兆二千八百萬佛郎也。

要之德國新製造費。每歲平均七千五百萬佛郎。稍超出法國之上。然德之工資。較法殊廉。且新造諸艦。皆採用同式。而法國則製式常變更不一。故有增費之虞。此德之所以優于法也。

今法國不斷然擴張我海軍。則不出數年。德意志之新海軍。必可於波羅的海北海方面。四敵俄法之聯合艦隊矣。而況對於俄法互分之艦隊乎。由是而言。則法國將來之艦隊。不但不能與三國同盟爭衡。即留五分之三於北海。亦將取敗于德國已。

德皇維廉。以堅忍不拔之精神。創設海軍。鼓舞國民之商工業。推其心也。蓋無日不與法俄戰。即無日不與世界各國戰也。可謂偉矣。

德意志商業。數年以來。其發達之故。蓋有數因。一曰鑛山之富。二曰工資之廉。三曰商業家之活潑。能發見銷場地。四曰有條約上之利益。而其工業亦多不讓英國。實英之勁敵也。彼廣播其輸出品于世界各市場。而法國商務爲其壓倒者。即德國工業發達之影響。及其商船增多之波及是也。

今漢堡已爲大陸中之第一港。德國商船往來如織。世界諸航路。昔爲英美所占者。今漸爲德人所分占焉。

德國貿易與商船之發達。九年間之情形。其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今特錄其比較表於左。

貿易比較表

年次

貿易額

一八七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一八九九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商船比較表

一八七〇

一五〇隻

八二一、〇〇〇噸

一八九九

一、二三五隻

九〇〇、〇〇〇噸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歐洲諸大海進口船噸數表

倫敦

一六、四〇〇、〇〇〇噸

里華布爾

九、〇〇〇、〇〇〇噸

漢堡

六、七〇〇、〇〇〇噸

安否(即安德瓦符)

六、二〇〇、〇〇〇噸

路透打姆

五、四〇〇、〇〇〇噸

馬耳塞

五、三六〇、〇〇〇噸

路哈符耳

二、二〇〇、〇〇〇噸

桐格耳克

一、五〇〇、〇〇〇噸

千八百九十八年漢堡進口船之噸數。驟達七百四十萬噸。

漢堡築港費。前已耗去一百兆六千萬佛郎。其後尙因急要工程。投入鉅款若干。

德皇維廉欲驅彼強悍無匹之日耳曼民族。以組織一植民帝國。於是奮起以經營亞非利加巴西支那等處。雖然。是等之植民地。非可以徒手而得。欲得之。必先充足本國之實力。德皇實見及此焉。

凡急迫之擴張。必難期奏効。無依傍之爭競。必有危險之處。欲求工業之尾固。而銷暢商品。必先使外人起商業上之信用。與感其國力之威嚴。維廉欲創興海軍之原因。實在乎此。有海軍。則一遇有事。外交上可示敵以強。梗不屈之色耳。曩德帝欲創立領土于南非也。英國出而爭之。德政府始終不屈。英遂讓步而退。考英國當時之所讓步者。實由于德帝先已博得法國之同情也。凡外交之奏功也。必有二可恃之地。一曰實力。即兵力也。二曰後援。即博友邦之同情也。捨此二者。未有能濟者矣。十九世紀末以來。國際上紛紜。古之所謂權謀詭術。一時純歸無効。所足恃以雄長于世界者。曰實力而已。

變遷最速。而跋扈驚人者。美國是也。美國素守孟魯主義。一躍而取帝國主義。不數年間。西班牙海外之領島。遂均爲其所併矣。

然美國之忽然昂首于羣雄之間。抑非無故矣。蓋其國內人口與富力。發達將達極點。不得不駸駸外溢。譬少年之筋骨既壯。學識既開。不得不覓人以試伎倆耳。

莫格氏論之曰。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美總統麥堅尼所發之諭旨中。謂吞併古巴。殊屬惡舉。然而大統領之舌猶未乾。而古巴已入彼囊括中矣。而尙以爲未足。乃復伸臂波耳多里哥矣。當世人注目不暇之際。未幾復要求飛律濱矣。吁。其建國之初。世界最高

尙之自由家也。降及今日。儼然一劫掠者焉。其變幻之奇離。世人靡得而測之。美國之所以揚眉吐氣。博非常之勝利者。雖由于西班牙之孱弱疎怠。然其近來之保護商船。擴張艦隊。亦不爲無功矣。

今歲美國議會所提出之海軍擴張案即如左。

甲鐵戰鬥艦	一三、五〇〇噸	三隻
甲鐵巡洋艦	一三、〇〇〇噸	三隻
裝甲巡洋艦	六、〇〇〇噸	三隻
巡洋艦	二、五〇〇噸	六隻

英國擴張海軍之舉。深招歐洲之注意。數年以後。則該國海軍之地位。不出歐洲各海軍之下矣。

今後之法國。直須以一百年間之長日月。傾注精力。以創造我殖民地。擲人命。投鉅額。所不顧也。雖然。非握有強大艦隊與夫多數商船。必不能長保而有之也。即使能長保有之。必無其價值之可言矣。

吁。法國非做法德國。六年間支出鉅款五百萬佛郎。以從事擴張海軍。則法國國勢。其從此墮落歟。

近歲以來。弭兵之議。輿傳于世界各國。雖然。此等重大問題。豈一朝一夕所得而決之哉。
「欲平利其準備戰鬪。」古人豈欺我耶。望吾國人三復斯言。
法國者。嫉妬之目標也。常有數敵環伺其左右。雖然。使法國有強大可畏之勢力。則仇敵可
頃刻化爲同盟矣。



清議報全編卷十二

第三集丁

新書譯叢第九至第十二

中國財政一斑 第九

日本東邦協會輯

中國百務失政。腐敗不堪。今日欲銳意整理。昌言改革。誠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而此次和議告成後。則當局所最棘手者。尤莫如財權盡失一事。夫國之于財權。猶人之于空氣。魚之于水也。財權既失。則外制于人。內窮于己。不扑而亦自僵矣。雖有良法善策。欲扶救以復起之。其尙可幸得乎。故考察中國財政之實狀。以謀補救于萬一。實今時當務之急者也。爰取東邦小鑑中論述中國財政一篇。急爲譯出。以供有心者考證之資焉。

總論

所稱爲中國者。實非一完全整齊之帝國。其二十一行省之地。儼若分爲二十一國。而皆各有半獨立之象。又復各相聯絡。而後成此散漫無紀之國也。斯言也。證之于各種政治上。皆得顯其寔矣。而尤以財政爲尤著。試按其徵收賦稅。及監理帑項等職守。而尋其寔權之所在。則其中央政府。與各直省關係之疎濶。機關之遲滯。誠有令人驚爲創見者矣。斷之爲不統一之帝國。豈非至當之說哉。

分立之勢既成。則全國征取之額。此重彼輕。民苦于偏枯之橫征。而中央政府不能定適宜之法以均平之。各地方官私案無名之費。充自己之囊橐。而中央政府又無從監察釐剔。杜其中飽之弊。于是而官吏之間。賄賂成風。鬻爵賣官。吏治大壞。而司農羅雀掘鼠。不足以濟國用之窮。下民挖肉醫瘡。不足以寬追捕之限。此所以民窮財盡。而上下交困于無形也。又況正賦之供。而不以之張軍備。振庠序。整吏治。益民生。而徒然或循積年之例。或遂一時之欲。濫費于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哉。

中國之財政既紛亂。至于如此。無怪夫有心攷察者。積年累月。尙無從尋其頭緒。而得其精確之狀態矣。英領事查密生氏于西歷千八百九十一年。及九十二三年之間。凡關於中國財政上之專寔。皆悉心稽查。務求其寔。于是漸得端倪。遂論述其所知。著爲中國財政考一書。此實從來未有之精撰也。今摘述其要曰。中國財政之統計表。除海關稅之每年報告。每十年報告之外。其各省理財諸政。從無有與中央政府相直接。而造冊以公示于天下者。其零紙斷片。可蒐集以備參考者。則惟在京報而已。即京報所載。亦不過各省督撫于其屬下各官司之所呈報。凡關於租稅之增減。及收支公帑諸件。請督撫核察者。而復由各督撫綜而錄之。隨時能達于政府。或年終彙案奏聞者也。凡奏案中所列陳者。其類別有二。一則各省常年經費之細目。一則由各省隨時應戶部之

求。而于例賦之外。收得他款之簿錄也。而此等款項核算驗實之責。則統歸戶部掌之。故徒見其外面者。鮮不以爲中國政府歲出歲入之決算表。即可于此而窺其真相矣。而不知其實際。尙相懸霄壤也。夫論各國財政之豐吝。無不據其國民每年納金多寡之實數以推斷之者。而獨于中國。不能循是例也。今試據其奏案。而就各省督撫及戶部大臣等。問其人民之所出。國庫之所入。果無所參差長短乎。彼亦決難自信也。蓋其財政界中蒙蔽侵耗之弊。直茫無涯淡。而非易于測度者矣。夫既絕無可憑信之證據。則欲憑虛而推察其某省財源之通塞。某省資力之厚薄。豈非至難之事哉。故是篇之所述。亦不過汎論其大體。而導人以先路耳。

第一章 中央政府與各省政府之關係

中央政府于徵收租稅一事。有直接之關係者。惟已歸外人管理之各海關。及內地數處稅關而已。此外凡地租釐金。及諸般歲入。其管理之權。則皆直接于各省督撫。而中央政府不及焉。故徵收之事。惟督撫派員任之。即收得之帑金。分派應付。或解納于戶部。或存留於該省。或移撥於他處。亦皆屬督撫之專責也。如據理以論之。中央政府既設置戶部。以理全國之財政爲專務。則凡各省公帑出入之額。即一錢一粟。皆宜責成戶部。實盡專理之職。而不徒擁無實之虛名。且經理收支之官吏。亦概歸其選用而督率之。則隔閡與侵蝕諸弊。自無

由而生。而財政之整理。當亦易言矣。

從來之常例。戶部于年終列成收入預算表。而奏請之。經 皇上批准後。遂咨行各直省督撫。而令其如數徵收之。以濟國用。其在曩昔。則各省每歲收入之額。既無甚差短。故中央政府與各省政府之歲計。其自公庫支出之款。大約適得與入款相平均。而近年則大異也。各省收入之額。既時告不足。而應支出之額。且日益加多。當承平無事之時。則猶可截長補短。勉齊出入。苟一遇荒歉兵亂。則惟置其民于塗炭。陷其民于溝壑。竟不聞有扶救之法也。

戶部者。固所稱爲總理各省之財政者也。乃各省之租稅。每歲除依定額以若干解納京餉外。其所餘之錢穀。一任各省大吏之支銷。而戶部竟默然許之。其許之也。蓋由于戶部戶部既孤立于上。而無直接徵收之權。其于各處財政之情形。原漠然無所聞見。雖有明幹之材。固亦無從遙爲檢察以限制之。况掌度支者。類皆昏庸之輩乎。

一省之封疆。袤廣凡數千里。其行政經費之浩繁。可想矣。而此等費用。雖間有由各督撫提其綱要。呈告中央政府者。然合全省支收之總額。逐條詳載。可以考見其一省財政之實況者。從無有也。故各省庫帑。每年於支用常費之外。即或在有若干之餘款。而此餘款。歸作何項報銷。其中央政府概無由據實而確查之。

近年天災流行。兵亂迭起。各省之帑源。日形枯竭。蓋久傾篋倒篋。絕不問有餘款矣。其爲計

臣者。乃逞百計搜括之能。爲一時濟窮之策。睨各地之富紳豪商。尙可擇肥而噬。遂于勸捐勒索之規欵而外。復假託公私之名目。任意向其稱貸。而彼等既坐擁厚資。則懦者自怵于官威。黠者亦絡于虛譽。不得不勉強依命。傾其囊底而出之。以應其取求。如是者既年復一年。習以爲常矣。而時而海軍費之不足。時而救荒金之不足。時而平亂治水等費之不足。猶復有奔走呼號。紛紛籌措者。接踵而至其門也。故于二十一行省之中。雖幸有數省遇豐稔之歲。或多富裕之家。而亦因他省凶歉之影響所及。此侵彼削。益覺應接不暇矣。外人之有心者。察其中央政府不舉農礦商工諸政。以闢養民富國之源。而徒拙守其移粟移民苟且之計。蓋早已斷其各省必至交相牽累。終有全國困窮之一日也。乃彼四萬萬衆之睡寃。沈迷于二萬萬里之夢境。終年自竭其膏血。自蹙其生命。尙欲望天下之長治久安。豈不可憐可笑之甚哉。

中央政治每苦歲用之不足。即下籌增庫欵之議于各省督撫。而責其設法以償之。彼督撫依其議。而從不見其實心實力。提出某欵之中飽若干。裁節某事之冗費若干。以歸納于公帑也。徒知加抽釐金。重課鹽稅。以暴取于民而已。然無論各省之如何誅求。如何聚歛。要不能對中央政府之所求。而如數以償之。蓋中國支用國帑之法。原分爲二。一則供中央政府之費用。一則供各省政府之費用者也。故其應求交涉之間。尤有意外之奇象焉。凡部文所

戰徵求之額則似不嫌于浮大。并不察各直省之實力果能給否。而意必取盈。及觀各督撫之覆文。則又必陳說其省之府藏空虛。需用繁鉅。直若有兩相抵制之勢。于是幾經周畫。反復協商。而一欸之取舍得失。始各有所著落矣。嗚呼。政府者一國之樞紐。而財源者政府之血脈也。安有汎漫壅塞至如此極。而能謂爲有政之國者乎。

第二章 中央政府收入之租稅

中國當未與泰西諸國締盟互市以前。其歲入欸內。并無海關稅一項。是時國庫所收入者。凡有三欸。一曰貢米。係由漕運上納于京師者。二曰貢銀。係由地稅正米而改折者。三曰稅金。係由內地之各種關卡所抽收者也。

凡貢米。則以供滿洲八旗軍人之餉糈。此等旗兵係當本朝初入關之時。其祖先曾著戎馬之績。故其子孫得世食其祿。而至今仍襲軍人之名也。

凡貢銀。則以供一京中文官之俸秩。

凡稅金。則以供皇室費用。及諸王公之給膳博屬焉。

以上所述之法度。在百餘年前。國力富足。海疆無事之日。而度支官復能切塞區竄。斟酌出入之宜。故行之亦頗裕如也。近百年來。內訌外憂。相迫而起。既舉從前之積蓄。次第銷耗于無形。而海陸軍費。尙逐年有加。而無已。又况屢挫衄于外。衅輒償巨款。而大傷元氣乎。此即于未經此次創劇之時。翻然變計。力圖補救之方。蓋已不易完其固有。

之利權而猥言足用矣。尙何論夫今後之中國哉。

開港通商以後。中國之財政既日益支絀。而大勢所傾。遷流甚速。遂不知不覺。至今日而歲入一項。竟大非舊制所能範圍矣。其主要之款凡四。如左所列者。

一。于常例收入之地租項下。所分納之銀米。

二。各省臨時增課籌捐所入之款。而解納于戶部者。

三。貢獻帝室之金。而出于富商顯宦自願報効者。是爲特別收入之項。

四海關所入。與外人貿易之稅。

此外尙有內地關稅一項。然其收入之數無多也。其詳見後。

歲入諸款之名目。既論述如前矣。請更將各款歸納爲二種。曰地租。曰京餉。而分門析論其完納徵收之法。及其實收之數焉。

第一節 地租

地租額米一項。總計十八行省。每歲上納于北京者。約計百二十萬担。或多至百四十萬担。但此項至今猶循例納米者。則惟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已也。其他諸省。多改作以銀代納。而不納米矣。凡江蘇安徽浙江所納之米。以二十萬担由運河輸于北京。其所餘之大半。則或以輪船。或以帆船。由海運以轉達于天津大沽。此寔近來之新例也。

舊例凡各省地租必納正米而轉輸于北京其運費非常煩重民實不堪其苦故近年于江蘇等三省之外皆取銀以代之復在南方購辦正米若干以輪船運往北京及分運于北方缺米之處。

漕運貢米頗爲中國一重要事件戶部之屬官有倉場總督二員正二品職漢滿各一人專執掌漕米者北京與通州共有官倉十五座各倉皆有監督二員正五品職亦滿漢各一人其下尙有屬僚若干員以管理之其鄭重此事可想見矣。

地租之名目凡分爲二其納正米者稱爲本色納銀以代米者稱爲折色查出各省輸米于京師其運費寔爲繁鉅且中途展轉盤運而租米之損耗每百分中竟耗至十二分之多或云十分之二五此本色之制不便執行之情形有如是也折色之制既專一徵銀夫解銀之簡便原非解米之繁難所可同日而語其得節損莫大之糜費自無論矣若行之而善則上下交利之道或可得而幾也乃不謂其弊害更有不勝言者案折色云者係制定每米一担折銀幾許而其折銀多少之寔數各省乃絕不劃一然或因土地之肥磽不同收穫之豐蓄有異故徵租之額不能限于一律斯亦固其宜也乃一省之中各府有別即一府之中而各縣又有別使其果就各地查勘詳實因而區分類別以期取得其平則稱之爲良法美意殆亦非過乃吾未見其能盡心民事至于如此而徒見玩視民瘼因循成例雖財賦大政而其參差不

齊散漫無紀。有以至于此極者也。且各處地方官。并無有上維國帑下恤民艱之微槩。得因穀價之低昂。銀值之漲落。酌其中而征之。惟令其沿照成例。索取于民而已。于是雖有賢長官。欲蘇民之困苦。而限于援手之無方。其貪污不肖之徒。則反得沿久弊之法。吸取下民之膏血。以自肥其身。而民也。服力終年。以求一飽。若不幸而遇銀值騰貴之歲。遂有竭平年二倍以上之巨費。尙不能倖免追捕者矣。夫誰聽其呼號之苦哉。

自納稅之處。以至通州。其途中之運費。及補耗諸費。皆包含于代米銀額之中。故通計代納租米一担之價。乃高至制錢四千五百文。再以中國銀錢交換之常價平均計之。每制錢千六百文。當可易足紋一兩。是號爲薄斂於民。僅取正米一担。實則勒民納二兩七錢有餘之銀也。其名實之相去。豈不遠哉。且此橫征暴斂之所入。尙非一錢一粟。悉以納充國用。而復任各地方官。明目張膽。擅取莫大之費。實其私囊。巧其名曰平解。抑若取之無傷也者。吁。代米納銀之政。原爲矯弊而設。乃僅變其名。而仍然不變其實。直欲蹙萬民之生命。以益私人。誠令人難解其立法之初心矣。

光緒二十年甲午。直隸省饑。曾由江南輸出賑米五萬担。前往救濟。據次年乙未北京官報所載。其銀米之實數如左。

一白米五萬担

一補償損耗米三千五百担

一支給運米船戶之食料二千担 共計米數五萬五千五百担

一運米之費每担一兩七錢有餘六萬五百五十八兩

一諸項雜費千九百八十一兩 共計銀數十五萬四千二百十四兩

內扣除九百九十四兩通計所費寔銀共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兩

由江蘇運米五萬担往通州其費用乃至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兩之多。中國官吏之不解理財為何事。可斷然于此證明矣。

由上海附近之處運米于通州。每担約須費銀壹兩壹錢四五分。統計此項運費。每歲支出之額。約須百五十萬兩。若改用輪船轉運。當可節省糜費。歲至百萬。而中國官吏安於舊習。不肯改圖以求便利者。則以國政上弊之所在。即其私家利之所在也。近年來之有識者。亦往往議欲革除宿弊。苟能于此認真整理。亦可得謂節流之要矣。

從前舊例。地租一欸。徵米不徵銀者。除江蘇浙江二省之外。尚有六省。至近年則該六省。亦大概改為納銀。今統計徵自各省納于國庫之總額。表列如左。

省名	納米之數	折銀之數
江蘇	八五〇、〇〇〇担	一、七〇〇、〇〇〇兩
浙江	四五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江西	代納	六〇〇、〇〇〇
安徽	代納	七五〇、〇〇〇
湖北	代納	二七〇、〇〇〇
湖南	代納	二四〇、〇〇〇
河南	代納	三〇〇、〇〇〇
山東		三〇〇、〇〇〇(其中粟多于米)二八〇、〇〇〇
總計		五〇、四〇〇、〇〇〇

此表所舉之數。係就北京國庫收入之實款而言。若論各直省徵于民間之地租。則無論本色折色。要其所收之原額。實遠出于國庫實入之上。特因運費之繁重。內耗之浮多。及一切有名之報銷。無形之侵蝕。積日累月。萬手盤剝。而後餘此區區。是曰天賦之正供也。

第二節 京餉

北京政府。每歲收入國用之常款。係由各省通盤籌畫。于地租及鹽稅各項釐金關稅之內。酌提若干。撥解于京師。所謂京餉是也。近數年來。此項額入。約平計每歲七百萬兩。茲類別表列于下。

第一款、自地租項下提入者。

江蘇	一五〇、〇〇〇兩
江西	三五〇、〇〇〇
安徽	二九〇、〇〇〇
湖北	四五〇、〇〇〇
湖南	二五〇、〇〇〇
河南	二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三四一〇、〇〇〇

第二款、自鹽稅及鹽釐項下提入者。

江蘇	二五〇、〇〇〇
湖北	二〇〇、〇〇〇
湖南	五〇、〇〇〇
山東	二二〇、〇〇〇
廣東	二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六八〇、〇〇〇

第三款、自海關稅款項下提入者。

山西	五〇〇、〇〇〇兩
山東	四〇〇、〇〇〇
浙江	四〇〇、〇〇〇
福建	二〇〇、〇〇〇
廣東	一〇〇、〇〇〇
四川	一二〇、〇〇〇
四川	一五〇、〇〇〇
直隸	一五〇、〇〇〇
浙江	二〇〇、〇〇〇
福建	二五〇、〇〇〇

上海 一八〇、〇〇〇

福州 二〇〇、〇〇〇

寧波 一〇〇、〇〇〇

漢口 一五〇、〇〇〇

廣東 一六〇、〇〇〇

九江 一〇〇、〇〇〇

合計

八九〇、〇〇〇

第四款、自內地稅關稅款項下提入者。

杭州 四〇、〇〇〇

蕪湖 四〇、〇〇〇

安慶 五〇、〇〇〇

淮安 二〇、〇〇〇

鳳陽 三〇、〇〇〇

太平 五〇、〇〇〇

合計

一三〇、〇〇〇

第五款、自釐金項下提入者。

江蘇 二二〇、〇〇〇

湖北 一二〇、〇〇〇

江西 一〇〇、〇〇〇

湖南 五〇、〇〇〇

浙江 一〇〇、〇〇〇

廣東 一〇〇、〇〇〇

安徽 一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七九〇、〇〇〇

以上五款總計

七、〇〇〇、〇〇〇

中國近年國家多事。禍變之來。朝不慮夕。大局時形動搖。而財政上尤異常窘迫。故每於常徵地租及京餉二款之外。更隨時令各直省多方籌措。集其所得。而納于京師。此實近來之一大新餉源也。是所謂臨時收入之項。其名目及款額條列于左。

需款之急務

收款之實數

一 支給兵餉

七五〇、〇〇〇

二 營繕軍備

二、二四〇、〇〇〇（此項由海關稅項提出者八六〇、〇〇〇）

合計

一、九九〇、〇〇〇

三 北京文官俸給

五一七、〇〇〇

四 軍事費用

一、四八八、〇〇〇

五 北京行政費用

七〇、〇〇〇（此項全由海關稅項提出）

又

六七三、〇〇〇（此項由各省籌出）

合計

一、七四八、〇〇〇

六 皇室費用之補助金

常助費

六〇〇、〇〇〇

附助費

五〇〇、〇〇〇

特助費 三〇〇、〇〇〇 (此項專由廣東海關稅項提出)

另項支給 三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七〇〇、〇〇〇

以上六款總計 七、四三八、〇〇〇

北京政府之歲入。既分類詳述於前矣。茲更集有常年入款。及臨時入款之總額。條列如左。

第一款 地租(納米及折銀之通算之銀額) 五、〇四〇、〇〇〇

第二款 京餉(常年額納銀兩) 七、〇〇〇、〇〇〇

第三款 臨時收入之項 七、四三八、〇〇〇

總計 一九、四七八、〇〇〇

合中國全局之財政而論之。則此上三款。蓋不過供北京政府軍費政費之一部。及供助皇室之費用而已。此外凡各省防勇之費。及海軍之費。概須由各省稅項。與海關稅項之中。提撥專款以補助支給者。其為數亦頗不資也。

海關稅

中國之通商碼頭。關稅事務。概歸歐美人管理。凡稽查出入之船舶。及徵收課項。發行課單諸事。中國人皆不得與其職焉。現金出納之專責。則歸各地方之銀行掌之。中國之官吏。所稱為海關道者。不過有監督之名而已。其海關道及各銀行與司稅務之西人。互相交涉。皆

立有嚴章。劃明各職之權限。而絕少混淆之弊。且出入會計等事。悉依西法。每季由關吏臚造清冊。由各主任官以遞達于上司。故中國全國之財政。幾無從得一確據可查其實數者。而獨海關稅則條理井然。可按籍而考其真相也。

海關稅金分配之例規

凡海關稅金。或解納于北京政府。或分解于各直省官庫。其多少之額。各港互異。并無常規。據近年上海稅關之成案考之。光緒十八年七月至九月。凡三個月之間。所收之稅銀。計百十六萬千七百二十九兩。其解納于北京者。居此數中百分之四十。所餘之六十分。則豫定分撥于上海。及各地之官衙以實公帑。而其後復由戶部令將前定之分配法。從新改正。遂定以百分之二十。撥歸兩江總督府。為江南武庫之用。再以百分之二十。分為二部。其一大部。則發送荊州以賑救荒民。其一小部。則發送北京。以補助京中文員之俸給。此外之六十分。復別為數科。按數分派。其略如左。

補助駐在各國公使領事館署之諸費

百分之六五

補助海關官吏之俸薪及關署等費

未詳

補助南北洋水師之費用及北京與各直省行政之諸費

未詳

同上年月之間。上海稅關于阿片一項。抽得輸入輸出之釐金。凡二十一萬四千八百〇五

兩。而該銀并未算入正式海關稅之內。且其金額均係納付于戶部衙門。并不由海關分解他處。故另有報告表以別于前項焉。

同上年月之間。上海稅關收入噸稅一項。凡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三兩。此項分配之法。原定爲甲乙二部。其甲部當全數十分之七。乃納付于總稅務司者。乙部居十分之三。則以供北京同文館之館費者也。

同上年月之間。據鎮江稅關之報告表。而徵其各科稅銀分配之區別。其大要條別于下。

額納于戶部者

徵自外國船之諸稅全數百分之四

加納于戶部者

徵自中國船之諸稅百分之五二

供給外國公使館及領事館之費

外國品物出入全稅百分之六之一五

北京同文館費（提歸總理衙門轉納者）

噸稅百分之三

納歸總稅務司之費

噸稅百分之三

稅關雇用外國人司事之俸給

稅額每百分之若干未詳

關局用費

同

稅關中國人司事之俸給

同

巡防稅關兵員之俸給

同

填補鑄造銀幣之火耗

同

北京軍儲

同

淮軍餉項

同

諸般補助

同

還付自鹽運局之借入金

同

還付自鴉片局之借入金

同

其他各處海關稅金分配之例。大約與此類似。茲姑畧之。

要之現行條例。無論何處稅關。皆係以收入總額百分之四十。直納于北京戶部。其餘之六十分。則按照前列各科。以分配之。但某科應分多少。向無定律。時時由戶部酌派妥當。通牒于海關道。而令其遵照辦理之。

海關歲入分配之法。既畧述于前矣。茲更將光緒十九年全年海關收入之稅金。如何分科派付之例。條舉出之。以資參證。查是年稅金總額。凡二千百九十八萬九千三百兩。而其所分配者如左。

司理稅務之費（支給與外國人者）

一、六五〇、〇〇〇兩

監理稅務之費（支給與中國人者）

五四八、〇〇〇

維持燈臺費

二八〇、〇六八

北京大學及同文館經費

一二〇、三二九

納付于戶部之費

五、八六六、〇〇〇

駐外公使領事諸館之費

一、三一九、〇〇〇

海軍衙門費

五、三六二、〇〇〇

貼補北京行政諸費

二、〇〇〇、〇〇〇

貼補各直省諸經費

一、二〇〇、〇〇〇

海防及海軍諸費又償還外債之費

三、六四三、二〇三

總計

二一、九八九、三〇〇

內地稅關之收入。與海關稅之統系。全然判別。其分配之例。亦與海關稅項。絕不相關。故茲且暫置勿論。而于後章釐金項下。始記述及之也。

第三章 全國歲入之概計

歲入之資源。大別凡八。其款列左。

地租項下之銀兩

地租項下之米粟

通常鹽稅及其加抽之稅并鹽釐

商品交通之釐金

海關稅（收自與外人互市場者）

內地關稅

土產鴉片之稅及其釐金

諸種稅項（富買田土屋宇之契稅）

（典商及他商之特許帖稅）（畜牧之稅）（捐官賣爵之款）（官民贖罪之錢金）
以下所述。即就上列各項款目。順序而摘提其要。

（一）地租項下之銀兩

東洋列邦財政之概況。地租一項。常居于國庫收入之主要。其習慣蓋已久矣。考中國乾隆末年之時。歲計豐裕。逾于古昔。而地租實居其三分之二。今則遠不能及也。

昔時及現今所收入地租之額。雖間有于政府發行之書冊中見之者。然其正確與否。無從審定而整齊之。案嘉慶二十五年所刊之大清會典。其所記載。當時之地租全額。凡三千二百八十四萬五千兩云。

其後據每年戶部所編之出入統計書觀之。近年地租之收入。已不過三千〇七十六萬二千兩。然閱者尙當知此乃其中央政府簿牒上之所錄。其實各直省政府就地所徵得者。虧短之額。尙難詳計也。茲試舉其二三例。以概其餘。

各省于定額地租完納不足之例

浙江省之定額（光緒十八年下同）

二、四四八、八二七

前期徵收（二月起五月止）

六六七、一四八

後期徵收（八月起十二月止）

六六九、二六五

合計徵得之實數

一、三三六、四一三

不足之額

一、二二二、四一四

但此不足額中。其因水害免徵者。凡四八〇、八三四兩。其本年無力完納。而延待來年補納者。凡六三一、五八〇兩。

廣東省之定額

一、一一八、九三六

前期徵收（七月起八月止）

三六四、五五七

後期徵收（十二月起正月止）

四八八、八九六

合計徵得之實數

八五三、四五三

不足之額而推延於來年補納者

二六五、四八三

安徽省之定額

一、六八七、九八七

是年被水害地方豁免徵租之數

三三四、四五二

二次再定之額

一、三〇七、五三八

後因歉收之故。而民仍苦于完納。乃再減額徵之。

三次改定之額

一、〇四六、〇二七

定爲前期徵收者

三九一、七〇三

定期後期徵收者

六五四、三二五

兩項實在收得之合計

九一三、四三二

不足之額而推延于來年補納者

一三三、五九六

各省徵收地租之法。具載于大清會典。并散見于後代修補諸則例中。若徒觀其表面。則必以爲每歲收納之額。不難按籍而稽。一覽即得其梗概也。而不知中國之所謂規矩法律。大率皆有名無寔。請即証以前舉三省之例。而并以例其餘可也。

通國之湖泊河流。率多閘塞。水溢之患。幾無歲無之。其被患小者。亦每至潰決堤防。湮沒稼穡。其甚焉者。遂至流溺人畜。蕩沒家資。舉千萬人之性命財產。悉委于湯湯橫流之中。而爲上者。并不認真講求治水之方。預防其患。此寔租額不能征足之一大原因也。其他旱乾蟲害諸變。亦隨處不免。此而欲望稅額之無虧。豈不難哉。

徵收地租之任。歸各省分屬之州縣官當之。每至徵收期滿之時。由各知縣就其所徵得之銀。提存額款若干于該署。其所餘者。則悉以解呈于藩司。候其核定批准。歸納于藩庫後。此項租銀。始脫于該縣官之手。而卸其責任矣。

布政使釐集各州縣官呈報徵租之清冊復稽查審察之。而更作詳細統計書呈于戶部以
供考覈。

延納欠收之租。各省逐年累積終難望有清完之時。有一省中積欠至百萬兩。甚或竟至三
百萬兩者。而其究竟著落。則大率由該省督撫藩司等。將歷年積欠之原委。及如何難期補
收之處。開具清摺。以陳白于戶部。而後戶部復循例奏請捐乘。以了結之。此蓋其清理滯阻
之常法也。舍此則并無他策可用者。

各省收納租銀之實數。多不能及戶部預定之常額。茲將戶部定額。及光緒十八年壬辰至
二十年甲午。凡三年間徵租之額。排列于左。以供比較徵寔之資焉。

省名	戶部預定租額	實收之額
直隸	三、〇二九、六四四 <small>兩</small>	二、二二〇、〇〇〇 <small>兩</small>
山東	三、三八〇、〇五二	二、六〇〇、〇〇〇
山西	三、〇五六、四〇七	二、六〇〇、〇〇〇
河南	三、二五〇、二六三	二、三一六、〇〇〇
江蘇	三、二七七、九七一	一、四六八、〇〇〇
安徽	一、六五五、四五四	一、〇四六、〇〇〇

江西	二、〇六七、六四五	一、一一八、〇〇〇
福建	一、二四八、二〇〇	一、〇一〇、〇〇〇
浙江	二、七九四、三四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
湖北	一、一二四、七〇〇	九五〇、〇〇〇
湖南	一、一六二、七三六	一、一五〇、〇〇〇
陝西	一、六二七、五二三	一、五五〇、〇〇〇
甘肅	二八一、一〇四	二〇五、〇〇〇
四川	六六八、四八三	二、三九〇、〇〇〇
廣東	一、二七九、九〇三	一、六〇〇、〇〇〇
廣西	三九三、七〇三	五〇〇、〇〇〇
雲南	二一〇、五三一	三〇〇、〇〇〇
貴州	三三一、五八一	一二五、〇〇〇
東三省	二二二、七七四	五六〇、〇〇〇
總計	三〇、七六二、〇〇七	二五、〇八八、〇〇〇

依上表觀之。則各省租額之增長者甚少。而退減之數甚多。且最著進步者。僅四川一省。而

最著退步者則多省也。

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之地。屢遭黃河之汎溢。及白河等處之水害。且又數遇蝗蟲旱魃之殘虐。其租額大減者。蓋亦無足深怪。然楊子江之兩岸。如江南等省者。地味膏腴。天時和順。且并無著大之災患。雖曩經長髮之亂。稻田曾化爲戰場。然邇來已歷二十餘年。耕作修培。非復荒蕪之天地。而江浙兩省。農業尤爲振興。禾麥青青。彌望無際。此等地方。而曰稅額不增。則殊出人意料之外矣。乃竟不惟無增。且非常額而亦不能及。是豈非一難解之事哉。無他。夫是之故。皆關於其政紀之懈弛。徵租之隱弊。層出不窮。雖有極富之餉源。終亦必竭而已矣。

積弊之叢淵。原非易于探檢。今試摘其一二病根而言之。其第一着。則人材消亡也。庸庸肉食者流。尸居高位。既等于木偶之無靈。而各省自道員以下。所謂親民之官。類皆妄逞私威。漫行苛政。欲求夫不思肥己。顧惜官常者。吾恐其萬不得一也。夫行賣官之政。既以官場與市場等量而齊觀。則入官者之逐利欲狂。亦事之至平無足奇者。夫亦何足慨焉。其次。則曰官俸太薄之故。夫既使人膺重任。挾厚資。而故吝及升斗之糈。不爲其備身家之養。以此敦儉。誰其信之。况夫由捐納得職者。先既令彼出私財以與我。而後復責其盡公義以事人。尤明明與世情相反哉。官常既失。於是而政界昏暗。舉凡行政諸費。明知爲私已者所侵吞。寬

無從防禦以矯正之。夫倉庾公儲。彼等猶敢取爲己有。則小民之遭其橫暴。更無論矣。持公正簿冊之所記錄。原與官民授受之實數。大相懸殊。局外者非細爲稽查。終難得完全之証據。而顯然指出中飽者確得幾何。然統計全國地租銀二千五百餘萬兩之外。其由官強取于民者。必不下千萬兩。是則確然可信者也。

吾等。外國人也。久居于中國。而常驚其關吏舞弊之手段爲奇肆矣。例如在長江雇用中國船隻。稅關定章。每隻須納稅銀四兩。而徵收稅金之官吏。乃藉此設立名目。以爲肥己之計。有所謂雜費者。于前項正額之外。復向雇船者。外國人征銀三兩五錢。是固無理無法之勒索。而公然行之。絕無忌憚者矣。

正額之外。加征雜款。實爲關吏及局丁慣用之方法。而州縣官及書役徵收地租銀之弊習。亦可以類推見之。

全國之中。關吏則蝕稅款。縣官則歛租銀。汲汲以積私財爲事。其積此私財也。將安用乎。今賦就私財流通之脈絡。及其原委而論之。蓋其始也。則親民之官取財于民。歛之而奉納于大吏。大吏之外任者。復歛之而貢獻于北京之王公大臣。及親貴嬖豎之輩。而究其所以甘棄財于一時。以遞相賂遺之目的。則無非欲希榮固寵。爭借財力以神其奴顏婢膝之術也。苟一旦寵有加矣。位既固矣。則其所有之腕力自益健壯。更足以肆意搜求。快其無厭之欲。

以爲室家子孫之計。以斯時之所入。視當日之所出。固雖至什佰千萬。尙未有已也。夫何怪彼等之熱操成算。而終身以苞苴爲性命哉。

今請試于他點觀察中國地況之實況。而考証其資源分量之多寡。其概略如左。

一定額每田一畝征錢二百文

一附加諸課每畝征錢七十五文

此每年夏期徵租之例

一通計畝稅及附加稅共錢一百一十文

此每年冬期徵租之例

合夏冬兩期所徵之正附稅額。及茶稅雜課。并繳納官吏之徵租公費等項而通計之。則每田一畝。由民間輸納額租于官者。約五百三十餘文。

此上所述。係外國宣教師于安徽省中。由實歷親驗而得之一例也。

中國凡十八行省。其地之面積。約計一百三十萬方英里。而東部九省。地勢坦平。土膏肥沃。其最利于耕作者。當不下五十萬方哩。其他九省。雖不能及其肥沃。然亦不得謂之爲礧礧也。服田力穡者。其收穫之額。亦每足以償其勞。概計十八省中。宜于耕稼之土田。斷以六十五萬方哩。必有餘而無不足也。若依此數以定地租之法。以每畝徵錢一百七十餘文。通計

之。則全歲地租項下之入款。當得三萬萬兩。即或謂近三十年來。國家多故。創痍未起。且水旱蟲害。時有所聞。租額必須減等。然即以每畝徵錢一百一十四文計之。尙當得銀一億三千八百萬兩。更減至極小之數。每畝僅徵錢五六文。而每歲稅額。仍無難以七千萬兩爲期也。乃按之今日戶部之實在收入。每歲僅及二千五百餘萬兩。則依前述之例比較以出之。是其稅額之耗於侵蝕者。竟超過正課之二倍三倍。而猶未止也。夫割取國民正賦之大半。以實私人之囊橐。任其揮霍。任其賄賂。安有如是政體。而能立國者哉。

(二) 地租穀納

此項已見于前論戶部直轄之租稅條內可參觀之

各省地租一項。原係悉徵租穀。而轉輸于北京。其後因運費太煩之故。遂因勢改爲折色。以便節省冗費。而仍然納穀者。只餘數省而已。

凡徵收租穀。及運送租穀諸公費。併出于額租之中。如徵納租穀千三百石。正租約居千石之額。其餘三百石。則運費也。北就自南方各省運米于北京。其勻計之費而言。又如折銀代納一項。合計各省全額。約共

六百五十六萬二千兩。而自其中提出爲解費者。當不下百三十萬兩。此固因其轉輸法之陋劣滯鈍。而亦因中途之侵耗過多也。

(三) 鹽稅

鹽稅一項。實爲中國歲入之要款。通商條約。嚴禁外國產鹽之輸入。即其國中之鹽業。亦概

歸官府監理之。但其鹽政之組織頗極複雜繁亂，不易尋其頭緒。德人何羅司德林氏者，曾爲中國海關之僱員。其考察四川一省鹽務之情形，頗得要領。千八百九十四年光緒二十年亞細亞協會刊行支那部之報告書中，曾錄載其所著述一篇，頗足資考証之資也。茲特依其說而論述之。

中國鹽稅之規模，大概如左。

各省鹽業，概歸官司監理。其製鹽地均劃定區域以爲限制。而于各區內，復額置鹽商若干人，令其購取官許憑票，方准營業。如無法而私行運販者，以違法論罪。官定鹽商之區域凡七。

(一)長蘆製鹽場

直隸省

此鹽專供京畿及北部各省之用

(二)河東製鹽場

此鹽分銷于山西陝西河南等處

(三)兩淮製鹽場

此鹽分銷于三江兩湖等處

(四)浙江製鹽場

此鹽分銷于浙江江蘇等處

(五)福建製鹽場

此鹽專銷于本省及其鄰境

(六)廣東製鹽場

此鹽分銷于兩廣及江西雲南等處

(七)四川製鹽場

此鹽廣銷于中國西部諸省

查近三十年來。湖南湖北等處。亦承銷四川之鹽。

山東甘肅二省。現亦有製鹽場。其鹽之銷路。與長蘆製鹽場相同。

製鹽之資本需費多寡。各依產地之情形而定之。彼此并非一律。查各地製鹽之原價。大約如左。

福建(每斤)

一文半至二文

浙江

三文至四文

大沽

一文至二文

淮南及淮北

一文至十文

淮南淮北之製鹽。須借力于炭火。故費用較多。非如各地製鹽之時。得順用日光也。販鹽之法。凡分爲甲乙丙三種。

甲 商人依例納金若干于官。請領鹽票若干紙。執有票者。即得運鹽于指定地域之內。或全卸或零費。皆聽其自便。

乙 各製鹽場所出之鹽。經官收買。而存積于公倉者。隨時卸出。由官許之鹽商等運販之。

丙 整販及分賣諸鹽商。有直轄于鹽務官吏之手者。

甲乙丙三種之法。四川省并行之。淮南則僅用甲乙二法而已。鹽商雖領有鹽票。經官認許。

而每次運鹽之時。仍須納金若干官。領取引票。方可實行卸賣。近時鹽票一紙。約值價銀一萬二千餘兩。此票原許業主隨時轉售與人。但授受之時。亦須請官核定。

有鹽票一紙者。在其指定之區域內。每次可由官倉卸鹽五百引。歸其一手承賣。每鹽一引。分作八包。每包以正味九十四斤爲例。故一引鹽。共得七百五十二斤。通計五百引。即共得

鹽三十七萬六千斤也。按此段所記引鹽之斤。是包數係準淮南鹽場之例。而言與他處不無稍異。

當自官倉卸出之時。每鹽一包。悉減量八斤計算。故一包之重量。扣作八十六斤。每鹽一引。扣作六百八十八斤。每五百引。則扣作三十四萬四千斤。而其徵收卸賣價銀于鹽商。亦即依此減量之斤數通計之。大約每鹽一担。徵價銀一兩。及九十六文。合計五百引之價銀。凡五千五百〇四兩。此淮南官倉卸賣之例價也。就此而察鹽商得利之厚薄。其概如左。

一鹽五百引 重量凡三十四萬四千斤 納官價銀五千五百〇四兩

此係就表面減量每引扣作六百八十八斤而計之者

一鹽五百引 重量凡三十七萬六千斤 收回價銀一萬二千〇三十二兩

此係就裏面原量每引實重七百五十二斤而計之者

試就鹽商所收回之價銀一萬二千〇三十二兩之內。而實計其所得之淨利。即除去釐稅銀四千二百四十八兩（鹽釐之常法。大約每鹽百斤一兩。納錢二十文八毫）及納于

官之原價銀五千五百〇四兩，尙餘銀二千二百八十兩，即其所得之淨利矣。

鹽課及鹽釐

產鹽之地。以兩淮及四川爲中心點。其所徵之鹽課。及鹽釐項下之收入如左。

兩淮（南京公署收入之項）

淮南

二、九六三、〇〇〇兩

湖北省內徵收之淮鹽釐金

二七四、〇〇〇

湖北省內徵收之川鹽釐金

一五〇、〇〇〇

淮北

一、二二五、〇〇〇

合計

四、六一二、〇〇〇

兩湖之收入項

湖北省課收之淮川鹽釐

九五〇、〇〇〇

湖南省課收之淮川鹽釐

五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四五〇、〇〇〇

四川之收入項

鹽運使署所收鹽價及釐金

一、三五〇、〇〇〇

鹽運使署所收鹽價及釐金

五二〇、〇〇〇

各處所收鹽稅及釐金

三〇〇、〇〇〇

合計

二、一七〇、〇〇〇

總計

八、二三二、〇〇〇。

此外諸省所收之鹽稅及釐金之概計大約如左。

省名

鹽稅及釐金

直隸

六〇〇、〇〇〇

山東

四〇〇、〇〇〇

山西

四五〇、〇〇〇

陝西

三三二、〇〇〇

河南

四〇〇、〇〇〇

浙江

九〇〇、〇〇〇

福建

六〇〇、〇〇〇

廣東

七五〇、〇〇〇

廣西

三〇〇、〇〇〇

雲南

三二〇、〇〇〇

滿洲三省

三七五、〇〇〇

合計

五、四二七、〇〇〇

前表中央諸省收入之總計

八、二三二、〇〇〇

大總計

一三、六五九、〇〇〇

甲午戰敗于日本之後。庫藏既虛。復須償敵以巨款。于是戶部為濟窮之計。議定增課鹽稅。每斤加收錢二文。據四川總督之奏案所載。此項增稅。就四川一省言之。每歲約可得銀五十萬兩。即此可推見四川省中。每歲需用之鹽。約及四億萬斤。若通計全國居民所費之鹽。實不下二十五億萬斤也。

(四) 釐金 釐金之起原及其徵收之法

外人之來遊中國者。無不目釐金一項為橫征暴斂。痛惡而深嘆之。以為此必出于無法之官吏。私布利網。瘠民以肥己也。夫就今日之釐卡情形而論。則外人之所疑。豈不近其寔哉。然彼貪墨之輩。雖日張其爪牙以掠奪于民。而居然得以奉旨抽釐四字為避罪之護符。為示威之假面。而舉國之被其害者。雖知之而莫能言之。雖恨之而莫敢抗之。其奈之何哉。咸豐三年癸丑（西歷千八百五十三年）雷以誠行抽釐之法于揚州。是為釐金發源之始。

其後長髮之亂大作。軍事倉皇。需款甚急。咸豐八九年之間。曾國藩請于湘省設釐局。以供湘軍之資。胡林翼尋倣而行之。設局抽釐于湖北。由是遂逐漸推行於全國。而抽釐之制成矣。然當始行此法之時。曾斷言此項稅款。不過專供一時軍事之需。如國亂平定。即當從速裁廢。

國家多難之時。必賴抽釐始能支持餉饋者。蓋亦有故。以本朝定例。不許加徵田租。故不得不出此也。雖曾云國亂平後。即行廢止。而其後乃不惟不能依言廢止。且益得施行此制之區域。推廣擴張。日益月加。至今日則山嶺水涯。皆關吏持籌權算之地。彼負販之流。遭其留難困苦。固不待言。即富商大賈。被其貪酷。而因以破產失業。更不遑枚舉也。釐卡之病商害民。可想見矣。

徵收釐金之法。及管理釐金之職權。大要如左。

一 監理釐金之主權。歸各省巡撫任之。

一 各省巡撫于其所屬部下。例委候補道員爲釐局總辦。以管理省內釐金稅項之收支諸事。

一 釐局總辦之下。復設有委員若干人。此等委員。皆由總辦派駐于各地之分局。其分局轄內之釐金。即歸其管理徵收之。

一全國水陸市鎮。凡往來交通之處。無不設有釐局以抽釐稅。如運河一帶之地。則每局相距。殆不過二十里也。

一分局委員月徵釐金之總額若干。悉歸總局預先限定。有時分局所收者。未滿預定之額。則須歸委員自行籌措。必按期如數墊解。然後爲能勝任。故凡爲分委者。自籌解額。欸之外。則于其轄地所用徵釐之手段。或寬或猛。悉聽其一意之所爲。而總局無認真限制之權也。蓋因總局與分委交涉之法。原在求解釐之便利而已。其于局員苛斂虐徵等弊。未嘗加意防之也。

一分局委員。若徵釐不得其法。或用人不慎。能生偷漏短收之弊。而該局之所入。遂因之不能及總局預定之額者。則須責該委員出資償補。

一各省收入之釐欸。概留作各省解公之費。并非若地租等銀。例應解送于戶部也。故欲查通國每年釐金上之入欸。尤苦散漫無紀。無從詳其寔數。

攷曩昔釐金局初設之時。當斯任者。大概皆家道殷實。品望素著之人。故其弊頗少。迨戰亂救平之後。則前日任事者。逐漸撤退。而易新人以代之。其弊遂漸生矣。及至近年捐納之風盛行。國中之擁厚貲而具狡黠之才者。遂相率混入官場之舞臺。而痛施其商削之手段。今各省釐局之總解稱爲道憲者。誰非若輩乎。其下之分局委員等。更無論矣。若所謂局紳

巡丁則廢學諸生及游手失業之輩。居其大半。無一非黃緣請託而來。以一己之衣食者。豈有所謂解公之才識。及其聲望者乎。夫雖有良法善政。苟用人不得其當。則遺害已不可言。況釐金原非善法。而用人又如是其濫。則與何怪夫滔滔流毒。幾如傳染之疫症。到處蔓延。無時止息。而生民皆疾首蹙額也。若就中國之財政上而言。則釐金一項。實爲莫大之入款。而一任肉食者徒飽私囊。尤可惜矣。

試舉一例。以見徵釐之實況。如浙江南部。爲產絲最盛之地。由該處運出上海。其中途當經數處釐卡。或抽稅百分之二。或至百分之三。及其絲輸至上海之時。總計所納釐款。蓋已去其原貨百分之二十矣。其餘他處各稅。可由此而推知之。

無論何省何地。凡徵稅者操縱之寬嚴。純視乎運貨者行賂之巧拙。如納賄于委員及巡丁等。其爲得法。則明明運載商品百包。亦可作八十包。或竟作五十包計算。如有值銀萬兩之貨物。亦竟可作爲六千兩。或五千兩計算。而徵釐之額。遂得特從輕減。雖于表面上仍循例檢查。不過掩人耳目而已。而其寔則已默許其偷漏也。此等弊風。吾輩外人見之。每不能不爲之驚異。而中國人則固習爲之而習見之矣。

落地稅

此稅之性質。於表面觀之。則似專對於產物主及販物者而設。故徵稅局所。大抵在于出產

之地。或販賣之場。其對外人而言之曰。此稅不過徵于商品尙未運送以前。或既運送之後。然按其實際。殆既巧脫通商條約之束縛。而又得于商品運送之際。公然徵稅也。

如內地出產之繭。將輸送于上海。其賣買授受之際。每擔約納落地稅銀六兩。而當時出此銀者。非買受此繭之主。外國人即屬于產繭者。或販運者也。觀此可知其概矣。每繭一担之過關稅額。凡銀一兩五錢。

近來各省官吏利用釐金之名。更推廣其義。以張其慾壑。落地稅之設。是其一也。此外內地所設之製造工廠。亦向之徵課重稅。而混合于釐金之中。如開設于上海之瓦石製造場。竟徵銀二百兩。始得許其營業。蘇州之織布廠。每機具一架。月須納稅銀各千兩之類是也。乃若輩貪婪無厭。尙欲于蘇州織布廠加徵稅項。而卒至織業之小民。協同一致。起與該釐局為難。而加稅之舉。始因而中止。吾輩外人審察中國今日之釐制。實為濫征苛斂。其阻遏國內工商業之進步。為最彰明較著也。苟中國政府無心改革。則舍小民協力反抗伸權限制之外。其救治之法。蓋亦僅矣。

釐金項下之入款。既不解送于戶部。故其總數頗難詳知。今特酌計其歲入近實之額如左。

省名

各省釐金之收入額

江蘇

省名

各省釐金之收入額

河南

六〇〇、〇〇〇

蘇州及上海	一、九七〇、〇〇〇	四川	九八九、〇〇〇
南京	五五〇、〇〇〇	河南	六五、〇〇〇
浙江	一、五〇〇、〇〇〇	陝西與甘肅	二四八、〇〇〇
福建	一、二二〇、〇〇〇	山西	六〇、〇〇〇
廣東	一、七五〇、〇〇〇	直隸	六〇、〇〇〇
廣西	五八五、〇〇〇	山東	六五、〇〇〇
安徽	四〇〇、〇〇〇	貴州	一〇〇、〇〇〇
江西	八九〇、〇〇〇	雲南	三〇〇、〇〇〇
湖北	一、六〇〇、〇〇〇		
總計	一二、九五二、〇〇〇		

就此表而徵之。則知中國商業運輸之上。其足以負釐金之重額者。不在北部及西部諸省。除四川而在南方沿海沿江一帶之地。是固中國地理上自然之勢也。而中國真實富源之所存。亦可見矣。

更約而言之。釐金稅之主點。殆全在楊子江及廣東省諸江西江北江東江等之流域。蓋因交通往來之便。而貿易繁盛。遠非他方所及也。

(五) 海關稅

本項已論述于前列專屬中央政府之歲入項下。茲惟就順序記此稅目而已。查光緒十九年癸巳海關稅收入之總額如下。

海關銀二千百九十八萬九千三百兩

(六) 內地之稅關

扼要設關以稽查出入之商品。及往來之舟車。而征其稅。此制寔起于周末。蓋距今二千有餘年矣。其間沿革變遷。因時制宜。定制不一。而至今日則中國文字上所判然區而別之者。即稱古來舊有之徵稅所曰關。而近時新設者。則曰釐局。或曰釐卡也。

此古來設置之關。多在沿江之津岸。而亦有在于陸地者。如北方之張家口、山海關。及打箭壩、太平關等是也。

據嘉慶廿五年庚辰訂正之大清會典所載。昔時內地各關收入之稅額。總計不下四百五十萬兩。然近據戶部查實之數。則稱當未通商之時。此項歲入總計已不過三百六十一萬兩。而自通商以來。其在海港關上收入之稅款。尤異常減退。即廣東一處論之。計咸豐十年之前。此項關稅之歲入。尙在九十萬兩以上。僅遲二年以後。遂俄然頓衰。所餘者僅十五萬六千兩矣。其他海港關稅之低落。大概類是。

又旁考近年各省官吏之報告。亦稱自開市通商以後。各海港之內地關稅。非常低減。從前

天津每歲之收入。在四萬或至六萬以上。而光緒二十年之所收入者。僅得一萬二千八百八十萬。甯波及浙江全省之收入。從前約有七萬九千餘兩。而光緒二十年。不過四萬兩。上海之收入。僅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三兩。廣東之收入。僅十九萬二千兩。概計此項歲入。即合全國各關而統計之。當亦不過百萬已也。

吾輩目擊中國沿海之板船。五百噸或至六百噸往來于廣東福建。而出入于上海者。帆蓬相望。有時至其灣泊之埠頭。則見其檣影如林。百貨屯集。嘗心揣此等商船之關稅。每年之所課納。至少當亦在百萬兩內外。乃今查上海徵稅之實數。不過區區三萬三千餘兩而已。是誠遠出意計之外也。其內地關稅之侵吞偷漏。不成事體。亦可于上海稅關見之矣。

(七) 內地產鴉片稅

光緒十八年乙酉。于倫敦締結協商鴉片條約之後。中國政府遂下令于各直省督撫。區別土產鴉片之稅。及其釐金而徵之。自是而各督撫有土藥收入稅額之報。吾輩久苦心考查中國自產鴉片之實額。欲借以知其內地消費鴉片之多寡。故每于各督撫之報告。尤注目熟視焉。而無奈該督撫等之報告。皆故意改作少數。如所云每歲土藥項下之收入稅額。僅銀二百二十二萬九千兩。實吾人不能信者也。

今試引一例于左。以証各督撫之報告。實爲草率杜撰。而非真實之說。

距今數歲之前。四川省出產之鴉片。尙未經外國人所管之上海稅關之查驗。其時四川總督劉秉璋之報告。乃曰。本省鴉片稅之收入額。僅三十萬兩云云。至光緒二十年。而四川輸出之鴉片。亦經上海稅關外國關吏之查驗。其金額稅金。竟達六十九萬兩。此可見劉秉璋之報告爲不實也。而即此更可見各省督撫之報告爲失實矣。

距今十六年以前。打拿兒德司班氏。爲檢察鴉片實況之故。特遊歷于中國之西南諸省。其記錄頗以精覈見稱者也。據其所述。當時中國西南部之所產鴉片。已不下二十二萬四千擔云。查內地耕作鴉片之地。近十餘年來。尤非常加廣。則今日土產鴉片之增多。可想見矣。土產鴉片既如是之多。若以對於外國輸入之從價稅法。原價每百分之二十與其從量稅法。原量每担相比較。則收入土藥稅項。每年應得千三百萬兩。可無疑矣。然現據各省督撫之報告。其所收入者。乃僅得二百餘萬兩云。

各省栽種鴉片之區。日益加廣。吾人觀之。僅即西南諸省之所出。亦無難歲取稅金千三百萬兩。況合全國產土之地而計之乎。其所以徵此區區猶不足者。寔由其額稅過少之故。而非無從多籌也。

查近年海關所收輸入鴉片之稅。最形減殺。然每歲所實收者。尙達六百萬兩。以此例之。即以從價稅法征土藥之稅。而通計每歲所入。當亦不下千五六百萬兩也。

各省所收土產鴉片之釐金，共報告如左、

江蘇	二五〇、〇〇〇	湖南	二五〇、〇〇〇
江西	二〇〇、〇〇〇	四川	三〇〇、〇〇〇
山東	五〇〇、〇〇〇	浙江	一二〇、〇〇〇
直隸	二四〇、〇〇〇	福建	八〇〇、〇〇〇
山西	一四〇、〇〇〇	廣東	二五〇、〇〇〇
陝西	一一三、〇〇〇	廣西	二〇〇、〇〇〇
河南	一二〇、〇〇〇	貴州	一〇〇、〇〇〇
湖北	三九八、〇〇〇	雲南	三〇〇、〇〇〇
總計	二、二三九、〇〇〇		

(八) 雜稅

有因入款過少。或入款雖非甚少。然以其不當列于前七項正稅之內者。別舉于下。

契稅

凡人民私有之田土屋宇。當賣買授受之際。所立契約。必當呈請于地方官蓋印存案。而官乃徵取其價格百分之三。是為稅契之人款。

典商稅

典商開業之時。須納稅于官。而請文憑一紙。其常年營業。亦當繳納例稅。但其數之多寡。悉依各地之習慣。而無一致之通例。

各項商稅

各色商業。及煮酒養魚等商之請憑稅。或營業稅。近年概歸各地之釐局管理。其稅額之多。亦各處不同。然通計總額。爲數甚微。不足稱爲國稅也。茲將光緒十八年。福建省收入各項稅額列下。以見一例。

諸商請憑稅

二七、九七一

商販請憑稅

四、九四八

典商稅

二〇

契稅

一九、九三三

家畜稅

四三〇

魚類稅

六

前年未完之各種補納稅

五四七

總計

五三、八五五

此外尚有天津鐵道及電報局之入款。然刻下尙未見諸公報。及戶部之奏案。難懸斷其多少也。

各項稅之略計

通計以上八項之收入諸稅其概如左、

地租銀納	二五、〇八八、〇〇〇
地租穀納	六、五六二、〇〇〇
鹽稅	一三、六五九、〇〇〇
釐金	一二、九五二、〇〇〇
海關稅	二一、九八九、三〇〇
內地各種關稅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內地產鴉片稅	二、二二九、〇〇〇
雜稅	五、五〇〇、〇〇〇
總計	八八、九七九、三〇〇

(按此數與前述雜稅項下收入之額不符想別有所據也)

中國租稅將來之膨脹力

中國財政之窮迫。近三十年來。已達其極矣。今後益難措手。更可想見。吾人試爲籌其補救

之法。而明指其膨脹力發生之由。則莫如剔去迂濶緩漫之弊。而務以敏捷便利爲的也。今特陳所見之一二焉。

第一之有膨脹力者。地租也。其現行地租之制。寔遠下于通常課稅之程量。而以徵賦者之收入。與供賦者之所出相比較。其多少之寔。又遙遙相懸。此等中途侵蝕之弊。寔多出于吾輩意計之外者。已于前章述之矣。

今時印度地租之歲入。凡三億五千五百萬盧布。約合華銀一萬萬兩試以中國土地之面積。地質之肥沃。及人口之疎密。與印度相較。則無不優於印度者。是中國地租之收入。謂不能及印度者。真乃必無之事。

然則中國政府。若能立中正之法而善行之。則地利項下之收入。每歲以一萬萬兩爲率。決非難事矣。唯欲達此期望。必首在行政之改良。且須檢閱通國之田土。而別其肥瘦。審夫土宜。是頗爲目下之難事也。

第二之有膨脹力者。鹽稅也。印度鹽稅之收入。每歲得八千三百萬盧布。約合華銀三千三百萬兩試取而較之。則中國鹽稅。更有大可增課之勢。依前述之概算。中國各產鹽地。其製鹽費之多寡。雖無一定。大約每斤所費者。自一文半至八九文爲止。而由鹽商零賣之鹽。價至低者。每斤亦得二十五文。多者乃至七十文。今斟酌于製鹽及零賣鹽之原價。而定製鹽費之平均數。爲

每斤五文。賣鹽價之平均數。爲每斤四十文。計中國每歲銷鹽之全額。凡二千五百萬担。其價額凡六千二百五十萬兩。以錢千六百文換銀一兩算之而其損益之額如左。

零售鹽價

六千二百五十萬兩

製鹽之原價、即從此項之內扣出、

製鹽原價

七百八十萬兩

鹽商所獲之利

五千四百七十萬兩

鹽稅即此項之內扣出、

鹽稅

一千三百五十萬兩

中國食鹽銷費之大。既如此矣。吾人以印度之實例例之。則欲求歲入稅項三千三百萬兩。決非無效之妄念。然要非盡革稗政。終無着手之處也。

加徵鹽稅之事。甲午之役後。中國政府已實行之。其法定于零售鹽價之內。每斤加徵錢二文。計全國銷鹽二十五億萬斤。每斤增稅二文。即應得銀三百二十萬五千兩。以常例收入鹽稅千三百六十五萬九千兩合計之。即每歲應得千六百七十八萬四兩也。然中國政府于此項加稅。果能收實在之成效與否。未易知之而信之也。

外國鹽輸入之問題

中國之定制。專買食鹽之權。全握于政府之手。其禁止外國產鹽之輸入。原屬從來之常例。而近年以庫款奇絀之故。理財者苦於無法救濟。于是有倡議宜解外鹽輸入之禁。以關稅

源者。然每年爭者頗衆。此議遂因而中止。

夫製鹽一事。實于中國全部利權。有非常之關係。而非可輕忽視之者。設一旦許運外鹽入內。則本國所產出者。必不敵外國之價廉。且鹽質亦必難及外鹽之純淨。則中國商民固有之利權。及流散于全國之實益。可朝夕間而盡奪於外人之手矣。是爲最險之關節也。

據吾輩之所見。允許外鹽輸入之事。雖經有識者爭抗甚力。幸得暫免極大之損害。然此後或出於不得已而復許外鹽之輸入。是亦意料中事。不可預慮者。若果至彼時。將用何法以挽救之乎。是惟有以外國輸入之鹽。仍置於政府專買權之下。而不使外人有鹽輸入內之全權。則庶幾得而區別限制之。且或可轉收無限之利。

使外鹽果歸政府買收。則政府仍于各港口設置屯間。更招集民間有贊力之商人。與以特許憑單。聽其卸賣。而令其直納鹽價於政府。其鹽價之內。即稅金之所自出也。

外鹽輸入由政府專買之利益。

政府專買外鹽。所得之利益。即屬稅金。其例如左。

外國輸入鹽。每噸千八百六十六担價銀十兩。乃至十二兩。

自官倉卸賣與鹽商之鹽價。每噸三十八兩。乃至四十兩。

中國歲銷食鹽之全額。計二十五億萬斤。合噸數通計之。即爲百五十萬噸。而計每噸純收

稅金二十五兩則鹽稅總額當不下三千七八百萬兩然果欲施行此改正稅法必不可不廢去釐金此固盡人能知者也。

光緒二十年之上諭於加課鹽稅之外而別課糖商、茶商、典商、鴉片煙商等之開業請憑稅及平時營業之例稅其所入當亦不貲然於國款無者見一成效者總害於緝吏侵蝕之故耳。

要之外國輸入貨物之稅及內地各種關稅皆極宜統歸一致以免紊亂而外品輸入稅乃於通商條約有關係者自不能不與外國政府竭力爭執以期主客之利益各得均平是大有望於中國人之能自奮發而後可言也。

今時中國稅法之缺點。

中國財政上之弊害雖多而萬弊之中其尤彰明較著者則當以四部分列之收稅法爲最其概如左。

海關稅之徵收法

海關帶徵之內地關稅而與海關稅別爲一種之稅法

內地各種關稅及鹽稅之法

專收釐金之法

徵稅之權。既散漫如此。以致關卡之設。疊床架屋。而不勝複雜紊亂之弊。徒積民怨。徒飽私囊。于國用終無濟也。

第四章 全國歲出之概計

(一) 查核各省歲用之政權

全國歲用支出之額。究屬多寡。向無有完全統計表。可引據之以徵其寔況者。故吾輩雖願欲細心查考。務求詳寔。列一中國歲用出入之對數表以公于世。而終不可得也。歲出詳確之數。既無從考出。請先取其近似者。以見一例。光緒十五年己丑。廣東省防務之歲出數。其款項如左。

(一) 各種俸給

新練旗兵洋操隊之
補給諸費亦在此內

(二) 內河水師砲船及海上巡防艦之費用

(三) 陸軍兵餉及製備軍裝諸費

(四) 瓊州連州之防營諸費及各處救濟難民之費

以上四項共計費銀百六十五萬八千百九十二兩

(五) 各府縣諸公署之費用

(六) 製造汽船之費

(七)軍裝局費及製造彈藥諸費

(八)海軍學堂之經費

(九)水雷學堂及練習船隻諸費

(十)水師之加餉費

(十一)電報學堂及電報費

(十二)官庫儲備之項

(十三)攤還外債費 銀價漲落之貼補費 撥解山西賑捐費 購買毛瑟鎗之費

(十四)河南地方新建海關之費

自第十款至第十四款共計費銀八十八萬八千二百六十兩

總計共銀二百五十四萬六千四百五十二兩

據廣東布政使之奏報。此等支款之財源。或出于省內之正賦。或出自鹽稅及釐金各項。攷中國之常例。布政使奏報之時。尚須另具清冊一合。呈戶部衙門檢查核計。以判其當寔與否。然今時寔不過具文而已。

廣東之例已見于上。茲更舉江蘇省防務收支之大概。以互證之。

歲入之項

(甲)補收前年應入未納之款 九八九三〇〇兩

(乙)本年之入款

(一)自上海稅關撥歸汽船費用之款

以上三款概歸製造局為製造兵器之用

(二)自寧波稅關提入款

(三)江蘇省釐金收入款

(四)江蘇省之收入為價外價之用

(五)湖北釐金項下所收入之四川鹽稅而提歸于江蘇者

(六)自上海海關收入項下提作輪船等費之用者

(七)雜項入款

以上七款共計 一、二三〇、七八七兩

合甲款并計之 二、二二〇、〇八七兩

歲出之項

(一)天津鐵道費

(二)製造兵器之費

(三)南京水雷學堂及各學堂之經費

(四)改設電線之費

(五)製造局購買製鐵機器之費

(六)海軍學堂經費

(七)修建衙署等費

(八)製造新軍艦費

(九)購買水雷艇之費

共計

二二二二、一〇二兩

(十)修築砲台諸費 外國練兵教員之薪俸 炭費 練兵費 購買武器費 修

理砲艦費 駕駛砲艦諸員弁之俸給

共計

四〇四、七六七兩

總共合計

七二六、八六九兩

出入相較之餘款

一、三九三、二一八兩

僅就廣東江蘇防務之收支款。即欲假定中國每歲出入之真相。吾人誠多缺望也。然欲明中國財政界上之詭變離奇。則取據正不在多。即此兩省所稱為籌防費之一項。亦足以見

之矣。何也。以上所列之款目。非一一確指爲籌防費者乎。據吾人觀察之。寔有于防務無甚關係。而亦漫然列入其間者。故此四十萬四千七百六十七兩之款。不能統歸一部以查核之。而必分爲甲、乙、丙、三部。分權而干涉之也。其概如左。

(甲) 歸戶部衙門查核之款 五四、〇四二兩

(乙) 歸兵部衙門查核之款 二四九、五四〇兩

(丙) 歸工部衙門查核之款 一〇一、一八五兩

合計

四〇四、七六七兩

(二) 分提稅關入款爲各省之經費

北京政府通籌全國之防務。其經費之所出。原以海關稅爲主。而各省分籌海防之費。亦多賴海關稅金。(歸外國人管理徵收者)以補其不足。如浙江所屬之甯波海關。其收入稅金。當分出一部撥充江蘇省防務之費。其他處海關稅金之分撥。不限定稅關所在之省分。亦猶是也。且此項分撥金額之多寡。及期限之遲速。率先由戶部指定某省。與稅關互約明確。此後即巡山稅關解款與某省收用。并不再經戶部之交涉。

(三) 各省歲用之多寡(暫缺)

各省大小公署之行政諸費。其數實爲不尠。然欲知其確占國稅幾分之數。則非詳明各省

用費之細目。無由知之也。故不得已而暫措之。

(四) 各省歲用之定額外。因別項事務所籌之款。

北京政府向各省徵金而分配之。

各省受北京政府之命。分日籌款。而能納于北京者。其款目如左。

(一) 海軍衙門經費(北洋艦隊諸費)

(二) 天津鐵道經費

(三) 滿洲邊防經費

(四) 甘肅及新疆之邊防費

(五) 雲貴之兵備補助費

(一) 海軍衙門經費

此舉原創于近十餘年。甲午之役以前。經營北洋艦隊之費。以釐金及鴉片稅二項為主。其稅如左。

浙江釐金

四〇〇、〇〇〇兩

江西釐金

三〇〇、〇〇〇

湖北釐金

三〇〇、〇〇〇

浙江鹽釐

三七、〇〇〇

合計

一、〇三七、〇〇〇

他省籌集之款

三、九六三、〇〇〇

總計

五、〇〇〇、〇〇〇

鐵道資金

開平至天津及山海關之間已成鐵道之維持經費。及滿洲、天津、北京間。開通鐵道之資本。其款悉由各省籌出而解送于天津。

查此項籌集之款。若使管理者善于營運。則每歲可延築新路三十餘英里。而中國官吏迂濶緩漫。無爭競進步之心。竟每歲以鐵道款八十萬兩移爲他項不急之用。殊可惜也。

東北邊境滿洲之防務費

中國十八省之省防。其費用皆出自其本省。惟東三省地域曠漠。戶口稀疏。且盜賊橫行。交通不便。而北接強俄。朝夕窺伺。故該地之守備尤不容懈弛。而軍費亦較他處繁重數倍。其本地既無力供億。惟待北京政府每年撥款若干以補給之。然管防務者。并不知防務爲何事。亦唯虛擲鉅帑而已。

補給東三省之防費。其取于內地。各省釐稅項下者如左。

一地租釐金鹽稅項下

一、四二八、〇〇〇兩

一海關稅項下

四二〇、〇〇〇

合計

一、八四八、〇〇〇

(四) 甘肅及新疆邊防費

中國自領有新疆以來。得不償失。財政非常困累。據近數年之經驗。平時甘肅及新疆之行政費。及防戍費。每歲約須銀四百八十五萬兩。而伊犁地方之戍兵。及墾地與行政諸費。實占二百五十八萬兩。新疆地面遼闊。人煙稀少。且在沙漠之外。故收入之款甚微。其支用經費。皆于內地各省籌撥以應之。茲分別表列于左。

四川 九八〇、〇〇〇兩

福建海關稅

一二〇〇、〇〇〇兩

湖北 三〇〇、〇〇〇

山西

七四五、〇〇〇

湖南 一六〇、〇〇〇

其他各省及海關稅 二、〇〇五、〇〇〇

江西 二〇〇、〇〇〇

通計

四、八〇〇、〇〇〇

按最近北京官報云。甘肅省去年回回教徒之亂。尙未平定。茲預計平亂所須軍餉。及亂後經營諸務之費。非得巨額帑資。終難濟用。其假定之數。謂每年當于常額之外。更須加

籌八十萬兩以上之款云。

(五) 雲貴廣西等省兵備之補助費

此三省地勢險僻。文化未開。故省防之費宜多。而支辦之力不足。雲南自前年擾亂之後。創夷尙未全復。該地行政諸費及兵備補助費。至今每年由四川省及湖南省撥銀五十四萬餘兩以充之。貴州省之補助費。則每年由四川及上海兩處各撥銀三十二萬兩。更由他處撥銀十二萬餘兩。合計共得七十六萬餘兩。廣西省則亦每年于他省撥銀三十四萬兩。以彌縫其不足。以上三省之補助費。共計凡百六十六萬餘兩。

中國政府歲出之金額(據光緒十八年之歲計冊統計于左)

款目

金額

(一)北京行政及滿洲旗兵并皇室費	一九、四七八、〇〇〇兩
(二)海軍衙門費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南洋艦隊費(福州及廣東艦隊皆在其內)	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海防要塞費并練兵西教習之俸給	八、〇〇〇、〇〇〇
(五)滿洲防務費	一、八四八、〇〇〇
(六)甘肅及新疆邊防費	四、八〇〇、〇〇〇

- (七) 雲貴兵備補助費 一、六五五、〇〇〇
- (八) 納付外債利息及節償外債費 二、五〇〇、〇〇〇
- (九) 修築鐵道費 五〇〇、〇〇〇
- (十) 土木工事及治水(黃河)等費 一、五〇〇、〇〇〇
- (十一) 海關公署及稅關官艇與燈台浮標等費 二、四七八、〇〇〇
- (十二) 各省行政費及軍備費 三六、二二八、〇〇〇

總計

八八、九七九、〇〇〇



揚子江 第十

日本法科大學生林安繁著

原序

一國之盛衰強弱。恆以其國內交易往來之通塞爲轉移。其交通之機關。果脉絡貫通。縱橫交接。如人身之血管。週注全體。無所不達。則其國靡不富。其國靡不强。是故交通之機關也者。自行政理財用兵諸方面觀之。皆一日不可不求其發達者也。伊古以來。抱絕大之欲。厲無前之氣。開疆拓土。以英雄豪傑鳴于天下後世者。其着手設計之第一策。無不在開通道路。審察地形。汲汲以圖運輸之靈便。沙衣拉斯帝。以此策施于西亞。而波斯以強。佛帝西亞列曼。以此策布于中歐。而創立雄大帝國。近時俄帝尼可拉斯。及忍拉畢耶夫氏。用此策以略黑龍江沿岸。因莫斯科至鵝棉地方之鐵道。而延伸之。勢如長蛇。遂成橫斷西伯利亞之大鐵道。於是全俄之疆土日益固。而歐亞兩洲之關係日益親。皆于此基之矣。交通機關之不可忽視。也有如此。

吾日本人試引領西顧。而覘者大病夫之國。其交通之機關爲何如乎。巨浸細流。連貫禹域。無今無古。形勢天然。黃河淮河諸水在其北。而揚子江之長流活脈。繞帶乎其中。汨汨滔滔。綿延萬里。而近則與運河諸水相聯。遠則與廣東西江之支流相接。美哉其河流之豐富也。是以列朝雖有興替。而建都定鼎。大都在長江大河之間。攷之史乘。其盛蹟猶昭然可見。蓋

其爲一國文化之基礎。與印度之恆河及印度河二大流。波斯之由胡列茲。及基古利司二大流。殆若合符節也。其中如浮沙淤塞不便舟楫之黃河。而近時則已加功浚濬。如西江則亦既開駛小輪。若楊子江則發源于西。而暢流於東。河流之在其南北者。皆與之會同以朝宗于海。其支流之大者。有若漢水。可溯襄陽而達陝西。有若贛水。出九江。汎鄱陽。而漑江西之沃野。有若瀟湘。踰岳州。渡洞庭。而抱衡湘之富庶。以是茫茫九州之地。不限南北。不界寒暖。而有無得以相通。緩急得以相濟。故即稱楊子江爲中國全土生命之所繫。亦非過言也。此西歐人士遊其地者。無不張其碧眼。以力注之。而探考之勤。殆無時或怠。及甲午之役起。而四千年所遺外強中乾之弱國。其弱點遂大暴露于天下。而天下人始如夜初曉。昔時有所謂黃人種之禍害之一言。數十百年。舉全歐人所惴惴于心者。至是遂同聲絕叫曰。莫予毒也已。且更幸絕好機會之天外飛來也。而惟恐失之。于是百年前盛行之殖民事業。復移其殘影。而重興旗鼓。大演于極東之舞臺。遂將一幅二萬萬里河山之地圖。不即撕碎。而但各執彩色之筆。按地圖出。認定其勢力之範圍。以隱然四分而五裂之。此非今日之實在情形乎。夫各國之併心合力。用此政策。以處分中國者。殊非輕心縱意偶然之舉也。請觀于其國人所著之書而可知之矣。其著出之時。居先者。爲德人里衣得和顯。法人耶利薩兒克留之中國地質學考究書。繼出者。爲駐華德國公使胡汪。普蘭德。英人波兒忍司。陽古哈慈拔度。利

得兒、摩廉古等之關於中國政治及財務之書。他如加兒左忍、起挪兒等之關於極東事業之著述。尤不遑枚舉。然無非出于嫉妒覬覦。自寫其垂涎千丈之形態。而是令讀之者眉飛色舞。投袂而起之作也。嗚呼。國于東亞萬里之外者。其情尙如此。況吾日本介處東洋。與之僅隔一衣帶水。而今乃如觀對岸之火災。視爲不甚于己之事。豈不深足怪哉。故余不敢辭撰述之勞。而作是編。亦欲我日本人之耳目。與歐人同一視聽已耳。

緒論

長江之源。發于西藏之崑崙山。其流東出雲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等七省。而注于太平洋。甘肅之南境、廣西之北境、以及陝西、貴州。皆其支流之灌域也。其本流之長。凡三千哩。里字尺寸等字加口字旁。者皆係英度本書做此。而二分之一。可以行舟。其支流中適于行舟之處。亦一千哩。合而計之。則長江之水。其能興轉運交通之利者。實不下三千哩。屈指世界數大河之中。其流域之地質最爲豐腴。且包擁多數富于工業實力之住民者。則誠無有出乎其右者也。古人呼爲大江。誠不誣哉。

北美之密斯細披河。以第一大河雄長于全球者也。然合其支流細蘇利河而計之。其能行舟之水。猶不過二千哩。且當乾燥之期。則自河口距上流千五百哩之地。往往涸竭。甚至無涓滴之潤。而長江則殊不然。嘗考其距千五百哩之上流。尙有一秒二十一萬立方呎流出。

之水量。而每年自五月至十一月。爲江水滿漲之候。其水量殆十倍于平時。于重慶驗其增長之度。常以九十呎爲標。若遇懸岩斷壁。江身逼束之間。每有增至二百呎者。斯可見其水量之宏蓄富矣。南美之大河。有名阿馬左忍河者。其流出于太平洋面之水量。原尤較長江爲優。然其流域之土地。遠不及長江之富庶。是長江之富強甲天下。有可斷然無疑者。

第一節 西藏

西藏高原之地。其近于揚子江水源一帶。所產之羊毛頗良。其流接入中國本部之境。至高踰二萬二千餘呎之雪山。其麓之名產。則以麝香爲最。今之盛以紫囊。絡以明瑤。芬芬馥馥。薰襲于歐美人之交際座中者。皆此香料也。查光緒二十三年。此項輸出之額。計二十五擔。其價銀凡計四十六萬○九百八十八兩。其次年輸出之額。亦二十五擔。其價銀凡計五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兩。此外如大黃一物。亦屬巨產。

第二節 四川省

滾滾銀灘。掀落于一萬二千呎絕壁之下。而作無數奔流激湍。以與龍蟠虎踞之山峽相周旋。非揚子江於四川流域之情勢乎。此一帶之地。即聲名卓越之地質學者。里衣得和顯氏。所指稱爲赤帶者是也。蓋此處地質之最上級層。係赤色之水澗石組織而成。蓋江流至此。其水澗石沈澱堆積。自太古湖水之底。其浸蝕之深度。更不下二千呎。而食此水之惠澤者。則自

北緯二十八度。以至三十二度。一片廣濶之地。是所謂溫帶產物繁殖之區也。而此地居民。崇尙勤儉。性宜農作。常于近處收積肥料。以膏腴其田疇。而助產物之發育。故每至收穫之期。屢占大有。其種稷之時。如大麥則大都播種于十一月。而登穫于來年四月。米則四月種之。而八月收之。菽麥稗米。則五月種之。而九月收之。其他如甘蔗。如阿片。及煙草（甚良）藍葉。薯芋。棉花（頗少）蜂蜜。煤。鐵。石油等物。皆爲其地之常產。而鹽則尤其常產中之重大者也。每年鹽價一欸。計收銀二千五百萬圓。蓋實爲全國之第二產鹽地。鹽井工場雇用之勞工。其人數常坐十萬。兩湖之地。即其鹽之銷場也。其居民之飲食器用。皆取材于本地。不僅無憂缺乏。且常得出其所餘者。轉運于各省。或遠輸于法蘭西。其物產之博。誠非尋常可比。蓋四川一省。占揚子江岸之線爲最長。故獨能雄視諸州。爲天府膏腴之地。宜乎劉漢踞此。以始終其天下也。其地面之廣袤。凡十六萬六千五百三十餘方哩。實大過于日本全國。人口約凡六千七百七十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七人。而頗能善營生業。富家巨室。隨在多有。每方哩平均人口之數。凡四百〇六人。有濱于江岸之某市。每方哩之人口。竟多至千人以上。試取各省之例以比較之。如直隸省每方哩之人口八〇四。山東七五五。福建五七四。其密度固尙非四川所及。然以比長江下游商業繁盛之江蘇。其人口凡四七〇。安徽凡四二五。并處于上下游中心點之湖北。凡四七三等量齊觀。適與四川居伯仲之列。又若以河南之三

四〇。江西之三四〇。廣東之三三七。浙江之二九六。湖南之二八二。山西之二二一。陝西之一二六。貴州之一一八。雲南之一〇八。甘肅之七四。廣西之六五。等相較，則四川實凌駕其上矣。

吾儕若欲于揚子江一帶扶植將來之勢力範圍。確立政治及工商業之根據。以奠我國基于磐石苞桑之固。上海漢口固為重要地點。不可不加意籌畫。而江流之上游。凡貨物之出入。金市之流通。農工之發達。尤不可掉以輕心者。則必以四川省中之重慶港為的也。請就該港之情形而詳論之。

第三節 重慶

重慶距揚子江口。凡五千二百五十里。位于三峽之上流。與嘉陵江合流之點相對。城垣高聳。九門洞開。商店駢羅。百貨輻輳。人口約十五萬。其地東通魚腹。西走夔道。北達漢中。南帶夜郎。誠全蜀之鎖鑰也。與成都相隔。凡九百六十里。自千八百七十八年以來。此港雖已為交通市場。然商業尙未發達。稅關之收入殊屬寥寥。至千八百九十年。與英人締烟台條約。遂開為純全之貿易場。甲午戰後。馬關條約之結局。我日本亦得于該港優享均沾之利益。故近年市面之情況。頓異舊觀。而日趨繁盛。其物品自西洋輸入者。以棉布、洋布、毛織物、紡織絲為大宗。自日本輸入者。專重海產。他種雜貨。由漢口宜昌運往者。亦多有之。中國內地

製出物品。應此地之需用者。棉花、筵扇、團扇而已。其輸出物之最重者。為鴉片、藥材、繭絲、野絲、綢、白腊、麻、烏毛、羊毛、糖等。蓋四川全省出入之貨物。其集散之機關。皆主于此處。茲將最近查得輸出入之總額列左。

千八百九十六年

外國輸入品

內地輸入品

輸出品

總額

六、九二一九、三九三

兩

九七九、六八六

五、二二三三、二二九九

一三三、二二三二、三〇八

千八百九十七年

八、四四四、〇八一

一七、九七一、八〇七

千八百九十八年

八、一二二九、三三三

重慶稅關所收入之稅項。綜計六款。即輸出稅、輸入稅、阿片稅、輸出入并沿岸交易所徵收者均在其內噸稅、過關稅及阿片釐金。其總數如左。

千八百九十六年

三一四、八四五、五五五

千八百九十七年

三八三、七三〇、六二五

千八百九十八年

二八八、〇二九、三一九

依上表觀之。其輸出入之額。固非甚大。然自其交通阻滯之點。對觀而推察之。則該市亦殊可謂繁盛矣。試畧述其交通之情形。以証其實況焉。

重慶與宜昌交通之線路。自古稱爲天險。奔流急湍。怒吼於崖石之間。舟自重慶而下者。踰白帝城。經赤壁之下。灘流起伏。節節相待。篙師施其迎送趨避之熟技。猶時有應接不暇之虞。故凡出于是途之買客舟人。必待駛至宜昌。布帆幸告無恙。而身心始得安泰也。自下游而上。溯重慶者。則大抵以數人操舟。數人牽纜。步行岸上。而引舟以進。其費時費力。尤可想見矣。然聞陸行之困難。尤較舟行者爲更甚。自重慶由陸西行至雲南大理府。計程一千八百一十一哩。以每日行二十三哩計之。須閱四十七日始能達到。而重慶距上海。凡二千八百一十二哩。計自重慶至宜昌。下水約須十日。上水則約須三十日。由宜昌至漢口。約五日。由漢口至上海。約四日。或五日。要之自上而下。不過二十日。自下而上。亦不過四十日也。以此例比較之。則水陸交通之難易遲速。不判然可見哉。近時英人立得而氏。謀於宜昌重慶之間。試行小輪。定期往返。若其計畫果行。誠劇該港商業一大進步之機也。

此地開港之日尙淺。故金市之機關尙未整備。而現握銀行之利權者。則在數十家之票號錢店。就中最大者不下十餘家。所發行之紙幣。紙幣之製殊爲精巧。以日本現行之紙幣方之。殊不相遜。皆大見信用。查每店流通資本之額。少者亦十餘萬元。多者乃至二百萬元。若協同慶。天成亨。日昇昌。百川通。四

家。尤能卓然樹立者也。此等事業。最爲吾輩所當注意者。即一借字而已。查各號貸金與人。之制。其利金大約每月一分。償還之期。或約定以三月。或六月。或七月爲限。延至一年以上者。頗不多見。又此地商業習慣。最當注意者。即先貨後價是也。凡商品登市。則買主惟須先向賣主訂立契約。其約文載明貨色價格及支價日期等項。約成後即可將訂買之貨物取去轉賣。俟至原約兌價之期。始按照成分。依次付銀若干。大約兌完全額之期。常在一月以後。此蓋與他處市場。交貨即須兌價者。絕不相侔也。夫此地僻在千山萬壑之中。人情輕薄。狡猾。見利忘命。殆已習若性成。然其商業上之信用。乃獨能整然不亂。歷久不渝。非出人意計之表乎。故吾人當知所謂中國人者。其人羣之性格。有二種最大最奇之變象。第一。即其不知國家爲何物。而絕無愛國之公心。第二。即其人心渙散。萬事腐敗。而獨於商業一端。則頗能聯結團體。而甚重信用也。

工業之稍可觀者。惟玻璃與火柴二物而已。製造玻璃之業。係三十餘年以前。創始于廣東人某。現其製造廠之大者。凡設二十餘處。其原料係採揚子江中累積之白色燧石。碎爲細粉。和以石灰等物而後用之。當開此業之始。頗博巨利。其後以製出之物。過于粗劣。價值亦逐漸低減。若理是業者。能翻然改用新巧之器。更聘熟練技師。以任督造之勞。則自外輸入長江沿岸之玻璃器皿。其利必爲所奪。是最宜注目者也。製造火柴。始于光緒十六年。倡辦者

爲甯波人。其製法係由日本神戶傳往者。惟其所製出之貨。以今時日本精良之製比之。則頗形其粗陋。然以其取價甚廉。故銷路亦復暢旺。而近年我國輸入漢口之火柴等物。轉運于該處者。亦益見增多。是亦可爲我國之工商業者賀也。

第四節 宜昌

宜昌在湖北西偏。位于揚子江之左岸。其下游一千八十里。即爲漢口鎮。此港原不過一荒寒之村市而已。規模并不甚宏廓。商業亦不甚熾盛。而以其地當楚蜀之要衝。自沙市開港以來。氣象頓異。遂一躍而成爲有名之都會。人口凡三萬四千。近時中外通商之業日益進。而楚蜀間之交通亦日繁。然蜀道之難。非輪船所能飛渡。故必利用上製之毛板船。以爲轉運之器。而該港遂如天造地設。爲木船輪舟匯集交撥之區也。若招商局、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及日本大阪商船會社。皆陸續于此地設立分局。以營轉運之業。查各局承運出入貨物之額。皆蒸蒸日上。而昔時蕭索之跡。不數年即泯然無有矣。光緒廿四年該埠之貿易總數。計外國輸入品。值銀四十九萬零二百八十二兩。內地輸入品。值銀二十八萬五千零十五兩。而輸出品。則值銀五十二萬零四百三十二兩。合計凡百二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兩。例之光緒二十年。其總數塞加三萬一千八百零五兩。又光緒廿四年。貿易項下之收入總數。三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一兩餘。而溯查光緒十六年。此項收入。乃不過二十萬兩。由此

觀之。即可推見此埠商業之發達。將來更無窮也。貨物之由此撥載者。以紡絲、棉花、海產物、麻布、爲最多。而阿片、藥材、砂糖、次之。此地民習樸健。無靡曼粉飾之風。物價低廉。常不及漢口之半云。

第五節 沙市

自宜昌順流而下。行百六十四里。即抵沙市。此地古稱沙頭。亦位于長江左岸。距荊州府城僅十五里。因締馬關條約之後。始開爲通商港。其先原不過一小市。以地勢當湖北之要衝。東有河流。與漢水相接。南與湖南之岳州。遙遙相望。近時行駛輪舟。交通甚爲利便。故商業亦驟然振興。人口約有四十萬。俗呼爲小漢口。良不誣也。觀中國稅關之清冊。即可見該地商況日進之勢。茲揭其畧如左。

	自外國輸入品	自內地輸入品	輸出品	總計
光緒二十三年	三、三三八	一、七五二	三六、〇三三	四二、一四
光緒二十四年	四八、四二八	八六、八六四	一八一、二二〇	三二六、五二二
光緒二十五年	二三、七八七	五五、四三五	九一、八七八	一七二、一一〇

三年間收入之額。其進步如此。固非徒關於商業上之隆盛而已。而工業之發達。亦即相隨并進。如棉織物一項。尤爲其最著者。此地自西洋輸入之物品。以麻布、紡績絲、毛織物、染料、

胡椒爲主。自日本輸入者。則紡績絲、棉、銅、海產物、洋傘等項爲重。而此外尙有各種雜貨。其輸出者。則有花生、麻、棉花、雞蛋、芝麻、蠶絲、漆、煙葉、毛皮等物。終年市場之景況。只五月至七月之間。稍爲寥落。過此期外。無時不極其繁盛。商賈輳集。殆如羣蟻之赴羶。惟開埠以來。爲時尚淺。故著名富商大賈之中。其實有家資在五十萬兩以上者。尙不過二三家而已。

第六節 岳州及洞庭湖之形勢

湖南全省之面積。約七萬四千三百二十哩。據近時所查戶籍之報。人口約有二千百萬二千六百餘。其地實爲哥老會及頑固黨之巢穴。其人民最富于排外思想。故從前沿江各省開市通商。而此省獨無一通商埠者。誠以其地不易開發也。及至前年英國及日本併力與總署交涉。始得于洞庭湖口之岳州。作爲自開之通商埠。而此外如長沙、常德、湘潭三處。聞亦嘗有上諭令督撫查察情勢。能作爲通商口岸否。然并無成議也。

岳州位于沙市漢口之間。其一面當洞庭湖口。一面與長江相接。湖南全省之產物。大抵必經過此地。始能輸出。而自外輸入之重要物品亦然。現時日本之領事館。及大坂商船會社。東肥洋行。皆已于該處選定良地。立券租賃。惟余尙未蒐得該稅關本年之報告。故商務之盛衰果屬若何。無由詳悉知之。惟聞其輸出之物。以煤米二者居首。而二者之中。爲吾輩所當注意者。尤當以煤爲最。蓋中國全地礦苗之旺者。無過于山西。而湖南實居其次。且探掘之

權。尙未落外人之手。是因因湖南閉塞之風。頑強難破。而亦若天留此無窮之寶藏。以爲我日本人將來立業之地也。其能無動念乎。其他產物。如茶、麻、煙葉、紙、油等。亦頗有足數者。洞庭湖當湖南之北端。巴陵縣在其東湖而湖有百八十里。其地古稱三苗。當三國鼎立之時。劉備孫權曾約定以此湖劃吳蜀之疆域。而此湖無古無今。吸收湖南全省之諸水。泛岳州而會于長江。其常爲無盡之財源。是尤有斷然無可疑者。雖冬季少雨之期。水淺沙淤。常苦舟行之不便。而每至夏期。則湖水漲溢。遠波極天。煤船米舟。乘風逐浪而來者。檣影如織。游斯地者。當夫夕陽蓬背。眺晚波于湖心。每恍然作身在海洋之感。其浩渺可想見也。近來日本人所經營之大東瀛船會社。已有于此處開行汽船之計畫。而郵船會社及商船會社。亦竭力查測湖南之水路。以爲着手之端。聞英國于前年特派一砲艦駛入湖中探察一切。蓋頗有深意在也。

洞庭湖收容之水。其流派頗多。古說稱爲九江。而所謂九江者。諸說紛紛。莫由考定。或曰九江者。謂沅水、漸水、无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也。然亦未必盡然。要之今時注入洞庭湖之諸水。當以分作四派爲當。曰澧水。曰沅水。曰資水。曰湘水。澧水流於湖南之北部。沅水則自西而來。資水貫流于中部。而湘水則發源于貴州、廣西、湖南三省邊境之高嶺。滔滔東下。與澧沅資三派同匯于洞庭。若所謂漸无長叙酉之五水者。初不過沅水之支流耳。

澧水之源。起于湖南永順府永順縣之北上洞。東流而經上洞下洞諸地。與東南流來之綠水相合。過桑植縣而西南折至永定縣之南。過天門山之北。又復東行。道中并澧水、澱水。過澧州府始南下洞庭。其源流之長遠。如上所計。凡一千二百里。用中國之板船。亦可收往來交通之益。惟輪船則斷不堪涉此淺急之流也。沅水出于貴州平越州之西南。東流而入湖南西南隅之沅州府。與南來之潘老河合。北流至辰谿。經辰州。又合叙水、辰水、酉水。過桃源、武陵諸邑境。至常德府而東流入洞庭。其長凡二千五百三十里。沿岸不乏名勝之蹟。如武陵桃源。尤多可遊覽之處也。湖南貴州之境上。因沅水之流通。而交通頗以甚便。前年湖南人士欲請政府將常德府開爲通商埠。而因關稅法則改正之後。擬即于該埠設立稅關。徵收輸入品之稅項。以省從前運外貨入湘。必于上海漢口節節抽稅之煩擾。是蓋欲藉此而求貨價低廉之故。然亦因水路順利。始可以籌畫及此也。資水發于湖南南疆寶慶府之附近。北流而經新化。過益陽而入洞庭。其長千八百里。舟楫之便否。尙未查悉。湘水亦曰湘江。在湖南諸水路中。最爲重要。其流域既長且廣。舟運之便。故亦爲諸水之冠。其源發于廣西桂林府興安縣之南九十里。北流而入湖南。至永州府零陵縣。與自西北會流之瀟水相合。再行又與舂水、泚水合。過衡州府。北流而經湘潭。達長沙。合瀟水、汨羅而注洞庭。延長二千五百三十里。其源遠與廣東之西江相接。頗得舟楫之便。長沙湘潭之居民。類皆頑迷守舊。不識外情。徒知

逞排外之蠻氣。西洋人有遊歷其地者。輒被其投石弄劍。痛加迫害。而我日本人。則多因變裝混入。使彼無由察知爲外人者。故遂得幸免其害。然亦有知之者。則因有同種之感。亦多厚加待遇。決未聞有以待西人之蠻習而相待者。此誠爲我日本之大幸也。湖南之產物。欲運輸于長江。則必以湘水爲通道。即兩廣之貨物。自湖南轉運于他處者。其假道于湘水亦然。夫如此利源豐富之航路。至今尙未歸于西人之手。而湖南人之待日本人。又爲特優。我其敢厭天之賜。而不極意以經營之可乎。

第七節 漢口漢陽武昌

漢口古名夏口。今一名漢皋。又曰漢鎮。屬于湖北漢陽府之漢陽縣。其位置在揚子江之北岸。當北緯三十度三十二分五十一秒。東經百十四度十九分五十五秒。距上海六百哩。人口凡八十萬。湖北省城武昌府在其西南。與之隔江相望。武昌城爲總督駐在之地。人口凡二十五萬。又其西北與漢水相隔之對岸。爲漢陽府。人口凡十五萬。三區分峙。勢若鼎足。最爲長江上游之要隘。古以漢口及河南之朱仙。江西之景德。廣東之佛山。分爲天下之四大鎮。誠以形勢之出于天然也。然至今時商業之昌盛。則信無有過于漢口者。武漢之地。得水運之便。當九省總匯之通衢。實爲腹地無二之商市。其往來聚散之重要物品。雖種類繁多。不可勝計。然撮其大宗數之。則如（一）穀米。煤炭。來自湖南運往江南各處。

者。(一)茶、鴉片、藥材。自四川運出者。(二)茶、獸皮、藥材。自北部諸省。經陝西、出襄陽、下漢水而來者。(四)藥材、棉布、海味。本輸入多由日人參、樟腦等物。經上海溯長江而集于漢口者。蓋一年之中。江上風光。無時不帆檣如織。而買客舟人各熙熙攘攘也。據中國稅關之光緒廿三四年報告。其每年貿易之總額。大概如左。

自外國輸入品

自內地輸入品

輸出品

總計

(一)

一四、一九三、五三七

六、六六三、四一一

二二、四四九、五四五

四四、三〇六、四九三

(二)

一七、一七二、三五二

八、〇〇七、八九七

二四、五四〇、三八二

四九、七二〇、六三〇

(三)

一六、〇一九、七二二

六、七九八、〇七三

三〇、九五三、六五一

五三、七七、四四五

長江沿岸之商場。除上海以外。其交易總額。無一能凌駕漢口者。如上所述。其地實為南北交通之咽喉。商業之繁榮。自非意外之事。法人浮克氏早見及其為無窮之利藪。而喚起來者之注意。一八六一年。中國政府遂遭西人之迫脅。開為通商市場。英國先于市街東端。沿長江之北岸。劃定租界。俄法之租界。即在其東。甲午之役。德國假扶植中國之名。干涉馬關條約事件。其後要素酬報。遂亦得于東城外。指定地段作為租界。日本因馬關條約之結果。亦得從英德俄法之後。劃地一隅。惟位置僻在各國租界之西偏。不能無不便之感。漢口商埠。既為各國併力積重之區。而其中最足使人注目者。則俄人之舉動也。中原逐鹿。

英人之識力手段最爲高強。夫固盡人知之矣。而俄人在漢口之勢力。及其規模。幾與美人相埒。則未之知者尙多也。我來漢口。見俄領事館與英領事館皆高張旗幟。聳立于江岸之通衢。而俄國官商協同創建之製茶廠。宏廓昌大。比屋連牆。凡四五棟。嘗查自該廠製成輸出之茶。其量大概如左。

光緒二十三年

四七〇、一九二担

光緒二十四年

四八三、一九二担

除由內地市場輸出外。其運輸之法。或即以俄國義勇艦隊之船隻。運往海參崴。或由海路南巡印度。經紅海、黑海、入俄鐵薩港。而輸進歐俄。俄羅斯全境、以地勢言之、可分爲二、故稱其地在歐洲者、曰歐俄、在亞洲者、曰亞俄、或由

天津而經恰克圖。或由漢口、溯漢水、至樊城。而由陸路運往西伯利亞。但每年此項交易所收之稅金。向未見各地稅關完全整齊之報告。故金額之多少。頗難確知。俄人在漢口之工商業。既與英人相伯仲。而俄人之權利。尤有特駕于英人之上者。蓋比利時人常居其後。而爲之援助也。夫中國政府。曾與比國集股公司。訂修築蘆漢鐵道之約。現已于漢口起工矣。自我輩眼中觀之。是何異西伯利亞鐵道線之一端。已延及於漢口哉。俄人潛勢陰謀之可畏。竟有至如是者。尙有一事件。足爲表證。而足令人記念者。前年八月。俄領事館與英商馬噠生氏。因土地毘連之故。而生葛藤。其時在漢口之英俄水兵。竟起一場之衝突。幸禍機尙

小。隨起即平。然亦可借問將來二大勢力之消息也。嗚呼。蘆漢鐵道告成之日。俄國之勢力若何。英國之勢力若何。我日本之利害關係又若何。有識者可勿慮哉。

漢口一區。劃租界凡五。即英、俄、德、法、日也。租界地域。西接中國街道。跨城牆內外。而東張各界之內。以英界地段爲極佳。其長濶沿江岸。凡二百五十丈。入陸地亦二百五十丈。而江岸之道路。坦坦平平。如砥如矢。綠樹垂陰。掩映兩側。球場憩所。列在其間。矚目對岸。則大河前橫。而武昌之山丘。與黃鶴樓諸勝。隱約高下。與煙波相俯仰。與風帆相送迎。蓋旅客來此者。除其心目間經營事業之外。而披懷風月。亦復流連不置也。俄法界各沿江岸二百丈。入陸地百二十丈。德界在通濟門外。沿江岸三百丈。入陸地百二十丈。而我日本于甲午之役。拚無數之人命。忘死橫戰。而所謂一躍遂與天下第一等國并駕而齊驅者。其所獲之租界。果何如哉。其地段入陸地百二十丈。較他國租界固無遜色。而沿岸乃不過百丈。且各國租界之界標。率皆用高五六尺之大石柱。而我日本乃僅用高二三尺之小石柱。樹立于荒草離離之間。題其文曰「大日本租界地」。吁。其何能使吾輩接于目而不頹于面。傷于心者哉。草屑叢蕪。犬豕溷集。其所謂居民者。編茅爲屋。率皆自德界內逐來之窮民也。吾輩誠不能解我國當局之士君子。何竟以遠不過二千哩之亞東大舞臺。付之冷冷落落。若不足竭力以經營者。爲何心也。記吾含淚而過我日本租界者。實在前年之秋八月。而遷延至今日。亦尙

未見有振興之色。吁。吾不能不向吾國人而告以各國租界振興之象也。英俄租界。交衢井然。大廈高樓。聳入雲表。殆與稱爲東洋之第一商埠。上海之情形無少異。固無論矣。其他如法如德。近時皆起手修築。刻日程工。法界中之商民。已漸漸繁殖。而德則自其親王亨利于先年曾率東洋艦隊上溯漢口之後。其租界中之工事。遂較前更加踴躍。撥船之檣頭。高掛「大德國用」四字之紅旗。皆從其搬運砌岸石塊之役者。其數難更僕數也。吾嘗聞法德之商人。皆痛其本國政府。不能給貲爲其修理租界之用。於是在上海之德商。遂與駐漢之德領事官締結契約。合力擔保。向上海某銀行借銀數十萬圓。又法界則由上海漢口兩地之法商。籌集厚貲。以供修築道路填砌碼頭之費。其工事告竣之期日近。而自外來購求土地者亦日多。故現時所收之地價。已較初時所收者。高過四倍。或至五倍。而今即僅以各處收人之地租。償當時籌集之貲。已優乎有餘矣。返觀我國居在滬漢之商人。其所謂志士者。則言及漢口租界一事。殆無不慷慨嘆息。不知所措。然按其實際。則并無一人肯熱心奔走于朝野之間。而以必達此目的爲己任者。徒空費日月。坐視漢口之商權。歸落于白人之手。而已亦不欲與之競爭。吁。此我日本之租界。所以不足與英俄法德等量而齊觀歟。此地商業上之發達。日新月盛。將來之進步。正未可限量也。查其與外國交易之物品。大概如左。

輸入之物

紡績絲 洋布 棉花 銅 海味上三種多自日本輸來者

人參樟腦及各種葯材

洋傘 磁器 漆器 玻璃器 雜貨

輸出之物

豆 豆滓 麻 蠶絲 紅茶 綠茶 白蠟

光緒二十五年貿易金額總計凡五千三百七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五兩。該地稅關之收款統輸入、輸出、沿岸交易（上三者皆除鴉片稅計之）鴉片噸稅、長江往來船隻過關稅、鴉片釐金等稅，合而計之。凡二百十九萬四千四百十二兩。蓋中國全部之商場。除上海稅關收過六百九十餘萬兩之外。則稅源之旺。從無能及漢口者。其各交易品中。利益特厚而量數重多者。以茶為最。每年四五月間開場之時。極為繁盛。而市價每日變動。甚至一日之中。有昇降至二三次者。聞華人與西人巧於相機之流。即每于此間博巨利焉。

四川之人參麝香。山西河南陝西貴州之各種葯料。四川河南湖北江西之蠶絲。湖南之竹、木、煤炭、米、桐油、欄杆。廣東之糖。甘肅之煙葉。四川雲南貴州之漆。江西之紙。蘇州之扇。北京之鞋。日本及廣東福建浙江之海味。水陸錯集。舟車交馳。懋遷有無。皆集中於漢口。是商業大可振作。商權大可擴張者。必當于此地首屈一指。誠無可疑也。而日本人經商於此者。乃僅有大坂商船會社、及東肥洋行、商船會社、則新于馬王廟之傍。蓋造鋪屋。其他當各國輪船公司之西端。與招商局相并而立。頗得位置之宜。惟躉船尚未完成。載卸貨物。頗多不便。

是一障礙也。東肥洋行即在商船會社之後。其地名曰河街。交易貨物。概屬雜品。如瓦器、磁器、煙草、絨衫、毛布、玩具、紙類。銷售甚多。每年當四五九月內。市場尤爲熱鬧。蓋此數月係接近中國節季之期。商販顧客。每多遠自湖南四川。或自陝西而來者。獨惜我日本之勢力微薄。除商船會社之外。其從事于貿易者。惟東肥洋行一家而已。未盡之利。豈有限哉。

漢口之商業既如此。而工業顧何如哉。彫刻竹木。鏤鑿金銀。固最以精巧見許。然此不過區區手技。其細已甚。惟俄人所設之製茶廠。其所用工人。不下二千餘名。烟筒中黑烟隆隆。晝夜不息。是誠可認爲高視淵步之舉動。而足令人驚羨者也。查所製之品。凡分三類。即紅磚茶、綠磚茶、及雜色茶。蓋俄人之居于北部者。其嗜茶之癖。亦與中國人嗜食鴉片無異。皆習爲食品中不可缺之物也。

武昌漢陽之工業。則較漢口爲盛。鐵政局。在漢陽之大別山下。沿漢水之右岸。而近傍伯牙臺。開創之資本。凡壹千萬兩。製出之物。則鐵板、鐵軌、船具、及大砲小砲。又特製德國新式快鎗。以供護軍營諸隊之用。其規模固亦甚大也。然以我國若松製鐵場較之。則不過其半而已。鐵料即取於湖北之大冶鑛山。并山西各處鐵鑛。每日製造之額。凡銳鐵六十噸。鍊鐵四十二噸。鋼鉄三十噸。所用之塊炭。以日本輸入者爲主。而採自馬鞍山者次之。山距本局約三十餘里。紡

紗局在武昌文昌門外。距長江之南岸。亦屬近年之所經營。規模宏遠。廠中備置織造機器。凡一千具。每具二日能成布一匹。紡絲之錘。凡三萬六千枚。每錘一晝夜間能製緯絲六十兩。執事工匠。合計三千六百餘人。兩局之主辦者皆係西人。措置亦頗盡力。然猶時有收支不敷之慮者。是蓋張之洞用人不當之所致耳。

日本人之在漢口者。不過三十餘人而已。其所執之事業。則法租界之日本領事館。及河街之商船會社。東肥洋行。漢報館。英租界之郵政局等處。漢報銷行之數。僅及千枚。然其勢力頗足。動張之洞部下之聞聽焉。

第八節 九江

躍出武漢之萬丈烟塵。洗眼雲水。掉一葉之扁舟。逐奔流急湍而直下。時至夜半。鐘聲到耳。則赤壁之麓也。其地號曰黃州。坡老之游蹤。春申君之故跡。猶可訪焉。至此江勢頓逼。斷崖臨水。疊嶂摩天。過武穴。黃石港。二埠。遠眺南岸。則丘陵起伏。勢如渴虹之飲江。北岸則平野前橫。小山曲抱。其地已距漢口百八十七里矣。是即曰九江。

九江當江西省之北端。長江之南岸。近擁鄱陽潯陽二大湖。人口約五萬五千。市場之繁盛。亞于漢口。稽此地之歷史。春秋時屬于吳楚。晉代謂之潯陽。九江之稱。始于有明。而至今仍之。其風景實爲長江下游之冠。府城俯瞰潯江。廬山之峯。聳列左右。廬峯之高。雖非有極天

之勢。然此地羣山起伏。無足與抗者。故廬山遂儼然得最高之位置矣。若五老香爐天然之勝地。白鹿書院之流風。遊者蓋不能忘焉。

水明山紫九江之風光。若是其明媚可愛也。而就中國現在之危局。爲我國人籌將來應付之宜。則此處地勢。又決不可例爲殘山剩水。而作等閒觀也。蓋江西全省之面積。計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三方里。人口計二千三百零四萬六千地。大人衆物產豐饒。而需用之物品。亦極繁重。百貨之出入聚散。皆以鄱陽潯陽兩水爲總匯之區。而九江商埠。則遠鎮長江上下之中心。近扼鄱陽湖之頸項。誠南北交通上之樞關。有一無二之地勢也。夫吾國既與清政府訂明福建不讓與他人之約。而考求實行此政策之方法。必宜連結廈門。福州。遡閩江。達九江。築一橫斷鐵路。若果得適如豫計。固不獨台灣商業之進步。指顧可期。而南清第一不拔之根據地。歸吾掌中。則長江沿岸之霸權。自不患無操之自我之一日。其關係之大且遠。也有如是者。吾輩安可忽哉。查此地商業。以茶爲大宗。而紙麻布藍煙草綿扇子等物次之。景德鎮之瓷器。係中國之一大名產。其輸出于歐美者。亦陸續不少。

光緒廿三四年本埠貿易之總額如左。

自外國輸入品

自內地輸入品

輸出品

總計

(一) 五、八三五、八七六兩

八〇九、一〇四兩

七、六〇五、二二三兩

一四、二五〇、一〇三兩

(三) 六、五六三三三二一 一、三二二、六七六 七、〇八〇、五七六 一四、八六五、五六三
 (三) 六、八五二七七八三 二、〇二〇、一二九 八、六二七、六四〇 一七、五〇〇、五五二
 貿易上收入項下之總額。

光緒廿三年

九九七、八八八兩餘

光緒廿四年

九二一、八五〇兩餘

光緒廿五年

九五九、六三四兩餘

長江沿岸之商埠。有繁盛在漢口之次。而遙足與天津抗衡者。惟九江而已。景德鎮之磁器。珍爲貢品。特由政府派員而監造之。若萬載、新昌、奉新、萬安四縣製出之紙。所供用之區域。且半于全國。產茶之額。逐年有加。俄人所設之製茶廠。已有三所。是該處之工業。又盛可觀矣。租界在府城之西。直沿江岸。位置亦甚相宜。惟設有領事館督勵商業者。現惟英國耳。

第九節 蕪湖

別九江而順沿江西之北岸。過安徽省會之安慶。東下百里。即達蕪湖。蕪湖距揚子江口凡三百四十里。人口約有八萬。春秋時其地屬吳。爲歷代用兵者所必爭之地。西南一里有戰島山。東北一里有赭山。勢成犄角。坐抱長江之險。港灣迴繞。泊舟者無驚風怒濤之虞。而爲安徽全省獨一之商埠也。其貿易品中之重要者如左。

米 豆 繭絲 綢 緞 煙葉 麻 棉 雞蛋 鳥毛

光緒廿三四五年之貿易額。

自外國輸入品	自內地輸入品	輸出品	總計
(一) 四、二五五、七四七兩	一、八六〇、四七九兩	五、五〇八、六〇二兩	一一、六一四、八二八兩
(二) 三、七〇〇、三七三	一、九五五、八六七	三、二三一、一二二	八、八八八、三六一
(三) 三、九一三、四二〇	一、二二三〇、〇五七	四、〇三七、〇五〇	一〇、一八〇、五二九

其中出口米一項之價額。

光緒廿三年

三、一三三、七三四兩

光緒廿四年

一、五二二、九一二

即此可見安徽一省實為中國不涸不竭之米倉也。

此地亦惟英國設有領事館。招商怡和太古輪船公司皆在碼頭設有躉船一座。即以為起卸貨物屯積之所。小船蟻集其旁。以接濟轉運之。頗屬穩便。獨日本大坂商船會社。并無棧橋躉船。故船抵該埠時。不能近岸。每在中流停輪片刻。倉卒間起載貨物。極多不便。故商客甚為寂寥。殊可恨也。

第十節 鎮江

展輪于蕪湖順流而下過南京至距江口二百三十哩之地即鎮江也（宋以後即稱今名）該埠位于長江之右岸人口約二十三萬其形勢與南京相犄角而大運河與長江合流之點在焉實為南北交通之鎖鑰也中國銷用最廣之淮鹽即由此口輸出將來商業之殷盛更可屬望查其目下輸出之重要品如左。

米 雜糧 花生 油 山羊皮 牛皮 綢 綾

此數種中尤以綢綾為最其名直與南京所出者相埒自外輸入品亦極繁多其尤著者如左。

洋布 塊炭 手巾 絨巾 洋燈 洋傘 海味等物

光緒二十三四年五年本埠貿易及稅款總額。

年 分	貿易總額	稅款總額
光緒廿三年	二二、九五〇、二〇九兩	八五五、〇〇四兩
光緒廿四年	二四、一四五、三四一	八一〇、九七七
光緒廿五年	二三、一四三、五四八	七一四、二八一

第十一節 上海

上海在鎮江下游二百三十哩係江蘇松江府上海縣屬其地當北緯三十一度十五分東

經百二十一度廿九分。自日本長崎至揚子江口。凡三百五十哩。由江口進溯四十八哩。南折而上。更十二哩。即達該埠。地勢平拓。豁然開朗。十里外有鳳凰山。極目望之。如煙如雲。宛爾在焉。城內外人口約八十餘萬。市中百貨輻輳。極爲繁盛。蓋不僅爲中國各通商口岸之中心點。又實爲東洋之第一商埠也。

故上海原非商業要地。五十年前。中國南部之通商場。以廣東甯波二埠爲主。其時上海不過一小市而已。英人着意于長江之利源。其手眼最爲敏捷。道光二十年鴉片之役。締結和約時。遂畧取香港。并屯兵于揚子江口之舟山島。以担保償金之約。乘勢逼開上海爲通商口岸。上海之地位。即從此日重矣。居于廣東甯波之洋商。時有移集來此者。英國租界距縣城僅二哩餘。近接黃浦江岸。咸豐二年以後。長髮之亂。遍于南部諸省。城內之居民。風鶴驚心。避難于租界者。驟增至二萬。蘇杭一帶。避亂而來者。接踵于途。而富者經商于此。因遂家焉。一時上海之商勢。如朝日麗天。隆然上達。法人因有用兵防亂之功績。遂亦得藉口要索。十英租界之外。劃定專管之地域。及同治二年。亂局告終。美國亦得從英法之後。設置租界。同治十年。又與日本結通商之約。自是上海之商業。益見發達。而蘇州寧波商場之利。遂并爲所奪矣。

往來長江之船隻。自以上海爲停泊之所。航海之船。向多泊于寧波附近。然時虞暴風激浪。

之驟發。致生損失。故至近時。海船亦常折入江口。投錨于上海焉。由上海南溯黃浦江。入大運河。僅百二十哩。即達蠶絲綢緞主產地之杭州府。由西方上溯運河。則可至米穀蠶絲綢緞主產地之蘇州。無錫。鎮江。而與大運河相連絡。若溯入長江。則前數段所陳述之鴻都大邑。星羅棋布。相送相迎。水陸之便。既多。物產之饒。尤著。上海一埠。誠可謂天造地設。以待人領受者也。開市僅五十餘年。即為今日東洋無與拮抗之商港。夫豈偶然哉。

道光廿九年。外人居此者僅及百人。洋行僅二十五座。而今則具英人。已有千餘。其次如日本、葡萄牙、美國、法國、匈牙利各國。綜而計之。不下六千餘人。近十年來貿易總額。增至二倍以上。其進步真非常矣。

茲將光緒十三年及二十廿三廿四年之貿易統計表列左以資參証。

自外國輸入品		自內地輸入品		輸出品		總計	
(一)	六三、〇三三、四二七兩	四五、〇一四、五七〇兩	三〇、一九六、六〇三兩	一三八、三三四、六〇〇兩			
(二)	九六、九二〇、九三一	五三、三六一、三四七	四五、三四〇、〇九三	一九五、六二二、三七一			
(三)	一三三、七〇八、二七四	七三、八〇四、三四〇	五九、一六六、三七六	二六五、六七八、九九〇			
(四)	一二七、一五六、八九七	七六、〇九〇、九一五	四七、九五八、〇二五	二五一、二〇五、八三七			

茲更將光緒廿二年。上海商埠與外國及中國各通商口岸貿易上交通往來之關係表示

於左。

埠名

轉輸出之外國品

自內地輸入品

輸出之內地品

廣東

六三三、五一二

一、三六一、一七七

五、九八八、四四〇

汕頭

二四三、四六七

三、一四六、一七七

一、九一〇、八三六

廈門

一四〇、三三八

四五九、四六三

一、三三八、八九七

福州

七四九、七九九

九二二、八六〇

一、三八四、四九四

溫州

五九〇、六三三

四二四、九二二

九二、〇六六

寧波

八、三三〇、二六四

四、九四五、八四四

一、〇五四、一〇七

杭州

一、四七二、三八六

三、三八一、一一四

一九四、八四八

蘇州

八六六、七七四

三四七、二九二

一六〇、二四一

蕪湖

三、七五三、二九一

一、三六五、〇〇二

八一四、七七〇

九江

六、〇七〇、六二二

五、五七〇、五一六

一、〇一九、九三八

漢口

二四、〇一一、四一〇

三二、九四六、五六七

五、八〇二、〇八八

宜昌

二、三八三、三七一

三五三、二〇八

二三三、〇三二

重慶

……

二、三六三、四三〇

一、〇八六、一五四

芝罘	七、六七九、五三七	五、七〇三、一七八	二、三四五、七四五
天津	二〇、五四七、五一〇	九、三八七、一五一	一七、二三〇、九〇七
牛莊	七、二五六、六一四	二、一二五、三三九	二、九八七、〇九三
總計	九五、八六三、三三三	七三、八〇四、三四〇	四三、六三四、六五六

上海貿易總額之內容

外國商品

輸入

自各國及香港

一三三二、二一九、一八五兩

合計

一三三二、七〇八、二七四

各國及香港

五、一一九、五五八

轉輸出

內地各埠

九五、八六三、三三三

合計

一〇〇、九八二、八八一

純外國商品之輸入額

三一、七二五、三九三

自內地各埠輸入

七三、八〇四、三四〇

各國

四〇、三八七、〇四〇

內地商品

轉輸出

內地各埠

二二、四七六、一〇七

合計

純內地商品之輸入額

六二、八六三、一四七

一〇、九四一、一九三

各國

三八、〇〇七、八二七

上海產物之輸出額

二一、一五八、五四九

合計

五九、一六六、三七六

全貿易額

二六五、六七八、九九〇

純貿易額

一〇一、八三三、九六二

統觀上列各表。則上海之為中國全部商業之主要地。而為東洋之第一市場。不難知之矣。西人之注目于上海。殊非等閒。若「甲必丹、蒲拉克司頓」之著述。于揚子江流域各商埠中。若漢口、上海。尤詳加考究。「阿兒克巴德、里得兒」嘗著有揚子江流域及商業一書。載于英國時事評論。洋洋數萬言。其論上海曰。

揚子江流域之商品。以茶、絲、鴉片。三者為主。其自他省輸入。或輸出于其他省者極多。上海一埠。恰當江口。其將來之地位。殆不失為極東之紐約也。該埠商業。已占江岸各埠三分之一。二千八百九十七年。由上海經過輸出入品之總額。計千五百五十萬磅。其中屬江岸各埠者。僅千〇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磅云。

又「洗耶模蓮」于十九世紀評論中載有最近支那視察一篇其說曰。

與中國事業有關係之英人不可不于上海謀處置中國之政策。吾輩既早論之矣。蓋上海雖稱爲中國之門戶。而察其景象。竟似與中國絕不相關。彼市政之整嚴。教會之宏壯。電燈則燦爛如月。樓房則高聳入雲。以及他種新輸入之文化。夫豈老大帝國中所嘗有者哉。毋寧以歐土稱之爲當耳。

北美評論中載有太平洋未來之葛藤一篇其說曰。

揚子江商業之盛實爲可驚。蓋江身橫臥于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各省之富源中。其流域之廣袤不下六十萬平方哩。求之全世界中殊鮮其匹。其爲東半球適于工商業之地。確無可疑也。此重要之長江。其注入太平洋而之海口。即曰上海。吁。上海之位置。非即將來之彙港乎。現今埠中之外國貿易已超過一千五百萬磅。而計揚子江全部之貿易。乃不下三千萬磅。此數之外。尙有由中國板船載運之貨物。因其輸出輸入。非納稅於稅關。遂無從查悉其實數者。居于此間之人口。至少亦有一億八千萬。里得兒云。將來揚子江全部之貿易額。當可望進至三萬萬磅。余亦云然。

其他熱眼于上海。而極口誇稱之者。如「揚古哇司板德」「坡兒忍司」之輩。不遑枚舉。下段僅就吾黨所見之梗概而略述之。

上海縣城。曰滬城。昔春申君之所居也。故亦曰申城。在黃浦江之西岸。繞以城垣。周回約二十里。雉堞上高架大砲。赤鏘斑斑。盎然古色。蓋自長髮之亂後。未嘗一用。亦未嘗一經磨拭也。牆脚一帶。草茅蕪亂。糞穢堆積。行者每掩鼻蹠足而過之。城門郭門凡七。即大東、小東、小南、大南、西門、老北、新北等門。門置守者。每至日沒之後。循例鎖閉。翌日天曙始開。夜間內外之交通。概行遮斷。命意在嚴捕務。其捕務之可笑。大可想見。大東、小東、新北、三門之街市。頗極繁盛。道署在大東門內。縣署在小東門內。每郭門前。必有二三賣卜者在焉。無晴無雨。問卜者常滿圍其座側。此亦可見中國人民頑迷陋固之習也。街道非常陝隘。頗有伸張兩手即可達兩側鋪面之觀。路中鋪以石塊。轉側陷落。高下凸凹。偶一降雨。則泥濘浸滑。數日猶不得乾。行路之艱苦。殊難言狀。鋪店雖皆二層樓房。然以街道過狹。故白晝獨昏然陰闇。金字招牌。高懸軒角。恰如暗夜之榮光也。到處尿流屎積。如川如山。肉店之血腥。酒館之臭氣。薰蒸竄鼻。而官吏則輿馬雜沓。往來如梭。喝道之聲。時時到耳。淨娃盪婦。或步行。或飛轎。容裝妖冶。醜態橫生。外來遊者。一過此市。蓋無不驚其摩肩擊轂之盛。而復嘆其湫隘囂塵之不可居也。各店商品。雖皆分門專售。常見購物者雲集于門。且鱗次櫛比之商店中。無一有遜色者。聞城內商況之盛。頗足與租界中之商況相抗。蓋非虛言。城中搬運貨物。全用小車。車只一輪。而以一人從後推之。雖道路崎嶇狹隘。亦頗能運行如意。或乘以人。或載以物。其

重量常在百數十斤以上。而推者并無難色。亦覺其利便可用也。

各國專管租界。在縣城之北。面臨黃浦江。江之源發于江蘇省內。濁流滾滾。緣縣城及租界之東岸而北流。與揚子江相匯。商船軍艦。常碇泊于江中。有櫺影蔽江之勢。租界分英美法三區。英占其中部。法界接近縣城。在英界之南。美界距吳淞江。又稱蘇州江。黃浦江之支流也。而位于極北。就中以英界爲最繁華。道路亦非常齊整。以中國各處地名名其街。曰北京路、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廣東路。東西通衢曰大馬路。其中以南京路爲極盛。南北通衢。則有四川河南、福建、浙江、廣西諸路。其餘小巷并列。縱橫貫通。法界規模則頗異其趣。以接近縣城之故。商場交易。大難振起。方之英美租界。愈形蕭索。就此點觀之。不可不咎法人擇地之不當也。是正可爲日本人前車之鑒。美界離縣城凡四五里。近接揚子江口。而連吳淞市街。自吳淞開作通商口岸。美界之地位。愈當衝要。而有日盛一日之觀矣。日本人所經營之事業。如三菱公司。并其專用碼頭、領事館、東本願寺、大東汽船公司、同文滬報館。皆在美界。其在英界者。僅橫濱正金銀行。及日清商品陳列場等三四處而已。

租界中設有市會。中國人呼爲工部局。以爲行政之機關。其職務多重土木。在昔英美法各界中。原各立有行政專部。近來英美二界已合爲一。而法則仍獨治其一隅。市會中之經費。其常年收入諸款如左。

地稅 房捐洋房及中國房屋洋房稅

埠頭稅

工部及郵政局之收入 各種營業稅力

車小車通行一租界內納稅幾許若欲行入他界更須增稅

支出數之重者

巡捕費 衛生費 點燈費 自來水費 公共土木費道路公園 土地建築 記錄局

費

數項中最為吾輩所當注意者。即修治道路一事。而層皆鋪以細礫。常運蒸氣鐵機車于其上。往復以壓平之。修道工夫。終年無暇。每租界之歲費。常在二十萬兩以上云。嚮者英人之經營香港也。慘憺辛勤者五十年。第一即從事于修築道路。備設水管。而瘴癘之氣因之漸消。歷時稍久。風土遂為之大變。雖伏天亦鮮流行之疫疾。斯非英國殖民政策中明著莫大之功效者乎。今日港中道路。已如砥如矢。聞其年費尙支出四十萬佛郎。其于上海租界。殆亦髣髴似之也。黃塵萬丈。人馬失途。乃大清國帝都之奇景。于他處吾無見焉。巡捕制度。亦頗整嚴。高六尺餘之印度人。頭裹紅巾。立于十字街口。以制止車馬之衝突。行人之喧囂。其象殆與倫敦無異。英界中長街大巷。備極繁榮。車馬駢闐。雲馳霧集。然巡查一揚聲一舉手。則數十輛馬車。不敢不按轡徐行。整列而進也。巡捕分三級。中國人居最下級。而印度人統率之。印人復統率于歐人焉。

租界中之司法制度。旅華外人之諍訟。概歸各國領事自行裁判。而華官無糾審之權。故各國領事館。皆設置法院。而英國特設高等法院一所以處理上控案件。而省歸訴于本國之勞。又凡與中國人關涉事件。即歸會審衙門管理之。若中國人有欲上訴于高等法院者。則更須捐納人頭稅若干。三租界中司警察事務。概歸各巡捕房管理。

自來水局。租界中之飲濯水。悉仰給于該局。局設于美界之北端。于八百八十年始計畫設立之。八十一年始由英人赫德起工營造。其款項係由倫敦市場募集。共費五十八萬圓。構造之制。係將黃浦江水。導入沈泥池。以沈澱污濁。而後引入用水池。再經濾水盤。十分濾過。始注之于清水倉內。而使之流往英界江西路之貯水樓。分入鐵管。由地下通過。分布於三租界全部。及湧泉路一帶。貯水樓高百二十九尺。地中鐵管長四十五哩。樓中之水。常貯有三千七百五十石之多。淀橋水道之工事。大約相稱。然尙不能無規模狹小之憾。至江西路近望貯水樓。則見其聳入雲端。巍然動目也。租界中有此制度。故飲濯皆得清水。而縣城內則仍汲取江水。必以明礬沈清之。始可飲用。

公園

即外國花園

此園創設于千八百六十八年。其地爲黃浦江及吳淞江會流之處。英領事館在其前。雙面臨江。風光絕好。園中綠陰滿地。四序皆花。中央有音樂堂一座。除來復日及來復三日。每至午後九點鐘。即按序奏樂。管弦清亮。金鼓鏗鏘。夏日之夕。涼風襲人。月華如

水。深眼遊客。纖腰麗姝。或放棹於江心。或開筵于亭曲。殷勤欸欸。流連而忘歸者。蓋以千百計。是爲何如之賞心行樂地耶。故歐人遊于上海者。輒謂此土屬于中國。毋寧曰爲吾歐有爲近實也。是絕非虛語耳。該園歲費頗屬不貲。其人欸爲誰認之。則固中西人等量同度。合力負擔者也。而吾惟見白人昂首濶步。而遊息于園者。絡繹不絕。從未見有一華人敢擅入遊覽者。吁。是非與吾輩同種而同立國于東方者。一難忍之辱乎。然不許華人共同享受者。固不止一公園而已。觀上海埠中。凡屬西人住宅及會場等。何處不高揭華人。不許入之五字乎。吁。不知所謂華人者。曾亦親見之而自思之否。若吾則誠不能代華人見之而思之也。雖然。西人之所加于華人者。何用深責。誠平心靜氣。熟思審處。今天下之人如華人之不重公德。不保秩序。不愛潔淨。其誰肯與以接待。而能不嚴禁痛拒者乎。

各國銀行。中國各省皆有錢莊。但其業雖供融通金額之用。而其實係以兌換銀錢。并發行錢票爲主。如借貸及匯兌等事。皆別立機關。而錢莊之規模。頗不完備。近時亦倣行西例。設立中國銀行。而其餘則皆外國銀行也。其中之重要者。有匯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法蘭西銀行。德華銀行。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橫濱正金銀行等。而尤以匯豐之信用爲最厚。中國人以有好現銀。不好紙幣之癖。見稱于當世。而匯豐之兌換紙幣。乃偏能廣行于中國人之間。近時日本五圓一紙之銀票。亦日漸通用。此銀行原屬英人在中國無二之金融機關。

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英俄間沸騰激起之牛莊問題。及本書第三章記述放貸于中國內地各鐵道之事業。其關係殊非淺鮮也。

華俄道勝銀行開始于光緒二十二年。其時恰值俄公使喀西尼之密約。露顯于美國新聞紙上。人見此舉之成功。無不大驚。且佩服俄籍人畫之精深遠大。開業之地。擇定上海漢口。蓋欲吸取中國之資財。而統制中國之財政。使此銀行之地位。爲俄人無二之金融機關。漢口茶葉。既與彼有極大之關係。而上海爲東洋第一商埠。又彼所指爲政敵之英國勢力。峰之巔頂也。故先占踞兩地。以立不拔之根基。且資本組織之法。又極秘密。無從探其寔況。但知其大約凡六百盧布。一盧布約合華銀七角半而已。其營業之性質。大異于他處銀行。而另得一種之預訂業。觀于左列之條項明文。而俄國對中國政治上所抱之野心。既隱約可見矣。

一 中國之租稅銀兩。及凡上納之款。歸該銀行經理。

二 許其經營關於國庫之業務。又若經中國政府承准。即可代造各省之貨幣。又中

國政府償還外債利金之事。歸其承理。又得于中國內地。布設鐵道。及架設電線。

三 在各通商口岸。買賣恆產。其價值務憑中人公平判定。

四 中國設欲借資于俄。若以茶作抵物。則茶價原值百兩。可抵銀九十兩。其餘他物。則原價雖值百兩。僅能抵銀八十兩。

該銀行之表面。雖云經商。其實于極東外交上之影響。殊爲重大。今更擴張推廣勢。不可當。其本行設置于俄京。而在中國。則上海之外。更分設于北京、天津、牛莊、旅順口等處。于俄國則莫斯科、海參崴、普落可由、基奴得堪、打里苦西堪等處。及法國之巴黎。日本之長崎、橫濱等。皆已設有分行。又煙台亦設有代理店。其進步發達之盛大神速。真可驚也。查該銀行定時存銀之法。每銀二百兩。存三月則以三厘計息。六月四厘。十二月五厘。此利金之數疑有誤然其爲中國人所信用。較之匯豐則遠不及。

貨幣 滬上雖亦行用馬蹄銀。然使用最便者。則惟銅錢。以小銀圓折算對換。而銅錢之價。常不見其低落。例如每銀一角。僅換銅錢七八十文。且小銀元一項。又分數等。其爲湖北廣東香港所鑄者。尙可通用。而鑄自浙江者。次之。若安徽鑄造者。則至上海殆不能用矣。墨西哥之鷹洋。流通極廣。不啻爲中國之主幣。其價值亦隨時隨地。高下漲落。迄無定揆。此外則錢莊發行之紙幣。亦多信用深厚。通行頗廣者。惟外人初見之。則驚其墨污塗滿。殘壞不堪。鮮不以爲拭穢之棄紙。而不知堂堂大清國之銅幣銀幣。既如彼矣。而紙幣之如此。豈足奇哉。

郵政電報 英美德日諸國。皆各自設有郵局。即所稱書信館是也。稅關書信館。即中國所設之郵政局。以遞送信件于內地諸省。惟局員怠慢。脚夫遲緩。常多不滿人意之處。私立信

局。雖因官立郵局之後。生意寂寥。現亦尙存十數家。電報則有中國電報公司及大北電報公司。大東電信公司。雖稱爲互相連絡。亦不過爲各處商埠交通之便而已。

造船所 其規模宏大者如左。

一江南製船所。屬于江南機器局。自創設至今。不過造船十餘隻。其中有船渠。規模頗大。皆爲中國之官物。

二董家造船所。在縣城之對岸。

三老船廠。在虹口美租界。

四新船廠。在黃浦江之東岸。

此外尙有外人所設者數所。今略之。

工場 上海之織布、製綿、紡績、諸工業。若詳加考查。自非本書之所能盡。蓋即楊樹浦一帶。運甕飛材之大工場。且以數十計。其他各處之小者。更不遑枚舉。茲僅述一二。以見其概略。

一江南紡紗織布局 光緒八年李鴻章在北洋大臣之任。爲防遏外物之輸入起見。而奏請創設者。

資本

一、二〇〇、〇〇〇兩

壓棉器

四〇臺

精紡器

一五、〇〇〇個

男工數

八、五〇〇人

粗布

六〇〇匹

每日製出之額
斜紋布

二〇〇匹

細布

二〇〇匹

工資

男工

錢百文至二百五十文

女工

錢百文至二百文

每日所銷費塊炭之額

八九噸

二紡線新局 創始于光緒十六年

資本(每股銀二百兩)

四五〇、〇〇〇兩

錘數

一五、〇〇〇個

男工

二三〇人

女工

四二〇人

三華盛紡織廠

資本

四、〇〇〇、〇〇〇兩

錘數

七〇、〇〇〇個

所用塊炭多輸自日本者。棉花則中國之土產也。

四裕源紗廠

資本

四〇〇、〇〇〇兩

錘數

二〇、〇〇〇個

他如棉花公司、棉利公司、大純紗廠、公和純廠、廣德泰、花廠等。其資本大概在三四十萬內外。錘數約在一萬至萬五千以上。其原料即仰給于蘇州、無錫、嘉州、湖州、杭州等處。皆與上海相距不過百二三十哩。且又得水運之便。故織布、紡紗、製棉等業。所費成本極屬低廉。江南機器局 現歸督辦鐵道大臣盛宣懷管理。與漢陽鐵道局并稱完美。局設高昌鄉。當黃浦江之右岸。在上海之南境。距縣城僅一里半。據局員言。此局創始于同治四年。每年經費七十萬兩。(或言九十萬兩)現所雇外人以當監督之任者。惟鍊鋼廠、大砲廠各一人。繙館二人而已。其餘皆中國人。局內之工場。凡分為七。即

- 機器廠
- 船機製造所
- 熟鐵廠
- 鎗廠
- 鍊鋼廠
- 礮廠
- 礮彈廠

大小役工。凡三千餘人。每日工作時刻。自上午七點鐘起。至下午五點半鐘止。通計每年所製出之物。大畧在百尊以內。鎗四五千桿。其餘之製出額。及所費之工銀。所收之利益。并無

冊記可憑查考。中國人之糊塗疏畧。真有令人可驚者。舊歲剛毅南下籌款之時。窮搜毒括。于該局亦撮去一萬二千兩。想其財源之充裕。似非漢陽鐵政局所能及。其管理者爲盛宣懷氏。彼固所謂利中人也。製造鎗礮之工程。雖非絕無可觀。然監督者率多怠忽。役工更難免偷惰之弊。諸事亂雜。紛然無序。蓋機器雖皆西式。而司其事者仍屬僉僉。二字譯音爲日人其廢時棄財。何足怪哉。

新聞紙 上海一隅。所發行之新聞紙。頗不爲少。漢字新聞有

中外日報 蘇報 新聞報 同文滬報 遊戲報 申報

數種。中外日報。乃中國新黨之機關。現爲汪康年氏所管理。近來報體日益改良。記事持論。大能發揮愛國之血誠。深任覺民之責任。銷路亦日見暢旺。各報中自當推此爲冠。若蘇報若新聞報。宗旨亦甚相符。而銷路未能及之。同文滬報。向稱字林滬報。亦新黨所創設。後因欺費難支。遂爲我日本所設之東亞同文會所有。爰改稱今名。申報係法人某所經理。其基礎極堅。而其流毒于中國。實非淺鮮。蓋該報創行最早。其主旨惟在獲利。不稍知有覺世牖民之責。中國時局艱危至于今日。而該報猶故作不關痛癢之論。以粉飾太平。而愚惑萬衆。吾甚不解其主筆之華人某。何以全無心肝。安作亡國之奴也。此外尙有西字新聞數種。頗可觀察英人對華之意向。及其所設施焉。新聞之情形大概如此。他關於文學教育及風流

遊覽諸端。自別有遊歷者之筆記專書。可供參考。茲不具說。

長江沿岸諸通商埠。已論述一過矣。尙有蘇杭兩處之工業場。于長江之財務上。頗有切緊之大影響。請記其大畧如左。

第十二節 蘇州

蘇州在上海之西。相距二百八十里。上溯淞江之船舶。絡繹不絕。而皆匯集于該地。此則依馬關條約。開埠以後之情形也。府城周圍約二十里。繞以城垣。城內專住華人。其狀與上海無甚差異。城外運河環之。其河流與淞江互相連絡。一線至府屬無錫縣之北。而通鎮江。一線沿城垣而下。合入大運河。南行而入浙江省之杭州府。城內外河道縱橫。四通八達。雖陋巷僻路。無不得舟運之便。所謂南船北馬。余于蘇州而益信南之多船焉。此地原屬禹域揚州之域。其後爲吳王闔閭之所都。至明始稱蘇州。今仍之。其界域東接蠶業名區之大倉州。南連穀產名區之浙江嘉興府。北通大運河。而與鎮州南京通州諸市場聲息相貫。土地豐美。適于耕作。工業昌盛。產物甚繁。古諺謂「天有天堂。地有蘇杭」。良不誣也。惟與上海相接密邇。該地原有之富商大賈。已多投資于上海市場者。而該地之資本。不無餒色。加以鎮江南京亦相距甚近。百貨彙集。而交通頗靈。故該地居民。凡有需用之物。多取求于鎮江南京。而本地商務。殊難振起。然米粟蠶絲。及他種工業。究屬該地主產。豈非他處所能奪其利也。

其附近之田畝。種殖稻禾。多不循定時序。播種甚密。而收穫極豐。土候之宜。誠爲可愛。該府城特設置督糧道一員。以監督運糧事務。聞每年歸其運往北京之糯米其值不下四百萬兩。徵之光緒會計錄。所記如左。

各省徵糧之額

江蘇	一、二二二、九七三、四二二五〇	石
浙江	六〇五、二九五、〇七六七〇	斗升合勺撮
甘肅	三八三、一九一、一八〇三〇	
山東	三四五、四六二、九一三八〇	
廣東	三四二、三〇三、七〇八八〇	

各省徵糧納銀之額

江西	八八〇、五一〇、二二六	兩錢分厘
江蘇	七八六、七八五、七二五	
浙江	七四三、九二六、七二二	

由是觀之。各省納于北京之米粟。實以江蘇爲最多。而江蘇省內產米之區。又當推蘇州爲中心點。且不獨米穀然也。查各省所納之地租、鹽稅、釐稅、雜稅等費。其額亦舉無高于蘇州。

者。人言蘇州自然之富力甲于天下。誠非虛語。今日之凋敝。則由政府括削太甚之所致耳。工業以紡絲製緞。與南京齊名。今請略述絲業之現況焉。紗緞二物。爲其主產。而綢、羅、湖縐等。皆非所出也。織造紗緞之機。城內外合計約二十六七百臺。戶戶皆有二三臺。軋軋之聲。到處盈耳。其有大資本者。則開紗緞莊。或稱曰賬房。大小共百餘家。稍有資本者。曰現賣機。蓋買絲自織而自賣之。展轉營運。得自由以維持現業。資本最少者。曰機房。則不過承接各紗緞莊之材料。爲之織成。僅得糊口之利。免于失業而已。販賣生絲之業。曰絲行。專賣經絲。一種者。曰經行。售染色之經緯絲者。曰做頭店。城外運河兩岸。白壁連甍者。則所謂染房練白房也。生絲之原料。即取給于蘇州。而經線則多來自浙江之南潯、震澤、湖州。緯絲則以香山、光福之產爲最上。其銷場遍于全國。遼東、滿洲一帶。銷費尤多。而廣東、福建、江寧、湖北次之。每年輸出者。值銀三百餘萬兩。市場以春秋二季爲極旺。以是等紗緞。最多供婚嫁之用也。秋冬二季。各省商人即陸續來集。至貨物收齊始去。其值之最低者。每匹以十七八兩爲度。最昂者亦不過三十兩。吾嘗留心察其議定緞價之法。值之高低。乃不以品質顏色之研媷定之。而先在量其輕重。重者則必較輕者爲優。是大可告吾國商人之業。絲者。必須投其所好。始能攘其利也。城外尙有中國商務公司所掌設之經絲廠。及綸紗廠。規模亦頗有可觀。今略之。

此地商業大概情形如左

輸出品

輸入品

上海 絲織物 熟絲 生絲 繭 棉花 洋布 火油 外國雜貨

杭州 熟絲 棉花 紹興酒

鎮江 絲織物 熟絲 燒酒 雜貨 藥材 紙

江寧 全上 絲織物等

安徽 絲織物 熟絲 燒酒 豬油 茶葉 木材

甯波 絲織物 塊煤 木材 鹹魚 海味

年次 自外國輸入品 自內地輸入品 輸出品 總計

光緒廿三年 一二、三七三兩 二、七五一兩 三六、〇二三兩 四二、一一四兩

光緒廿四年 九二、〇三四 八六、八六四 一八二、二二〇 三二六、五二二

光緒廿五年 六四四、八三七 五五、四三五 九一、八七八 一七一、一一〇

商務既標明於上矣。請更就其交通機關最有勢力之一部而考察之。蘇滬相距。遠不過二百八十里。其間通流之吳淞江。水深流緩。最便舟運。光緒二十一年。始有華人開設戴生昌

輪船公司。往來蘇滬。得利頗厚。次年六月日人白岩龍平氏。創設大東新利洋行。今稱大東滬船合資會社與之對峙。其取船費特廉。而接待旅客。亦較戴爲周到。於是乘客趨之如鶩。日益加多。現今該會社所有輪船。已在十隻內外。而拖船亦以十數。各輪船體量甚小。平均皆不過十四五噸。發此達彼。費時約須十二三點鐘。搭客船費。上等收銀一元八角。在內中等六角。下等三角五分。搭載貨物。茶每噸取資一元。繭每噸一元二角。塊煤每噸一元。棉花百斤二角五分。絲織物四角。雜貨三角。洋銀每函五角。其營業規模大略如是。戴生昌之外。尙有公司數家。所有船隻。共計凡十六艘。然近來各公司之信用。皆已失墜。惟大東會社。日見興盛。漸有專利之勢焉。

第十三節 杭州

杭州爲浙江省之首府。距上海之西南百五十哩。距蘇州之南百廿七哩。其地當運河盡頭。府城在河之西岸。租界在其東岸。城內外約有五萬戶。人口五十萬。或稱七十五萬。城郭宏壯。周回約五十里。西抱西湖。東南濱錢塘江。風景爲江南之冠。地味豐腴。蠶桑最盛。由上海溯黃浦江抵杭州城下。沿岸皆爲桑圃。絲織物以綢緞爲大宗。設有督造官。督造貢呈衣服。此項費用悉賦于民。每年不下三十一二萬兩。蘇州亦設官督製貢衣。每年所費約值百零八萬餘兩。較之杭州。增至三倍有半。蘇州人物華侈。遊民衆多。商店之規模概多狹小。而杭

州則整齊宏壯。工商之操作甚勤。其人情較蘇州爲驕傲。亦非無因也。農工之盛。鳴于天下。于絲織物之外。數其出產。則有

棉花 茶 茯苓 扇子 石器 鐵器 紙 紐扣 顏料 藥材 漆

等物。據「中國商業攷」所載。生絲之集于此地者。以杭州海甯來者爲最多。其總額每年約四萬袋。一袋八十斤。就中有八千袋留供杭州本地織造之原料。其餘則輸出各地。絲業總局爲絲業經紀人所組織而成者也。若購絲者以授受搬運之事。概託于彼。每袋例取費銀二十九元四角。凡完納釐稅及途中損失諸事。皆可勿慮。物主得安然于上海。待貨運到而後接收之。

絲綢、甯綢、紹緞之產額第一。而湖縐紡綢等次之。上等絲綢。每匹價銀約二十三兩。或低至十二三兩。從事織絲業者。城內外不下千戶。所生利益。每起花甯綢一匹。計銀四元。無花者二元。紋緞八角。無紋者五角。試綜核絲商機坊及綢緞莊。每年所得者。通計之。至多以七八百萬兩爲額。至少當亦近五百萬兩。

西湖金沙寺畔有蠶學堂。創立于光緒二十四年之春。延聘日人教習二員。招生肄習。年來頗見成效。

杭州亦因甲午之役。爲馬關條約索開之商埠。近時貿易益見發達。茲示其總額于左。

年次 自外國輸入品 自內地輸入品 輸出品 總計

光緒二十三年 九二、二二七 三二、一八五 一〇二、九九四 二二七、三九六

光緒二十四年 一、二五九、五四四 二四一、七〇三 六、一六九、三七二 七、六七〇、六一九

光緒二十五年 二、〇八四、八七五 八七五、三五九 五、〇三三、二四五 七、九九三、四七九

杭州交通之大概。東北自上海。東自寧波。各種貨物。皆輻輳歸集。錢塘江、太湖、運河。流注其旁。大得舟運之便。浙江全省之出產。無憂停滯。而聚散要以省城為歸。往來于寧波湖州太湖等處。係仍用中國向有之板船。而與蘇滬之交通。則有大東會社及戴生昌等輪船公司。甚覺便利也。蘇杭間行駛輪舟。約須三十點鐘。大東會社雖亦有船通行此線。然大部利權。尚握在戴生昌之手。是為吾輩所當注意者。但津鎮鐵道告成之日。此地形勢。必將頓變。設以淤滬鐵道接延于此地。而使福建杭州互得連絡。則杭州能不為中國南部商業之中樞地乎。吾恐將波商勢。一被削於上海。將再奪於杭州也。

結論

以上僅就揚子江岸最重要之地。而略述一二。若夫雲貴等處。亦屬其支流之所及。面積亦非常廣大。要而言之。無論本流支流。其沿岸之富源。實無盡藏也。是故就政治上外交上及財務上推考之。決無有輕忽看遺之理。當德人占膠州時。世論沸騰。英人遂于光緒二十四

年二月。通總理衙門。明訂揚子江流域不割讓與他人之約。然所謂揚子江流域之範圍。大小遠近。固漠然無定也。曾有別烈蘇爾德卿。以此問題。質諸駐華訂約之英公使馬克德那爾得氏。現任駐日
本公使請其將若何界限。據實劃明。而馬克公使不能對。久爲吾輩所不能解。且英政府亦以此界限未定之故。每于對中國政策。及與他國交涉之間。頗生疑義。前年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二月十四日。英國阿修密德巴得烈德卿。曾於下院宣言。要求政府指定揚子江流域之界限。而示以明析之地圖。其時外務次官蒲羅德克氏答曰。

此項地圖。非與中國政府詳明劃定之後。不易昭示于人。然有可擔保者。女皇陛下政府之意見。必求十分將限定地域。擴充推廣。以達本來之目的。是則可豫知者也。

由此觀之。英國政府于此項地域之範圍。竟屬進退自如。聽其隨機應變。其不劃定者。正其巧妙不可及之處也。特前年春間。有聖遮唔司。嘉些得新聞之通信員。曾在漢口草文一篇。題曰「英國在揚子江之地位」。登之該報。其稱揚子江流域。固指定長江兩岸各省之境界而言。更明明指定四川、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七省。納之于英國勢力範圍之內。且以爲比利時合同會社之于蘆漢鐵道。美之于漢粵鐵道。皆本屬英人應享之利益。不幸而坐失機會云云。吁。英人之貪欲無厭。就此可見一斑矣。而吾日本人對岸坐觀。對此不盡不竭之寶庫。一任歸落于遠人之手。而我曾不得其分餘之利。其能已乎。吾願具識之士。深謀

遠慮。而求所以處之。

橘在江南爲橘。過江北則爲枳。甚矣哉。風土之影響於人事。如此深切著明也。吾每讀支那史。而深察支那國民今日屢挫屢劔之所由。而又未嘗不驚嘆其常戰敗於小國家。而戰勝於箇人也。何則。彼其國家。常征服于他人。有史以來。易姓鼎革。不下數十代。或乃全統屬于異種人之軌下。甚至辮髮左衽。易其故常。雖然。其箇人之精神。民間之風俗。絲豪無所失墜。不甯惟是。直能使異種人。同化於已。如螟蛉之爲果臝。春蠶之爲飛蛾。故雖朝代屢更。而所謂中華國民者。猶數千年赫奕於天壤。不見夫起于漠北。席捲歐亞。雄武强悍之成吉思汗。其子孫不數十年。而化爲一優柔浮靡之洛陽公子。卒亡其國乎。不見夫崛起長白。蹴踏神州。強毅英鷲之愛親覺羅氏。其子孫今已瓊瑤玉佩。文質彬彬。儼然漢唐之華胄乎。嗚呼。非地理上之影響。何以及此。今試綜覽支那五千年史。以地理學之眼而觀察之。概論之。

第一 支那開化之位置

支那大陸之國也。奄有亞細亞大洲之東半。壓太平洋之西面。盤屈二萬萬餘里。雄乎偉哉。東半球萬山之宗峯。爲帕米爾高原。自帕米爾以東。衍爲三大山脉。在南者曰喜馬拉耶山脉。劃西藏之西南界。而餘勢南趨。爲後印度半島。在中央者曰崑崙山脉。溝伊犁西藏之間。

自青海而趨於支那本部之北境。與祈連山賀蘭山陰山相連。爲內興安嶺。長白山。爲滿洲
朝鮮之界。其入於中國本部者。又分爲南北嶺。南嶺受喜馬拉耶山脉之支勢。爲苗嶺。五嶺。
武夷山。東北折而盡于海上之舟山島。以揚子江珠江爲其水域之識別。北嶺爲岷山秦嶺。
以黃河揚子江爲水域之識別。其在北者曰阿爾泰山脉。在北方蒙古西伯利亞之境。一支
連興安嶺。一支爲外興安嶺。而更有天山之脉。自阿爾泰脉之起點東行。而別爲天山南北
路。

由此觀之。支那者。以喜馬拉耶及阿爾泰。爲天然之南北二大屏障。而中以崑崙山脉三分
之。爲蒙古、西藏、及支那本部。於蒙古有漠南有漠北。其西之伊犁。東之滿洲。亦附焉。於西藏
有前藏有後藏。其東北之青海亦附焉。就中各地之地勢。氣候不同。而開化之跡亦異。支那
本部。爲中國文明最發達之區。而亦因南嶺北嶺之地勢。分爲三大區域。北嶺以北。曰黃河
水域。北嶺以南。南嶺以北。曰揚子江水域。南嶺以南。曰珠江水域。更細別之。則黃河揚子江之
間。爲淮水水域。揚子江之上流。爲嘉陵江水域。湖北爲漢水水域。湖南爲洞庭湖水域。江西
爲鄱陽湖水域。直隸爲白河水域。
以地勢之高低論之。則西北及西南。山地也。揚子江上游。邱陵地也。白河黃河淮水及揚子
江下游地方。直隸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一帶平地也。以地質論之。則中央平地之河南

山東安徽浙江江蘇江西湖北湖。最爲膏腴。產米及絲。南方福建廣東四川貴州雲南地方產茶。

山脉者。不特爲地勢之境界。亦開化之境界也。故支那之開化。隨其地勢而分三大區域。又細別之爲附屬六小區域。一如前節所陳。

地勢平坦。地味膏腴。則其開化必殊早而特盛。此世界萬國之通例也。故讀支那文明史。則以黃河水域之開化爲最早。次南折而爲淮水水域之開化。揚子江下游之開化。再轉而爲漢水及洞庭鄱陽水域之開化。而其支線又有三。甲乙並出于黃河上游。甲爲嘉陵江水域之開化。乙爲漢水上游之開化。丙出于黃河下游。北歧而爲白河水域之開化。

凡各地各自開化。其性質自不能相同。及其相遇也。必有衝突。衝突既久。或相征服焉。或相折衷焉。以成爲同一之開化。此亦世界萬國之通例也。支那開化之域。既有多方。茲不能一一舉其差異之點。惟其差異之最易見者。則黃河開化與揚子江開化是也。黃河水域之開化。有三代秦漢唐元明清之帝都在焉。揚子江水域之開化。有吳六朝宋明之帝都在焉。前者多重實行。後者多貴理論。前者有孔子有孟子有蘇秦張儀商鞅韓非李斯之徒。後者有老莊有屈原有六朝之清談家。隋唐之佛家。宋明程朱陸王之道學家。

淮水水域之開化。有漢高祖曹操。漢水水域之開化。有漢光武。有杜甫韓退之。白河之開化。

有幽并悲歌之士。嘉陵江水域之開化。有巴蜀之別天地。惟珠江水域之開化。以久爲苗族所窟穴。故比於他方。殊有遜色。且遠在他地之後。其影響所及于全局者甚少。雖然。今亦駸駸有陵駕中原之概矣。

第二 支那開化之進路 (上)

西方之開化。起于歐弗里的士 EUPHRATES 及臺格里士 TIGRIS 之兩河畔。而年年汎漲之尼羅河。亦能使埃及爲世界開化最古之國。蓋河流之與文明。其關係之深切如此也。而東方之開化。亦以汎濫最多行道屢遷之黃河爲第一焉。

凡世界之進步也。其第一級爲農業開化。其第二級爲商工業開化。揚子江水域。氣候溫暖。水深而便于舟楫。于物貨之聚散交通最便焉。故于商工業開化時代爲最宜。若黃河則泥沙汨汨。濁浪滔滔。無舟筏之利。而水流所經。地成膏腴。故于農業開化時代爲最宜。又世界人類之初祖。莫不發源於中亞細亞。蓋帕米爾高原。實爲全地球之骨幹焉。各國文明。皆環其下而發生者也。揚子江之源。峻嶺挿天。谿谷千丈。無文明過渡之路。而黃河之上流。則與中亞細亞相接。此亦黃河開化先于揚子江之一理由也。

今考支那上古之傳說。有所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等。以迄于三皇五帝。彼天皇地皇人皇之名稱。自出于後世所附會。無待言。雖然。其口碑亦必有所受。疑信參半。

節而取之。亦可以畧見古時變遷之跡焉。

天皇氏之部落有十二酋長

其跡在柱州崑崙山下

地皇氏之部落有十一酋長

興於熊耳、龍門等山

人皇氏之部落有九酋長

生於刑馬山提地之國

有巢氏 始教巢居

治石樓山（在瑯琊）之南

燧人氏 始教火食

因天下水多故教人以漁

由是觀之。則天皇氏之時。支那種族。實未移來於黃河水域。其遺跡果在崑崙山下與否。雖不可考。然其自中亞細亞移來。殆有可信者。熊耳山、龍門山皆崑崙山之支脈。在今河南省。則地皇氏之部落。已入宅于黃河水域矣。有巢氏之部落。其跡在石樓山南。忽已達山東之地。而燧人時云其國多水。則亦在山東附近黃河水澤之地。有可想見者。自天皇至燧人。其間年代幾何。雖不可考。綜合觀之。則支那開化第一進路。實循黃河水域沿流而下。可知也。雖然。上古之初。狃狃獠獠。穴居野處。飲血茹毛。不過游牧蕃人。逐水草爲轉移。不足以開化目之。其後及三皇五帝之際。始由游牧時代。漸變爲土著時代。於是始上開化之初級。而支那開化南征史之時代。亦繼之起焉。自此而黃河水域之人。與揚子江水域之人始相遇。試舉三皇五帝之傳說如下。

太皞庖犧氏

生地 成紀（在甘肅省鞏昌府）

都 陳（河南省陳州府）

墓 或曰葬于陳。或曰葬于南郡。或曰葬于冢山陽高平

後裔 任 宿 須句 顓臾（皆在山東齊魯之地）

由此觀之。則彼亦沿黃河而下。立開化基礎於黃河下游山東河南一帶之地者也

庖犧氏時代之開化。

結網罟教佃漁。（觀此則其在河南山東澤國之地可想）

養犧牲充庖厨。（漸有土著之形又略知蓄聚之義）

畫八卦造書契。（思想發達之基礎）

作甲曆定歲時。（天文學之濼觴）

制嫁娶。（道德開化之第一級）

以龍紀官。（政治樞機之萌芽）

造琴瑟。（音樂起原音樂者所以挑撥性情使之開發也）

封泰山。（祭祀之始宗教思想之端緒也）

女媧氏。繼庖犧而作。實爲開化南征史之發端。蓋當時有最強之諸侯（實則他種族之酋長）共工氏者作亂。與祝融氏大戰。而女媧討平之。共工氏之國。據傳說云。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則其部落當在海岸以達于揚子江。而祝融亦南方揚子江水域之一部落也。今有女媧山在湖北鄖陽府山之下。有廟在焉。然則女媧殆先平河南山東附近之亂。南進中央沃野。過淮水水域。遂達于漢水水域。此實支那開化南征史第一節也。

炎帝神農氏。

母。有媯氏之女女登游于華陽（華陽今陝西地）

生長地。姜水（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南）

興起地。烈山（隋之厲鄉）

都。都。（一）陳（河南陳州府庖犧舊都）（二）曲阜（山東兗州府）

跡所及。長沙茶鄉（湖南長沙府）

然則神農亦下黃河水域。以河南山東爲根據地。而其遠征更逾于女媧。渡揚子江。入于洞庭水域。此爲支那開化南征史第二節。

神農氏之開化。

作耒耜藝五穀。（土著開化之創業）

嘗百草製藥。(保全生命之思想漸發達)

日中為市。(物品交易之始。開化之意思大動。)

第三 支那開化之進路 (中)

支那開化史中有當大書特書者。黃帝之開化是也。蓋前者事跡既半屬於無稽。且野蠻之風。純然未脫。無甚可紀述者。及至黃帝而漢種之基礎始定。

黃帝軒轅氏。

出生地。壽丘

成長地。姬水。(河南省河南府)

初封地。有熊。(河南省)

都。涿鹿。(直隸省順天府)或云彭城。(江蘇省徐州府)

死所。相傳採首山(河南許州府)之銅。鑄鼎于荆山(湖北省)之陽而崩。又傳浙江

處州府縉雲縣仙都山上有鼎湖黃帝崩地也。

遠征地。東至於海。登丸山(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及岱宗(山東)西至空桐(甘肅省)

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熊山在河南陝州)湘(湘山在湖南長沙府益陽縣)

北逐葷粥(蒙古人種)合符釜山(疑在直隸)。

由此觀之。則黃帝遠征之足跡。其南進者自黃河水域而及于漢水洞庭之水域。或遂及于揚子江口浙江地面。而其一支線。別向於白河水域。且正妃嫫祖氏生二子。一青陽。居江水。一昌意。居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黃帝又娶蜀山氏之女。然則彼之進路。已漸溯長江水域。而上達于嘉陵江水域。是爲支那開化南征史第三節。又爲支那開化北歧史第一節。古史稱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生禽蚩兀于涿鹿之野。阪泉涿鹿皆在今直隸順天府附近。蚩尤蓋九黎之君。古之黎國。在山西潞安府。實寒地人種之酋長也。黃帝遷其部衆之溫利者于鄒屠。(殆山東地)其兇猛者逐之于北方。此實白河水域開化之播種也。

黃帝時代之開化

- 一 立六相(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 二 立史官(蒼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蒼頡始制文字)
- 三 立占天官
- 四 大撓作甲子
- 五 容成作蓋天及調歷
- 六 隸首作算數
- 七 伶倫作律呂

八 榮援作十二鐘

九 大容作咸池之樂

十 作冕旒正衣裳

十一 作器用 帝命鞶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作杵臼而穀粟始鑿。作釜

竈而民始粥。作甑而民始飯。澤有橋梁。行有履屨。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揮

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木北狄馬上之聲）饒角靈饒神鈺。

以揚德建威。

十二 作舟車

十三 作合宮（議事堂之制）

十四 作貨幣

十五 作內經

十六 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十七 畫野分州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十八 戰術上之開化。史記云。帝乃修德振兵。整武治五氣。藝五種。餉也。撫萬民。度四

方也。募兵。教熊羆貔貅。用猛獸。助戰也。

以上所列。雜據傳記。其皆出于黃 時代與否。雖未敢斷定。然要之此時代之開化。其進步極速極盛。有可信者。其所以速且盛之理由。蓋有三焉。

一由於部落之併吞 蓋華人初入于大陸。在一望無垠之野。逐水草而轉移。其所最要者。設標的以記憶其進行轉移之方向位置。然後相離雖遠。他日可以會合。故天文算數之學。發達最早。至黃帝時而部落大加統合。故往來交通。種種開化之事。日漸增也。

二由於人民之土著 凡人民未脫游牧之時代。決不能得確立之文明。一旦去游牧而成土著。則衣食自有制限。而營生計之念。因之而起。又不得不制其爭奪。共圖安全。於是政治交際之智識生焉。又多數之部落。相並而爲土著。則其所需要者。又不徒在一部落而已。而連絡于衆部落之間者更多事焉。故人民一成土著之後。而百事百物。莫不驟進。此羣學公例也。黃帝時代。人民之土著始定。故開化如是其速也。

三由於外部之助力 黃帝之時。與華人種以外之他族。多所交通。如伶倫取嶰谷之竹以調律呂。論者謂爲印度樂入中國之始。岐伯作鼓吹。實採北狄馬上之聲是也。
繼黃帝者少皞金天氏。

黃帝時居於江水（蜀）

國於窮桑（山東兗州府）

徙都曲阜。(同上)死焉

顓頊高陽氏。

生于若水。(蜀)

興于高陽。(河南省開封府)

都于帝丘。(直隸省大名府)

死于濮陽。(同上)

帝嚳高辛氏。

都于亳。(河南歸德府)

葬于頓丘。(直隸大名府)

要之少皞顓頊帝嚳時代惟守成耳。其文明無甚可表見。及堯舜禹繼之。然後支那開化。始放一異彩。

第四 支那開化之進路 (下)

支那之開化。至堯舜禹時。有大發達者。有大變化者。試條論之。

第一 因洪水之故。其開化之根據地。此時忽轉移也。試歷觀前數章所記述。有巢燧人氏之部落。在山東附近草澤之地。庖羲氏都陳。(河南陳州府)神農自陳徙于曲阜。(山東兗

州府)黃帝都涿鹿。(直隸順天府)或言都彭城。(江蘇徐州府)少皞都曲阜。顓頊都帝丘。(直隸大名府)帝嚳都亳。(河南歸德府)由此觀之。則支那開化。沿黃河而下。而其根據地發生地。實在黃河之下流。山東河南直隸間之平地也。然堯舜禹之開化。則與之異。直遡黃河而上。以山西之高原爲其中火部。此無他焉。蓋洪水之爲之也。今試細論之。

帝堯陶唐氏。

先帝之都。亳。(河南歸德府)

出生地。丹陵。

初封地。年十三封于陶。(山東曹州府)十五封于唐。(直隸保定府)有唐縣。其隣

有完縣。堯城在焉。

都。平陽。(山西省平陽府)

死所。游於城陽。(山東沂州府)而崩。葬于穀林。

帝舜有虞氏。

先代之國。虞。(河南歸德府)

出生地。姚墟。(山東曹州府濮州之東)孟子曰舜生于諸馮。東夷之人也。

經歷地

耕于歷山。(山東濟南府南五里)

漁于雷澤。(山東曹州府濮州有雷夏澤)

陶于河濱。(山東曹州府定陶之西南有陶丘亭)

作什器于壽丘。(山東兗州府)

就時于負夏。(衛地今河南省衛輝府附近)

堯釐降二女于媯汭。(山西省蒲州府)

蒲阪。(山西省蒲州府)

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廣西梧州府蒼梧縣)葬于江南九疑。(湖南永

州府有舜冢)二妃葬衡山。(湖南衡州府)

夏后大禹。

出生地。石紐。(四川省茂州汶川縣)

成長地。西羌。(蜀地)

都。安邑。(山西省解州夏縣)

死所。會稽。(浙江省紹興府會稽山有禹陵有禹廟)

由此觀之。堯舜初年所居。皆在黃河下流平地。歷歷甚明。乃後世學者。不通大勢。徒見舜之

都城在山西。以爲其故鄉亦當在山西。而于傳記所傳地名在山東附近者。皆誣以爲非真。其乃將孟子東夷之人一語。亦概抹倒。以爲不過對文。王西夷而言。豈非武斷之甚耶。殊不知黃帝以來。都城本在下游平地。堯舜幼時。洪水未起。故仍生於斯。長於斯。及至滔天災變。下流沃野。森森溷沒。故不得已而徙于山西高地。以避水患。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安邑。皆爲時勢所迫。不得不然也。及歷時既久。水患全息。至商之天子。不能堪山西之瘠壤。乃次第就河南山東沃野都焉。而支那開化中心點。移于西北之山地者。殆五百餘年。以此之故。其時支那開化。亦大有素朴質實之風。如堯之茅茨不翦。土階三等。禹之非飲食。悉衣服。卑宮室。蓋由經洪水破壞之後。民力大困。亦由山西瘠土使之然也。

第二 因洪水之故。於支那開化。得許多助力也。約而舉之。有五端焉。

一 彼等因治水而得許多之新智識。繇治水九年。禹居外十三年。其苦心竭力。概可想見。世所傳禹貢。雖或出於後世僞作。然其締造之績。自必有不可誣者矣。

二 因經歷之地多。大得交換智識之益。歐洲之開化。全由十字軍東征一役。齎亞洲智識而歸。蓋文明進步之公例也。當時以治水之故。各部落人民。自四方來集。又分致力於四方。故見識技能。皆以磨練而日出焉。

三 時勢造英雄。以治水之故。人才彬彬蔚起。舜禹不待言矣。其餘司法之才。行政之才。

若益若皋陶若后稷若契若四岳若八元八愷。皆因時勢而起者也。

四 以洪水之故。各部落互相和親。漸趨于一統之勢。嚙昔相爭相搏之諸部落。一旦遇此非常之變。其恐怖同。其不便同。其困難同。遂不得不同志戮力。與天然之虐威相競。而互殘互鬥之風自息。

五 因時勢而產人才。因人才而成政治。且諸部落既互相結合。不得不求公平維持之法。於是不惟中央開化之權力日增長而已。即各地方之開化亦從此生焉。遂至定選舉之法。以立共主而行適當之主權。孟子所謂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位焉。以至舜禹。亦復如是。蓋皆山部落聯合之後。撮成一公立國之形也。

第三 當時內治之統合既成。遂漸思遠征於外。以擴其勢力範圍也。傳稱堯北教八狄。道崩。蓋堯時水功未成。專力內治。至其外交。僅與北方蒙古種衝突。未及其他。及舜則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巡狩四岳八伯。分折三苗。又命禹征有苗。卒乃南征。崩于蒼梧之野。蓋至舜時。始加大撻伐於南方苗族。遠越洞庭水域。而進至珠江水域之地。文德武功。皆極一時之盛矣。雖然。當時有苗之族。猶極盛強。其國左洞庭。右彭

蓋即鄱陽湖

蓋以湖南江西爲本據之地。而勢力範圍更及于揚子江水域淮水水域。及與漢族

相遇。力不敵而日蹙于西南。至舜之時代。更歷數次大挫。竄其三大部落于三危。

甘肅安西府

分

其一部分於北地。于是其勢大衰。然舜猶南征不復。道崩蒼梧。二妃未從。洞庭遺痛。蓋舜之志猶未逮焉。舜之征苗。則支那開化南征史第四節也。

及於禹。則會諸侯於塗山（安徽省鳳陽府）執玉帛者萬國。又會諸侯于會稽（浙江省紹興府）防風氏（其地在浙江湖州府云）後至。戮之以徇。於是統一之業大成。漢族強莫與京矣。而禹亦崩于會稽葬焉。蓋苗族餘燼。雖經舜之南征。猶未盡平。及禹繼之。大業斯就。而禹之遠征。則自鄱陽水域之一部。東進而入於浙江線也。是爲支那開化南征史第五節。

綜而論之。支那開化之進行。凡分六線。其循黃河而下者。爲第一線。天皇地皇人皇時代之進行是也。其自黃河上游南歧而入于嘉陵江水域者。爲第一南歧支線。人皇時代蜀山氏之岐進是也。自黃河下流大平地之匯集點。而向於瀘江水域者。爲第二線。女媧之遠征是也。自漢江水域而益伸張及于洞庭水域者。爲第三線。神農之遠征是也。自黃河水域而入于北方白河水域者。爲第一北歧支線。黃帝之北征是也。自漢江水域西折而溯揚子江以第一南歧支線聯結于嘉陵江下流者。爲第四線。黃帝之南征是也。再延續洞庭水域之進。化線。而突入珠江水域者。爲第五線。舜之南征是也。別由淮水水域。而進入揚子江南浙江

水域者。為第六線。禹之南征是也。而要之六回之進線。皆循沃野之所在而次第進行。天演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例。固當如是也。

由此觀之。漢族之植種。以黃河水域為根據地。而千年以來。常向於南方揚子江水域而進取焉。一言蔽之。則漢人種與苗人種之爭。實為支那開化史之第一期也。

抑更有進者。漢人種之開化支那。有兩大關鍵。其在創業時代。則與南方苗人種衝突。其在守成時代。則與北方蒙古人種衝突。鮮卑遼金滿洲皆蒙古別種其對於南也。常取進擊之勢。其對於北也。

常取防守之策。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戎狄。北方蒙古種也。荆舒。南方苗種也。荆舒亦作荆徐徐荆即淮水城及揚子江水域皆種最初根據地也。此詩作於周代。蓋其時蒙古種之燄既漸張。而苗種之燄猶未滅也。彼漢人之自愛其種。自尊其種。凡遇異種之人。始終以膺懲為主義。自古然矣。顧蒙古種之爭。迄

今未艾。雖有秦漢之大遠征。驅逐之於西北遠野。乃未幾而五胡亂起。元魏繼之。契丹繼之。金繼之。元繼之。清繼之。屢受其侵襲。不能脫其羈軌。若苗人種則在上下。其勢力上之雄盛如彼。今仍僅保殘喘於西南萬山之間。日漸月滅。亦可以想見古時漢苗競爭之劇烈。而舜禹之南征。亦可謂千古偉勳而不可諉者矣。

第五 黃河開化時代 (上)

支那人種之開化。以舜禹南征為第一段落。自茲以往。無休養生息之時代。而更移其文明

種子以移植于遠征所得之東大陸沃野。是為支那開化發達史之期。而夏商周二代迄秦一統起於其間。

此時代之開化。以黃河水域為主動。而揚子江之潛勢力亦漸發達焉。就中分為三期。曰休養時代。曰開分時代。曰統合時代。

休養時代

休息時代 (夏) 凡四百五十年
養長時代 (商) 凡六百四十年

開分時代

開展時代 (周初) 凡七十年
分裂時代 (自昭王至春秋初) 凡三百年

統合時代

小統合時代 (春秋) 凡三百五十年
中統合時代 (戰國) 凡二百年
大統合時代 (秦) 凡十年

就地理上分配之如下。

休養時代：黃河開化

休息時代：.....以黃河上流為中點
養長時代：.....以黃河下流為中點

開分時代：黃河開化

.....以黃河上流為中點

揚子江開化
潛勢初起

小統合時代：中點移轉不定

統合時代：黃河開化：

中統合時代：七箇中點

揚子江開化
潛勢漸盛

大統合時代：以黃河上流為中點

蓋休養時代之前半期（即休息時代）大禹之苗裔居漢種主權之地位。凡四百五十年。其權力皆在山西及河南西部。試舉其證。

啓 滅有扈氏（陝西西安府鄠縣）

太康 畋於有洛之表（河南）羿當日之當酋長拒之于河。遂逃之陽夏（河南陳州府）

相 徙都商丘（河南歸德府商丘縣）

羿者有窮之君。有窮初國于鋤（河南省衛輝府滑縣）遷于窮石（河南府有窮谷）

篡帝相而遷于商邱。惟同姓諸侯據斟尋（山東省青州府）以拒之。

羿之臣寒泥（寒國在山東萊州濰縣）殺羿。因其室生子皋及殪。皋帥師滅斟灌。

（山東青川府壽光縣東）斟尋泥乃封皋於過（山東萊州府掖縣西北）封殪於戈。

（在宋鄭開實河南歸德府地）

夏之舊臣靡逃於有鬲氏（河南開封府密縣）奉少康復夏業。

少康封庶子垂餘於越。(浙江水域之地)是黃河開化之分歧。揚子江潛勢力之起點。但其力甚微。後無接續。

桀 囚湯於夏臺。(河南省河南府鞏縣)走于鳴條。(山西省解州府)

是知夏代事跡可考見者。皆在黃河水域。而以河南附近爲其主部。及休息時代既去。洪水瘡痍已復。主權歸於商氏之手。而養長時代來。於是開化之中心點。再漸歸黃河下游之平地矣。

商之祖契。母有妣氏。(山西蒲州府)之女封於商。(陝西商州)

契之孫相土。居商丘。(河南歸德府)自契至湯凡八遷

湯 都亳 (初都南亳在今河南宋州穀熟縣西南二十五里徙都西亳在今河南府偃師縣)湯之冢亦在偃師云

仲丁 遷都于敖(河南省開封府)

河亶甲 遷都于相(河南省彰德府)

祖乙 遷於耿(山西省平陽府吉州)又遷于邢(河南省河內縣)皆以河難屢遷也

盤庚 復歸于亳(河南省偃師縣)改號殷

武丁 伐鬼方 當時蒙古種漸有南下之勢也

武乙 遷都河北（即朝歌今河南省衛輝府）

由此觀之。商之開化亦全屬黃河流域之開化也。記曰。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亦可以察三代文明程度之一斑焉。

第六 黃河開化時代（中）

黃河文明開展之時代。其權力集於上游。更分別言之。則渭水水域之國民。最有力焉。渭水水域國民。以浩浩蕩蕩之勢。吞納全國。周人開之。秦人繼之。其發跡之地同。而其現象有大異者。周人右文。秦人尙武。殆如冰炭之不同器焉。是殆其所養之各異。以人力戰勝天然者歟。試論周史之大略。

先代

始祖后稷居周城（在陝西省乾州武功縣云）死葬黑水青水面之廣野

不空居北豳（今甘肅省慶陽府）

公劉自漆沮（陝西甘肅之間）渡渭（陝西）興于邠州（陝西）

古公亶父去豳止於岐山（陝西）之下

勃興者 文王昌

殷紂囚昌于羑里（河南彰德府湯陰縣）

虞芮質成 虞芮皆屬山西省

伐大戎 大戎相傳在湖南長沙

伐密須 密須在陝西省延安府安定縣

伐耆 山西省路安州

伐崇 陝西省西安府鄠縣

詩稱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又言遵彼汝墳。伐其條枚。蓋當時文王版圖。已南及於江漢。汝之間。蓋揚子江文明之發達。自是始興。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蓋勢力範圍。頗寥廣矣。

統一者 武王

東觀兵于孟津（河南省河南府孟津縣）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

誓于牧野（河南省衛輝府）異種族之來會者有 庸 蜀 羌 髳 微 盧

彭 濮人（傳注云羌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殺紂于朝歌（河南衛輝府）

肅慎來貢 肅慎今滿洲也

武王大封諸侯

黃帝後 祝

唐堯後 剗 直隸順天府

虞舜後 陳 河南陳州府

夏後 杞 河南開封府杞縣

紂子武庚 股 河南

神農後 焦

太公 齊 山東青州府

周公 魯 山東兗州府

召公 燕 直隸順天府

庶叔高 畢 陝西

叔鮮 管

叔度 蔡 股之三監

叔處 霍

康叔 衛(朝歌)河南衛輝府

叔振鐸 曹 山東曹州府

叔武 邶

叔繇 魯 山東兗州府

叔鄭 毛

魏仲魏叔 魏 河南陝州

周章 吳 江蘇蘇州府

少皞後 葛 山東沂州府

祝融後 邾 山東

四岳後 許 河南省許州 舊國

夏少康後 越 浙江紹興府 舊國

熊繹顯頊後 楚 湖南長沙府 舊國

續封者

微子啓 宋 河南歸德府 成王封

蔡仲 蔡 河南汝寧府 同

叔虞 唐 山西太原府 同

非子 秦 甘肅秦州 孝王封

叔友 鄭 河南開封府 宣王封

由此觀之。則周人起於渭水水域。奄有黃河水域之全境。而揚子江畔之地。漢人種之勢力。亦駸駸繁殖矣。

自武王至康王為全盛時代。凡七十年。自昭王至厲王之衰。凡百一十年。至幽王而大壞。凡二百八十年。武王之盛也。西自巴蜀雲南之蠻邦。東及滿洲之遺族。皆被其化。故周之一統。於支那文明傳播之力最大。自開闢迄秦以前。所未嘗有也。及昭王南征而不復。幽王被弑于犬戎。其與異種之爭。又既屢失敗矣。

第七 黃河開化時代 (下)

於周之上半。國民既開展分裂。而漢人種之分布於支那中央者。其權力亦漸確定。於是日趨於統合之勢。其第一為小統合時代。即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等十二大諸侯。同時並立。勢力略均。謂之為春秋之世。其間實三百五十年。而此三百五十年中之舉。有可為大統合之階梯者。則諸侯聯合策是也。

春秋時代諸侯聯合地域表

國人	時代	中心地	水域	今地
第一 齊 桓公	周東遷後九十年	黃河上流東方	黃河水域	山東省
第二 宋 襄公	齊桓後三十年	黃河中流地方	同	河南省

第三 晉 文公 宋襄後二十年 黃河上流地方 同 山西省
 第四 秦 穆公 晉文後十年 黃河上流地方 同 陝西甘肅省
 第五 楚 莊王 秦穆後三十年 揚子江南地方 漢水 湖北省
 第六 吳 夫差 楚莊後八十年 揚子下游地方 揚子水域 江蘇省
 第七 越 句踐 吳夫差後三十年 揚子下游東南 浙江水域 浙江省
 由此觀之。春秋時代權力中心點。自齊桓起而移於東。自晉文起而移於北。自宋襄起而移於中央。自秦穆起而移於西。自楚莊起而移於南。自吳越起而移於東南。雖然其權力尙未一定。展轉又展轉。卒無所歸。至中統合時代來。而其權力停頓之地有七焉。

七雄分立地域表

國	族	都	今地	國境	水域	
第一	齊	田氏	臨淄	山東青州府臨淄縣	山東省大半	黃河水域
第二	燕	姬氏	薊	直隸順天府	直隸省北部	白河水域
第三	楚	芋氏	郢	湖北省荊州府	蘇徽浙江江西兩湖	揚子 洞庭 黃河 白河水域
第四	趙	嬴趙	邯鄲	直隸廣平府邯鄲縣	直隸及山西之東北	黃河水域
第五	韓	姬氏	鄭	河南開封府鄭縣	河南省大半	黃河水域

第六 魏 姬氏 大梁 河南省開封府 跨河南山西兩省 黃河水域

第七 秦 嬴氏 咸陽 陝西西安府咸陽縣 陝西甘肅四川 黃河水域
嘉陵江水域

以上七大國。秦楚各以廣大之版圖。對峙於西北及東南。燕僻在東北。齊獨雄東方。趙魏韓各擁古來開化最久之地。作鎮中央。以此保均勢者凡二百年。其間燕趙二國。界於北邊。時蒙古種人。勢漸鷓張。竭力以遏其南下。燕趙功最高焉。秦欲并天下。先厚勢力。於是西取巴蜀。嘉陵江水域之開化。遂合并於中國。惟吳越崛起於春秋末。越併吳後。僻遠東南隅。與中原影響。不甚相接。故浙江水域之開化。數百年無甚變遷云。

大勢既趨于一統。則其不能以小統合中。統合而中止明也。故權力漸集於西北部。秦人漸以廣漠之版圖。虎視天下。於是六國合從。撥秦。然人力終不敵大勢。卒有秦之統一。是爲大統合時代。自是以往。所謂支那帝國者。始巍然立於天地間矣。

秦既滅六國。於是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係頸。委命下吏。又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故漢人種開化之力。直及於珠江水域。北暨蒙古人種。南撫苗蠻羣族。於是諸水域之文明。漸合爲一。

支那上古宗教考 第十二

日本兜城生

太古茫茫。人民渾噩。其思想之趨向。大抵不外神道設教一大端。徵之簡冊。猶有卓卓可攷者。蓋人類之生。各從其天性。山孤立之境遇。進而爲團結集合。造成稀疎之社界。遂以人間之理想。復以精靈之說。加附於其間。歲歷綿曖。遞嬗變遷。遂成神道設教之世界。舉一世之宗教。皆包括於其中。此洪荒之世。東西古今。皆同一轍也。夫人類者。必具人間普通之性。與社界獨持之性。兩者備具。故神道者。亦本於兩者性質。不出於人間性情之外焉。苟非即人間之普通性。即無以窺見社會性質之真相。故神道設教者。其事蹟非可以實事求之。不過表章社會思想之趨向而已。是以稱社界心象者。以神道爲歷史上最貴之價值。其根本的思想之趨向。與其國歷史上之特質皆具焉。故欲觀其宗教之本。須知上古人民。思想單簡。神道實占其一大部分。如希臘賀迷洛阿之詩篇。印度婆羅門之經典。日本之古事記等。確然可據。即支那典籍。經秦火楚炬之厄。三墳五典。僅存其名。今日所傳。已無可攷。遂令支那太古神道之事。泯滅無聞。不其惜歟。然而尙書所錄。葩經所紀。經尼山之刪定。百世之後。歸然尙存。太古思想之趨向。猶得存十一於千百焉。以備古人之研究。何幸如之也。

今日吾人研究之問題。注意於支那太古民族宗教之旨。備陳簡編。足資攷證者。實不出於尼山刪定之三百篇。蓋欲默察感情之起因。無過於歌謠之辭。備具真相。夫三百篇者。集錄

上古之歌謠也。災祥之詞。感應之事。無不載之。故吾人今欲研究此問題。以追攷上古神道之事。其攷證資取。已足集採。即如尙書。其可資採者亦多。但彼主於歷史之實事。以與三百篇互相比較。則稍遜之。然祭祀之事。多有可取者。以爲問題之根本。形而上者之事項。所關不少。滄海遺珠。拾待後日。今專取三百篇所紀錄者。以先解釋此問題。

地球萬國。其上古之風習。無不祭天者。均與支那同。足見神道因天而起。蓋祭天即敬神之原因也。其宗教之所本。不待煩言。今日溯其原因。結爲述略。其所謂鴻荒之世。草昧之民。草木榛榛。鹿豕狃狃。散居山野。僅以狩獵等事。假天然之物產以資生活。當此之際。雖以天文地章。非常文明之景物。照耀于彼等限球。終不能喚起其不可思議之觀念。既而文化漸開。謀生之道亦漸進。遂變爲農業時代。以成群居社界焉。耕作收穫。悉本天地之化育。其洪大之恩惠。感之謝之。而又水旱風雨之不時。輒貽非常之災厄。驚愕震懼。其不可思議之觀念。亦遂加增。以爲必上天別有主宰者。俯觀大地。以志意之自由。授人以禍福。遂有特異之思想。又於山川草木。其他不時自然之現象。信以爲固有勢力存乎其間者。皆諸神造出。以之示人。於是彼此信崇。別有願望。遂於災禍之下。以犧牲等互相祈禱。務欲得其歡心。惟禳災禱福之是務。收穫既畢。歲時伏臘。設祭祀以報本。並至豫期。以免他日之嚴對。無論洋之東西。草昧之初。無不以神爲教者。不獨支那也。以上所述。斯倍沙魯輩已先論之。原始時代。

人間宗教之觀念。大抵如此。非謂支那人之獨異。而其後各國之民。宗教之觀念。頗異者。則因其信仰神之性質各異故也。探其性質各異之理由。余嘗攷之底苛米氏之論。以爲山河風物圍繞之異。其說可徵。當以此論爲最得也。

五千年前支那人之建國。係在黃河兩岸之間。其風物則荒寒廣漠。其土地亦非豐沃之區。汎濫洪流。歲時迭見。平林曠野。極目千里。蒼蒼無極。低雲四垂。夕陽黯然。遙望關中。隱隱逶迤於巍峨崇嶺之外。餘嵐裊繞。搖曳中原。雁渡寒雲。馬嘶古道。古來北方詩人之筆端。描寫幾許悲涼之景。而大河水濶。沙磧數里。北風捲地。黃塵蔽空。一朝漲溢。則大浸稽天。舉數十萬之生靈。億百兆之財產。一洗而空之。後世治水。雖有進步。尙無如之何。而當草昧民智未開之時。不問亦可知矣。唐虞之大洪水。殷代之大氾濫。猶可想像焉。以北方秉性堅強朴質。無智之蒼生。突遇驚愕恐怖大出意表之實事。加以支那人之性質。勞役力作。但求免於困厄。不復他求之人。震懼於目前之實際。別無理想。既不能如印度有深遠之宗教的精神。又不能如希臘人具幽妙之哲學的思想。但重外界。不知內界。但知現在。不知未來。恐怖畏敬之念專。拳拳服膺。虔祇上天。以爲神靈獨具絕對無比之威力。深信其管督人民賞罰之權。而其思想漠然。理想瞢然。畏神之心。深入腦印。茫昧荒漠之世。雖不得詳。而其宗教之觀念。充分發達。遞衍無窮。後來之宗教。遂基於此。

以天為最上之神。如前所述者。或呼之為帝。或為皇。皇后帝。宮闕明昭上帝。臣見於尚書者亦同。其稱天也。或曰上天。昊天。皇天。或二者而併之。則曰昊天上帝。漢夫昊天上帝之名。古來注家絕無明晰解釋。以余之所臆測。以為當屬在天之神。於義為近。茲將三百篇之言關於神道之宗教者。詳列于左。

以為神在天上。俯瞰下土。監視人民。皇矣之詩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

神既生育萬物。深憐人民。使之植米穀。教粒食。思文之詩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

夏。

神既憫人民如此之深。而統治人民者。則為帝王。帝王之行。為上天時時臨視。或稱帝王為天子。其義蓋以為天子云。天子二字。出車之詩。再次用之。而時邁之詩第一章亦曰。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其言如此。蓋以地上之帝王。即上天最高之神之子。推其崇敬天神之意。以敬帝王政治。遂由此而出。其時國家一統世襲之事未成。祖先之餘德未布。主權者之地位。尚未充分鞏固。天下兆民所敬畏弗措者。心目所注。惟一上天最高之神。故利用天以治人民。以為天子者。

上天附與以一種之特權以維持民心。而祭上天之神者。又爲主治者之特權。主治者皆天神所命。故天子之外。又稱天吏。天位。天職等。一舉一動。無不稱天以臨之。堯舜禪讓。必稱禪之於天。湯武征誅。亦必言天命。蓋以帝王之位。必經上天之許而後能定。其關係之緊密。又有如此。如前所述。天子爲天之子之義。合此推之。則支那古代之帝王。其統治人民者。殆無異人民之神巫。與本邦之祭政。殆無二致。蓋帝王既爲天之子。有統治人民之權。居兆民之上。其敬神畏神。不敢背戾神意。故必遵守神道以治其人民。是爲帝王最高之義務。苟終其世。完成而無過失者。則必有以酬神之幸福。又或風雨無誤。水旱不至。麟鳳龜龍等禎祥踵出。則子孫尙有餘慶焉。其下之人民。則熙熙然共慶太平。饒富之樂也。皇矣之詩。言上帝眷念文王。其德意之深微。形迹之暴著。又能天眞聰明。克循天理如此。故上帝特命之以伐崇。以申天討之義。故述其事曰。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與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代崇墉。

其讚周之子孫。克受餘慶。則文王之詩曰。

嘽嘽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其歌天之降福周室也。天保之詩曰。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又如閟宮之詩。叙周公之後裔受封於魯。受后稷太王文王周公之餘德。其第四章曰。

秋而載嘗。受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

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嘗。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若帝王輕侮於神。違背其意。是為怠忽。其最高義務之時。神則與之嚴罰。日月之明。忽蝕。山

川之精。忽動。凶殃叛亂。妖災變異等。疊次而降。以警戒之。翼其悔悟。如板之詩。蓋凡伯刺厲

王而作者。曰上帝板板。又曰天之方難。一則曰天之方虐。再則曰天之方虐。蓋戒警恐懼之

深意。託天以儆之。其末章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以上所述。蓋言天常監視。因其善惡而賞罰之。

又如蕩之第一章。言非天之自暴虐。人不能以善道自終。遂致此大亂。則天命亦靡克有終。

則其言曰。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匪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等。在幽王之朝。佞臣豔妻。蠱惑驕詔。紀綱廢弛。治化墮失。天災地變。層見迭出。悼國運之將亡。發爲吟詠。以寫其憂思。節南山第五章曰。

昊天不備。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罔怒是違。其言如此。雖屬君臣隱諱之義。而禍患之降。自天主之。其義瞭然。瞻仰之詩。亦刺幽王者。其第五章。亦言災變皆神之主持。其辭曰。

天何以刺。何禮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苑柳之詩中。指暴君而託之上帝者。則又反言之。蓋當時人民之性情。專注於神。洞徹虛靈。相率而致其尊敬。無敢背戾於神者。凡地上享生成之利者。不問位之尊卑。惟專心祇虔於神。其道至今猶可想像。故支那上古之人民。其於神也。信之最深。以爲獨操賞罰之柄。以至黃河汎濫之災。亦謂神之降罰。而其本體。則無邊無限。不過茫昧空漠之影子。及至明造畫像。淫祀漸興。其特點之發達。由此而愈漫衍焉。

神道既出於上古人之想像。既而支那人智漸開。而風俗亦從此而愈雜。其種類加增。遂成一神糅雜之世。神教之多。甚於上古。天神之下。則有地祇。又有日月星辰山川邱陵之神。尤其下者。則牛鬼蛇神。亦遍於國境。推而言之。地上萬物。皆精靈擁護而成立者。但皆小神。

居天與大神靈之下而為部屬者也。人於各所。皆認為有精靈之所在。且最高之神靈。亦普徧而布於人間。抑之詩曰。

視爾古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又謂精靈憑托於人。則偉人生於此土。凡豐功偉烈者。皆精靈之降生。見於詩中者。不可勝數。如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后稷。則生民之詩曰。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山靈之神。降生為人。則崧高之詩曰。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已申。維申已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而百神皆定。時月以祭祀。其儀式惟祭天之典。無論輕重。殆無與比。時邁之詩曰。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玉維后。

大東之詩。歎天之不助我。乃寄想於天上之星斗。命意奇警。可知其出於崇拜萬有之餘。其辭曰。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求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泄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又見於經中小神之最奇者。姑舉二三。雲漢之詩。詠旱神曰。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挾如焚。

生民之詩。言祭行道之神者。謂之爲軻。其辭曰。

取蕭取脂。取羝以軻。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戰鬪之神。始造軍法者。則祭黃帝及黃尤。謂之爲禡。皇矣之詩曰。

攸誠安安。是類是禡。

又有田祖之神。大田之詩曰。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柔畀炎火。即此數者。皆以爲精靈所附。又或以人鬼附益之。故支那人萬不能出於多神教之外。徒逞其空疏之想像。以崇拜萬有。本此一因。又造成將來確乎不拔之宗教。靈魂不死之說。則支那人夙所憶到。至人死之後。又謂其靈魂竟至天上。爲之子孫。宜時時崇敬。雖出於不敢忘本之義。而悠渺之說。亦雜乎其間。「殷頌」「周頌」。所用祭祀宗廟之歌詞。或頌揚讚歎。或祈求祝禱。或寫儀式之次序。不外乎此而已。

天神之下。遂生地祇群神。其後遂至於崇拜人鬼。此亦自然遞嬗之次序也。且又有一種政策。見之最早者。夏后氏開世襲之端緒。初有事於祭祖。以其祖先。上配於天。祭天與祭祖相對峙。以保皇家之尊嚴。欲其傳統命脈。長遠而無盡期。如前所述。有主權者爲天之子之說。互相信仰。用其說以自保主權。遞至於周。調和之說愈進。効驗亦愈較著。竟謂古先聖王。死後之靈魂。升天遐登。常保護其子孫。然天亦無私福其子孫之威力。而獨厚於聖主。蓋非獨以神道愚其民。而亦防範於君主。其說稍爲完全。凡人間之形骸。雖暫死滅。非竟無歸。惟狀態稍變而已。其靈魂則超自然之幽冥界。如文王之詩中。述文王沒後。其靈魂居於天上。以鑒下土者。其辭曰。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下武之詩。又述文王與太王王季相聚於天上者。其辭曰。

下武惟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又言其祭之時。祖先之靈。翻然而下大荒。以享粢盛。我將之詩曰。

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凡此之類。皆是也。

雖然支那人以人間死後受天神之裁決。此說則無可考。如前所述。皆言對付善人者。其聖

哲則與群神爲伍。而惡人之受罰。從未有述者焉。蓋與後世天堂地獄之說。不無少異。即如巷伯之第六章。辭采瑰異。疾惡之甚。無過之者。然其辭曰。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亦不過欲以現世社界之刑罰。欲天與之裁決。然決無言及死後之裁決者。蓋崇拜祖先之心。深印腦際。諱言其惡。故致此歟。又其甚者。雖有暴君。死後亦無不祀宗廟者。同於聖君之血食。其靈爽亦與聖君同。如雲漢之詩第四章曰。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是詩蓋宣王當旱災太甚之際。以祈禱者。宣王之父。是爲厲王。厲王好利。暴虐侈傲。得衛巫以監謗者。終致國人之叛亂。出赫於殛。而宣王之詩。則並后稷太王王季文武而禱祀之。與後世惡人死後受神裁決之言。及大易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之說。皆不類。而因果報應之端。則迥殊焉。

以上所述。略爲徵引。其所注意。總括大致如左。

- (一) 神能監視下土。注意於帝王之行爲。以降禱祥災異。而其神則茫漠無稽。
- (二) 天神之下。則爲羣神。天地間萬物。皆有精靈以主之。依然不能脫多神教之範圍。

(三) 政策上。祭祖之事。行之最早。靈魂不死。死後悉爲天神。而無地獄之說。

更有一端。支那上古之人民。不獨汲汲於現世之景象。亦知慮夫未來。如占神圈之類。但上古之以著龜爲占筮。即如大易。近世哲學家研究之者。猶不少。又或借占筮以爲應用之具。此亦神教之一派焉。

吾人今日。不過單論支那北方民族上古宗教之觀念。若欲論支那上古宗教之全豹。非從事於二者不可。畧舉於左。

(一) 見於「莊子」「楚辭」者。以攷南方宗教的觀念。

(二) 見於「尚書」「周禮」「禮記」「史記」「漢書」者。以攷上古郊社宗廟其他祭祀之儀式。

然茲事體大。誠屬支那重要之問題。請俟異日。細微研究之。以問世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 4 4) 清议报全编 (四) · 新民社辑著 · 文海出版社 · 1 0 4 8 4 4 9 4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页数 = 4 7 2

下载位置 = <http://book3.5read.com/300-24/diskwt/wt265/06/!00001.pdg>